

### 第三十三章 狠毒无常“青蛛神”

展白腾身探臂，适时扶住欲倒的金彩凤，暖玉温香，抱了个满怀，虽是惶急之中无心之举，展白也禁不住心头猛跳。

又见金彩凤花容惨白，双眉微皱，咬紧嘴唇，酥胸急遽地起伏着，似是受伤不轻。展白看到这如花似的美人伤在自己手中，心中不禁又生出一阵怜惜之情，呐呐地道：“金姑娘，我不是有心伤你……”

金彩凤星目微睁，见展白抱着自己，满脸惶恐之色，像小孩子做错了事，向自己认错，企求原谅，心中竟感到了说不出的温馨，樱口半张，娇喘道，“我——不怨你，展——只要你知道我的心就好了……”

展白头脑“轰”的一震，到底他所害怕的事发生了，这被他打伤了的金小姐，竟毫不怨恨他，而且，这充满了柔情蜜意的两句话，不是比什么都明显吗？

她，爱上了他！而他呢，明知她是仇人的女儿，万万不能接受她的爱，可是，现在只有他自己的良知清醒，仇恨、理智，一切都不存在了，他不能欺骗自己，他也爱上她了！

金彩凤勉强张口说了那两句话，竟忍不住内腑翻涌的气血，话才说完，一股鲜血已从她那半张的樱口内流出！

展白惊呼一声，再也不顾一切，从拥抱着金彩凤的出一只右手，连点金彩凤胸后三处要穴，然后以掌心抵住金彩凤胸前“期门”穴上！

只觉柔软的胸上，隆起的双乳，使他触之如受电击，周身血液如万马奔腾，几乎使他把持不住……

“喔……”

不知是痛楚？还是满足了梦想？当展白手掌按在金彩凤的胸前来，她微微发出一声娇呼！

展白蓦然惊觉，强稳住心猿意马，以真力贯注掌心，并低声说道：“金姑娘，在下运功为姑娘疗伤，请姑娘以气相引……”

金彩凤送给他一个媚眼，不知是嗔是喜？但却没说话，依言调均呼吸，暗暗与展白掌心贯注真力相合，立觉一般热流，由“期门”直达“三焦”，又由“三焦”下沉“丹田”，周身舒畅无比，而且，胸前痛楚立失。

又觉得展白一只贯满热流的手掌，在胸前游动起来，从上至下，将及小腹……她除了周身感到无比舒适之外，更有一种似痒似酥、从未经验过的感觉，使她禁不住整个娇躯一阵微颤，一张惨白无血色的娇美面孔，立刻布满了红云……

“喔！”金彩凤闭着眼睛，梦幻般地说：“我不要你叫我金姑娘……”

展白也迷迷糊糊地道：“那么叫你什么呢？”

金彩凤答道：“叫我凤妹妹……”

展白心头一荡，完全忘记了仇恨，竟依言叫道：“凤妹妹“喔！”金彩凤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展哥哥，你真好……”

突然，一声极细微的冷笑，起自月下花荫！

其实，金彩凤受伤并不重，在展白以天下奇学《锁骨销魂佛卷》上所载之疗伤大法为之疗伤，可以说是“大方小用”，她那一点微伤早已痊愈了，而且，借展白“真气渡穴”，内功真力方面尚受惠不小，至于二人仍在拥抱抚慰，不过沉醉在爱情之中而不自觉罢了。

但这一声来自月下花荫的轻微冷笑，却惊醒了这沉醉于爱河的一对初恋情人！

展白首先惊觉，忙把偎在怀中的金彩凤扶起，沉声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一条黑影从花荫深处一闪而出，真比电还疾，猛然收势站在石亭台阶上，娇躯如迎风弱柳，玉颜如春花盛放，秀发随风，锦衣如云，正是那刁钻难缠、天真未凿的娇憨少女展婉儿！

婉儿却一皱琼鼻，“嗤”的一声笑道：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，没想到月已经半天高了，这约会的人还没有散呢！”

展白尴尬万分，但硬着头皮说道：“婉儿，你到这里来做什么？……”

“哟！”婉儿酸溜溜地道：“我来这里玩啦！反正我不会让人家抱着叫妹妹……”

一句话说恼了金彩凤，陡然抬头娇叱道：“你是哪里来的野丫头？竟敢跑到南京金府来撒野！”

婉儿柳眉一立，道：“你讲话最好客气一点，要不，可别说姑娘要你的好看！”

金彩凤在金府家中力是千金之躯，即是她的父母兄长对她也不会有半句不敬之言，今被婉儿抢白了几句，只气得周身乱抖道：“好！你倒敢教训起我来了，你若是不立刻道歉就别再想活着离开金府！”

婉儿冷笑道：“说大话不怕折了舌头，凭你，还不见住你家姑娘！”

金彩凤怒气填膺，叱道：“好利口的丫头，接招！”

声出招到，左手骈指直点婉儿双眉右掌乎胸推出，横砍婉儿左肋，用的是“游蜂戏蕊”与“彩蝶恋花”，两招齐出，手法不凡！

但婉儿武功可要比金彩凤高多了，原因是她在岩山十二洞，巧遇“神猴”铁凌，百日传功，已使她跻身当今武林一流高手之列。

金彩凤两招齐出，虽然凌厉无比，但她却面带轻蔑冷笑，脚下微微一滑，立刻脱出金彩凤两招之外，紧跟着左掌探出，猛抓金彩凤右腕“关元”！

金彩凤大吃一惊，想不到突然现身的这年纪轻轻的小姑娘，手法招式竟然如此精奇，不但漫不经心地便躲过了自己两大杀招，而且还抓向自己的左手，出招之巧，拿捏之准，简直达到神化的境界！

尤其那强劲指风，竟然刺肤生痛，可见其内功潜力之大，亦必惊人！

金彩凤惶然之中，右腕猛向下一沉，险些未被婉儿抓住，但指风扫过腕部，竟使她痛得差一点喊出声音来！

但婉儿并不容她抽身换招，右掌斜立如刃，已砍向金彩凤“肩井”重穴！

金彩凤虽然勉强躲过婉儿的左手一抓，但婉儿砍至的右掌，却再也无法躲闪，而且，她自己点向婉儿双目的一招用老，想收招回来格挡也不可能。眼看婉儿一掌便要砍在金彩凤的项下！……

别看婉儿那柔若无骨的小小一只手掌，内力贯注之下，真不亚于锋利的刀剑，而且，劲疾破风生出锐啸，也可见其这一掌的威力，实在不小！

展白猛吃一惊，急喝道：“婉儿，住手！……”

但婉儿犹如未闻，如刃的掌锋，疾啸破空，照直向金彩凤粉白玉颈上切下……

展白身形电射而出，左手抓住金彩凤顺势一带，把金彩凤甩出五六步去，右手由下向上往婉儿掌势迎去！

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展白与婉儿硬对了一掌！

婉儿娇躯微晃，被震得连退三步，方才站稳，粉脸气得煞白，一对明眸怒瞪着展白，几欲喷出火来……

金彩凤死里逃生，被展白一手甩出，也是玉颜似纸，又羞又怒……

展白掌心也感到火辣辣的一痛，心中暗赞婉儿武功内力之纯，但表面上却装得极其平静地说道：“婉儿，你与金小姐无仇无怨，为什么一见面便施杀手？”

被展白从掌下救走情敌，婉儿心中先已不快，如今，见展白说话又帮着金彩凤，不由满腹委屈，涌出满眶的眼泪来。

但她强忍住满眶的眼泪，不使它掉下来，猛一跺脚，咬着嘴唇发狠道：“我今生再也不愿看到你！……”

说罢，回头飞身而去。

“哪里走？看打！”

突然，亭外一棵大树后，传出一声暴喝，接着一蓬青影，猛向凌空飞驰的婉儿迎头射去！

婉儿“蹶空幻影”身法，已到出神入化境地，虽然事起仓猝，来人又是以满把暗器速施偷袭：可以说是阴毒而惊险万状，但婉儿仍能临危不乱，半空中，一个巧妙的“云里翻身”，娇躯倏然提高五尺，一蓬青影的暗器，疾啸着从婉儿脚下打过……险些伤着婉儿，连展白都替她捏了一把冷汗！

婉儿爱展白爱得发疯，突然发现展白与别的女人幽气得不得了。此时，她那温柔和顺的少女心，早已被妒火、仇恨、愤怒，燃烧的变了样，临空一翻，躲过如满空流萤的暗器之后，她身在半空中，怒叱一声，头下脚上地猛向暗袭她的人扑去！

同时，借下扑之势，运足了十成功力，双掌猛向来人迎头劈下！

来人似也估不到婉儿身形凌空，尚能临空换步，躲过他的独门暗器，又见婉儿凌空下击来势甚猛，不由脚步微挫，探手从背上抽出一支精光耀目的长剑来！……

但就在此时，在另一个角落里无声无息地又打出一蓬青色暗器！

这一把暗器，为数更多，而且似乎也比刚才那把暗器来得势猛，显见这第二次打出暗器之人，要比第一次的人武功手劲要高强得多！

但见满空青影，如群萤齐飞，疾啸着向婉儿周身罩下！

展白大吃一惊，急喝道：“婉儿小心！身后又有暗器到了！”

展白知道光是提醒，婉儿也无法第二次躲过这满空暗器，在喝声中已然腾身连劈两掌，向婉儿身后的暗器打去！

有不少暗器，被展白掌力震飞，但因为展白离得较远，掌力不能完全把满空暗器挡落，因此，尚有十数枚劲力特足的青影，仍然向着婉儿射去！

婉儿身形下扑，也发觉身后又有暗器打至，但由于她心恨第一次暗袭她的人，以致半空下扑出招用力过猛，待发觉又有人在身后暗袭时，欲想再次凌空换式，已是力不从心，但求生的本能，仍使她尽量躲避，猛打“千斤坠”，身形急速下坠，同时，双掌也更加用力，猛向身下之人打去！

第一次现身之人，虽已亮出宝剑，但见婉儿掌势甚猛，不硬接，横飘八尺，以躲婉儿势如惊雷的凌空一击！

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沙石横飞，婉儿掌力落空，竟然把地下打了两个大深坑！

如此年轻的小姑娘，能有如此雄厚的掌力，真是令人咋舌！

但婉儿掌力击下，人也落下地来，脚步踉跄，玉容惨白，而且摇摇欲倒，似乎已受了重伤！

那第一次现身之人，哈哈狂笑，却缺少左臂，只用一只右手，举起寒光森森的长剑，恶狠狠地向婉儿胸前刺来！

婉儿在空中，已然被那破空而至的暗器打中两处，一在大腿上，一在左肋骨，只感到奇痛钻心，奇寒入骨，连打了几个寒颤，落下地来已经站不住脚步，能够勉强不倒，已是她过人的忍耐力了，哪里还有力量挡架这迎面刺来的凶猛长剑？

不要说挡架，婉儿此时痛得眼前直冒金星，四肢发软，欲想躲开刺来的长剑，也无能为力了，不由暗叹一声道：“唉！想不到我会死在变了心的情人之前，早知如此，不如早一点死了倒好！还可以留下一个完美的印象，如今，如今……”

婉儿喃喃自语，对迎面刺来的长剑，已无力躲避，但使她伤心的不是死亡，而是亲眼看到梦中情郎与别的女人幽会，打破了她青春少女初恋的美梦……

突听展白一声大喝：“孟如萍！住手！”

接着听到“轰！砰！”一阵巨响，婉儿睁开将要昏花的双眼，朦胧中只见拿剑刺向自己的断臂少年，脸色惨白，目光凌厉，但他的长剑已经脱手，而嘴角上挂着殷红的血迹，看样子他不但没有杀了自己，而且他还受伤不轻！

婉儿转头又见使自己爱得发狂、又恨得发疯的展哥哥，已经渊停岳峙地站在自己身旁。<

婉儿伤痛欲绝的心灵，突然又感到一阵狂喜，嘴中喃喃地道：“是白哥哥救了我！哦！白哥哥还是爱我的！哦！这该多好！这该多好！白哥哥，白哥哥，妹妹就是现在死了，也会感到幸福了……”婉儿喃喃自语着，一阵巨痛钻心，当真昏死了过去……

展白一掌震飞孟如萍刺向婉儿的长剑，并把孟如萍震伤，突见婉儿伤重栽倒，忙跨前一步，扶住了差点栽倒地上的婉儿，见到婉儿奄奄一息的惨状，不由怒道：“对一个无辜的少女，竟也连施暗算，你们金府在江湖上还称什么字号？简直叫人齿冷！……”

突然一阵阴森冷笑，从花荫中转出一座轮椅来，轮椅上端坐着的赫然竟是威名显赫的“青蛛神”金九！

在“青蛛神”金九背后，站定十数个劲装大汉，六名手执银剑的白衣小童，一个个虎视眈眈地望定展白！

“青蛛神”金九冷笑道：“胜者王侯败者贼！江湖上争强斗胜，谁不能倒下谁是英雄，又何谓是明打？何谓是暗算？”展白一见“金蛛神”露面，双目尽赤，咬牙切齿道：“恶贼！老匹夫！你冒充伪善！你以杀害结义盟兄，抢掠来的金银财宝，收录天下亡命之徒，以广树你的恶势力！今日碰上小爷，算是你的恶贯满盈，寿数该尽了！”

展白说至此处，“呛琅”一声清越龙吟，亮出“无情碧剑”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金九！你就纳命来吧！”

展白一顿恶骂，竟把这性情怪僻的“青蛛神”金九给骂愣了他瞪视着展白，好大一会，才道：“你小子竟敢当面如此辱骂老夫，非要把你碎尸万段不行！可是，看你小小年纪，对老夫竟有如此深仇大恨，老夫倒非要问个是非黑白不可！你说说看，老夫十数年不出江湖，只因被奸人计算，才落了个

双腿残废，脾气是暴躁一点，但从未与人结仇，你小子因何与老夫竟有血海深仇的，凭你这点年纪，莫非你一出娘胎便与老夫有仇？还是受了别人的教唆来与老夫作对？说罢！老夫都听着你的。”

展白悲愤莫名，仰天一阵狂笑，道：“叫你一说，你‘青蚨神’倒成了好人了。我且问你，当年‘江南七侠’之首、‘霹雳剑’展云天，你可认识？”

不但“青蚨神”金九听到展白提“霹雳剑”之名，大大吃了一惊，就是在场之人，也莫不感到一惊。金九狠瞪了展白一会，才道：“听说你姓展，莫非你是展云天之后？”

展白道：“令你惊奇吧？你也许认为先父不会有后，而你杀害结义盟兄的事，便可以无人找你报仇了！哈哈！谁知道苍天有眼，当年‘霹雳剑’展云天之子，竟然找你老儿索命来了！哈哈……”

展白说完，一阵震天的哈哈狂笑，只笑得“青蚨神”金九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不知是惊还是惧，半天做声不得……

“爹！”突然金彩凤满眼痛泪，扑到“青蚨神”金九身旁，哭声说道：“展小侠说的是真的吗？爹！女儿想这一定是误会，一定是有人从中挑拨离间，女儿相信爹是好人，不会害死结义盟兄！爹！您快当着展小侠的面把话说明白，解释开这误会，爹，您说，您说啊！……”

“青蚨神”金九望着悲哭倾诉的女儿，脸色瞬息数变，突然双睛一瞪，眼露凶光，望着展白哈哈大笑道：“你小子说的一点不错！展云天的确是被老夫杀死！但并不像你小子所想的那样，因为你爸爸是一个恶魔，欺侮压迫我们兄弟六人，使我们兄弟六人忍无可忍，才合手把他杀死，是他先无盟兄之情，我六人才无盟弟之义，而且公平决斗，胜存败亡，毫不为过！”

展白听至此处，目眦皆裂，但仍咬牙强忍着，不使怒火爆发，因为他心中明白，能不能为父报仇，全在今夜一战，决动暴躁，而致功败垂成……

但金彩凤却已悲呼一声：“不！这不是真的！……”

她昏倒在“青蚨神”轮椅之前，有人说“男人是为事业活着，而女人却是为爱活着”，金彩凤幼失慈母，父亲在她心目中是一座“慈爱之神”的偶像，这偶像在她少女的心中一直被崇拜着，是信托的象征，也是荣誉的标帜。

如今，这座偶像，一齐在她少女心之圣殿中倒塌了！

一个慈父，不是她想像中的完美无瑕，如是其他的错误，她还能自己找出理由来原谅他。

但那慈父却一下子变成摧毁她“恋爱之神”的刽子手，这无论如何是使她无法原谅的，而且，她也看清了黯淡的远景。

但“青蚨神”金九不愧是铁石心肠，竟不管爱女的悲痛昏厥，仍然阴森地对展白说道：“本来这件事已隐没了十数年，也无人知道展云天尚有一个儿子留在世上，今天，话已说明，你如深明大体，老夫也不为已甚，可以任你一走了之，如果你小子自不量力，那也随你！”

“青蚨神”金九说至此处，又嘿嘿冷笑两声，接着：“不过老夫可以明白告诉你，你小子只是自寻死路而已！”

展白双眼怒睁，眦裂流血，咬牙切齿道：“父仇不报，何为人子？老匹夫、你既有胆量敢自承罪愆，展白今日要你老儿的鲜血，以祭先父在天之灵！”

说罢，丢下婉儿，一挺手中“无情碧剑”，腾身就向“青蚨神”

金九刺去！

展白挟怒施展，第一招便施出了“神驴铁胆”所授的“风雪八剑”！

“风雷八剑”不愧为剑法中之至尊，一招“风震雷鸣”，只见森森剑气，弥天而起，当真是风起云涌，挟着隆隆雷鸣之声，“无情碧剑”寒光如练，数道飞虹一般，猛向“青蛙神”金九前胸要害罩下！

“青蛙神”金九一见展白剑招威势，竟然超乎想象地高强，几乎下下于当年“霹雳剑”展云天威震大江南北的“霹雳剑法”，心中下由一懔，慌忙手掣轮椅转盘，向一侧疾滑而出！

“青蛙神”金九只顾自己躲招避敌，可把昏厥在轮椅边的女儿忘了，他轮椅制作精巧，灵活非常，固然闪过展白挟雷霆万钧之势一击，但金彩凤却自然倒在地上！

而展白心切父仇，出招太狠，“青蛙神”金九闪开，仍然向前冲去，风迅疾雷似的剑光却已向倒在地下的金彩凤刺去！

“青蛙神”金九心肠纵是铁打的，见到唯一爱女将要伤在展白剑下，也不由高声急呼：“不要伤了我的女儿！……”

展白似也谅解，见自己招疾力猛，吞吐剑尖将要划及伏倒在地的金彩凤身上，下意识地心觉不忍，急打千斤坠，撤剑收招但站在“青蛙神”金九身后的六名白衣小童，却经过严格的训练，旦年幼心地单纯，难以判断江湖上是是非非，一心忠于主人，见展白剑到，竟不约而同地，银剑出鞘，抛剑招起，六柄银剑，形成一招“弥放六合”，几如一片银色剑墙，齐向展白来势封去！

“叮！叮！……”

几声悦耳金音，几如轻摇的银铃，六支银剑，齐被展白一剑荡开，六名白衣小童只感虎口发热，手中银剑几乎一齐脱手飞去！

但展白并未跟踪进招，而是飘身后退，展白心地忠切父仇，急怒攻心之下，仍不失仁慈之风，他既不愿伤着倒地昏厥的金彩凤，也不愿杀害六个稚年幼童！

可是，他的敌人并没有像他一般仁慈，在他飘身后退之际，“青蛙神”金九一扬手，打出一蓬“青蛙镖”来！

“青蛙神”金九一生仗着“青蛙镖”成名，晚年因误服药物，练功岔气，双腿变成残废，对“青蛙镖”更是加紧苦练，可以说到了独步天下的境界，满把“青蛙镖”出手，虽然同是用的“瞒天过海”手法，却要比他的儿子“祥麟公子”以及他的徒弟“小青蛙”孟如萍要高出多多了！

展白身形未稳，只见满空青影，疾啸破空，向着自己周身罩来，大喝一声，把“无情碧剑”舞成一面剑墙，护住周身要害！

“铮！铮！……”如鸣琴乱弹，“青蛙镖”满空横飞，均被展白磕出圈外！

但“青蛙神”不愧是“青蛙镖”的行家，在展白挥剑把满空的“青蛙镖”磕飞之际，他又在椅边的皮兜中抓出一把“青蛙镖”来，用手指弹出一枚，直向地下弹去！

展白正不知他是何用意，“铮”的一声，如黄蜂离巢，那一枚“青蛙镖”已由地上弹起，划半个圆弦飞旋着向展白下腹跳至！

展白心想：你满把金钱，尚不能奈何我，一枚金钱又有何用……

谁知他念头尚未转完，那从地下弹起的一枚“青蛙镖”，已跳近他的小腹前，他本能地用剑一挡！

“叮！”

一声脆鸣，那枚“青蛙镖”绕了一个圈子，又向他的腿上打到！

展白吓了一跳，急忙收腿转身，躲得再快，那枚“青蛙镖”仍然“哧”的一声微响，把他的裤管割破了一所幸未伤到肌肉，但已把展白吓出一把冷汗来，因为他知道这“青蛙镖”都喂有剧毒，见血封喉，子不见午，便可致人于死，上次他被孟如萍打中了一枚，多亏金彩凤适时给他服下解药，才保无恙，如今自己身份已明，可不能再大意，如果再受伤可就得不到解药了。

“青蛙神”哈哈大笑道：“这是老夫的‘青蛙拜寿’，施展之下，你小子已应付不了，如果老夫更厉害的杀手‘青蛙满塘’施出来，那就是你小子寿终正寝之时！”

说罢“铮”的一声，又屈指弹在地下一枚“青蛙镖”，展白已知道厉害，不敢再用剑去接，待一道青影飘旋而至时，只有闪身躲过。

可是，不等他躲过第一枚，“青蛙神”第二枚已出子，接着一枚一枚地连串弹来，都是由地下反跳而至，像这种从地面上反射上来的暗器，乱飞乱进，而且横飘斜掠，要比直接打来的难躲多了，刹时把展白闹了个手忙脚乱！

展白一边连蹦带跳躲闪那些横飞斜掠的“青蛙镖”，一边心中暗暗焦急，暗忖这样长久下去，自己不被打死，也要累死，莫不如拼命冲近老贼身边，好歹也要距老贼一拼，纵然落个同归于尽，也在所不惜……

展白决心已定，立刻进跳着向“青蛙神”接近，但“青蛙神”金九炬目一转，阴森笑道：“用不到枉费心机，连你父亲都逃不过老夫的手法，你小子还想活吗？”

说着满把“青蛙镖”向地下一摔，只见满地青影四射横飞，直向展白周身重穴袭至，展白大惊失色，只听“青蛙神”狂笑道：“这就是‘青蛙满塘’来为你小子送终

### 第三四章 美妙绝伦布衣女

展白感到腿、臂等处凉辣辣划肌而过，心中一寒，身上已有数处被“青蚨镖”打中！

展白心中暗叹：“完了……”

突又想起杀父血仇，完全在自己身上，岂能甘心就死？

想到这里，运气闭穴，以暂使毒气不致侵入心肺，猛提一口真气，也不知哪里来的神力，重伤之下，仍让他跃上花园的高墙！

“青蚨神”金九哈哈笑道：“小辈！你还想跑吗？中了老夫‘青蚨镖’，不出三个时辰必死无救！”

展白站在墙头，身形晃了几晃，双眼发黑，几乎又栽下墙去，他便咬牙强稳住身形，切齿骂道：“老贼！今夜暂饶你不死，小爷早晚有找你算清血帐的一天！……”

说罢，翻身向墙外窜去！

“青蚨神”金九在院子里大喝道：“不要让小辈走了，给我拿下！”

接着数声厉叱，金府门下数大高手腾身追来……

展白窜落墙外，尚听到金彩凤惨呼：“爹！饶了他……”的哀求声。

但他怎肯再落入仇人子中，又知有人追了下来跳出墙外，咬牙强忍住满身酸、痛、软、麻之感，忘命地向前逃去……

此时已是半夜，南京城已陷入了狂欢的高潮，这是上元节最热闹的节目，“放火焰”及“放花灯”！

彩灯式样繁多，颜色各异，在潮水似的人头上，结成了一条火龙，人的脸上映着灯光，有的变红，有的变绿，有的五颜六色地变幻着，加上狂热的脸上冒着油光汗气，看起来有点奇形怪状！

而且还有化装成“大头鬼”游行的行列，也夹杂在人群之中，更显得奇特！

名之，这是上元佳节狂欢的高潮，整个南京城都沸腾了，但不知怎的，这狂欢的场面，叫人看了却有着末日来临的感觉！

但这却给了展白逃亡的方便，他混杂在汹涌的狂欢人流中，顺着人流向城外涌去，那些追拿他的金府高手，竟然无法看清他逃走的方向……

展白周身是血，“青蚨镖”上的剧毒已慢慢行开，他几乎陷入昏迷状态，幸因人挤人的关系才未栽倒，只踉跄趑趄，不由自主地随着拥挤的人群向前走去……

追拿他的金府高手数次险些抓住他，都由于人多拥挤不堪，又使他逃脱……

就这样，混乱中展白随着人流拥出，来到秦淮河边，人群发了一声喊，一齐奔向河边，争先恐后地把手中的彩灯放进河中去，盏盏彩灯，立即顺着河水流去，千万盏不同形式、不同色彩的灯，在河面上明明灭灭，顿时成为一片奇景！

人们此时却鸦雀无声，望着何水中各自放的灯，默默祈祷起来，各自希望着自己的灯不要翻覆，不要熄灭，最好是随着河水流向遥远，遥远……

据说那放入河水的灯，流得越远，福分越长……<

由于河岸宽广，人们分散开了，又不再疯狂地拥挤，失去了挟持的力量，展白立刻昏倒在河边……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阵彻骨的巨痛，把展白痛醒，他睁眼一看，自己竟躺在一个破庙的大殿中！

这座大殿屋顶有数处透空，能够从破洞处望到天上的繁星，可见还是在夜间。

只见壁倒梁颓，这间大殿破烂得可以，立在供案上的神像，泥金斑落，像一具具的僵尸，看起来有点阴森吓人！

四壁倒了三壁，剩下的一壁壁角蛛网悬挂，尘灰寸积，但展白睡卧的一张供桌上，却打扫得很干净，而且，在他身下还铺上了厚厚的干草，身上盖了一床厚厚的棉被，因此，他痛醒之后，竟略有舒适之感！

但等他神智清醒，掉头一看不由把他吓得差一点没有叫出声来！

原来在案头燃了一盏半明不暗的油灯“在那惨淡的光线之下，见一个青脸红发的怪人，正手拿着一柄明亮的解腕尖刀，直向他身上刺来！

展白一眼看到这形象，吓得倒抽一口冷气，以为自己是落到什么恶鬼手里了，才“啊”出了半声，腿上一阵彻骨的奇痛，又把他痛昏了过去……

待他第二次醒来，惊魂犹存，转眼向四下一看，不由又把他楞住了！

眼前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怪现象，那青脸红发的怪人不见了，在他身旁却坐着一个千娇百媚的少女！正以关切、怜惜的神情望着他！

展白猛然抬身坐起，惊道：“我这是在什么地方？……”

身上一阵巨痛，使他才坐起一半，一句话未说完，又“哎哟”一声，睡倒下去！

那美丽的少女璨然一笑，道：“我才把你身上的暗器起出，毒已尽，但伤口未收，你不要乱动，休养两天就好了。”

展白只觉这少女说话时，吹气如兰，而且美质天生，他见过的美女不少，如慕容红、展婉儿，以及有着“江南第一美人”之称的金彩凤，都是出类拔萃的美人胎子，但眼前这少女，容貌之美不下于金彩凤，钟灵秀气也不下于展婉儿，冷艳高贵更超过慕容红几分，而且姣容如春花朝阳，眉梢眼角不带一丝愁怨！

竟似午夜出现了太阳，寒冬冷雪里开放了牡丹，那温馨的美，简直无法形容！

而且，她布衣钗裙，不施一些儿脂粉，当真是丽质天生，小家碧玉的气度，带着大家闺范的高贵，高贵俊美之中，却又不带豪门千金的富贵娇气！像这样的美女，展白真是平生仅见！

展白不由一怔再怔，出了会子神，反而掉头回顾，像是在找寻什么东西！

那美极的布衣少女倩然一笑，道：“你找什么？”

展白茫然道：“方才我好像看到一个红发青脸之人……”

布衣少女又是了笑，回手拿起一副面具在展白眼前晃了两晃。

展白立刻恍然大悟，原来那青脸红发之人，竟是少女手中拿的一副假面具。

展白哦了一声道：“原来那是姑娘的一副面具！唉！这样看来，在下的命，也是姑娘救的了？”

那布衣少女笑着点了点头。

展白道：“不知姑娘贵姓大名，尚请见告，在下日后也好报答大恩！”

那布衣少女笑而不答，只把那青面红发的假面具，又拿起来晃了晃。

展白疑惑地望着她，不知是何用意，但神色中充满了问号。

布衣少女笑道：“你猜我叫什么？”

展白纳闷道：“姑娘是跟在下说笑话了，人的名字怎可乱猜？”

布衣少女明媚的大眼睛，含着深意地盯着他，说道：“你是真不知道，还是故意装傻？”

展白一愣，又仔细望了望那美得使人昏眩的面容，努力搜寻自己的记忆，实在没有跟她会过面，也从未听说过江湖上有这么美的一位带着鬼面具的少女，最后苦笑着摇了摇头道：“在下从未与姑娘会过面，而且也没听说……”

他本想说：“没听说过江湖上有你这么一号，”但怕惹起她的不快，故此顿住未说。

少女又举起假面具道：“难道你看到这面具，还不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展白更愣住了，一时之间答不出话来，暗忖道：“莫非她在江湖上真有很大的名声？自己孤陋寡闻，才不知道她？……”

布衣少女却嫣然一笑，像慈母抚慰婴儿一样拍了拍他道：

“不要费脑筋想了，日后你自然会知道，现在你伤势未好，我虽然给你取出身上的暗器，又为你解了暗器上的剧毒，但你最少还要休养三至五天，才能复元，现在你刚苏醒过来，恐怕肚内早就饿了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去给你找吃的……”

说罢，丢下六枚青铜制钱在展白头边，身形一晃，快逾闪电，她婀娜的身躯恍如一丝轻烟，眨眼消失于窗外！

展白不由暗暗咋舌，心说：好快的身法！不要说自己比不上，就连以前见的“雷大叔”那绝快的身法，以及连“神驴铁胆”都当面夸奖过婉儿的轻灵身法，都无法与其抗衡！

展白心思电转，看这少女的身法，武功一定也很高强，从她让自己猜名字的举动看来，分明自诩名望甚大，但自己却怎么从未听到说过呢？

忽然，他的眼光又投在布衣少女临去时，丢在他头边的六枚青铜制钱上，他不看还好，这一看不由热血沸腾，双眼几乎冒出火来！

那六枚青铜制钱，跟他父亲临死之前交给他六件遗物之中那枚青铜制钱一模一样，正是“青蚨神”金九的独门暗器，称为“青蚨镖”的东西！

展白想到这枚青铜制钱，可能就是那美绝天人的布衣少女，用尖刀从自己身上剝出来的！暗想父亲也是被这种歹毒暗器所伤，才遇害身死，如今自己又险些死在这种歹毒暗器之下，若不是这不知来历的少女所救，恐怕自己也步了父亲的后尘，丧命在这枚“青蚨镖”下！

展白悲愤不已，父子同仇，竟几乎都毁在这“青蚨镖”下，不由伸出手来，抓那几枚青铜制钱……

突然，案上的油灯一闪，灯光摇曳，灭而复明，那布衣少女面戴假面具已站在展白的卧铺之前！

她面具也来不及揭下，轻喝道：“不要动！那制钱上含毒尚未去尽！”

展白闻言，又缩回手来，那少女道：“那制钱上的含日以后，才能褪尽，今天才是两天，还要等到天明才没有关系了。……”

展白惊道：“怎么，我来此已经两天了？”

少女噗哧一笑道：“十五夜到今天十七夜，刚好整整两天，其实，我也是太紧张了，这制钱上的毒虽然厉害，但不见血是没有关系的，我不过怕你不知道，拿在手中把手指割破，增添麻烦就是了……”

说着把手中拿来的食物，放在展白的面前，把脸上的面具也摘下，又道：

“吃罢！你整整两天没肯吃东西，可能早已饿了！”

展白见她拿来的是用绿荷叶包着的一整只“南京板鸭”、十数张葱油薄饼。

可是，板鸭和油饼都是干的，展白吃得太猛，塞了满嘴竟一时之间咽不下肚去了，只噎了个脸红脖子粗，那副怪像，把一个美逾天人的少女，笑得花枝乱颤！

布衣少女笑得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，但她那娇憨的笑态，的确可以令人意乱情迷，忽然她笑着说道：“我的小爷！你慢点吃好不好？如果被暗器打死，吃东西反而噎死了，那才划不来呢……”

可是，她刚说到“我的小爷！”那句话时，展白“嗯”的一声，把一大口的食物咽下肚去了，好像是答应了少女的叫爷声，那少女刚一瞪眼，展白却吁了一口气道：“哎呀！我的妈呀！真差一点没有噎死……”巧不巧地，展白一声“我的妈呀！”那布衣少女见自己无意中叫出一声“我的小爷”，展白“嗯！”地一声竟似答应，无形中占了自己的便宜，忙道：“呢！你怎么……”

谁知道这一“呢”，竟又接上了展白的那声“我的妈呀！”二人都是出于无心，却赶得这样巧，好像都是成心占对方便宜似的待二人会过意来，不由相对大笑起来！

这一笑，二人的情感无形中已接近到毫无隔阂的地步了……

布衣少女一头扑到展白怀里不依道：“你坏！你坏！净占我的便宜……”

展白又是痛呼，又是大笑，原来布衣少女一撒娇，便忘了展白身上还有伤，这一扑在展白身上，便把展白的伤口碰到了，痛得展白尖声急呼；可是那少女扑在展白怀里，娇嫩的手肘又格到了展白的肋骨，所以奇痒难熬，又禁不住大笑起来……破庙之中春色无边，充满了两个青年的天真无邪的欢笑……

忽然庙外传来一声极微弱的响声，似乎是秋天落叶的声响，若不留心，决听不出来，可是这微弱的声音，却未能瞒过那武功绝高的布衣少女！

只见她突然收住了如银铃的笑声，猛然从展白怀里站起，娇叱道：“什么人？大胆在此偷窥！”

在“人”字出口时，她已飞身掠出殿外，“大胆在此偷窥”的几字，已经是在殿外房顶上发的了！

这布衣少女身法可说是侠得出奇，但她饶是如此快速，石庙残破院落之中，冷月寂寂，却不见一条人影！布衣少女对自己的耳目之聪敏，似有充分的信心，绝不疑心自己会听错，娇躯站在殿顶的破瓦残栋上，瑶鼻一皱，冷哼了一声，缓缓言道：“恐怕你也知道是谁住在此地，若再敢来偷窥，别说姑娘对你不客气！”布衣少女说此话时，娇美的脸上竟现出一丝煞气，虽然她的声音不大，但已传出了十数里之外！若暗中有人偷窥的话，凡在十里方圆以内的，都可以听到她犹如黄莺百啭的啾啾莺声，但却充满了骇人心魂的恐怖语气！

布衣少女说罢，也不管是否有人隐身附近，身形横空一掠，半空里一个盘旋，犹如归巢乳燕般，穿窗而过，又回到了房中。展白愕然道：“姑娘，你发现了什么？”

布衣少女笑容灿然如花，跟在房顶说话的语气，有如天渊之别，在殿外发话时冷如冰霜，见了展白却又艳如桃李，只见她贝齿闪光，笑道：“可能

有一两个胆子大的小老鼠，躲在大梁上偷看我们说笑啦！”布衣少女又跟展白说笑了一会，便安抚展白睡下，她自己便坐在展白榻前闭目调息起来……

展白心情起伏，思潮澎湃如大风暴中的海洋，不要说睡觉，他连安息下来都不可能！

他又不时睁开眼睛来，看看这不知来历、却救了自己又这般神秘莫测的布衣少女！

那布衣少女打坐调息的姿势很特别，既不是盘膝跌坐，也不是五心朝天，而是玉手支住香腮，两条修长的玉腿，一屈一伸，韵致婉然，长长的眼睫毛覆盖着似水双瞳，嘴角含笑，苹果似的双颊上梨涡隐现，竟像是美人假寐，又好像一幅海棠春睡图，这哪里像是在静坐行功，分明是一幅春色无边的诱人图画！但看他耳、鼻及微张的樱口内，有五缕袅袅白气升起，竟在她头顶上聚集成成了三朵云花般的云雾，便知她不但在静坐行功，而且显见其内功修为已到了“三花聚顶”、“五朝气元”的精妙境界

### 第三十五章 河边鬼事

她实在太美了，美得无法形容，展白纵然心无邪念，也不由双眼怔怔地望着她出了神……

她却缓伸两条玉腿，纤腰一挺，脚尖落地，走向展白，双手轻轻地抚在展白的身上！

展白只觉她素手触处，温暖酥麻，一股说不出的感觉，使他周身血液加速地沸腾起来……

展白轻轻地“啊”了一声，心旋摇动，几乎把握不定……

那绝美的布衣少女，却吹气如兰地在他耳边说道：“为了要你早些复原，为你运功疗伤，说不得要损耗我一点真元，你现在运功相引罢！”

展白顿感一阵羞愧，不自觉地脸上发烧，心说：“展白呀展白！你自命为一个奇男子，就不该胡思乱想，何况人家还是一片好心，要为自己疗伤呢……”

想至此处，立刻收回绮念，清心澄志，默默运功相引，只觉她手触处，一股温暖的热流，刹时通过了自己全身！

那布衣少女双手不住在展白身上游动，展白渐渐觉得四肢百骸舒畅无比，腿臂伤处痛楚也逐渐消失……

正在浑然忘我之境，那少女突然双眉一皱，停下手来，侧耳听了听，美丽的脸上突然泛起一抹杀机！<

展白胡思乱想，却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，正在此时，忽听衣襟破风，从屋外飘进一人。

展白还以为那神秘美丽的布衣少女去而复回，因此也未在意。但等那人走至展白面前，展白不由吓得一怔！

原来进屋的不是那布衣少女，而是一个白色儒服的少年！

新正天寒，展白卧榻上铺着干草，身上盖着厚被，还觉得有点冷，那白色儒服少年手中却拿了一柄银扇，看来分外扎眼！

展白见与他素不相识，微感意外，尚未发言，那白色儒服少年却莞尔笑道：“兄台艳福不浅，有‘红颜魔女’陪伴，想必是破庙当瑶台，乐不思蜀了！”

展白愕然道：“阁下何出此言……”

白色儒服少年右手银扇在左掌掌心轻轻一击，道：“红粉佳人不过是带肉的骷髅，美女如玉也不过是有毒的蛇蝎，恐怕你春梦未醒，便已做了荒庙冤魂了！”

展白惊道：“阁下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白色儒服少年手拿银扇，却摇头晃脑地道：“色即空，空即是色！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！……”

展白被他说得蒙了一头雾水，越发不解地问道：“阁下有什么见教？不妨明说，何必如此故作惊人之言……”

白色儒服少年忽然哈哈笑道：“你当真不知那魔女是何许人吗？竟有胆量跟她亲近！”

展白虽觉得那布衣美女神秘不测，但人家救了自己一命，对那布衣少女没有一丝恶感，见这白衣少年说话吞吞吐吐，又一味地故作惊人之言，不由心中起了反感道：“如果阁下没有什么事，还是请离开这里吧！在下有病在

身，实不愿与阁下多谈！”

白衣少年道：“我倒是一番好意，没想到会引起你的误会！实对你说了罢，那魔女乃是‘红粉骷髅，鬼面娇娃’！天下第一号大魔头，你该懂了吧！”

展白闻听此言，头脑“轰”的一声，如受雷殛！忙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

白色儒服少年道：“我何必骗你哩！我由东海‘魔鬼岛’跟踪这魔头，一路至此，难道还有假吗？”

展白喃喃道：“竟是她！竟是她……真令人不敢相信……”

原来这“红粉骷髅，鬼面娇娃”，大约是在整十年前名字轰动过整个江湖，原因是她生得美逾天仙，心却毒辣有如蛇蝎，加上她一身神鬼莫测的高强武功，生性淫荡无比，却又奇妒。凡是美貌的青年男子，她都要掳在裙下称臣，稍不称意，动辄杀害，遇到貌美的女子，更是必杀无赦，而且手段毒辣阴狠无比，一定要把女子剜目割舌，残面毁容，把其折磨得不成人形，方任其悲呼惨号自行死去！

因此，她出道不久，即震动了整个江湖，因为她不知从何处学得一身诡异武功，武林中很少有人是她对手，短短数年，毁在她手底下的青年男女不知有多少！

因为她伤害武林青年太多，而且其中不少是武林各大门派的幼年弟子，当然黑道豪门死在她手下的也不在少数，因此引起武林公愤，不论黑白两道均恨她入骨，有一次集合了黑白两道顶尖高手，合力围剿，在东岳泰山观日峰一战，把她战败，而且使她身负数处重伤，没想到仍让她跑了！

那一战，武林八大门派，及南七北六的黑道盟主，伤亡也够惨重，各门各派精英，几乎伤亡殆尽，以致使八大门派人才凋零，武功式微，数十年僵旗息鼓，才使“武林四公子”相机崛起！

可是，从此江湖上也就失去了“红粉骷髅，鬼面娇娃”的行踪！

有人说她伤重毙命，死在泰山观日峰，也有人说她潜在东海“魔鬼岛”隐修，江湖上人言人殊，不过，从此再未见她现身江湖，却是真的。

时日已久，人们把这件轰动江湖的大事也就淡忘了，偶尔一些老一辈的江湖侠客，茶余酒后谈起来，也当是讲历史陈迹一样了。

展白也是从镖局中，听到年老镖师们谈起过，当时不过是当做传奇故事听的，万也想不到救自己的布衣少女，就是当年那“红粉骷髅，鬼面娇娃”，这岂不惊人？

而且，也使人不敢相信，那美绝天人的少女，竟是数十年前杀人如麻的头号魔头？

展白当时一惊，瞬即醒悟过来，认为这是绝不可能的一件事，因为，就算那女魔头仍然活着，也不可能这般年轻。于是，淡然笑道：“阁下这样信口一说，以为在下会相信吗？”

白色儒服少年道：“我知道你不会相信，可是等到你相信的时候，后悔就已经晚了……”

突然听到身后一声冷哼，白色儒服少年面色一变，倏然回身，不知何时，那脸罩鬼面的布衣少女已然站在房中！

展白见那布衣少女，脸上罩了一个鬼面具，青脸红发，巨齿獠牙，像貌狰狞怖人，除了身材略显矮小一点之外，竟如一个厉鬼一般，若不是展白见过她的本来面目，说什么也想不到，这厉鬼似的怪物，竟是美逾天人的一个绝色少女！

只听她冷森森地说道：“我一猜便知是你！任你诡计多端，也难以欺骗得了我，但是，我很奇怪，你为什么一路跟定了，而且处处跟我捣乱，究竟你是何居心？……”

白色儒服少年在鬼面少女说话时，突然攻出一掌，鬼面少女随手一封，“嘭”的一声大震，余力四激，回旋生机，立刻把案头的油灯打灭！

房中变成一片漆黑，看来二人掌力都够惊人，展白倒在床上，都能感到劲风创面而过，触肤生痛！

黑暗之中，听到鬼面少女叱道：“你又想跑吗？……”

跟着听到掌拳破风之声，猛烈非常！

又听到那白色儒服少年道：“少陪了！但你别得意，‘海外三煞’一到，便是你丧命之时……”

最后一句话，声音已在数十丈开外，显见那白色儒服少年已逃至庙外，其身法可说是快得出奇！

接着又听到鬼面少女的怒叱声：“这回你逃到天上去，我也要把你抓回来！……”

话声未落，那身影已别至数十丈之外了。展白不由暗暗咋舌，这二人身法之快，可说是前所未见！

展白暗想：“这布衣鬼面少女，如果真如白衣书生所说，是那震惊江湖的‘红粉骷髅，鬼面娇娃’，自己还真不好脱身。但细想又不可能，一个数十年前名满江湖的魔头，竟是一个年届花信的少女，这无论如何使人不能相信：又想到那白衣儒服少年，与自己素不相识，为何又冒着生命的危险，来向自己泄漏他人的隐秘？而且见了那布衣少女，便想尽了方法逃跑？又提出‘海外三煞’之名来吓唬人，那么这‘海外三煞’又是何许人呢？……”

展白越想越想不出个所以然，反觉得鬼面少女与白衣书生都不是什么好人，尤其诡秘行踪，更使人可疑，二人又都不说出自己姓名出身，来历不明，武功又高，真要落在他们手中，也许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祸害！还是早些离开此地，另找隐伤，伤势好后，速去为父报仇才是正事……

展白有了逃跑的念头，手脚活动了一下，竟觉得无甚痛楚，暗暗运了运气，亦觉得腹内真气能聚散如意，身上的伤处竟似痊愈了，知道这是那鬼面少女为自己运功疗伤所得到的效果，心中暗暗高兴……

可是等他翻身坐起，不由又愣了，原来他伤重昏迷，竟未发现自己身上的衣服，已不知何时被脱光了！

展白惊惶中周身一阵摸索，除了臂、腿等伤处裹了布带之外，身上已是一丝不挂！

展白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忙着在榻上一阵乱摸，昏黑中倒是摸着了自己的衣服，但已全被撕破！

这时，他才明白，一定是那布衣少女在为他起出暗器及裹伤时，把他的衣服撕破了……

他想到被一个少女把身上的衣服剥光的情形，脸孔不由胀红起来……

但有使他比害羞更着急的事，是他那视如性命、整天贴身藏在怀里的天下第一奇书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竟然不见了！他再去摸，连他那比性命更为重要的“无情碧剑”也不见了！

展白气得大骂，这时他倒不想逃了，反而想立刻把那布衣鬼面、又美逾天仙的神秘少女找到，向她追讨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以及自己的“无情碧剑”

衣服已无法穿，他气起来，把一条棉被扯成一片一片的，用破衣服扎在身上，虽然不成人形，但总算可以蔽体及略遮风寒了。

一切扎束停当，他从庙中窜到外边来，只见冷月西沉，凄凉的月光斜照着一片断瓦残垣的破庙，景色竟是荒凉无比！<

展白不知这座破庙是何所在，只有朝着布衣少女追赶白衣书生的方向驰去！

展白一直驰出数里之遥，一丝声迹都未发现，横在眼前的是一条滔滔大河！

河水在黑夜中闪白发亮，水声哗哗，却不见一个人影！

展白自知追错了方向，才要返身转回，忽听左侧河岸芦苇深处有脚步声走近！

展白听那芦苇中刷刷直响，而且脚步杂沓，绝不止一、二人，心中一动，立刻找了一个草丛把身形隐蔽起来！

月夜中，天空透亮，展白伏在地面，反而更能看得真切，只见从芦苇中连续走出一队人来！

这些人排成单行，鱼贯而出，怕不有整十人之多，每人肩头扛着一个黑忽忽的箱子！

一直来到河边，才一把肩上箱子放下地来，展白隐身地点，距离那些人堆放箱子的地点很近，所以看得很清楚，只见那些人都是劲装大汉，而且其中尚有十数个穿戴金盔金甲的人物，展白看着眼熟，猛然醒悟，这不是金府的人吗？他们何以会深夜之间，扛这么多箱子来至河边？……

展白正在看着起疑，忽听一个金甲武士喘吁吁地说道：“真不知我们主人是做何打算？黑夜里要我们扛这么沉重的箱子到河边来，又不像是搬家，这倒是什么呢？……”

另外一个金甲武士低声道：“老口，你还不知道哇！前天晚上‘石矶大阵’困住的人，今天不知怎么都跑光了，我们主人怕人家集合未报仇，所以才把家中贵重物品先搬出来，万一应付不了，也好有个退路。”

那金甲武士以惊诧的语调道：“不是听说陷入‘石矶永远不能脱身吗？怎么又会跑出来了呢？”

“那可就不知道了，听说发动‘石矶大阵’并不是主人之命，而是孟少爷擅自发动的，为此主人还大发脾气，说孟少爷乱了步骤，把一件很有把握的事弄得不可收拾，因此还把孟少爷关起来了。”

“孟少爷为什么不听主人的命令行事，难道他疯了吗？”

“他可不是真的疯了，你想他若不疯，怎么会连公子小姐也陷入阵中呢？”

叫老四的金甲武士，嘴中啧啧两声，又道：“他这又是为什么呢？”

原先发言的金甲武士道：“还不是为了姓展的那小子。本来小姐和少爷从小在一起长大，情感很好的，在孟少爷心中打算长大了娶小姐为妻，我们老主人也答应过这件事，可是，自从姓展的那小子来了府中一趟，我们小姐突然对少爷冷淡起来，反而对那姓展的很亲近，是以孟少爷气得不得了，没想到上次比剑又被姓展的砍掉一只手臂，孟少爷蓄心报仇，前天晚上又被姓展的少年一掌震伤，是以才突然发疯，趁着姓展少年在大厅中，竟发动了‘石矶大阵’的机关……”

这二人说话声音很低，但展白就藏在附近，所以听得很清楚，本想再听

下去，忽见何对岸现出了一个摇动的灯光，似乎是向这边打来的暗号。

一个劲装大汉跳起来，把手指放近口中，打了一声尖长的唿哨，跟着回头道：“准备着，船要来了！”

那两个金甲武士的谈话，因而中断。倏时间橹声依呀，河面现出了一片黑糊糊的船影！

这船来得极快，数十丈宽的河面，转眼摇了过来，竟有十数艘之多，原来都是河上渔夫捕鱼用的小舟！

迎头小舟上端摆着一张轮椅，轮椅上坐的正是“青蚨神”金九！

舟至河边靠岸，舟上之人用钩饶稳住船身，岸上众大汉及一些金甲武士，立刻扛起箱子向船上搬去！

展白一见“青蚨神”金九，真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只感热血沸腾，再也隐忍不住，猛然跳出，喝道：“金九！老贼！纳命来吧！”

喝声中一掌猛向金九劈去！展白突然出现，出手又快，岸上那么多人竟来不及阻拦，齐声惊呼，展白如狂飙的掌风已向“青蚨神”金九迎胸卷至！

“青蚨神”金九估不到会突然遭到暗袭，百忙中运掌一对，“嘭”的一声大震，竟使他的轮椅在船上一阵乱晃，险些落到河中！

尚多亏他门下一名高手，在他身后急用双手把轮椅稳住，但他坐的一只小船，却因掌力一震，在水中荡离了岸边！

“青蚨神”金九见自己秘密被人窥破，又惊又怒，在河心中高叫道：“快把来人拿下！一个不放，格杀勿论！”

因为他不知来了多少敌手，故有此一说。展白却心中暗暗后悔，不该太沉不住气，如今“青蚨神”到了河中间，自己无法再加追击……

同时，岸上众大汉及金甲武士，已有十数人丢下箱子，向他围了上来！众武士及劲装大汉向展白围上来时，已用目向四周打量，见河边上就展白一人，不由胆气陡壮，大喝一声，有四名金甲武士举剑，齐向展

### 第三十六章 神秘鬼面女

展白身形一旋，避开剑锋，单掌横扫，狂飙怒卷，四名金甲武士齐声惨叫，四散着跌出一二丈外！众壮汉齐声惊呼，脚步立时停止，显然被展白一掌震倒四人的威势震住！

突听一声厉啸，一条黑影蓦地升空而起，半空中身形一旋，倏然疾扑下来，犹如一只朋大巨鸟，铁翼猛挥，直向展白迎头扑下！

展白从那身法及下扑之势的威猛，已能判断出来人是“金府双铁卫”之一的“铁翼飞鹏”巴天赫！

但展白经过“神驴铁胆”百日传功，武功突飞猛进，自信心也大为增强，虽知“铁翼飞鹏”巴天赫乃金府顶尖高手，而且有“铁翼神衣”之助，凌空下扑之势，威不可挡，仍然不躲不闪，挥臂向上迎去！

一上一下两股极大无比的掌力相接，半空气爆，巨响如雷，展白昂立原地不动，半空中的“铁翼飞鹏”却被震得连翻了两个筋斗，才敛翅斜掠，落于地面！

这一来，金府之人个个心惊，想天下武林能够接得住“铁翼飞鹏”临空一击的，可以说是寥寥可数，何况还能使“铁翼飞鹏”屈居下风呢！

“铁翼飞鹏”落于地面，双翼一收一张，黑夜中虽然看不清他的脸色，想必也是吃惊不小，正在鼓翼纳气，准备作第二次的扑击！……

突然小船上亮起十数盏孔明灯，十数道灯的光芒，交错地齐向岸上展白停身之处照射而来！

展白在十数道灯光交射之下，立刻纤微毕现，只见他身上裹着一条破棉被，腰里扎着几条破布，双臂双腿均露在外面，而且也多裹着破布条，赤足未穿靴，样子狼狈已极！

但他英俊挺拔的脸上，却露出凛然不可侵犯的一般杀气！

金府众人，多半认识他。见状不由齐声惊噫：“啊！原来是他！……”

“青蛛神”金九更是在船上高声大叫：“莫要放走小贼！上呀，拿住他！”一群壮汉，以及十数名金甲武士齐握兵器，住前一围，立刻把展白围在核心，但被展白威势所慑，一时还在趑趄，未曾出手。……

突听一声豪笑，声可震天，笑声中一驼背老者，越众而出！

此人正是“金府双铁卫”的另外一位“铁背驼龙”公孙楚！

只见他大笑说道：“小兄弟数日不见，武功又增强了不少！啊——嗨！可是，老夫有一事不明，尚请小兄弟不吝见告，金府素来拿小兄弟当客人一般款待，为何小兄弟三番两次与金府作对？是何道理？”

展白素对“铁背驼龙”有好感，尤其自己初进金府时，尚蒙此老不少照顾，闻言强忍住心中仇人造：“公孙前辈有所不知，晚辈先父被‘青神蛛，金九老贼所害，晚辈与老贼有杀父之仇，岂可一日或忘，但晚辈杀父仇人只老贼一人。与众人无关，如辈放手不管，展白绝不与前辈为敌！”

公孙楚愕然动容道：“不知小兄弟先父是何人？”

展白凄然道：“子不言父名，但既是前辈问起，晚辈也不相瞒，先父就是‘雳霹剑’展云天！”

“铁背驼龙”哦了一声道：“那倒是失敬了，原来小兄弟乃是展大侠的后人……”

昏黑中只听桨橹激水之声，展白怕“青蛛神”借星夜溜走，忙道：“话

已说明，公孙前辈，是否可放手不管？”

“铁背驼龙”公孙楚面现难色，尚在沉吟未决。展白已听那船舟激水之声，渐去渐远，但数道强烈灯光照着他，敌暗我明，看不清楚河中情形，展白不由急起来，大叫道：“金九老贼休走！……”

喝声中，飞身向河边扑去！

“铁背驼龙”公孙楚，人本极重义气，对“雳霹剑”展云天的侠名，也早有耳闻，听展白自报身份，本无意出手，但又拘于身在金府，食人厚禄，无法决定自己该不该出手，故此一时委决不下，今见展白身形掠起，他想挡阻展白，把话交代明白，然后再作定夺，忙道：“小兄弟慢来，且听老夫一言……”

同时，也探臂向展白抓去！

展白身形掠起，突见“铁背驼龙”向自己右臂抓来，误以为“铁背驼龙”已向自己出手。心急仇人去向，也不躲闪，就在半空中右臂一抖，五指反弹“铁背驼龙”抓向自己右臂的肘腕关元！

“铁背驼龙”未防展白反击，也估不到展白有如此快捷手法，猛见展白抖臂脱出自己掌外，刚一疏神，展白五指破风，已弹向自己“关元”重穴，知道这“关元穴”如被弹中，自己一条右臂就算毁了，真是又惊又怒，惊的是展白小小年纪，竟已有了想像的高强手法，怒的是自己一番好意，展白竟对自己施出杀手，更何况他素极自负，心目中把展白看成晚辈，展白这一招施出，分明未把他看在眼里，惊怒之中更加气愤，拼着右臂受伤，猛然吐气开声，以左掌猛扣展白后心！

展白自知危机一发，而且他也无意与“铁背驼龙”拼命，急忙收招，腰里一叠劲，翩然横飘一丈开外！

“铁背驼龙”须眉皆炸，怒道：“小兄弟如此狂傲，敢情是自恃武功高，来！来来！老夫倒要领教几手高招！”

说罢，拱身弯背，双手十指箕张，漫空一舞，直向展白抓来！

展白见他神态成猛，屈背如弓，两爪如钢钩一般，漫空挥舞而下，加上他满头苍发随风幡扬，额下虬须绕颊，双眼怒睁，睛光如炬；看到他的形象，展白猛然记起，这可能就是此老“铁背驼龙”绰号的来源了，看他的样子，真如一条张牙舞爪的巨龙一样！

展白被他的威势所慑，心中一懔，不敢硬接，飘身向一侧躲过！

可是，展白立足未稳，忽听脑后风生，知有暗袭，但情势危急，来不及回头察看，猛然回身运掌往外一对，“嘭”的一声大震，竟震得展白双臂发麻，心血翻涌，蹬！蹬！蹬！倒退三步！

展白暗道：“好大的掌劲！”

还以为又来了什么高手，待回头看清，才知又是“铁翼飞鹏”

巴大赫！而且，一击得手，还在那里双翼翕张，怒视着展白！

第一次凌空下击，“铁翼飞鹏”只以六成功力，吃了展白一次暗亏，所以他这第二次下击，已用出了全力。

展白却是匆忙回身，未能运出全力，是以反被“铁翼飞鹏”掌

展白愕然惊视之中，身后又传来“铁背驼龙”吐气沉喝之声，接着一股狂大劲流直向自己身后涌至！想不到名震江湖的两大高手，竟也联起手来向他攻击，展白倏然而怒，也激发了豪性，不再躲闪，把“神驴铁胆”传授他的“风雷八剑”，以掌法施出，一招“迅风疾雷”，以掌代剑，猛向身后砍

去！“噗”的一声，展白一掌，如击败革！

原来“铁背驼龙”被展白激怒，一招“苍龙舒爪”，又被展白躲过，此老本就性烈如火，此时暴怒更甚，见展白又与“铁翼飞鹏”硬对了一掌，立即施出一招“潜龙探海”，双手齐张，全身向展白身后扑去，他本想抓住展白，但展白身法太快，反臂一掌，正好砍在“铁背驼龙”的驼背上！

“铁背驼龙”只看他这绰号，便知他背上必有特殊的功夫，果然，展白力可开石断金的一掌，结结实实地砍在他的背上，丝毫未使他负伤，反而使展白掌缘感到一阵巨痛！

但这一掌的力道，却把“铁背驼龙”直打出一丈开外，“铁背驼龙”踉跄前扑，几乎来了个大马爬，这一下“铁背驼龙”更是暴怒如雷，这是他有生以来，从未栽过的跟斗，激怒之下反身急上，“怒龙搅尾”，一脚踢向展白小腹，跟着上盘“龙出深潭”，猛向展白迎胸捣出一拳，同时左手并指疾点展白的双目，乃是一招“双龙抢珠”，连环施出三大杀招，真可使风云变色！

展白脚踩“九九归元”步法，这步法也是“神驴铁胆”传授他的，踩对了步位，身形看似无甚进退，但不论对方使何种招式，也休想伤得分毫，本也是“神驴铁胆”的一种绝艺，只为了与“神猴”打赌，要想胜过婉儿的“蹑空幻影”步法，才传给展白，没想到展白在此时派上了用场，“铁背驼龙”的三大杀招，竟被他从从容容

“铁翼飞鹏”见“铁背驼龙”久战展白不下，铁翼猛展，倏然也加入了战团！

“金府双铁卫”这一合起手来，果然威猛非常，一个空中，一个地下，铁翼疾挥，铁掌猛翻，劲风气流，犹如怒海狂飙！

展白曾在“十二岩洞”，见识过“金府双铁卫”合战穷家帮的“青竹大阵”，但自己未亲身领教过，没想到二人合起手来，竟有如许大的威力！

“铁翼飞鹏，铁翼猛挥，倏飞倏落，借那俯冲之势，每一下击之力，怕不有千钧之重！而“铁背驼龙”指抓掌打，每一招出手，也足可裂石开山，加上他不时施出他“靠山背”的独门功夫，拱起如丘的铁背驼峰，横挤猛靠，往往迨得展白无法躲闪，只有硬碰硬打，兼之“铁背驼龙”有名的背，不要说是拳掌打上，他昂然不惧，就是刀斧砍上，也不能损伤他分毫！

展白立刻陷入苦况，以他现在的功力来说，虽然“金府双铁卫”合起手来，威猛无待，他还能勉力支持不败，可是他身上穿的并不是合身衣服，而是用布条捆在身上的破棉被，他自己运力施力，加上“金府双铁卫”掌风的激荡，他身上的布条早已松弛，破棉被一直往脚下滑落，使他缚手缚脚，分外不便，加上被中棉絮被掌风吹得满空横飞，更使他狼狈不堪！

可是苦于无法跑，不但破棉被已缚住他的双腿，就是没有绊脚的东西，也难逃出“铁翼飞鹏”的铁翼临空，展白一边心中暗暗焦急，一边只有咬牙苦撑！

又战了数合，展白身上的被布条已完全松开，半条破棉被已滑脱在小腹以下，上半身赤裸，转动更加不便，堪堪就要落败……

忽听一声娇叱，一条人影电闪而至，手中一道青蒙凌空几闪，空中的“铁翼飞鹏”一声厉啸，有如断线风筝般，直跌出五六丈外！

“铁翼飞鹏”竟似失了凭持，从空中惨叫着栽落地下，竟然跌滚出好远，方翻身爬了起来，再一看，他赖以成名的“铁翼神衣”，竟然折了一翼！

而且左臂也负了伤，鲜血顺流而下！

“铁翼飞鹏”面色惨白，满面惊容，显然他是为了自己“铁翼神衣”毁在来人剑下，而心怀惧意！

再一看，战圈中已多了一个手执长剑、身材矮小的青面红发之人！

除了展白知道来人是谁之外，金府众高手一齐吃了一惊！

“铁背驼龙”一见老搭档断翼，惊上加怒，暴吼一声，挥掌向青面红发之人攻去！

“铁背驼龙”掌力本就雄厚，如今积怒出手，更见刚猛，只见掌影如山，挟着烈烈狂飚，卷向青面红发怪人！

青面红发怪人却漫不经心地挥出一掌，“嘭”一声把“铁背驼龙”震退了五步！

“铁背驼龙”怪眼圆睁，颌下虬须根根直炸，他想不到来人竟有如此高强武功！

但他姜桂之性，遇挫更怒，愣了一会，突然大吼一声，身形如车轮般一旋，以他有名的“铁背”，施出了一招“靠山功”，耸起如丘的驼峰，猛向青面红发怪人靠去！

青面红发怪人微微一笑，低声叱道：“你是找死！”

“死”字出口，只见她一挺手中碧剑，“嗤”的一声，直刺进“铁背驼龙”的铁背之内！

“铁背驼龙”惨嗥一声，犹如野兽哀鸣，前冲丈外，方但一道血泉，已如水箭般从他的驼背上射起！

“铁背驼龙”练有“莽牛罡气”护体，周身刀枪不入，尤其他的“铁背”，更是坚硬如钢，功运至顶峰，可以无坚不克，没想到竟被青面红发之人一剑刺破！

“铁背驼龙”声声惨嗥，周身肌肉颤抖，虬须纠结，脸上痛楚的神情，更是狰狞可怕，想是他横练被破，周身气逆血泻，比普通未练功之人受伤更加痛苦千倍，即连展白也觉不忍！

金府之人更是个个吓得胆落魂飞，这是他们连想也没有想到的，南京金府指靠为长城靠山的两大高手，竟同时受伤惨败！

尤其“铁背驼龙”极为爱护晚辈，甚得人望，看到他受伤后惨怖的情形，不少人吓得惊呼出声！

但见那青面红发之人身形一旋，真比飓风还疾，手中碧剑接连几闪，血光崩现，有几个惨呼失声的壮汉，立刻身首异处，倒地死去！

“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！”青面红发怪人连斩数人之后，仍然飘身立于原地道：“哪个再敢鬼叫鬼叫的，这就是榜样！”

金府那么多高手，果然被她震住，一个个噤若寒蝉，没有一个再敢出声，都瞪大了惊怖的眼睛望着她，脸色如死！

展白一皱眉，心颇不忍，知道那青面红发的鬼脸之后，乃是一位美逾天仙的少女，万也没想到她手段如此毒辣！又见她用的是自己的“无情碧剑”，便跨前一步叫道：“把我的‘无情碧剑’还给我！”

青面红发怪人回头对展白道：“怎么？你心软了！忘记刚才他们是怎样欺侮你……”

说至此处，倏然住口不说了。

她现在是戴着鬼面具，如若不然，展白可以看到她面红霞！

原来展白身上裹的破棉被，已坠落到大腿根以下，上半身都已赤裸，什么都露出来了！

但展白自己还不觉得，闻言道：“不管怎样，我也不愿见你用我的剑枉杀无辜！快把剑还我！”

青面红发怪人“嗤”的一笑，背过脸去，道：“看你的怪样子！还不快把衣服穿上……”

展白猛一低头，见自己赤身裸体，脸上羞得像大红布一样，赶紧把褪至腿下的破棉被往上提了提，重新用布条扎紧……

在展白做这些事时，金府之人惊魂初定，已有数个胆小的，想偷偷开溜。没想到逃不过青面红发怪人的眼睛，只身形一晃，修去即回，“无情碧剑”一晃，立刻又有数人脑袋搬家，鲜血四溅！

展白更觉不忍，大叫道：“快把剑还来！你要再滥杀，别说我对你不客气了！”

青面红发怪人缓缓把剑递给展白，道：“剑名‘无情’，难道还怕沾血吗？多杀几个走狗，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！”

展白气呼呼地把剑接过，道：“亏你说得出口，难道他们便不是人吗？”

青面红发怪人哟了一声道：“干吗这么凶？我不是为救你，才杀他们吗！”

她这一“哟”，回复了女声，配上她这副鬼面，显得有点不伦不类，受了伤的“金府双铁卫”，以及吓呆了的金府众高手，脸上露出疑惑的神色，一齐怔怔望着青面红发怪人发愣！心说：“这恶鬼似的怪人，说话怎么似女子声音……”

展白不理她，提着剑直向河边船上走去，但到了河岸边只靠着数艘空船，“青蚌神”金九早已鸿飞冥冥，走去多时了！

而且，连那些壮汉搬来的箱子也都不见了，想是“青蚌神”金九借着“双铁卫”缠住展白时，早已率众坐船走了，只剩下这些搬运箱子的壮汉在河边上做替死鬼！

展白在河边上望着河水发呆，青面红发怪人却悄悄来到展白身后道：“你找什么？”

展白道：“我的仇人逃跑了，我要过河！”

青面红发怪人道：“那么，就上

### 第三十七章 小舟情缘

展白怔了怔道：“可是，我不会划船啊！”

青面红发怪人娇笑道：“你不会我会，包送你到对岸去就是了！”

展白心急追踪仇人，不遐细想，听说她有办法送自己过河，立刻纵到船上去。

展白从未坐过船，这船身又窄又小，展白从岸上掠下船来，脚尖一点船板，船身向一侧一晃，他赶紧用另一只脚去稳住船身，谁知用力过猛，小船反向另一侧倾斜，展白失去重心，一个身子直向河水中倒去！同时张嘴惊呼：“哎呀！……”

突然身后伸来两只手，正好把他扶住，接着小船像箭一样，直向河心射去！

身后扶他的人，正是戴了假面具的“鬼面娇娃”，她从小在海岛上长大，玩船如骑马一般灵活，上船扶住将落水的展白，脚尖一用力，小船即如离弦之弯一般驰向河心，但她也没想到展白在船上这般不济事，展白向后一倒，正好倒进她的怀里，她也是丝毫不备，身形受了展白重量一压，加上船上不能借劲，她的一副娇躯竟也倒了下去！

二人一齐倒进船舱，船小恰好容下他二人的体积，但再要想转侧可就困难了！

二人都是仰面朝天，展白在上，“鬼面娇娃”在下，幸好小船未翻，二人都想挣扎着站起，可是船舱太小，一时之间竟爬不起来，展白翻身向上爬，“鬼面娇娃”忙除却脸上的鬼面具，也向上仰身，恰好二人来了个面对面！

展白在淡月光下突然瞥见那如花似玉的容貌，已不再是青面红发的鬼脸，心情立刻起了绝大的变化，只感她娇躯温柔香软，樱口吹气如兰，不觉手脚一软，才仰起一半的身形，又跌在“鬼面娇娃”的身上，半晌不能动弹……

“鬼面娇娃”——其实她并不是“鬼面娇娃”，“鬼面娇娃”实另有其人，不过她是被人误会罢了。至于她的真实姓名，书后另有交代，此处不赘——虽然略脱形骸，但那是环境使然，她的本性还是善良的，而且，她又是一个情窦初开的黄花少女，如今被一个青年男子压在身上，全身也是又软又麻，说不出什么滋味，这种情景她从未经验过，只感心头小鹿突突乱撞，欲起无力，只娇喘了两声，便闭目不动了！

二人暂时陶醉在异样的感触中，久久不动，只任凭那一叶孤舟，在河面上自行飘流……

这时岸上的金府众高手及“金府双铁卫”，却又惊又恐地呆望着二人乘舟离去，既未敢阻拦，亦未敢追赶，直待二人的小舟溶没于月光下的河心，渐去渐远，这才收回惊恐之心，扶伤抬死，悚然若丧地转回金府，这且不提……

展白与那神秘鬼面的美丽少女，互相倒在船舱中，双双闭着眼睛，享受那谜一样的温柔滋味，好像忘记了世外的一切，只任那小船在河心中无目的地飘流……

月夜静极了，河上也静极了，仿佛世界上的一切都在静谧之中，只有他二人，能够互相听到对方心跳的声音，稍为吸声音，甚至对方体内血液奔流的声音，但已分不清那谁是谁的了，好像二人已经合而为一，对方已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部份了……

展白神思恍惚，一忽儿觉得自己像是初降的婴儿，躺在花朵一般的锦褥

中，赤裸裸的，却清新无比，圣洁无比，心里不起一丝杂念，一忽儿又觉得自己像是睡在母亲的怀中，母亲微荡着摇篮，轻唱着眠歌催自己入睡，只感到舒适无比，安稳无比；一忽儿又觉得自己是一个伟丈夫，正在拥抱着自己年轻的情人，保护着她，温暖着她，让那小情人睡在自己臂弯里，连梦中也不使她受一些儿惊恐：一忽儿自己变成一个慈父，正在以无比祥和的爱心，守护着自己的女婴睡眠……

但他的思维中虽离不开睡眠，头脑中却清醒得很，只是没有睁开眼睛罢了……

不知那谜一样的美丽少女，此时心中做何感想？他没有睁开眼睛看，也不想睁开眼睛看，仿佛是在做一个极美满、极美妙的好梦，睁开眼睛，美梦便消失了……

可时，那身下的美丽少女，却喘息了一声，微微动了一动她那软绵绵的肢体，也不知是展白把她压痛了，还是她的手臂被压麻了？反正展白被惊觉了，才想爬起身来，谁知她却从身下抽出两只手来，缓缓抚摸着展白的身上！

展白如被电激，她的两只小手竟如充满了电流，抚摸之处，立刻有一股暖流，通过了展白的周身，使展白周身发热，血脉贲胀起来！

展白赫然睁开了眼睛，却见那如花娇靥，和自己唇颊相接，再看那怀中的美人，星眸半张，樱口微启，脸泛桃花，眉含春黛，似乎期待着什么，酥胸起伏，双手紧紧抱定展白，而且不住地抚摸……

展白本就未穿衣服，所以她手触处已是肌肤相接！这已不能说是诱惑，也不能说是罪恶，完全是发自本能、出于自然的一种举动，展白立刻冲动起来，疯狂地还以拥抱，疯狂地接吻，疯狂地……

那少女似是承受不住展白的疯狂，不住地娇喘，不住地娇呼，躯体像垂死的蛇一样扭着……

突然一阵凉云，掩住了天上的明月，水上的清光也消失了，水上的小舟，变成了一片模糊的黑影，船上的光景，已无法望见，只能听到水浪撞击船底的微微声响……

良久，明月西沉，天边现出了第一道曙光！

良夜不能留，夜，已经过去，白日又降临了人间，一切都清醒了，清醒，又唤回人们对世俗的记忆！

这世俗不管是凶恶还是良善，但从梦中苏醒的人们，却得面对它！

梦，虽是荒唐的，但却充满了忘却世俗的快乐！

那河面上的小舟，仍然无目的地飘流在岸边，“嘭”的一声，船头撞在岸边的沙滩！

这一震动，惊醒了船上的梦中人，二人惶然爬起，睡眼惺忪，首先二人对望了一眼，又想昨夜的旖旎风光，不由双双羞红了脸！

朝阳也在河对岸的山后，探出娇红的脸儿，似乎跟他二人一样的害羞。那美丽的少女，低头看到展白赤裸的情形，娇羞不胜地笑道：“看你——”

话未说完，人已腾身掠上河岸，不知怎的她身起半空，突然一皱眉，娇呼了一声，不到一丈的距离，她竟险些栽落水中！

展白适时腾身而起，半空中用手把她扶住，双双落下地来。

展白竟一反素常木讷之态，多情而关心地柔声说道：“你——怎么了？这么点远都跳不上来了！”

她斜睨了展白一眼，嗔道：“还不都是你，昨夜——”

展白虽不明白，但也会意了一二，心中感到一甜。但却无限愧疚地道：“不要紧吧？……”

那美丽少女幽幽地道：“虽不妨事，可是我的修炼算是完了！再不能达到金刚不坏之体的地步……”

展白道：“还不是我害了你！唉！想起来，昨夜真不该……”

她反而一笑，道：“也不能完全怪你，我自己也有责任，若不……”

说至此处，她忽然住嘴不说了。展白道：“若不怎样呢？”

美丽少女叹道：“我在来中原时，父亲本不叫我来，说我的道心未坚，容易堕入情劫，但我自己还不相信，因为天下的男子我一个都看不上眼，所以一定要来，没想到父亲还是说对了，遇见你……”

展白道：“遇见你，你就把持不住了……”

没想到木讷如展白的忠厚青年，一旦爱情开窍，竟然也会说起俏皮话来。那美丽少女脸色一红，扬起粉拳道：“你敢笑我，我就捶你！”

展白忙道：“我怎敢笑你呐——呃，刚才你说父亲，你父亲是谁？你不是什么‘红粉骷髅，鬼面娇娃’吗？‘红粉骷髅，鬼面娇娃’，哪里又来的父亲？”

展白连提出了一大串疑问，那少女道：“你听谁说我是‘红粉骷髅，鬼面娇娃’？”

展白道：“就是那手拿扇子的白衣书生对我讲的，老本不相信他的话，想那‘红粉骷髅，鬼面娇娃’，乃是数十年前闻名江湖的大魔头，怎会有你这般年轻！”

那少女却诡谲一笑道：“他说得不错，我就是‘红粉骷髅，鬼面娇娃’！”

展白闻言一愣，怔望着美丽少女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

美丽少女咯咯一笑道：“怎么？你害怕了吗？”

展白愣了一会，才道：“如果是昨夜以前，我或许会害怕，但经过了昨夜相聚，我却不害怕了！而且，我知道你是跟我说着玩的，你绝不会是‘鬼面娇娃’！”

美丽少女仍然紧盯着问道：“我若是‘鬼面娇娃’怎么样？是否你便不爱我了！昨夜跟我说的海誓山盟是否便不算了？”

展白愕然道：“你说的话，我虽然不敢相信，但如果你真是‘鬼面娇娃’，我还是照样爱你，而且昨夜的誓言，地老天荒，永不改变！”

美丽少女被展白真情所感，不由一回身又扑进展白怀里，吻了展白一下道：“你真好！……”

突然又“呀”地叫了一声，推开展白道：“你看你！光顾了说话，还不敢快把衣服穿好，如果有个人看到了，成什么样子！”

展白低头一看，身上的破棉被仍未捆好，只扎住了半边，赤身裸体一目了然，幸亏晨起山野无人，真要遇到生人，自己赤身露体，披着半片破棉被，又伴着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女，还是真不好意思。忙把破棉被扎好，道：“真要找件衣服穿，像这副形象，可是无法见人！”

把少女说得笑了。展白又道：“从昨夜说到现在，说了半天你还没有把你父亲是谁告诉我！”

美丽少女道：“我父女虽然久居海外，但提起我的父亲，你一定知道。”

展白急道：“我的小姐，别卖关子了，快说吧！你的父亲到底是谁？”

美丽少女道：“‘银扇子’柳崇厚，我叫翠翠。”

展白惊跳起来，急道：“当年‘江南七侠’老七？”

美丽少女庄重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正是！”

展白犹如乱箭攒心，仰首向天，悲呼道，“天呀！为什么老是让我遇到仇人之女？婉儿！慕容红！樊素鸾！金彩凤！现在又遇上你！柳翠翠！翠翠！昨夜我还不知道你姓柳！为什么你不早说？为什么你不早说？……”

展白悲呼惨号，犹如发疯。谁知翠翠——就是那戴鬼面具的美丽少女——却平静得出奇，等展白发了半天疯，她才慢条斯理地道：“这事我比你知道得清楚，杀害你父亲的是‘江南五侠’，我父亲没有份！而且，就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参加，才被他们逼得不能在中原立足，带着我母女俩逃到海外孤岛上去存身！”

展白本待不信，但看她神情不似说谎，而且说得有条有理，便问道：“那么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翠翠道：“怎么不知道？展云天展伯伯之子，姓展名白，我现在的情人，将来的丈夫！你这小傻瓜，你以为我那么不值钱吗？不知道你的底细，便肯把我的清白的女儿身……献给你……吗？”

翠翠本在荒岛野人部落里长大，脱略形骸惯了，尤其坦率大方，毫不矫揉造作，但说到最后几句话，也不由娇羞不胜，吞吞吐吐。

展白道：“奇了！我昨天夜里方与你初见，除了名字外，我又没对你说过我的家世，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？”

翠翠突然笑了，道：“你知道陷在金府‘石矶大阵’中谁放出来的？”

展白惊道：“莫非是你？”

翠翠点了点头，又道：“不但放人的是我，而且，我也跟你一样，这次远来中原，也是找他们四大豪门来为我的父母报仇来的！”

展白更觉得惊奇，道：“难道你的父亲远在海外，也被他们所害？”

翠翠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看来我们上一代的人被害详情，你不大知道。这是父亲告诉我的，当初你父亲加上当今四大豪门与镇江樊非，原是结义金兰，号称‘江南七侠’……”

展白道：“这个我知道！”

翠翠道：“你知道，我就不必说了。”

展白急起来，忙道：“我只知道一点，后来的就不详细了，还是请你说下去吧！”

翠翠道：“那就别打岔！”

说着又转头四顾，指着水边一个树桩道：“那边既背风，又可迎着水面看日出，我们到那边去坐下来谈！”

于是二人走下河堤，迎着太阳在一棵大树桩上并肩坐下，娓娓清谈起来。原来“江南七侠”在洞庭湖取宝，“霹雳剑”展云天借“避水珠”之助，与“银扇子”柳崇厚，一齐进入湖底，探得了藏宝秘道，但由于宝藏太多，一时不能取出，二人又上得岸来，与另外五侠商议取宝之策。

展云天还是主张把这份宝藏取出来，赈济湖广一带的灾民，柳崇厚也很赞成，但另外五侠不同意。坚持要分宝藏归为已有，可是展云天乃七侠之首，又加上展云天性格虽是大公无私，却有点刚愎自用，不管五人意下如何，坚决按照自己的意思侠拗不过他，只有勉强应允，但心中已暗起不忿，种下暗害展云天之心！

偏偏那宗宝藏之中，不但珍宝金银价值连城，而且还有三宗武林秘宝，

一是“避水玉璧”，二是“大罗金丹”，三是一本《武学真经》这三宗秘宝俱是武林千年难逢的珍贵之物，这一来更引起五侠的贪心！

因此，在第二次准备停当、赴洞庭湖取宝时，趁展云天不备，五侠猛施杀手，首由“青蚨神”以成名之暗器偷袭得手，接着五人联手猛攻，卒使展云天一代大侠饮恨归天！

在他们五个暗算杀死展云天之时，恰值“银扇子”柳宗厚在湖底安置取宝工作，因此，并不知岸上的变化，等柳崇厚破除藏宝密封，构筑水底暗道，一切做好之后，回到岸上，展云天他们结义的大哥，却已伤痕累累陈尸湖边了！

翠翠说至此处，展白已经泣不成声，满脸痛泪，悲声道：“我的父亲当时并没有死，只是负了极重的伤，他还回到家中，与母亲和我见了最后一面才死去的！”

翠翠道：“这一点，恐怕连我父亲也不知道，他只说后来却不见了你父亲的死尸，恐怕是被江湖上的朋友代为埋葬了，却没想到伯父仍能回到家中与你母和你见上最后一面。”

展白道：“还有一件，我至今不明白，父亲临死之前，除了交给我这一柄‘无情碧剑’，嘱我为父报仇之外，另外还交给我这六样东西……”

说着便向怀中去掏，谁知一掏掏了个空。翠翠反而笑着从怀中掏了出来，道：“不是这六样东西吗？”

展白这才知道，自己身上的东西都到她身上去啦，不过现在二人已经不必分彼此了，故此展白也不再着急，便点头道了，其中除了那枚青铜制钱，已然知道是金九老贼的‘青蚨金钱镖’之外，那另外五样便不知来历了。”

翠翠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却知道！”

接着她又滔滔地说下去：“这一方丝绸，是从‘摘星手’慕容涵衣襟上撕下来的！”

展白点头道：“我早就看着像！”

翠翠接着道：“这一粒钢珠，是‘霸王鞭’樊非的绝门暗器，名为‘弹指银丸’！这一枚青铜钮扣是‘混元指’司空晋的，这一段丝绦是‘乾坤掌’云宗龙的，而且还拿来捆绑过我，至于这一团乱发，却是我头上的……”

翠翠越说下去，展白越吃惊，忽听一声急风破空向二人头顶袭来，展白大吃一惊！

### 第三十八章 白发婆战“血掌火龙”

展白才要回身躲闪，柳翠翠却连头也未回，只反臂一掠，用尖尖两指，捏住了一条绣花手帕，举到面前来！

展白暗吃一惊，是谁有这么高的功力？把一条柔软的丝巾竟能当暗器打出，而且急啸破风，那来人的内功之高，真是不可想像了！

惊诧之中，猛一回头，却见展婉儿玉面煞白，杏眼含悲，衣袂随风地站在河堤高埠之处，怔望着自己！

展白大出意外，“呀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是你！婉儿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”

婉儿嘴唇撇了撇，不知是哭还是笑？满腹幽怨地道：“河山无主，这又不是你的家，怎么？你们来我不能来吗？是不是妨害了你们的……”

她本想说“妨害了你们谈情说爱”！但究竟她还是一个闺阁少女，虽然醋火冲天，那样露骨的话，还是没有好意思说出口来！

展白脸上一红，呐呐道：“我是问你，你不是在金府花园受伤了吗，怎会跑了出来？……”

展白本不善言辞，这一问更显不当。正触到了婉儿的委屈处，眼圈一红，道：“我伤不伤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就是不着你管！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突然面露诧异之色，望定展白身后，未完的话也忘记说了。

展白掉头望去，却是柳翠翠踱了过去，但已然罩上了鬼面具。

婉儿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看背影，分明是一个女子与展白并肩坐在河边谈话，怎么转脸竟是一个丑鬼似的怪物？

柳翠翠一惊而前，阴沉沉地说道：“她是谁？”飞身一掠，“呛”的一声，从展白背上抽出了“无情碧剑”！

展白不备，被她吓了一跳，又猛然记起昨夜柳翠翠杀人如儿戏的事情，怕她突然出手，伤了婉儿，忙道：“来！我给你们介绍，这是婉儿姑娘，这是柳……”

展白还未“柳”出来，柳翠翠一震手中“无情碧剑”，仍然以冰冷的语调说道：“哦！你们是早认识了！快说，你跟她是什么关系？”

展白想不到柳翠翠竟也是这么大的醋劲，但觉得如今与她的关系已不比寻常，又不愿让她伤害婉儿，忙道：“她是我一个小妹妹……”

翠翠叱道：“没有问你，你少插嘴！”

说着，又转向婉儿道：“你不用发呆，快说实话！否则，别说我对你不客气！”婉儿冰雪聪明，乍见翠翠戴着鬼面具的容貌，还以为自己看错人，但等到翠翠一开口，竟也是酸劲冲天，虽然翠翠喉音已改，她也看出了八成，这丑鬼似的女人，可能是伪装，又见展白尴尬的神态，便已了然于胸，于是也冷哼了一声。反问道：“你又是展哥哥的什么人？胆敢对我这样凶？”

翠翠道：“我是他的妻子，你……”

婉儿冷笑道：“哈！我倒没听说展哥哥结过婚，却跑出妻子来了！而且……”

翠翠一震手中“无情碧剑”怒叱道：“而且什么！”

婉儿小嘴一撇，道：“而且你也不照镜子，就算没有镜子，你也可以在河水中去瞧瞧自己配不配做展哥哥的妻子……”

翠翠大怒，抖手就是一剑，直向婉儿前胸要害刺去！

翠翠武功高强，剑出如风，“无情碧剑”闪起一溜碧光，几乎以肉眼难见的速度，递到婉儿胸前！

谁知婉儿“蹶空幻影”身法，已达炉火纯青之境，稍一错步，即行闪开，同时猛然推出一掌！

掌风锐啸，势疾力猛！

展白大叫一声：“不要打！……”

人也飘风似的向二人中间扑去，想挡开二人，但展白扑过去时，婉儿的一掌也推了出来，强猛掌风，正好向展白身上卷来！

展白扑势游疾，再想躲已来不及，无奈何举掌一封，“嘭”的一声大震，展白与婉儿，同时上身连晃，各自退后一步！

婉儿以为展白帮着青面红发怪人欺侮自己，气得眼泪在眼眶打转，粉脸煞白，怒道：“你帮谁？……”

还未等展白说话，那边柳翠翠已娇叱一声，第二次运剑向婉儿刺来！

展白听到身后金刃劈风，转脸瞥见碧剑毫光，一闪而至，忽然大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同时，见柳翠翠并没有住手的意思，情急之下，用出一招“卸关键点”，右手猛勾柳翠翠右腕，想把“无情碧剑”夺过来，以免二女再打！

以柳翠翠的武功来说，随便一换招，就可以把展白手斩伤，但她不愿伤到展白，见展白阻住自己剑路，只有收剑，向一侧躲去！

但婉儿怒急之下，却已把鬼神皆惊的“折魂指”施展出来，只见她柳眉一立，猛然向柳翠翠“心俞”重穴，遥遥戳出一指！

展白急忙去挡，婉儿虽在气头上，也怕误伤到展白，连忙收势！……

而柳翠翠又仗剑攻来！

展白左转右挡，前拦后阻，同时连喝二女住手，但却阻挡不住二女的互相攻击！

不过二女都不愿伤到展白，因此出手都狠毒无比，但见展白来挡，便立都收招换式！

二女出招虽狠，但打得并不甚激烈，可是，却把展白忙了个手忙脚乱，拦了这一个，又去挡那一个，晃眼间二女竟各自攻出了十数招！

展白身上裹的破棉被，布条又松开了，东转西转，手脚一动，突然滑脱下来，一副裸体，立刻呈现在二女面前！柳翠翠已经见识过一次，还不太怎么样，加上她脸上罩了一个鬼面具，多少还能遮点羞；可是婉儿见到展白这副形像，立刻羞了个面红耳赤，再不顾得和柳翠翠争风相打，竟白了展白一眼，掉头就跑。

柳翠翠见状嘻嘻笑道：“喂！你怎么跑了？要想跑也行，先得把你项上的人头留下……”

说着飞身向婉儿追去！

其实，展白身上的破棉被脱落，赤身裸体，也闹了个满面羞红，赶紧把破棉被拉起来，重新用破布条捆好，一边暗骂自己倒霉，时时出洋相，但等他收拾停当，二女已经跑出了视线以外！

展白怕二女互相拼命，随后追去，但二女身法奇快过了两座山头，仍不见二女的踪影！

展白满心焦急，脚下急赶，又转过了一座山头，眼前已来到一片狭谷！

这狭谷两壁高峙，中间毫无阻碍，顺谷望去，在一片悬崖削壁的山脚下，

老老少少却聚集了数百人之多，在那里围成了一个大大圆圈子，而且隐见刀光闪烁，剑气弥空掌拳破风之声，借着狭谷传声，“隆隆”如雷，分明是有人在那里厮杀！

又见婉儿与翠翠也杂在人群之中，奇怪的是二女却不打了，似乎也围在那里看热闹！

展白好奇心大发，脚下使劲，接连几个起落，人如飘风闪电一般，赶近前去，一看之下，当场发起怔来！

原来，那群人之中，四大豪门的高手都在。多半都是陷在金府“石矶大阵”中的人物！

展白已知他们是被翠翠救出，但众人围拢在那里瞪眼望着圈中有数人搏斗，竟似出了神似的，对身旁的仇敌都视若无睹！

而且展白来了，也无人回头望一下，仍然目注圈中的搏斗，好像圈中的搏斗，具有莫大的吸引力，对外在的一切都不关心了！

展白也探头望去，只见场中有六人，分三对在那里，打得难解难分！

地下已倒下了十数条死尸，想必是先前厮杀毙命的！

四外围观的人众中，也有不少挂彩的，断臂少腿，鲜血满身，但仍然没走，好像伤势略为包扎治疗，即站在圈外参观……

展白看那倒地死去以及负伤之人，大都是当今四大豪门的高手，不由暗暗心惊，是哪条道上的人物，竟有这么高强的武功？

再看那动着手的人，一个白须过腹的长髯老人，一个鸡皮满脸的丑怪老妇，一个却是身形矮胖，圆墩墩的一副身材，却长了一副娃娃脸的中年和尚！

这三人都很面生，展白从未见过，但看其衣饰打扮决不是中原人士！

与这三个人动手的，一个是“摩云神手”向冲天，一个是“血掌火龙”姚炳焜，另外一个却是展白尚未会过面但却早有耳闻的“毒剑灵蛇”俞化南！

这三个人都是“云梦山庄”“安乐公子”门下的一流高手！

显见这一战，是以“安乐公子”门下为主要的对象。

展白四下一看，果见“安乐公子”云铮，以及他的父亲“乾坤掌”云宗龙，神情最为紧张，双目一瞬不瞬地注定场中，好像这一场的胜败，关系“安乐公子”门下甚大！

“安乐公子”已失去往昔的潇洒从容，双手紧抓着时刻不离手的那本破书，额上已经隐隐现汗！……

在另一边却站着那和展白见过一面的白衣书生，虽然是在冬天，他手中仍摇着一柄银扇，脸上堆满了轻松的笑容，看样子是得意洋洋，神气已极！

展白虽不知他为什么事情，那般得意？但看场中的情形，那长髯老人，白发婆婆以及那中年和尚，却是已经稳操胜算！

场中六个人，分三对厮杀，“摩云神手”向冲天敌住长髯老人，“血掌火龙”姚炳焜敌住白发婆婆，“毒剑灵蛇”敌住中年和尚！

其中以“摩云神手”向冲天情势最为危急，可见那长髯老人武功实在太高，当年“摩云神手”向冲天单人独踹浙东七家镖局，雁荡山掌劈江南巨盗“铁骑金刀”戴东骥，声名鹊起震动江湖！

那还是他年轻时的豪举，如今已届壮年，武功更加精纯，一身软硬功夫已臻化境，小巧轻身术更是所长，不但在“云梦山庄”稳坐第一把交椅，就是在当今武林，也堪称为高手之中的高手！

尤其他手中，现在拿了一把削金切玉的“紫金电光刀”，更是如虎添翼，左掌已成名多年的“摩云神手”砍、劈、推、打，右手紧握“紫金电光刀”刺、扎、斩、撩，刀光掌影，施展得风云不透！可是，却被那长髯老人的一双向掌硬给围住，不管他怎样左冲右闯，也脱不出长髯老人的掌圈，“摩云神手”向冲天已然气喘呼呼，额上冒汗，但那老人却从从容容，若无其事的一般！显见并未用出全力，只是一味地游斗，左一掌，右一掌，轻轻飘飘。“摩云神手”向冲天已经无法应付，堪堪就要落败……

与白发婆婆动手的“血掌火龙”姚炳焜，也不见得轻松！

展白曾伤在“血掌火龙”掌下一次，知道他的“红砂血形掌”厉害。可是现在白发婆婆手下，他打遍苏鲁的“红砂血形掌”却似失去了效用。而且，连他那插在左肩上轻易不动用的独门兵器“仙人掌”也施展了出来，仍然是守多攻少，在白发婆婆的一双肉掌之下，手忙脚乱，顾此失彼！……

“毒剑灵蛇”俞化南，仗着一柄“喂毒蓝剑”以及一条“铁线灵蛇”，跟那中年和尚勉强打了个平手，一时之间不致落败！

“安乐公子”门下三大高手，倒有两场堪堪见输，难怪他这样紧张了！

展白却不知他们为什么要恶战起来，而且互相水火的四大豪门，竟然一齐显得这么关心此战？同时，更使他奇怪的是，婉儿与翠翠拼命争打，自己拉都拉不开，到了此地竟也忘记了打，看起热闹来了！

难道这一场比武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吗？……

展白一边看，一边沉思。突听那白发婆婆叫道：“老不死！你既然占了上风，为什么还不早点把那小子料理了？一味地游斗！四外这么多等着送死的人，有得咱们打呢，早施杀手！解决了这一场，好打下一场！”

长髯老人道：“贼婆娘呀！怎么中原武林净是些脓包，叫我老人家打不过瘾呀！”

长髯老人嘴中虽如此说着，手底下却已经施出了杀招，只见他双掌一紧，冲着“摩云神手”向冲天嘿嘿笑道：“黑小子！你死了可别怨我，到阎王爷面前告状，只要告那贼婆娘就是了，是她叫我杀你的！”“摩云神手”向冲天江湖道上成名多年，中原武林谁见了不尊敬？哪里受过这等奚落？明知不敌，也气得怪目圆睁，厉吼一声，右手“紫金电光刀”“浪卷流沙”，左手“摩云神手”“乱石崩云”，两大杀招同时施出，以拼命的招式，齐向长髯老人攻去！

长髯老人微微一笑，只双掌一推一挫，“摩云神手”向冲天发出一声野兽般的惨嚎，倒跌出二丈开外！再一看，他右手中的“紫金电光刀”已不知怎么反插进自己的小腹中，面色惨白，仰面跌倒地上，看样子已经是死多活少了！

众人无不吃惊，像这样以敌手兵器，反杀敌人自己，可说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！

长髯老人抖须一笑道：“贼婆娘！老头子的这一个料理上，现在看你老婆子的了！”

白发婆婆“呷呷”笑道：“不出三招！老娘这一个也可以报销！”

“血掌火龙”姚炳焜性如烈火，听这二老拿自己一开诨，不由气得三尸暴跳，厉吼道：“少张狂！老夫跟你拼了！”吼声前一抹，反转掌心向外，掌心立刻现出一片血红！

白发婆婆又干笑了两声道：“红小子！你把手掌磨出血来也没有用！老

娘照样打发你回外婆家去见姥姥……”

白发婆婆话未说完，“血掌火龙”已吐气开声，把“红砂血形掌”功力运至十成猛然推出！

一股火热的巨流，破空向白发婆婆涌至！

白发婆婆双掌一翻，竟也现出了一团蒙蒙白气，以沁骨的极寒，迎着那股热风卷去！

掌风一接，“血掌火龙”机伶伶打了两个冷战，本是一张赤红脸，立刻变成惨白！众人又是一惊！这是什么掌功？无声无息地便把无人敢敌的“红砂血形掌”给破了……

“血掌火龙”心内一惊，知道自己苦练一个甲子的武功，算是完了，心内一惨，两行老泪顺腮流下来。但瞬即咬牙切齿地又把他右手的“仙人掌”颤抖着平举了起来！

“仙人掌”本是他的趁手兵器，方才还挥舞如飞，但现在用尽周身之力，都难以平举起来！……

“仙人掌”在“血掌火龙”手中一寸、二寸……缓缓向上平举……

四周围观之人，还不明就里，只见“血掌火龙”面色惨白，眼流痛泪，浑身颤抖着举起自己的兵器，还以为他是悲愤过度……

白发婆婆堆起满脸皱纹，尚在取笑说：“这一掌味道怎么样？你应该谢谢老娘，红小子让你变成白小子……”

长髯老人突然急道：“贼婆娘！小心暗算……”

喝声中，他又打出一掌！但仍是慢了一步，他一掌尚未打在“血掌火龙”身上，“血掌火龙”已把“仙人掌”平举在胸前按弹簧，“卡蹦”一声微响，一道白烟，直奔白发婆婆射去！

他的人却也被长髯老人一掌震飞……

白发婆婆被长髯老人一语提醒，猛出一掌向那白烟劈去！

“哧！”一溜蓝色火焰，如一莲光雨般散了开来，白发婆婆虽然发觉得早，及时运掌封开，但仍有数点火星，溅在白发上，立刻起火燃烧起来！……

同时，光雨四溅，四周围观之人，也有不少衣服上被溅上火星，刹时，火焰四起，一片惊呼……

### 第三十九章 “搜魂指”

众人一阵大乱，扑打周身火焰，待把火焰扑灭，白发婆婆头上稀疏的白发，已几乎被烧秃！

白发婆婆气得厉啸连声，猛然又向受伤倒地的“血掌火龙”接连点出三指！

“噗！噗！噗！”

三声连响，重伤倒地尚未气绝的“血掌火龙”周身立刻现出三个透明窟窿，真比利剑刺穿的还要大些，鲜血肚肠立刻流了满地！

众人齐吃一惊，这是什么功夫，竟有这般厉害？

站在一边的婉儿，却脱口惊呼道：“‘搜魂指’！”

全场那么多人，只有她认出白发婆婆的指功，因为“神猴”传给她的也是这种指法，但火候却没有这白发婆婆来得深厚！

白发婆婆向婉儿露齿一笑，道：“想不到小丫头竟能认识我老人家的指法！……”

婉儿听白发婆婆管她叫“小丫头”，秀目一瞪。

刚要发作，那白发婆婆却转向“安乐公子”道：“你‘云梦山庄’，该服了吧？快把宝物交出来！”

“安乐公子”满面忧容，但仍傲然一笑道：“先别忙，还有一场未分胜

白发婆婆掉头一看，敢情中年矮胖和尚与那“毒剑灵蛇”正打了个棋逢对手，胜败难分！

“毒剑灵蛇”俞化南，却把两件含有巨毒的兵器，挥舞得如风车相仿，着着进攻！

只见“铁线毒蛇”吞、吐、盘、绕，如长索，如软鞭，蛇信如火，蛇目如电，漫空而下！

一把“喂毒蓝剑”更是舞成一面蓝色光墙，烈烈生风，没头没脸地向矮胖和尚周身罩来！

白发婆婆一皱残眉，用那干瘪得似鸭子叫的声音道：“矮秃！来时你吹牛吹得山响，到了现在连一个瘦小子也收拾不了，岂不现眼？赶快施展出宝箱底的功夫来，把这瘦小子废了，老娘还有要事！……”

长髯老人接口道：“瘦小子不堪一击！贼婆娘，你没看到吗？瘦小子手中那两件家伙，才真是有点不好对付！……”

白发婆婆一瞪眼，怒道：“少噜嗦，看老娘把他废了！”

说罢，挽了挽袖子，就要上前动手。……

场外的“乾坤掌”云宗龙急道：“且住！别忘了咱们事前怎么说的！要不遵前言，以多为胜，眼前之人，谁也不能动手！”

白发婆婆似是无可奈何地又停下手来，颇心急地叫道：“矮贼秃！你到底能不能打赢呀？……”

动着手的小和尚道：“臭老婆子！你着的什么急呀？佛爷包管送这瘦小子到西天就是了……”

展白暗暗纳罕，看这三人分明是一伙，但说起话来又是互相谩骂的口吻，不知是何来历？又见“乾坤掌”说事前有约定，也不知是什么约定？而且，“云梦山庄”连接两大高手被杀死，也无人出手救援？四外这么多人看着，也无人出头？事事透着奇拉了拉身旁一个劲装大汉的衣袖问道：“喂！这是

怎么回事？”

那劲装大汉一回头，见是展白，狠狠地瞪了展白一眼，又见展白身上裹着条破棉被，样子狼狈不堪，又鄙视地撇了撇嘴，然后一言不发，竟自掉转头去注视场中了……

劲装大汉回过头来，展白已看出这大汉正是金府的“闹江猪”梁珏，想起他的哥哥“混江龙”梁朋，在燕子矶边被自己一掌击毙，因此，对“闹江猪”无礼的举动也就忍下了。可是，对当前的状况依然是毫无所知……

这时，“毒剑灵蛇”俞化南，招式更见狠辣，毒剑、灵蛇，挥舞如风，猛冲猛打，似乎已知道“云梦山庄”的成败，以及自己一世英名，完全决定在此一战了！

“毒剑灵蛇”攻势凌厉，矮胖和尚似是封挡不住，双掌猛然向前一推，人却忽然向后仰翻出五六步去！

乍见矮胖和尚似是受伤跌倒，“毒剑灵蛇”抓紧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抖起左手灵蛇，匹练似地奔向矮胖和尚面门点去，右手毒剑以“流星赶月”招式，猛向矮胖和尚前心刺下！

这一招看来惊险已极，因为矮胖和尚已经仰面跌倒，“毒剑灵蛇”两招齐出，迅如闪电，看来矮胖和尚万难躲闪……

长髯老人突然抖须笑道：“秃驴！真有你的！早要施出这一手，不是早就可以赢了吗？……”

众人才一愕神，分明矮胖和尚即将落败，长髯老人为何反而高兴？……

眼见“铁线毒蛇”张口吐信，将及矮胖和尚面门，“喂毒蓝剑”也将刺到矮胖和尚前胸……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矮胖和尚突然箕踞而起，两腿下蹲，两手扶地，腹部鼓得滚圆，形状如一个大青蛙一般，而且嘴中“呱怪叫了两声，双掌猛然向前指出！

“轰！轰！”

两股绝大狂飙卷地而起，硬把坚硬的地面铲起两道深沟，飞砂扬尘，声势惊人，前所未见！

众人齐声惊呼：“这是什么武功？”

“嘭”的一声大震，“毒剑灵蛇”俞化南已如断线风筝一般，直被震飞三丈开外，青剑、灵蛇同时出手，出去老远，尸体“吧嗒”掉落地上，人在半空中就已五脏离位，死去多时了！”

众人莫不吃惊，矮胖和尚却已缓缓站起，咧嘴一笑道：“怎么样？臭老婆子，没有错吧！”

白发婆婆瘪嘴一笑道：“行！行！你这矮贼秃还算有点门道。”

长髯老人却抖须向“安乐公子”父子说道：“没有话说了吧？从现在开始，云梦山庄’纳于‘海外三煞’门下！”

“安乐公子”望了望父亲“乾坤掌”云宗龙，父子二人脸色如死，无言地低下头去，看样子是悲伤已极……

白发婆婆突然放高了喉咙，向四周群雄叫道：“还有哪一家不服？快来报名领死！”

白衣书生手摇银扇，以逍遥无比的姿态道：“‘端方公子’、‘祥麟公子’，加上刚才入盟的‘安乐公子’，中原四大豪门，已有三家入盟，就剩下你‘凌风公子’了！怎么样？你们济南‘豹突山庄’还是就此加盟呢？还

是要找出几个替死鬼来送死呢？”

以无情著名江湖的“凌风公子”，素常高傲的脸上阴晴不定，转眼望了望手下的高手！

“豹突山庄”门下那些平日飞扬拔扈的高手，此时竟一个个低下头去，连眼光都不敢与“凌风公子”相接，看样子是怕被选上自己出面

白衣书生又加了一句，道：“鼎鼎大名的‘凌风公子’，做事怎么这么不爽快！是俯首称臣？还是要较量个高下？说一句话吗！”

“凌风公子”长这么大，也没有当众受过如此鄙视，无奈看样子，自己门下高手竟无人挺身而出，为自己挣面子，同时，看了刚才十数场搏斗，心里也明白就是自己门下高手出手，也不过白白送死而已。但不战而降，当着天下武林之面，实在丢人。因此，竟羞愧得脸如大红布一般，一时之间无法下台……

突然，一条人影从圈外电射而起，临空一折，翩然落于场中，身法不但快，而且美妙惊人，脚落实地后显出一个宽衣博带、飘逸出生的中年狂生！

只见他先向“凌风公子”一抱拳，道：“贤世侄！别来无恙乎！”

“凌风公子”突看“天涯狂生”露面，心中一喜，忙道：“赵叔叔一向可好？”

“天涯狂生”点了点头，然后傲然向白衣书生道：“赵某不才，愿意会会莅临中原的海外奇人！”

白衣书生道：“阁下可是代表‘豹突山庄’吗？那么，再选出二人，依然比试三场！”

中年狂生道：“赵某人就凭‘天涯狂生’之名，领教几手高招，既不代表哪一门，也不代表哪一派！”

白发婆婆插嘴道：“狂小子！那我们把你杀死，不是白费劲吗？一点赢头都没有！”“天涯狂生”赵九州哈哈大笑道：“你这老婆婆，知道不知道‘天涯狂生，早年的誓言？’白发婆婆道：“你十言九言又有什么用，反正你又不能代表谁，杀死你以后，一个赢头也得不到，总是白费劲就是了！”

“天涯狂生”以狂傲闻名天下，见这白发婆婆比他更不怒，怡然一笑道：“赵某早年誓言，凡能胜过我者，赵某即拜其为师。但至今卅年来尚未遇到过敌手，如果你们四位之中，任何一位能胜过赵某一招一式，赵某立刻拜谁为师，这岂不也是赢头吗！”

白发婆婆桀桀怪笑道：“狂小子”真有你的。可是你已忘了一件事，要是我们四人之中，任何一人一出手，便把你杀死了，你狂小子到阴曹地府，又去拜谁为师呢？”

“天涯狂生”一怔，想不到自己狂傲一世，如今遇到比自己更狂十倍的人！

白发婆婆道：“狂小子！你不用发怔！你知道我们三人是‘海外三煞’，至于那位小爷——”

说着指了指白衣银扇书生。

众人齐都纳闷，这白发婆婆对谁说话都是乱骂一通，为何独对这白衣书生如此尊敬？……

白发婆婆接着道：“那位小爷先不必说，我们三个老不死的叫做‘海外三煞’，凡是与我们‘海外三煞’动手的，从来不留活命，狂小子，现在你该明白了吧？只要一动毛你是必死无活，还拜的什么师？这岂不是等于白

说！”

“天涯狂生”大怒，再也忍不住，陡然一声大喝，反臂一掌“拦江截斗”，直向白发婆婆拦腰扫去！

白发婆婆估不到他突然出手，而“天涯狂生”这一招又是快逾闪电，白发婆婆来不及出手应敌，但身形一旋，已脱出“天涯狂生”掌风之外！

“天涯狂生”不等白发婆婆站稳，“横江断流”、“浪击流沙”三招连环施出！

白发婆婆不备，一时之间，被“天涯狂生”一轮快攻个手忙脚乱！

“天涯狂生，自创的一套“追风奇形掌”，以快捷奇奥见长，又被白发婆婆激怒，杀招接连而出，一口气连攻了十数招！

只见掌影如山，掌风如怒海激浪，声势威猛，前所未见！

把白发婆婆逼得一路疾躲，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，可也不由气得满头白发幡扬，厉啸连连！

长髯老人拈须不语，双眼出神望定“天涯狂生”出手的招式，脸上竟现出一丝敬佩之色……

白衣书生手中银扇在掌心轻敲，脸上也流露一丝诧异神色……

只有那矮胖和尚，咧着一张阔嘴，在一旁拍手笑道：“老乞丐！这一下子大话吹破了，活该要栽跟头！”

白发婆婆一边身形电旋星飞，躲闪“天涯狂生”一轮疾攻，边嘴中骂道：“好贼秃！老娘吃紧，你倒在一旁看热闹……”

“天涯狂生”赵九州恨这白发婆婆狂傲，成心要把白发婆婆折辱在掌下，一路抢尽先机之中，仍然猛施杀手，“翻江倒海”、“赴汤蹈火”、“暴雨狂风”，接连又施展三大杀招！

掌影弥天盖日而下，把白发婆婆整个罩在一片罡风锐啸的掌影之中！……

长髯老人面露惊容！

连矮胖和尚也不取笑了，肥胖的脸上也现出诧异之色！

显见他们二人也估不到中原武林，还有这等奇奥武功，但二人竟紧守武林规矩，白发婆婆再危急也不肯出手相助……

白发婆婆抢不回先机，危险万状……

那白衣书生，突然以银扇在掌中击节，高声吟道：“山穷水尽疑无路……”

那白发婆婆听到吟声，突然一声厉啸，直可穿石裂云！

厉啸声中，那白发婆婆身形如蛇螺般一阵急旋，竟从“天涯狂生”那弥天盖日的掌影中，穿空直上！

一条灰白色身影，闪电般升起，直线上升差不多有四丈高，半空中又传出白发婆婆的一声厉啸，啸声摇曳之中，白发婆婆倏然折身下扑，头下脚上，双掌劈空锐啸而下，如泰山压顶，猛向“天涯狂生”当顶劈来！

“天涯狂生”以狂出名，虽见白发婆婆掌势惊人，仍然不躲，“天王托塔”，运起周身动力猛向来势迎去！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山摇地动，群峰轰鸣！

狂飙怒卷，折草飞沙，连数十丈外的松树叶子都被震得如落雨一般哗哗洒下！

二人掌力之大，实在惊心动魄！

四周围观的群雄，有不少人站不住脚，惊呼后退！……

“天涯狂生”虽然聪慧过人，但到底内功真力逊了白发婆婆一筹，而且

白发婆婆居高临下，无形中占了便宜，因此，这一掌竟把“天涯狂生”赵九州震得踉跄退出五六步，面色惨白，摇摇欲倒！

白发婆婆身形落地，怒容满面，缓步向“天涯狂生”逼近，慢慢抬起手来，中指外吐，运起了神鬼皆惊的“搜魂指”神功！恶狠狠向“天涯狂生”前胸“三阳”重穴

#### 第四章 再坠险境

“住手！”

展白暴喝一声，飞身掠入场中。

白发婆婆微一愣神，转头见是一个身裹破棉被的俊美少年，不由咧嘴一笑，道：“小娃子！是不是也活得不耐烦了？竟敢出面与我老人家架梁子！”

展白道：“动手比武，胜者为雄！老婆婆这么大年纪，不知为何还是这么大的火气，战胜也就是了，何必一定要致人于死地？”

白发婆婆一瞪眼，叱道：“乳臭小子！你可知‘海外三煞’规矩？”

展白道：“在下不知！”

白发婆婆运至颠峰的“搜魂指”功未撤，力贯四稍，周身微微颤抖，头上的白发及身上的衣衫，更是无风而动，前伸的手指，胀大足有一倍有余，忽视着展白桀桀笑道：“凡与‘海外三煞’动手之人，从来不留活命，现在你知道了吧？还不替我快滚！”

展白也是天生傲骨之人，见这白发婆婆忽喜忽怒，说话的口气，更是咄咄逼人，不由激起怒火，剑眉一扬道：“不管你是谁，也不能不顾江湖规矩，对一个负伤之人，仍然施展辣手！”

白发婆婆怒极反笑，嘿然说道：“这样说来，你是成心想

说着，舍下“天涯狂生”，运指向展白逼来！

展白见那白发婆婆面目阴森，举指向自己缓缓走近，指锋未出，先感一股逼面生寒的劲流汹涌而至，知道白发婆婆的指功厉害，暗暗运起“雷音佛掌”神功戒备！……

此时，身后负伤的“天涯狂生”经过一番调息，已缓过一口气来，见危难中出面救助自己的，竟是曾败在自己掌下的少年展白，心中既感且愧，又明知展白不是白发婆婆的对手，随在后边叫道：“展少侠！快退！快退！待赵某人再接她几招！”

说着抢前一步，汇集残余真力，猛然劈出一掌！

白发婆婆桀桀怪笑，把指向展白的指锋，反侧一划，一股疾啸的锐飞，猛向“天涯狂生”扫去！

展白见白发婆婆仍去伤“天涯狂生”，陡然大喝一声，把运至顶峰的“雷音佛掌”施出，疾向白发婆婆攻去！

“雷音佛掌”乃西域绝学，施展出来，虽不见掌风狂啸，但一股奇大无比的暗劲，如海洋巨流一般汹涌而至！白发婆婆“搜魂指”神功本已转向“天涯狂生”，对“天涯狂生”伤后拼力打出一掌，她并未放在心上，但展白掌出，她立刻感到不对劲，但一时之间还未想到，以眼前一个不起眼的少年，会有什么了不起的武功，因此，“搜魂指”仍然向“天涯狂生”点去……

站在另一侧的中年和尚，却脱口叫道：“老婆婆！小心！那少年施出的是‘雷音佛掌’！”

白发婆婆闻声一惊，“搜魂指”在半空中划了一个半圆，却施出一招“横扫五岳”的招式，指风狂啸，把“天涯狂生”及展白二人均罩在强劲的“搜魂指”下！

只听“砰！轰！”接连两声巨响，“天涯狂生”痛啸一声，仰面朝天栽倒！

白发婆婆一声闷哼，竟被展白“雷音佛掌”震得向斜刺里踉跄五六步出

去！……

展白只感掌心如被钻穿，一阵巨痛，几乎使他站足不移，上身晃了两晃，仍然咬牙忍住，一看掌心却已肿起如桃，心中暗惊：“好厉害的‘搜魂指’！”

中年矮胖和尚却一掠而前，向展白厉声问道：“尔是何人门下？……”

白发婆婆被展白一掌震退，引为奇耻，暴怒如雷，反身又向展白扑来！

展白举掌欲迎，却感掌心巨痛如锯，举手乏力，不由暗道：

“完了！……”

忽听两声娇叱，两条娇小人影，犹如双飞紫燕，一齐掠入场中！

接着一溜碧光一闪，一股劲风锐啸，齐向白发婆婆攻至！

白发婆婆身形电旋，躲过一剑一掌，身形飘落一丈开外，扭头一看，来人却是一个奇美的锦衣少女与一青脸红发的怪人！

这锦衣少女与青脸红发怪人正是展婉儿与柳翠翠，为救展白，同时出手！

白发婆婆被二人逼退，未能伤到展白，更形激怒，身形窜落即起，腾身又向二女扑来！……

银扇白衣书生却在一旁急叫道：“红姑！那青脸红发之人，要活不要死，其余之人，可以格杀勿论！……”

白发婆婆虽在激怒之下，仍然听白衣书生的话，半空中“搜魂指”神功点向婉儿，对柳翠翠的一指，却变指为抓，五指箕张，猛然抓下！

婉儿身形一挫，两指疾出，同样是“搜魂指”，猛点白发婆婆“心俞”、“气海”两大重穴！

同时，柳翠翠一招“斜月生辉”，无情碧剑闪起一片碧芒，猛向白发婆婆右臂削去！

白发婆婆心中一凛，估不到婉儿与翠翠竟有这样高强的剑招与指功，尤其婉儿的指法，竟与自己的“搜魂指”相似，半空折腰，飘落一丈开外，厉声叱道：“小妮子！你这指法跟谁学的？”

婉儿道：“这个你管不着，你只要伤到展哥哥一根毫毛，我便拿你偿命！”

白发婆婆咧嘴一笑，道：“好！我素来不讲理，没想到今天碰到一个比我更不讲理的人！我问你，小姑娘，这少年是你什么人，值得你这么关心他？……”

婉儿尚未答言，柳翠翠却看到展白掌心红肿，脸色惨白，心痛心上人负伤，怒叱一声，抖剑向白发婆婆分心刺去！

剑出啸风，剑尖寒芒竟然闪起一片耀眼碧光，显然柳翠翠的剑术修养已到了“以气御剑”的地步，剑招施出，声势惊人！

白发婆婆大惊失色，收身急躲，仍然慢了一步，“哧”的一声微鸣，白发婆婆的半截衣袖已被剑芒削下！

婉儿也看出展白负伤的情形来，在白发婆婆站脚未稳之际，猛然弹出两指，直向白发婆婆袭至！

同时，柳翠翠“寒星奔月”，手中“无情碧剑”如一道擎天长虹，几至“人剑合一”的剑术化境，不见人影，只见剑光，向白发婆婆电射而至！

白发婆婆此时狂态全失，反而惊得面无人色，她怎么也估不到当今之世竟有如许高强剑术之人，就是那婉儿的“搜魂指”，也不可轻视，见指剑同时攻到，不敢接架，晃身急躲……

在四周围观之人，虽不乏武林高手，且大多数是走江湖混混，但也从未见过如许上乘的剑术，不由齐声惊呼，愕然噫惊！……

在一旁观战的白衣银扇书生，更是又惊又急，高叫道：“仇公公！‘佛印法师’！还不上前，更待何时？”

长髯老人及中年肥胖和尚闻言，双双纵出，一个敌住柳翠翠，一个敌住展婉儿！

就这样，把围在四周的武林群雄，也看得个个心惊，那青脸红发的柳翠翠众人从未见过，武功剑术出神入化，不知是何来路，惊奇还不在话下，但少年展白却是众所周知的一个新出道的少年，他每次露面，武功都有进步，一次比一次的强，而且进境之速，更是大违常情，以白发婆婆来说，四大豪门的一流高手接连死在白发婆婆手下，连“天涯狂生”，眼空四海的武林高手，都重伤在白发婆婆手中，生死不明，而小小年纪的展白，竟能一掌把白发婆婆震退，而现在又力战数十合不败，怎不使人惊异。

婉儿，也有不少人认识，见她能力战“佛印法师”，能够战了个平手，同样使群雄惊讶不已。其中尤以“凌风公子”及其门下高手，最感不解，因为婉儿的武功，虽然得到庄主“摘星手”的亲传，堪称不错，但要想敌住连毙四大豪门十数高手的“佛印法师”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，可是，现在她不但敌住了使群雄丧胆的“佛印法师”，而且与“佛印法师”竟打了一个于手，这岂不是咄咄怪事？

“凌风公子”暗暗纳闷，心想：“几月不见，妹妹从何处学来这等高强武功？……”

不说围观群雄个个心头惊异纳罕，且说展白力战白发婆婆却已到了危急关头！

在他最后一招“风震雷鸣”施出之际，鼓腹纳气，双掌向外一<震，这一招确是很厉害，硬把狂傲无情的白发婆婆逼退了三步，但自己身上捆的破布条，也因自己鼓腹纳气震断，身上的破棉被却顺势滑脱下来！

骤然闹了个赤身裸体，在这么紧张的场合，四周围观的人都禁不住哄笑出声！

展白自己更是闹了个面红耳赤，手忙脚乱，一边拒敌，一边抽空用手去提滑落的破棉被……

白发婆婆却毫不放松，一边着着进攻，一边嘻嘻笑道：“小娃子，没想到你穷得连衣服都没得穿，还敢强出头多管闲事，看奶奶不毙了你才怪呐！”

说着，“呼！呼！呼！”接连又劈出三掌！

掌掌力沉势猛，展白欲想躲避，无奈举脚不灵，只有咬牙运掌硬接！

“膨！膨！膨！”

三声大震，展白只觉腑内气翻血涌，双眼发黑，白发婆婆的掌力，一掌比一掌沉重，几如万斤重锤一般，击撞在自己双掌之上，几乎使自己支撑不住！

白发婆婆三掌得手，又恢复狂态，桀桀怪笑着，双掌高举过顶，又猛然向展白迎头扑下了！

展白昏朦之中，只觉白发婆婆的掌力，如泰山压顶一般，迎面压至，赶快抽身跨步去躲……

可是他忘了滑落至腿腔的破棉被正缠住了他的双腿，刚一跨步，一个踉跄险些栽倒……

而白发婆婆重逾山岳的双掌，已压近他的面门！

展白无奈，奋力举起双掌，向上迎去！

“砰”然一声大震，展白如被万斤铁锤击中，嘴角一喷出一口鲜血，头脑轰的一声，立刻昏倒下去……

昏迷之中，他仍听到白发婆婆声如鸭鸣的怪笑声，以及重逾山岳的强劲掌风，第三次又向自己胸前压来！

不由暗叹一声：完了！想不到我展白这一次竟丧命于此……

突然，一道耀眼的碧澄剑光一闪！

接着听到一声娇叱，四缕疾啸的劲风，直向白发婆婆射至！

展白却已完全失去知觉，昏倒当地，对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，他是再无法知道了……<

#### 第四章 “天佛降魔”绝学

“白云苍狗，沧海桑田”，人生变幻无常！

事实上，人生变化之大，往往出人意外！

又道是“人生梦如”。相传庄周作梦变为蝴蝶，梦醒后，不知自己是蝴蝶作梦变为人？还是人作梦变成了蝴蝶？

展白在昏迷中苏醒，也有类似的感觉！

他被“海外三煞”之一的白发婆婆三掌震伤，昏死过去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又悠悠醒转！

他迷蒙中恢复了知觉，不知自己究竟是死还是活？首先传入耳鼓的是盈耳的水声！

那水声鸣金击玉，叮叮咚咚，犹如一曲仙乐！

而且，那仙压似的流水声中，尚隐约交织着缥缈的歌声，听来婉转柔和，非常悦耳！

展白不知是真？是幻？是梦？是醒？

更不知自己置身何地？他尽力回想着以往的经历，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自己是到了一个什么地方？

终于，展白睁开了眼睛！

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蔚蓝的天！

蓝天是那么蓝，那么亮，蓝亮得几乎透明，犹如一潭凝碧集翠的湛蓝湖水，又如一整块透明的蓝玉石板覆盖在他的头顶！

蓝天上有几朵洁白无比的白云，恰然舒卷，使人看了有说不出的悠闲、宁静之感！

转眼向左看去，一带奇峰竟立的琼崖上，奇岩怪石，瑶草琪花，几如一道锦绣的屏风般迤迤摆开，正好做了他存身之处的天然屏障！

琼崖绝高处，一道流泉，喷珠溅玉似地直泄而下，依着山势，盘曲三折，到了将近地面一片平台似的山石上，分成无数细流，涓泄而下，成为一大片的天然喷泉，景象怡人已极！

想那仙乐似的流水声，就是这些细流形成的了！

在山脚下，聚水成潭，碧波荡漾，倒映着蓝天白云，及琼崖上的奇花异草，相映成趣，景致之美，犹如仙境！

再看自己，则是仰卧在一块比床铺略大的白石上，白石成长方形，而且石山边生了一层如茵的细草，倒在上边竟比真锦褥绣被的床铺还要来得舒服！

而且，在他仰卧的身躯四周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鲜花，简直把他装饰成花国里的一位睡王子！

展白暗暗纳罕，这是谁把自己放置在这么一个地方？

这是哪里？哪里有这么美的所在？又是谁采来这么多鲜花放在自己的身边？

问号实在太多了！

他不由又转脸四望，当他的眼光转到那碧波荡漾的湖水中时，使他更愕了！

原来在那春水碧波之中，分明有一个长发披肩、肤白如凝脂似的赤裸美女，正在一边歌唱一边戏水！

那赤裸美女，原是在水中俯泳着，此时，她忽然游近浅处，缓缓从水中站了起来！

那一来，展白更感惊异了，他纵是一个不出世的奇男子，见到此种光景，也不由砰然心动……

原来那赤裸美女站立起来，水浅及膝，她一副玉石雕刻般的赤裸胴体，毫无遮掩地映入了展白的眼帘。

只见那少女的裸体之美，真的难描难画，洁白晶莹，浑圆丰满，全身上下每一根曲线，都充满了和谐的美！

那赤裸少女虽是背向而立，展白从她身后望去，只能看到侧背，与一小部份斜前面，但也不由从心底喝采，女人能有如此完美形体，堪称得起是上帝的杰作了！

那赤裸少女却不知展白在尽情地欣赏着她，嘴里低哼着不知名的曲子，伸出柔黄素手，在浅水处摘下一朵盛开的白莲，插在自己的鬓边！

啊！原来她是为采摘那朵白莲！

可是，就在她采下白莲，挽首插在鬓边时，微一侧脸，却看到了展白！

她见展白两只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出神发呆地望着她，不由发出一声喜极的欢呼！

“啊！白哥！你醒转来啦！”

一边欢呼，一边在水中踢水溅波地向展白跑来！

一边嘴中高兴地叫道：“白哥！你醒了！你醒了，可得陪我玩，我一个人守了你二个月了！这样的深山静野，只是我一个人，可闷死了……”

她一路乱叫，她赤裸着的身躯在展白身上滚动着，爱如燎原之火般地迅速燃烧起来……

展白不是个世俗的色情男子，刹时克制住爱之欲火，说道：“翠翠！快把衣服穿起来……哎……我……我怎么了……嗬……啊！这是什么地方？……”

展白虽然强收心神，但被她裸体在身上一阵滚动扑抱，说话也显得不成语调！

谁知翠翠一撇小嘴，从展白身上站直，一挺酥胸道：“穿衣服！穿衣服，穿什么衣服？我从小在海岛上生长，在海里玩，在沙滩上跑，在树荫里睡，向来就是不穿衣服的！”

展白看她憨态可掬，不由笑道：“那时候你还小，当然可以不穿衣服，可是，现在你长大了，应该穿衣服了！”

翠翠秀眉一挑道：“谁说的！就是前几个月，我还是不穿衣服在海边玩！”

展白道：“你那是在荒岛上没有人的地方，到了中原，处处有人，就不能不穿衣服……”

展白话未说完，翠翠撇嘴道：“屁！荒岛上也有渔民，这地方倒是真没有一个人！”

展白被她说得语塞，一时答不出话来。又见她玉乳酥胸，当面而立，赤裸的胴体洁美得使人眩目，尤其禁不住心猿意马，周身血液如万马奔腾一般奔流起来，倒闹了个面红气喘，只睁大了双眼呆呆发起怔来……

在这样美丽的仙境，欣赏这样女神一样完美的裸体，恐怕在人世间是梦也梦不到的！

展白正望着翠翠呆呆发怔的当儿，翠翠却忽然噗哧一笑，道：“白哥！

你为什么用那种眼光望着我？”

展白如梦吃般地喃喃道：“哎……你真美！……”

翠翠听展白赞美她，笑容如春花盛开，道：“那么，你不再逼我穿衣服了？”

经此一问，展白突然记起在“豹突山庄”庄外小山上，被“银箫夺魂”章士朋箫音所迷，自己撕破身上的衣服，也有类似的行动，觉得“人，原是大自然中的动物，赤裸裸地来，赤裸裸地去，穿衣服是人为的矫饰，不穿衣服反而更接近自然，更纯真，更圣洁……”

展白头脑中渐渐接近了自然，灵光耀闪，欲念全消，忙道：“是的！你不穿衣服，比穿衣服更美！我……”

谁知翠翠却一晃娇躯，隐身在一支矗立的石笋后面，嘻嘻哈哈地笑道：“你知道就好了！可不能让你看，你的眼睛好像要吃人的样子，使人害怕……”

说罢，仍吃吃笑着，竟从石后披上一件闪光透明，如网络的长袍走了出来！

展白见她微低粉颈，两只手灵巧地系着衣带，鬓旁斜簪着一朵白莲，缓缓走来，真是美丽极了，心中暗赞道，“啊！太美了！如若伴着如此爱侣，傲啸山林，逍遥一生，世上一切的荣华富贵、恩怨情仇，真可一概不问了！……”

翠翠走近展白身边，举手掠了掠散乱的鬓发，道：“白哥哥，你坐起来运运气，看你的内伤好了没有？如果是好了，我有好东西给你看！”

展白道：“什么好东西？现在给我看不是一样吗？”

翠翠撒娇道：“不嘛！你一定先要运功，证明你的伤势好了，我才给你看！”

展白只得依她，坐了起来，发现自己身上竟穿了一件与翠翠身上衣服质料相同的原色长袍。

展白用手揉了揉，那衣料柔软非常，而且闪闪生光，但却是非丝非绸，看不出是何质料织成？不由问道：“这衣服是何处来的？质料这样好！”

翠翠道：“这是你病中，我采集山中天蚕丝做成的，因没有针线，边上都是用丝条穿连起来，怎么样？你看我做得还不错吧？”

展白经翠翠这一提醒，才注意到，衣边上果然是用较线略粗的丝条编织而成，不由心里暗赞，这翠翠姑娘不但人美武功高，而且心灵手巧，想这荒野野岭无针无线，又无织布机，她能全凭双手，织做成如此合体美观的衣服，的确难得。不由脱口赞道：“真好！亏你能做得出来！这恐怕要费你很多时间吧！”

翠翠道：“不多不少，整整六十天！”

展白惊道：“怎么？我在这地方昏迷了两个月啦？”

翠翠道：“两个多月了！你忘记来时是冬天，现在已经到了春天。”

说着又哼了一声，似是带着内心委屈说道：“怎么？你在昏迷不醒中还嫌日子长了吗？不知道我独自一个人在这二个多月的时间中，该是多么烦闷呐！”

展白并没有注意到翠翠的幽怨，只想到自己父仇未报，急道：“不行！我要赶快走！”

说着纵身欲起……

翠翠双手把他按住道：“白哥哥，你到哪里去？”

展白道：“去找四大豪门为父亲报仇！”

翠翠道：“白哥哥，你不用去报仇了！四大豪门均已星散，‘青蚨神’金九、‘乾坤掌’云宗龙、‘混元指’司空晋、‘摘星手’慕容涵，以及‘霸王鞭’樊非均已被人杀死了！……”

展白不信道，“翠翠，你这岂不是信口胡说！他们四大豪门势可盖天，个个门下高手如云，怎么会一时之间都会被人杀死！……”

翠翠见展白不相信自己，颇为不悦地道，“白哥哥！你以为小<妹会骗你吗？这两个多月的时间，你还不知道中原武林有多么大的变化？如今不但四大豪门的主人均已毙命，而且天下九大门派的掌门人，黑白两道的盟主，水陆码头的总瓢子，均已死的死、降的降，今日中原已经臣属于一大魔头的掌握之中了！”

展白越发不信道：“那么，‘武林四公子’呢？”

翠翠道：“‘武林四公子’，现在不过是局促一隅的一个小头目罢了！”

展白惊道：“那魔头是谁，竟会有这么高强的武功，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，可以并吞慑服天下武林！”

翠翠道：“提起来你也不知道，他是久处南海‘魔鬼岛’的‘海龙神’，又叫‘南海一君’，姓龙名啸天！”展白想了想，果然在武林中从未听到此一名号，不由纳罕道：“就凭‘海龙神’一人，就可以臣服天下武林了吗？”

翠翠笑道：“当然不止他一人，还有他属下高手‘南海龙女’、‘桃花四仙’、‘魔鬼岛八妖’，以及你在‘亡魂谷’会过的‘海外三煞’与那白衣银扇的书生！”

展白震惊得瞪大了眼睛，道：“那白衣银扇晚生又是谁？”

翠翠道：“他就是‘南海一君’的独生儿子，名叫‘南海少君’龙飞相公，又叫‘龙神太子’！入侵中原，虽然是以他父亲‘海龙神’的名义，事实上‘海龙神’并未在中原露面，完全是他一人主持全局，可以说目前中原武林，已尽属龙家一姓了！”

展白见柳翠翠说得头头是道，由不得不信，但却惊奇得瞠目结舌地道：“真想不到！两个多月的时间，武林中会有这么大的变化？……”

翠翠见展白失魂落魄，觉得不忍，忙道：“先不要管外边闹得天塌地陷，反正我们这地方是块安乐土，如没有我的许人不得擅入一步！现在不谈那些了，白哥哥，你先运运气，看看伤势全好了没有？”

展白仍然放不下地问道：“此处是什么地方？……”

翠翠安慰他道：“白哥哥，你先不要多问，话说起来长着哩！你快运气看看，然后我给你看一件最好的东西！”

展白见她说得急切，只有收拾起满肚子的疑问，依言坐起，暗运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上的道门大法，闭目垂眉，反省内视，逼住一口真气，运行四肢百骸一大周天，感到真气流转，不但毫无不适，反而比以前更见充盈，这才睁开眼睛道：“我的内腑真气毫无阻滞，想是伤势全好了！”

翠翠听说他伤势全愈，不由展颜一笑，极是开心地道：“本来白哥哥受那一点轻伤，是不会昏迷如此之久的，是小妹给白哥哥服了一种叫做‘紫檀花’的灵药，这种‘紫檀花’据《云汉异志》所载云：“产自太华山绝顶，不但能增长动力，疗伤去毒，而且可以驻颜长寿，辟谷疗饥。”不过没有深厚根基之人，不能擅服，因为药性太烈，普通人服下会使人五内焦枯、七窍

流血而死。小妹在无意中得到一株，带在身边，一直不敢服用，没想到恰巧白哥哥负伤很重，小妹打退‘海外三煞’，把白哥哥救来此地，无药疗伤，这才想起这株‘紫檀花’来，又察知白哥哥根基极佳，所以就给白哥哥吃了……”

展白听她说把珍贵的灵药给自己吃了，不由万分感激地道：“翠妹妹，你待我真是太好了！这一生我不知怎样才能报答你……”

翠翠听到此话似是感到莫大的安慰，婉然一笑道：“白哥哥，妹妹并不要你怎样谢我，只要你心里永远不忘记妹妹就好了。现在再听我说下去。当时，我给你服下那‘紫檀花’之后，红，热得比火炭还要热，我一见吓慌了，又见你五六天过去了一直昏迷不醒而且热度不退，我真是吓慌了，怕给你眼错了药，出了差错，万般无奈，才以小妹本身的纯阴……”

展白至此，对柳翠翠的感激已铭感五内，不知怎样表示才好，只有以双手热烈地拥抱，把翠翠俯在自己怀中一副娇躯抱得紧紧的，做为无言的感谢……

翠翠也就还以热烈拥抱，而且沉醉在爱侣的怀抱中了……

二人也不知拥抱了多久，沉醉了多久？还是展白首先醒觉过来，扶住翠翠的香肩，轻轻把翠翠扶起，道：“翠妹，你不是说要给我一件好东西吗？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拿来给哥哥看吧！”

翠翠哟了一声，道：“白哥哥不说，我还忘了呢！喏！白哥哥你看，就是这个！”

说着从怀中掏出一本彩色缤纷的书来。

展白一看，不由哑然失笑道：“这不是我的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吗？翠妹说的好东西，就是这个吗？”

翠翠脸孔无端一红，道：“不仅是这册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，你翻开一页看看！”

展白不解，心想：这上边的图画，不看不看，自己也看了百数十次了，上边的暗字，用于更不知触摸了多少遍数，不论是睁开眼睛看，还是闭上眼睛摸，自己可以说是熟习无比，不用翻开扉页，便知道其中是些什么了。

但看翠翠说得意诚，虽然明知道其中是妖冶无比的“天仙魔女”的裸体画像，还是依言翻开了扉页！

嘴中仍禁不住疑惑地问道：“这有什么好看？我已经看过多次了……”

谁知展白话还未说完，柳翠翠娇躯一转，又把裹在身上的天蚕丝绸袍脱了下来。接着摆腰扭臀，赤裸的胴体如一条灵蛇一般，婉转扭动，说不出的风情万种，乳浪臀波，几乎使展白神魂为之一荡！

尤其翠翠此时脸上的风情，竟流露无限的妖冶艳荡之志，这哪里还像纯洁天真的少女，分明是冶荡无比的浪妇淫娃！

展白先是一惊继之一怒，跟着而来的是如野火燎原的欲火春情！

这沸腾的欲火，来得是那样快，他的惊怒情绪竟不能防止欲火高涨，只感周身血液贲张，一股热流从丹田直达泥丸，旌旗摇举，几乎把持不住……

幸亏柳翠翠荡态一展即收，回手又披上天蚕丝袍，娇羞无限地笑道：“白哥哥！你说这算不算最好看的？……”

展白惊魂甫定，努力收慑心神，暗运真气，调息一番方把高涨的欲火平息了下去，不由叹道：“翠妹，你是一个圣洁的少女，今后我不希望你再做出如此丑恶……”

翠翠笑道：“白哥哥！还自以为正经，难道你只是看外表，没有看到内容吗？”

展白茫然不解，怔了一下，眼光又落在翻开的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的画页上，只见那栩栩如生的“天仙魔女”画像，扭腰摆臀，乳浪臀波，尤其脸上那冶荡春情，正是翠翠刚才所做的，维妙维肖，一丝不爽！

展白诧然道：“妹妹刚才做的就是这‘天仙魔女’的画像吧！但这又有什么含意呢？”

翠翠正容道：“白哥哥！你知道我的师父是谁吗？”

展白道：“妹妹没跟我说过，我怎会知道？”

翠翠道：“我的师父就是‘天仙魔女’！”<

展白愕然道：“那……不可能吧！‘天仙魔女’据今已有二百余年，她怎能活到现在……”

翠翠白了展白一眼道：“我的话，你老是起疑心，难道我会骗你吗？而且，也不能拿恩师来说谎啊！”

展白见她急了，忙改口道：“这先不谈，你那画像的姿态，还有什么用意吗？”

翠翠道：“这画像本是我师父修炼的一种特殊武功，名为‘姹女迷魂大法’，据说厉害无比，不论武功多么高强之士，也难以抵挡，就是修炼至心如槁木死灰的道行高僧，也无法与之抗衡……”

翠翠说至此处，展白忽然记起在小孤山石洞中，雷大叔授他此书时，所说的一段掌故，一代奇人“只眼郎君”如何受惑，以至走火入魔的经过，不由慨然道：“你师父这‘姹女迷魂大法’不管怎么厉害，究竟不能算武功正道，只能算左道旁门，而且……”

展白下边的话是：“而且，也不正当！”但话到唇边，觉得如此直言，对翠翠的师父大有不敬，因此住口未说。

但只此也把翠翠说恼了，只见她一瞪眼，道：“什么旁门正门？比功论武，胜者为强，用色相制敌，与用刀剑杀人有什么两样？”

本来翠翠已经不快，若是圆滑之人，为讨爱侣爱心，此时必会改口，但展白天生正直不阿，虽看出翠翠着恼，仍率直言道：“这实在大有分别，譬如一个人要到某一个地方，放正路不走，而走入歧途，虽然开始所差无几，但却是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……”

翠翠道：“我不跟你讲那么多大道理，现在我只要告诉你，在这一百零八幅‘天仙魔女’的画像之中，却隐藏着一套亘古绝今的高深奥妙的掌法，一套灵巧无比的身法，和一套变幻万端的步法。掌法为‘天佛降魔掌’，身法为‘无色无相身’，步法为‘香步’，其中任何一项，均堪称得起是武林绝响，如果再把‘天佛降魔掌’代之以剑，演绎出来便是‘天佛降魔剑’，有了这几套绝世武功，直可睥睨天下，君临万方了！白哥哥，你想想看，妹妹这不是给你看到一件最好的东西吗？没想到你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心人，倒跟妹妹说教起来了！”

翠翠滔滔说下去，展白愈听愈惊奇，见翠翠停下口来，才喘了一口气，道：“真的吗？我……”

展白本想说“把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看了这么久，怎能一点头绪也没有看出来？”但他的话尚未说完，翠翠已娇嗔道：“我每次讲话，白哥哥都不相信，好，算我白说，我不谈了！”

说罢扭转娇躯回身便走。

展白见翠翠使气生嗔，忙飘身挡住翠翠身前，深深施了一礼，道：“翠妹妹不要生气，哥哥完全相信你的，正要向妹妹领受教益哩，都是怪哥哥不会说话，现在哥哥为翠妹妹赔礼，就请妹妹多原谅吧！”

没想到展白素常木讷，如今竟谈吐趣雅，亦庄亦谐，又加上他打躬作揖，状甚滑稽，竟把个柳翠翠逗得忍俊不住，噗哧一声笑了出来。

展白见翠翠回嗔作喜，趁势说道：“是不是妹妹刚才摆的架式，就是什么‘天佛降魔掌’的一招？”

翠翠收住笑道：“不是，刚才那是‘姹女迷魂大法’的一式，名为‘玉体飘香’，但针对‘玉体飘香’的招式，对手出掌竖指横削，就成了‘天佛降魔掌’的第一招‘佛祖降座’，而且晃身错步，也就把‘无色无相’与‘千幻飘香’身法步都施展出来了。”

展白讲心机虽不大高明，但对习武的悟性上却是高人一等，听翠翠一说，立刻会意，道：“这样说来，练习这‘天佛降魔掌’一定要二人合起来练才行了？”翠翠道：“这回算你聪明，这《天佛卷》上隐藏的三门奇功，不但一定要二人合练，而且还非要跟妹妹合练不可，不是妹妹夸口，天下虽大，但除了妹妹一人，不做第二人想……同时……”

翠翠至此，大眼珠一转，含着诡谲的笑容道：“天下也只有白哥一人，能练到这‘天佛降魔’绝世武功。”

翠翠见展白疑惑地望着自己，知道他又要不相信自己所说，随接下去道：“白哥哥，你不要不信！因为我的恩师已经坐化，‘天仙魔女’的‘姹女迷魂大法’，普天下没有第二个人再会，所以非妹妹不行。但若不是为了给白哥喂招，妹妹岂肯牺牲……色相？……”

展白至此恍然大悟，忙又深施一礼，道：“翠妹，我明白啦！不但此‘天佛降魔’绝学，非你给我作练习不了，而且，若没有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，也是不行，可见真是天助我也！妹妹，闲话少说，快帮我练此绝世武功吧！”

翠翠道：“帮你练武功不难，白哥哥，武功练成之后，你该怎么谢我？”

展白心急练武功，口不择言地道：“一切都依妹妹！只要帮哥哥练成武功，妹妹要怎样全行！”

翠翠双眉一挑道：“白哥哥，这是你亲口说的！事后可不能说了不算！”

展白道：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如白染皂，岂可说了不算，不要再多说了，快帮我练功！”

翠翠忽然纵声大笑起来，一个女孩子这样狂笑，真使人吃惊，展白愕然，那美逾天仙的翠翠却一甩手把身上衣服脱光，娇媚地说道：“来吧！白哥哥，我们开始练功”

## 第四二章 劫镖者是谁？

车辘辘，马嘯嘯，一条黄土大路，犹如一条大蟒蛇，蜿蜒伸展至遥远的天边！

大路上尘埃飞扬，正有一路镖车逸邈经过！

这镖车都是油篷铁轮，大马长驹，足有数十辆之多，车辕上都插着一只绣有手掌的三角旗，随风飘扬，猎猎作响！

镖车前后左右都有随行镖师，骑马卫护，看那些镖师一个个身材魁梧，双眼精光四射，便知俱是武功不弱的练家子！

在镖车前方百步之处，有八名趟子手，两名一挑，共分四排，在前喊镖开路！

只听八名趟子手拉长了声音一递一声地喊道：

“燕——雄——京兆——  
我——武，——维——扬”

行家一听，便知是“燕京镖局”的镶车在此地路过。

当然，若是再一看那镖车上插的“铁掌”镖旗，就更知道是“铁掌震河朔”茹老镖头的镖车了！

镖车前有十数名镖师，放辔徐行，为首是一个白发苍苍年约六旬的老镖师，正是“铁掌震河朔”茹老镖头。

茹老镖头很久不出马了，这次亲自出马，想必这趟镖是很重要了。<靠茹老镖头左首，是一个面团团的大胖子，身穿公服，脑满肠肥，看样子吃六扇门官饭的公人，茹老镖头的右首。却是一个精皮寡瘦的瘦子，和那胖子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，生像如猴，作捕头打扮。

这一胖一瘦两个汉子，正是河朔名捕“胖灵官”郑伯象，与京城快捕“石猴”侯麟善。

看样子，这趟镖有公人随行，想必也是为公家保的官镖了。

此时正值初夏，虽没有盛夏的酷热，但骄阳当顶，众人脑门上都已微微见汗。

茹老镖头把马连坡的大草帽，掀在脑后，皱起多皱纹的脸，手搭凉篷，眯眼向前途望了望。

眼见行近一片黑鸦鸦的松林，茹老镖头庞眉一皱，向左右说道：“传令下去，要大家提神戒备！”

荒山密林，正是盗匪出没啸聚之处，茹老镖头经验老到，所以一见前面的密松林，立刻采取措施。

负责传令的“快马”刘三，立刻飞快地驱马由前向后传去，一边策马飞奔，一边口中喊道：“总镖头有令，大家戒备！”

一片刀剑出鞘之声，寒刃锋芒，在烈日下耀耀打闪，众镖师都把随身武器取了出来，向四周全神戒备！

镖车行列中立刻增添了一股肃杀之气，看那警卫森严，令出必行之势，真有大军临阵的气派！

“胖灵官”郑伯象胖脸上宽慰的笑容，向茹老镖头笑道：“到底是茹老镖头亲自出马，这般阵势，叫我们出差的人也安心多了！”

“石猴”侯麟善也接口道：“说的是！像上一次出镖，由一个新出道的年轻镖师，名叫展白的押镖，那一路上真叫人提心吊胆！”

“石猴”一提到展白，“胖灵官”突然打了个冷战，又细眼向前途望了望，然后压低了声音在茹老镖头耳边说道：“听侯兄这一提醒，我倒想起来了，上次展白押镖，就是在前面这座密林出的岔子！老当家的！你可要小心了！”

茹老镖头凝重地点了点头，并未作答。

可是“胖灵官”话声虽低，却被身后一个叫做“浑铁牛”周大通的镖师听到了。上次本轮到他的出马，茹老镖头却派了展白，他心中一直不服气，恰好那趟镖出了事，而展白也由此失踪，这时他听“胖灵官”提起旧事，正好借题发挥，从鼻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年轻人怎能当大任，上次我就说过他不行，总镖头还不信，结果还不是出了事，半途他就弃下镖车自行走了，一直到今天还没有音信……”

“浑铁牛”还要唠叨下去，茹老镖头忽然侧耳谛听，面现惊诧之色，猛然沉喝道：“周大通！住口！”

茹老镖头这一声沉喝，威吓意味很重，“浑铁牛”周大通一愣，他想不到茹老镖头面色凝重，侧耳向前谛听，神色大逾寻常！

“浑铁牛”把冲在口边的怒气强压下去，也倾耳细听了一下，不由惶然色变！

原来在前面喊镖的趟子手，已经走进了密林，但自入林以后就失去了声响！

喊镖的不喊镖了，这证明前途出了意外！

“胖灵官”与“石猴”二人还不知何故，见茹老镖头喝住周大通，面色凝重，一时竟傻了，连问：“什么事？什么事？”

茹老镖头向二公差望了一眼，面色凝重，道：“二位捕头，准备应变吧！”

说完也不管二公差反应如何，圈马回来，举手把镖车停车，立刻采取了行动。<

茹老镖头不愧是老江湖，只见他吩咐镖车在原地田成一圈，数十轮镖车，车辕车尾相接，立刻成了一个圆阵，留下一半镖师守护镖车，茹老镖头亲自率领另外一半镖师，飞马奔向林中去察看真像。

“胖灵官”“石猴”，至此方约略猜到可能有变，但见茹老镖头指挥若定，紧张中放心不少，见茹老镖头率众前去，当即一挟坐马，也从后边跟了上来！

茹老镖头、二位公差、一群镖师，共是三十余零，溅沙扬尘，策马来林边，勒住坐骑，纵目向林内望去！

只见林内静谧无人，鸟雀无声，除了风过树梢，发出呜呜松涛之外，竟不闻一些声响！

连那八名趟子手一个也不见。是违人带马一齐被人掳去了？还是穿林而过了，一时猜不出去向！

就算穿林而过了，也应该听到继续喊镖的声音，若说被人杀害了，也应有尸体马匹；就算被人连马掳走了，也能看出个蛛丝马迹，或听到马嘶人喊，但目前松林内，静谧无声，好像根本未经任何变动！

可是，这宁静无声的密林内，在茹老镖头一行人看来，却隐藏了无数的恐怖和神秘，充满了无比的杀机！

茹老镖头纵然经验丰富，至此也心怀惊怖，抓不住头绪！……

“胖灵官”郑伯象、“石猴”侯麟善，此时似也明白事态的严重，两个

人吓得脸无人色，面面相觑！

众镖师也一齐睁大了眼睛，面含惊怖地向林内望去……

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发出声音来！

“胖灵官”耐不住这沉闷的气氛，策马走近茹老镖头身边，压低了声音问道：“老当家的！怎么回事？”

但在众默无声、紧张恐怖的气氛之中，他这策马一走动，又压低了声音一问，更使众人吓得头皮发麻，好像有什么大祸就要临头一般，个个面无人色！

茹老镖头未答言，但心中已暗下决心，非要察看个水落石出不可，因为他是总镖头，总不能镖车不走，叫八个部下白白失踪就不闻不问了！

因此，他大着胆子策马穿林而过，同时提神四周戒备！

众镖师见总镖头已策马入林，也只有大着胆子一个一个跟了上来！

众人进入密林，紧张的一颗心都要跳出腔外来了！

因为明杀明砍，这些人都是刀头舔血的汉子，还不会害怕，但这种状况不明、莫知所以，才使众人紧张恐怖得不得了！

林中松声如涛，静谧异常，三十余人怀着惊慌恐怖之情，蹄声得得，缓缓穿过了整座松林，已经越林而过，到了松林的那一边，数里之阔的松林年，却一无发现！

走出林外，大道仍在面前展伸，依然是一眼望不到尽头，但大路口却连一个人的影子也没有！

那八名趟子手哪里去了呢？

这真是一个无法解透的谜！

“浑铁牛”周大通性格粗鲁，此时低低诅咒了一句：“他妈的！真是碰到鬼了！……”

他一句话未说完，突听身后喊杀连天，犹如千军万马突然冲杀而至一般！

那杀声是由他们来的方向传来，众人齐吃一惊，立刻拉转马头，又奔回林中！

三十余骑，风驰电掣，方入林中一半，突听树上弓弦排急弩，横空射至！

众人不备，立有十数镖师，中箭落马！

茹老镖头心中中计，心中又急又怒，高声喝道：“何方朋友？竟用如此毒计陷害老夫！有种的何不现身相见！”

突听一声狂笑，发自树顶，笑声高昂，震得众人双耳轰鸣，松针洒落如雨！

众人齐吃一惊，听这笑声，已知隐身之人内功深厚！

就在众人震惊之中，“嗖嗖”连响，一阵衣袂破风之声，接连从树上跃下八名劲装大汉！

这八名劲装大汉，一律黑巾蒙面，遮住口鼻，只露出精芒四射的双眼，看来个个阴森吓人！

茹老镖头见这八名劲装大汉，均以黑布蒙面，误以为是附近黑道上的熟人，当即催马向前，朗声说道：“老夫‘铁掌震河朔’茹国雄，不知诸位是哪条道上的朋友，请报上名来，老夫也好有个接待！”

为首一名劲装大汉又哈哈笑了两声，道：“管你老儿是什么熊！今天一个也别想活着回去！”

“浑铁牛”正自憋了一肚子气没出处，闻言怒道：“胆大盗贼！竟敢计

劫燕京镖局的镖，又来大言唬人，休走！先接你周大爷一掌！”

喝罢，连马也未下，就在马上，一掌向首先发话的蒙面大汉砍去！

周大通人称“浑铁牛”，傻大黑粗，周身横练，在“铁砂掌”上曾下过苦功，这一掌出去，力道甚猛，只见劲风破空，猛劈向蒙面“大汉的面门！”

蒙面大汉一声：“小子找死！”

喝声中挥掌一迎，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周大通惨叫一声，一个庞大身躯从马上被人一掌震飞，直至寻丈，才撞到树桩上，扑通！摔落在地，眼见死多活少！

众镖师一见齐吃一惊，想那周大通在镖师群中，武功不弱，没想到只一掌便被人震飞！可见这蒙面大汉武功实在高强！

那蒙面大汉一掌把“浑铁牛”震飞，洒然一笑道：“我以为有什么真才实学，竟敢大言不惭，原来是不堪一击的家伙！看样子，你们这些自命不凡的镖师，都是些酒囊饭袋，打着镖旗混饭吃！还有哪一个不怕死的，快快上前送死！”

茹老镖头见自己手下的镖师，仅只一招，便被来人击毙，心中又惊又怒，面孔一沉，道：“阁下不肯显露身份，又对属下猛施辣手，说不得老夫要领教几子高招！”

说罢飘身下马，跨马蹲裆，双臂一圈，已把他成名多年的一双铁掌，亮了出来！

只见茹老镖头双掌虬筋暴露，指骨关节咯咯暴响、可见这“铁掌震河朔”之名，决不是浪得虚名，确实有点惊人的功力！

那蒙面劲装大汉，双眼情光暴射，望着茹老镖头的一双铁掌，眼中也流露出震惊之色！

同时，他也暗中运集周身动力，蓄势待敌！

茹老镖头才要出手，突听身后一声厉吼，犹如晴空起了一个霹雳！一条黑影，犹如半截塔相仿，“呼”的一声，跃至茹老镖师身前！厉声大吼道：“煮鸡焉用牛鼎，让俺来收拾这小子给周大哥报仇！”

茹老镖头一看，乃是镖师中的“巨无霸”邵灵！这邵灵身高八尺，力大无穷，与周大通称为莫逆，今见周大通伤在来人掌下，故而挺身而出！<

茹老镖头知道邵灵是个浑人，也决不是来人的对手，才要拦阻，谁知“巨无霸”性情火暴，又加上心切友仇，说话之间，招已施出，只见他双掌一抡，“鸣钟击鼓”，上打蒙面人顶门，下撞蒙面人前胸，一招两式，出手便是拼命的招式！

同时嘴中喝骂道：“贼子！还俺周大哥的命来！”

蒙面大汉嘿嘿冷笑，对“巨无霸”的招式，不躲不闪，直待招将及身，才猛然身形一旋，竟不知他是用的什么身法，倏忽绕到“巨无霸”邵灵身后去了！

邵灵一招扑空，来不及转身，那蒙面大汉一掌向邵灵后心要穴按来！

这回邵灵不灵了，要想转身应敌已来不及……

茹老镖头见状，陡喝一声，把成名多年的铁掌施出，劲风锐啸，直砍蒙面人按向邵灵后心要害的右臂！

茹老镖头本是想救邵灵，谁知另一蒙面大汉及时抢下，挥臂接了茹老镖头一掌！

“轰！”一声巨震，劲风四激，飞沙扬尘，茹老镖头竟被震得身形连晃，

手臂发麻！

那蒙面大汉却纹丝未动！

就这一掌，茹老镖头心里有数，知道来的八个蒙面人，武功实在高强，今日恐怕讨不了好走！

同时，先前那蒙面大汉一掌也击实在“巨无霸”的后心之上！

虽然因茹老镖头出招在先，强劲掌风逼得他手势略偏，没有打正邵灵的后心致命要穴，但这一掌也把邵灵打出七八步远去！

“巨无霸”邵灵那么高大的身躯，被人家一掌打得向前踉跄七八步远，勉强站住未倒，却忍不住张口喷出一口鲜血来！

茹老镖头一见，不到一招，自己两名镖师一死一重红了眼了，尤其听到放镖车处喊杀连天，知道林外镖车，受到攻击，又耽心镖车的安危，急怒之中，厉吼一声，接连劈出十数掌，狂风暴雨一般，向那当头的蒙面大汉攻去！

那蒙面大汉虽被茹老镖头一抡猛攻，退出十数步去，但“刷刷刷”三脚两拳连环攻出，又叫他扳回劣势，立刻还以颜色，双“掌翻飞，尽是奇奥无比之学，又把茹老镖头逼退了数十步！

茹老镖头走南闯北，身经数百战，从未如此狼狈过，被那蒙面大汉一路疾攻，闹了个手忙脚乱，岌岌可危！

众镖师见总镖头遇险，发了一声喊，纷纷抽兵器冲了上来。

但那八名劲装大汉，也一齐动手，并未撤出兵器，只凭十六只手掌，便把众镖师打得人仰马翻！

这一场混战，镖师虽然人多，却显然不是八个蒙面大汉的对手，打得众镖师叫苦连天！

“胖灵官”郑伯象、“石猴”侯麟善已吓得腿肚子直转筋，连跑都跑不动了，别说再出手参战。

茹老镖头虽明知不敌，但被敌人缠住，无法脱身，只有拼命苦撑！

此时，众镖师已伤亡大半！

忽听林间数声尖厉长哨响起！嗖！嗖！嗖！接连又从林外窜进五名蒙面人来！

众镖师一见暗暗叫苦，只眼前八个蒙面人，就已经抵挡不住，那堪敌人再来援手！

茹老镖头仰天长叹：“此乃天亡我也！……”

出乎意外地，后进来的五名蒙面人，并未上前参战，却是打暗语，叫八个人撤走！

八名蒙面人接连劈出数掌强大掌风，逼得众镖师惊呼急退，<他们八人趁势腾身向林外逸去！

茹老镖头率众追出林外，再看林外的镖师死伤遍地，那数十辆镖车已被人劫走，驰出老远！

茹老镖头双目尽赤，纠集伤残之余的镖师，亡命地追去！

河朔名捕，京城快捕，两名捕头“胖灵官”郑伯象与“石猴”侯麟善，望着被动走的镖车绝尘而去，竟跌脚痛哭起来！……

因为这趟镖重要非常，乃家人身家性命所系，真要丢了，就算不战死在沙场，回家也无法活命！

茹老镖头除了身家性命之外，更关乎一世英名，所以虽在惨败之后，仍然穷迫不舍！

众镖师感念总镖头平素恩遇，也都舍生忘死地随着茹老镖头猛追贼人！那蒙面人除了八名劲装大汉之外，还有四个身材娇小类似女人的蒙面容，另外一名光头和尚，也是以黑巾蒙面！共是十三人在后面断后，截杀追得且近的镖师，另外有人押着劫走的镖车，已经疾驰数十丈开外！

镖师之中，追得最紧的是自发苍苍的茹老镖头！

只见老镖头满头白发如蓬，双目尽赤，状似疯狂，一边急追，一边两只铁掌没命地向贼人劈砍！

在贼人看来，镖师之中，也以茹老镖头最为扎手，不但一双铁掌凌厉无匹，而轻功也最高，始终紧咬住贼人的尾巴，使贼人一时之间，不易脱身。

惹得那蒙面的和尚性起，只见他回过头来，身形就地一蹲，两手扶地，状如青蛙，“呱！呱！”怪叫两声，突然扬起双掌，猛向紧追不舍的茹老镖头撞来！

茹老镖头突感一股重逾山岳的巨大压力迎胸撞来架，举手无力，欲想躲闪，没想到却被那巨大的掌风劲流罩住，竟然躲闪不开，不由暗叹一声：“吾命休矣！……”

忽听山崩地裂一声巨响，劲流山涌，把地下的尘沙枯草直掀起半天高！势威力猛，前所未见！

茹老镖头自忖必死，双眼一闭，忽听一声巨响响过，自己竟安然无恙，惊诧之中，张眼一看，却见少年展白英风奕奕地站在自己身前！

再看那蒙面和尚，面上黑中已被震落，灰头土脸，退出丈外，正怪目圆睁，呆望着展白发愣！

展白哦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是你！”那和尚也哦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是你！”

茹老镖头却说什么也不会相信，竟是少年展白救了自己！因为他曾帮助过展白，而且展白在他镖局中作过几天镖师，老镖头对展白的武功，知道得最清楚。

可是，眼前明摆着，不是展白救了自己，那还会有谁？

“佛印法师”惊怒交加，突然厉啸一声，身形前踞，“呱！呱！”怪叫，运足全身的功力，双掌向展白撞去！

这一次，因“佛印法师”是全力施力，威势更猛，只见两股巨流，轰轰雷鸣，直向展白卷去！

展白俊面带煞，冷哼一声，叱道：“你是找死！”

“死”字出口，新练成的“天佛降魔掌”，已随手挥出！

两股巨大劲流，半空相撞，只听巨响如雷，“轰”然一声，震得地动山摇，尘沙蔽天，数丈之外的密松林内，松针被震得洒落如雨！就在那遮天蔽日的尘沙影中，“佛印法师”肥胖的身躯，竟如断线纸鸢一般，直飞出二丈开外，方势尽落地——<

与“佛印法师”同来的八名劲装蒙面大汉，与四个蒙面少女，同时惊呼一声，急奔至“佛印法师”跟前，把“佛印法师”从地上扶起，只见“佛印法师”嘴角溢血，面如金纸，双眼半睁半闭，看样子受伤不轻！其中一个蒙面少女，“嘶”的一声把蒙面黑纱扯下，露出一张千娇百媚的桃花脸来，只见她秀目一瞪，向展白娇叱道：“你胆子不小！竟敢把‘佛印法师’打伤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展白见这少女扯下蒙面黑纱，美是够美，但眼汪春水，美艳中带有妖冶

之态，不由一楞，道：“在下展白！不但敢把‘佛印’打伤，如果你们不把镖交回，就连你们几个人也得留下！”<

### 第四三章 “豹突山庄”

另一个少女袅婷走近展白，也把蒙面黑纱扯下，狠瞪展白一眼，道：“算你有胆量，竟敢与‘南海门’架梁生事，你就小心好了，‘南海门’将也要你祸延三代！”

说罢，转头对另外两个少女及八个蒙面大汉说道：“走！咱们回去！……”

“走？杀人、劫镖！说走就走，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吧！”

这呼声来自数丈开外，说话时没有看到人影，话说完，却凭空在众人眼前出现一个青脸红发的怪人！

众人不由齐吃一惊！

这青脸红发怪人的轻身提纵术，到了能够隐去身形的地步，那快得真是不可想像！

那两个扯去覆面黑纱的美艳少女，看到这青脸红发的怪人出现，方才那么狂傲，此时竟吓得花容失色！

就连那蒙面的两个少女，与八个劲装大汉，虽看不到他们的面容，但从那滴溜溜乱转的双眼神色之中，也可看出，他们吃惊也不在露出美貌容颜的少女之下！

茄老镖头却是又惊又喜，估不到数月不见，展白武功竟有如许精进，又见这青脸红发怪人说话也是帮着自己，知道今天有了救星，忙道：“展贤弟！千万不能放走他们！老哥哥那数十辆镖车<非常紧要……”

两个美艳少女不管茄老镖头对展白说什么，吃惊之下，互相对望一眼，又向八个壮汉及另外两个蒙面少女施一个眼色，然后走起桃花步，娇躯如弱柳随风，向青脸红发怪客袅袅走近两步，其中一个敛衽一礼，道：“哟！原来是鬼……柳姐姐！我们少君想念柳姐姐想得发疯，少君叫我们见到姐……”

在这美艳少女说话的当儿，那八名蒙面劲装大汉已挟起受伤的“佛印法师”疾驰而去……

这青面红发怪客正是柳翠翠，她方啐了一口，骂道：“谁是你们的鬼姐姐！……”

茄老镖头已脱口急呼道：“展贤弟！别让贼人跑了！……”

展白道：“老哥哥别着急！贼子们跑不了！”

喝声中，只见他身形微晃，犹如一缕淡烟，倏然挡住八名蒙面大汉的去路！

这八名蒙面壮汉，乃是“魔鬼岛八妖”，武功高强，且别走蹊径，在“南海门”下，除了“南海少君”、“南海龙女”以尽“海外三煞”几个绝世高手之外，他们八人的武功都可列入第一流，轻身功夫更有独到造诣，今见少年展白起步在后，却能超在他们八人的前面，不由同时一愕！

“魔鬼岛八妖”心知遇到强敌，不施杀手，恐怕难以脱身，互相一打眼色，四妖后退，双臂一阵划动，施出“魔鬼岛”的鬼魅绝学“魅魑掌”来！

只见四股螺旋形的气流，半空汇合，急速旋转着向展白面门卷来！

展白突感头昏目眩，见那飞转的螺旋形气流之中，竟隐然现出一个魔鬼的巨头来，披散满头长发，龇牙咧嘴，眼如铜两只鬼爪，狰狞恐怖已极，猛向自己面门抓到，不由大吃一惊！

这是“魅魑掌”最厉害的地方，由四妖合手施展出来，气流打旋，形成幻象，使对方疑惧失神之中，受伤于无形，可以说是厉害无比！

展白虽然连经恶战，会过不少武林高手，但从未见过如此怪现象，以为对方会施邪法，惊怖之中，猛然挥出一掌，直向那魔鬼的巨头击出！

“天佛降魔掌”立显无比威力，只见劲流山涌，“轰隆！”一声巨震，犹如晴天起了一个霹雳，那魔鬼巨头的幻象立刻消失，四妖被震得一路踉跄，四散退出一丈开外，双眼瞳孔涨大，身形摇摇欲倒！

展白一掌奏功，神威大震，双脚一踉，身形凌空而起，直窜有五六丈高，倏然打腰屈腿，头上脚下飞跃斜掠，半空中一招“佛祖阵座”，双掌挟风迅雷之势，猛向另外四妖当头劈下！

另外四妖见展白一个二十岁年纪的少年，武功竟大得出奇，只一掌就把自己四位兄弟震伤，接着只见展白凌空向他四人扑来，招式更威猛，四妖同时吃惊，不敢硬接，施出“鬼飘风”身法，“滋溜！滋溜！滋溜！……”数声微响，恍如鬼魅，四散跃出一丈开外！

但展白听茹老镖头说不要放贼子跑了，已经下决心要把几人搁下，招式施出，见四妖倏然逸出招外，当即双臂一划，身形竟如一只大鹰一般，横空翱翔，半空中施出“天佛降魔掌”绝学中一掌“佛光普照”来！

只见展白如大鸟横空，身形凌空飞转，似影随形，每至一妖上空即发出一掌！只听“嘭！嘭！嘭！……”巨响接连响起！

一响是展白施出的一掌，一掌打翻一妖，只见掌风呼呼，漫空而下，“嘭嘭”巨响，飞沙扬尘，就在那尘飞沙扬的掌风之中，八妖次第翻滚跌爬，惨呼厉吼，闹成一团！

“燕京镖局”众镖师深受八妖荼毒，见状不由个个欣然色喜，竟齐声欢呼起来！……

茹老镖头不住地头点赞叹，如不是自己亲眼目睹，真不相信世上竟有如许高强武功！

更不知展白小小年纪，只不到一年未见，这一身绝艺是何处学来？

就连深知展白底细的柳翠翠，见展白能御空飞行，连环出招，也不由暗暗纳闷，不知道白哥哥早有绝学在身深藏不露，还是另有奇遇？竟具有这样骇世惊俗的绝高身手！

因为这“天佛降魔掌”法，是她指点展白练成的，“佛光普照”招式，固然也是凌空下击，但却不是这种凌空翱翔、连环出手的章法！

事实上，展白是触类旁通，自行体会，对敌之际随机应变，临时想出来的，甚至连他自己也没想到，身形凌空连环出招，竟能维持不坠！

他几次见“铁翼飞鹏”巴天赫对敌过招，铁翼猛挥，凌空而起，半空中双臂划动，屈腿连弹，纵横如意，招式威猛，现在他以双臂代翼，凌空而起，一阵划动，竟然虚空横飞，双腿一弹，竟能转折如意，又借着掌力下劈的反震之力，使他能在空中维持不坠，因此，他竟学起“铁翼飞鹏”来，人如大鸟，在半空中向“魔鬼岛八妖”接连攻击！

当然，这也是由于展白内功真力已有了相当高的火候能够捉住一口真气，所以才能凌空不坠，若是内功火候不到是学不来的。

不过，他初次施展，掌力无形中打了折扣，若不然以“天佛降魔掌”亘古绝学，连番打在八妖身上，八妖早就没命了！

饶是这样，把八妖也打得晕头转向，满地跌滚，狼狈万状！

那四个蒙面少女“桃花四仙”，也是“南海门”中的一流高手，见此光景，不由一个个吃惊得粉面失色！

“桃花四仙”惊愕之中，见“魔鬼岛八妖”狼狈之状，只有挨打的份儿，已无还手之力，猛然憬悟，若这样长久下去，八妖早晚会被打死，假如八妖一死，她们四人也难以逃脱，于是互打招呼，探手革囊，各取出一把“桃花毒瘴”来，迎空向展白打去！

只见四蓬桃红色的细雾，半空汇聚，犹如一朵粉红色的绛云，猛向展白当头罩来！

展白突嗅到一股异香……

柳翠翠在一旁急呼道：“白哥哥，快躲！那是‘桃花毒瘴’！”

急呼声中，翠翠衣袖一扬，施出一手“香袖飘风”，狂飙疾卷，把那奔向展白的一团粉红色烟雾，直吹数丈开外！

展白听到翠翠急呼示警，及时闭住呼吸，斜身飞掠落下地面！

幸亏发觉尚早，若不然展白已被那粉红色的“桃花毒瘴”所伤！

再看被翠翠“香袖飘风”吹出数丈的那团“桃花毒瘴”已飘散了开来，随风飘荡，竟广罩十数丈外方圆地面！

犹如在众人眼前，洒下了一层粉红色的浓雾！

那粉红色的浓雾，缓缓转散，所过之处，居然使欣欣向荣的草地变枯，苍翠碧绿的树木落叶！

有几个镖师躲闪略慢，被粉红色浓雾过身，竟然周尖号着倒地死去！

好厉害的“桃花毒瘴”！

众人不由咋舌！

足有一顿饭的功夫，那粉红浓雾，才渐渐消散！

待那粉红色的浓雾渐渐消失，再看“魔鬼岛八妖”、“桃花四仙”及被展白掌伤的“佛印法师”，早已逃之夭夭，不知去向了！

茹老镖头跌足长叹，众镖师愁眉苦脸，两位镖头“胖灵官”与“石猴”，更是急得哀哀痛哭起来了！

展白知道众人是为被劫走的镖车焦急，但也不得不见故旧，随向茹老镖头施了一礼，道：“老哥哥，一向可好，展白因连遭意外，久未拜候，尚请老哥哥原谅！”

茹老镖头突然见到展白，又见展白学到了惊人的武功，老怀也颇感欣慰，但此时他却却没有心情为展白高兴，连故友乍见的亲热劲也提不起来，只不住地摇头长叹！

展白道：“老哥哥亲自出马，不知保的是什么贵重之物？”

茹老镖头又长叹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展贤弟，实不相瞒，这趟镖乃是济南府一百零八县的全部饷银，共是黄金三十万两，如若失了，老哥哥就是倾家荡产也赔不起！”

展白一听，也暗暗为之心急。……

翠翠在一旁笑道：“丢了哪里找，光是焦急有什么用！”

展白一拍手，道：“对！贼人在此劫镖，想必巢穴也离此不远，我们帮忙老哥哥把饷银找回就是了！”

茹老镖头已见识过展白与翠翠的武功，知道有了二人帮忙，不难把饷银找回来，立刻转忧为喜，道：“能有二位帮忙，老夫感激不尽了！”

展白道：“老哥哥，哪里话来？想当初展白落魄江湖多亏老哥哥帮忙，现在老哥哥有事，展白理应效力！”

茹老镖头摇头道，“贤弟帮忙，老哥哥当然没话说，可是，这位——”

说着向柳翠翠一拱手，道：“兄台，老夫与之素昧平生，由其义伸援手，老夫当然要感激不尽了！”

展白望了翠翠一眼，道：“这位也不是外人，她是……”

展白本想向茹老镖头引见翠翠，但话到唇边，想到翠翠带了面具，不好暴露身份，故而又临时收嘴未说出来。

翠翠却接口笑道：“我是鬼面人，以后请老镖师多指教！”

茹老镖头何等阅历，从翠翠说话与走路、身材等各方面情状，早已看出翠翠的青脸红发是化装，但也不说破，随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久仰！久仰！”

事实上，在当今武林，谁也没听说过有“鬼面人”这么一号。

展白见翠翠如此说，就更不好为其吐实，随转变话锋道：“日久生变，我们不宜延搁，还是早些查访贼人下落，早日追回镖银，方为上策！”

茹老镖头当然是求之不得，大家聚在一起，互相讨论了一番，翠翠似是胸有成竹，告诉大家只要寻着镖车的轨迹，按因素骥。一定可以找到贼人老巢！

众人齐赞高明，随我到镖车的轨迹去向，一路追寻下去！

那镖车轨迹，一路驰向济南，但临到城内时，镖车轨迹拐了弯，到天黑时，来到一座高大府第之前！

一片高大楼房，连地而起，占地怕不有百顷之多，那林立的高楼飞檐耸牙，在满天霞影里显出一番雄伟气象！

那高楼四周有一道高墙围绕，墙高有两丈，门前箭垛，不亚如一座小城，墙外还有一道护墙河，看起来沟深城固，而且门楼箭垛上刁斗森严，人影闪动，看样子警卫也颇严密！

那镖车的轨迹，却直驰向楼房之内，但此时护城河的吊桥已经悬起，那道护城河，足有十数丈宽，而且高墙上那么多明卡暗桩，看样子要想进去，真比登天还难！

茹老镖头一怔，道：“这不是‘摘星手’慕容涵的‘豹突山庄’吗？难道名列‘武林四大公子’之一的‘凌风公子’，会与‘南海门’沆瀣一气，抢劫老夫的镖车吗？”

展白一听茹老镖头认出这片楼房便是“豹突山庄”，不由一愕，仔细辨认，果然似曾相识！

一幕幕往事蓦然兜上心来！

展白感慨万千，一时怔了……

茹老镖头却气呼呼地道：“刘三！拿拜帖来！”

“快马”刘三应声上前，唱了个大诺，立刻从背囊中，取出一封大红拜帖，双手奉上！

翠翠在一旁笑道：“老镖头，你拿拜帖干什么？”

茹老镖头道：“老夫与慕容涵有一面之识，没想到他竟派人劫夺老夫的镖车，现在老夫按武林规矩拜庄，看他有何话说？”

说罢气咻咻地对身边一个叫做“多臂熊”魏天成的镖师说道：“魏老师，你辛苦一趟，面见慕容涵，说老夫‘铁掌震河朔’，亲自拜庄！”

“多臂熊”魏天成接过拜帖，大踏步地向庄前走去！

翠翠在一旁道：“我看免了罢！慕容涵不一定做得了主！而且他也不会接见你！”

茹老镖头道：“武林规矩！老夫想他慕容涵再狂，也不会不遵！魏老师！

你去吧！”

翠翠只倩然一笑，不再言语。

“多臂熊”魏天成却大步走至桥边，扬声叫道：“‘豹突山庄’守门人听着！今有‘燕京镖局’‘铁掌震河朔’茹老镖头，亲自拜庄！”

“多臂熊”人高声大，气贯丹田，放开喉咙这一喊，声震四野，怕不传出有数里之遥！

但墙跺上却阒然无声！

“多臂熊”又连叫了数声，仍然无人回答，而且连墙跺上闪显的人影也隐蔽了身形，寂静无声，有如一死城！

“多臂熊”火上来，从怀内掏出一枚“月芽镖”来，抖手向悬吊桥的绳索上打去！

“哗啦啦！”辘辘运响，悬挂吊桥的绳索竟被“多臂熊”一镖打断，一座民达十余丈的吊桥，竟轰然掉下来！

“多臂熊”真不愧是一条硬汉，竟手举大红拜帖，昂然跨上吊桥！

墙跺上依然没有响动，“多臂熊”跨开大步直走至桥中间，墙跺上还是寂静无声！

显然这是不祥之兆！

展白也不禁为这场面唤回心神，看“多臂熊”这种为总镖头一句话就去卖命的豪举，不由大为感动！

这固然是由于茹老镖头素得人心，但也得遇着像“多臂熊”

这般血性的汉子，为了达成使命，真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！

眼看“多臂熊”手中捧大红拜帖，已走过吊桥，将至庄门了。

突然墙跺上一阵狼响，横空射下一排硬弩来！

“多臂熊”大吼一声，双掌翻飞，立刻把一排硬弩震飞！

但墙跺上乱箭，如飞蝗似的续射下来！

“多臂熊”手忙脚乱，立刻陷于危境！<

茹老镖头、展白、翠翠，以及众镖师见状，一齐飞身掠至城边！

但“多臂熊”由于手执大红拜帖，出掌不便，身上已被射中十余箭！

茹老镖头急窜上前，一边举掌拨打乱箭，一边把“多臂熊”拖至河边避箭之处，急道：“兄弟！苦了你了！”

“多臂熊”生命垂危，仍强打精神把拜帖交还茹老镖头，有气无力地说道：“小弟有辱使命！老哥哥！这拜帖交还你，请老哥哥另选能……人……”

说着嘴内涌出一般鲜血，头一歪，人已死去！

这“多臂熊”乃是打暗器的名家，所以才在江湖上争了这么个绰号，没想到他竟死在乱箭之下！

茹老英雄滴下两滴老泪来，默祷道：“魏兄弟！你安息吧！老哥哥一定要为你报仇！”

说罢放下“多臂熊”的尸体，窜上河岸，飞身掠上高墙！墙跺后埋伏的箭手，已被众镖师及展白等人扫清，墙上墙下，到处是死尸，而众人已经冲向庄内去了！

茹老镖头虽然丢了极重要的镖，关系一世英名与身家性命，而且又死伤了不少镖师伙计，满胸气愤，但内心里还不想多造杀孽，因为他与“摘星手”慕容涵至少还有点交情，他见墙上墙下杀戮之惨，恐怕手下镖师及展白等这般年轻人闯下大祸，把局面闹得不可收拾，于是立刻紧追进庄！

此时黑夜降临，偌大一座“豹突山庄”竟灯火全无，黑沉沉一幢幢的高楼大厦，充满了神秘恐怖之感！

茹老镖头风驰电掣，窜房越脊，向庄内紧赶，屋角树丛等暗影之处，不时有暗卡向茹老镖头突袭！

茹老镖头且战且走，且尽量避免杀人，只向有杀声传来的方向跑去！

一连闯过三座院落，依然不见一个人影！

不但“豹突山庄”方面的人不见露面，即自己带来的二三十名镖师，以及展白翠翠等人，也一个都未看见！

茹老镖头心中犯疑，一边跑一边暗自恬掇道：“莫非自己的人都被擒了？”

“展白与‘鬼面人’武功高强，莫非也同时遭了毒手？”

“‘豹突山庄’除了庄主‘摘星手’慕容涵与自己曾有过从之外，其他还有不少认识的人，怎么一个熟人都看不见？”

茹老镖头心思电转，又越过两座院落，来到一座类似花园的庭院之中！

只见花木扶疏，曲栏幽径，显出主人家的富贵豪华，但依然不见一线灯光，一个人影！

侧耳细听，连遥遥传来的杀声都听不到了！

也再没有遇到暗影的偷袭！

整个庭院静谧如死城，竟隐隐充满了恐怖的气氛！

茹老镖头骇然止步，只见楼尖天际一钩冷月，满天繁星似乎鬼眼睛，荷花池边上栽植的一行倒垂杨柳，在夜色中愕愕犹如鬼魅，幢幢高楼，灯光全无，那一个个黑洞的楼窗，竟如恶魔张开巨口，欲攫人而食的样子！

这出人意外的寂静，竟使走南闯北经验无比丰富的茹老镖头，吃惊得周身汗毛皆炸！

因为这寂静的气氛太反常，太出人意料了！

茹老镖头惊骇之中，突然灵机一动：既是不见人出不打个招呼，再看看动静？

想至此处，干咳了一声，开口叫道：“呔……”

谁知他这一“呔”，水塘假山，四厢楼房，处处回声，竟一连串发出“呔！呔！呔！……”的喝声，由高而低，连续不断，接连“呔”了数十声，才渐渐隐息！“戛！戛！戛！……”

只惊起了水滨一只飞鸟，震翅飞向夜空，倒把茹老镖头吓出一身冷汗来！

过了一会，见四周仍无动静，茹老镖头惊魂稍定，才待继续发言喝问，突听“呀”的一声，向月的一扇楼窗突然开了！

接着又听到一声幽幽的长叹！

这叹息声仿佛是坟墓中的幽魂所发出的，那样深沉，幽长凄凉而悲伤，简直使人不忍卒闻。

茹老镖头惊极回顾，只见迎着惨淡的月光，楼窗开处显现了一个长发掩面、面白如纸的女人头脸来！

茹老镖头机伶伶地打几个冷战，脊梁背里直冒冷气，心说：“今夜可真是遇到鬼了！……”

因为那女人的脸，惨白如纸，长发半掩，只露出呆滞的双眼来，真如传说中的女鬼，一般无二！

但茹老镖头到底是常走江湖的人，虽然害怕，还不致惊惶失措，只怔怔

地望着那女人发愕！

那楼窗用鸭卵粗的铁栏封住，那女鬼可能是隔着铁栏把窗推开，此时她双手握住铁栏，连那惨白的脸儿也紧贴在冰冷的铁栏上，窗外站着一个大活人，她却犹如未见，只双眼遥望着天际一钩冷月，口中幽幽地吟道：

“长相思，摧心肝……

摧窗望月空

孤灯不明恩欲绝……

忆君迢迢隔青天……

天长路远魂飞苦……

梦魂不到关山难……

夜风凄凄夜色寒……

月明如素愁不眠……

终日思君不见君……

愿随春风飞君前……

昔时横波目……

今作流泪泉……

不信妾肠断……

归来看取明镜前……”

她把李白的两首“长相思”颠倒篡改，混合在一起随口吟来，使人听了柔肠百转，不忍卒闻！

茹老镖头至此才算明白，这女人并不是鬼，至于是一个被负心郎抛弃的痴情少女？还是一个死去丈夫年轻守寡少妇？可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看这女人的痴情，真可说是“寸寸相思寸寸灰”了！

茹老镖头壮了壮胆子，干咳了一声，问道：“哎！姑娘！你是庄上的什么人？”

谁知那女人连看都不看他一眼，仍然望着天边残月，喃喃低诉道：“白哥哥！你在哪里，你可知道红妹妹想得你这样苦吗？……”

“白哥哥？”“红妹妹？”茹老镖头蒙了一头雾水，谁又是“白哥哥？”但却可断定，这少女的闺名一定是叫什么“红”了！

又听那少女幽幽地说道：“唉！白哥哥！你去了已经九天了，再有六十六无，就整整满了一年，这一年来，小妹的眼泪也流干了！……白哥哥……你为什么还不回来？”

说着，她双眼又流下了两行情泪来。

茹老镖头一听，这少女把情郎去的日子，记得清清楚楚！……

正在此时，突听一声冷哼，来自身后不远！

茹老镖头吃一惊，想不到有人来到自己身后还未发觉！那么，来人的轻身功夫，必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！

茹老镖头惊怖之中，倏然回身，双掌护胸，掌目一看，在身后不及三丈之外，并排站定三个老者！

只见当中一个，年约五旬，面白无须，方面阔口，身穿锦绣，俨然富绅打扮，左手握着一支净光闪亮的烂银箫！

右边一个秃顶无毛的老者，左臂齐肩断去，只有一只右手，高举过肩，手上托着一个钟形铜铃，年纪已至六旬开外！

左边一个，也是六旬上下，身上只有一条腿，奇怪的是，他单腿站立，

既不用拐也不用杖，真不知他是怎么行路法？却是徒手，未拿兵器。

这三人之中，茹老镖头倒认识两个，那独臂老者正是“追魂铃”司马敬，那单腿老头正是“独脚飞魔”李举，这二人合称“塞外双残”，是西北绿林道上有名的两大魔头！

昔年茹老镖头在西北走镖，曾与二人有过一面之识，因二人形象特殊，故而印象深刻，至今不忘。

至于那中年富绅，茹老镖头虽未与其会过面，但看他那穿着打扮，以及手中拿的那支烂银箫，茹老镖头立刻付出，那必是以“音魔箫法”享誉武林的“银箫夺魂”章士朋无疑了。

因这三人在“豹突山庄”，名列十大高手，天下闻名老镖头一看便能认出。

茹老镖头见他三人站立在自己面前，面目阴森，一言不发，隐然含有敌意，随一抱拳，道：“原来是司马兄、李兄！想必这位就是以箫法闻名天下的‘银箫夺魂’章士朋章兄了！”

“银箫夺魂”章士朋嘿然一阵冷笑，道：“‘燕京镖局’的总镖头、‘铁掌震何朔’茹兄，果然名不虚传，一见面就认出老朽等人来了！”

茹老镖头也哈哈一笑道：“慕容府十大高手，天下闻名，老夫怎会不识？……”

“慕容府？”“银箫夺魂”章士朋打断茹老镖头的话，仰天长笑道：“慕容府已经在江湖除名了，如今此庄是‘南海门’济南分堂，老匹夫休要信口滥言！”

茹老镖头闻言一怔，真不相信此话是出自“豹突山庄”十大高手之口，怔了一会疑问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

“追魂铃”司马敬道：“老鬼！你以为章兄还会跟你说谎吗？”

茹老镖头更见起疑，道：“那么，慕容庄主‘摘星手’……”

“独脚飞魔”李举阴恻恻地道：“事不关己，你茹老儿何必多问！”

茹老镖头见三人异口同声，至此不得不相信了，但还觉得很多事情，使人无法理解。譬如他们三人乃是“慕容府”十大高手，如今“慕容府”易主，他们三人怎么如此洋洋自得？莫非他们三人已背叛慕容涵，投靠“南海门”下了？江湖人心如此虚诈，真使人齿冷。想至此处，又道：“那么，三位仁兄也投靠……加盟‘南海门’了？”

“投靠”两个字太刺耳，茹老镖头说出口来，临时又改为“加盟”二字。但话出如风，一出口便无法收回了，果然，听“银箫夺魂”章士朋、“追魂铃”司马敬、“独脚飞魔”李举，同时脸色一寒，由章士朋当先开口道：“茹老儿你知道就好了，如今‘南海门’应时而兴，不久将领袖中原，你茹老儿想加盟还想不到呢！”

茹老镖头虽然修养极好，但被三人一口一个老儿，也叫得暗暗发火，尤其见三人恬颜无耻，中途变节，还大言不惭，也不由脸色一变，怒道：“老夫还不想高攀，但你们三人背信慕容庄主，难道不怕传出江湖被人耻笑吗？”

“追魂铃”司马敬仰天大笑，道：“今夜你茹老儿还想生离此庄吗？”说完兀自哈哈大笑不止！

茹老镖头见“追魂铃”狂傲逼人，不由冲然大怒，道：“就算老夫横尸当场，你们三人也无法一手掩盖天下人的耳目！”

“独脚飞魔”李举道：“为了叫你老儿死得瞑目，如今实话告诉你吧！”

慕容涵十数年前结伙暗杀结义盟兄‘霹雳剑’展云天，已失掉武林盟主的资格，‘南海门’揭穿这段公案替天行道，已代之而起，三年之内，领袖中原武林，并公开《武学真经》，由武林人士公开研习，三年举行‘英雄大会’，在西岳华山，以公平比武争夺武林盟主宝座，人人有份——那时天下武林一统……”

说至此处，又哈哈大笑了两声，道：“可惜你茹老儿，是无此福缘了！”

“追魂铃”司马敬接口道：“因为今夜就是你茹老儿的寿终正寝

#### 第四十四章 地室行刑

司马敬说罢，双腿一弹，电射而起，半空中独臂一抡，“追魂铃”晃起一团黄色光影，挟着“铃！铃！”震耳金音，猛向茹老镖头迎面罩来！

茹老镖头估不到这曾与自己有一面之识的司马敬竟然说动手就动，心神一惊，见“追魂铃”铃音震耳，褫魂夺魄，一团黄色光圈，挟着刺骨冷风罩向面门，深知厉害，不敢硬接，晃肩挫步，飘身一丈开外，同时以成名多年的铁掌，“周处斩蛟”，反臂向“追魂铃”拦腰劈出！

掌风狂啸，席卷而至，“追魂铃”司马敬大喝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

半空中折腰急降，单足一点地面，身形贴地滑出数尺，“追魂铃”演“震铃惊龙”绝招，猛打茹老镖头前胸！

司马敬不愧为十大高手之一，身法快，招式奇，真可使人叹为观止！

茹老镖头微微一惊，立刻把一双铁掌，施了个风雨不透，与“追魂铃”司马敬打在一起！

只见掌风锐啸，铃音震耳，二人俱是快攻快打，晃眼打了十数个照面！

竟是半斤八两，一时之间，难分胜负！

“银箫夺魂”章士朋在一边看得直皱眉！

因为他们还有要事急待办理，不耐久战。“独脚飞魔”李举见盟弟久战不下，当即厉啸一声，独脚一跺，身形凌空而起，半空出招，与“追魂铃”司马敬双战茹老镖头！

茹老镖头独战“追魂铃”，勉强打了平手，如今“独脚飞魔”加入，立感压力加重，但仍凭着一双铁掌，奋力苦战！

“银箫夺魂”心中焦急，见“塞外双残”二人合手，一时之间，仍不能取胜，双眉一皱，把烂银箫凑在嘴边！

“鸣律！鸣律！”吹了起来！

其音清越，其律悲凉！

隐含有“美人迟暮，英雄穷途”之感！

动着手的茹老镖头立刻心神一震，深感穷途末路，英雄老去，争强斗胜之心全失，手脚为之一慢！

司马敬见状，抓住机会，“褫魂夺魄”，“追魂铃”幻起五尺方圆的—个黄色光圈，铃音锐啸，猛砸茹老镖头面门！

茹老镖头神情恍惚之中，突感凉风压面，定神—看，黄色光影已近面门，骇极之中，施出“铁板桥”功夫，身形往后—挺，仰面朝天，倒纵出去！

茹老镖头急中生智，这一招本可躲过迎面下砸的“追魂铃”，但旁边还有个“独脚飞魔”，见茹老镖头身后续仰，向后纵去，前胸门户洞开，飞起独脚，猛向茹老镖头前心踩去！

这一脚，“独脚飞魔”用了十成功力，加上全身重量，怕不有千钧之重，真要踏实，可以把茹老镖头胸骨踩碎！

茹老镖头身后续仰，再想换式已不可能，万般无奈，“巧燕翻云”，向—侧滚出！

“独脚飞魔”大喝—声：“着！”

单脚—挑，足正踢在茹老镖头肋下“软麻穴”上，“吭”了—声，—路翻滚，被“独脚飞魔”—脚踢出—丈开外！

所幸未踢中要害，但茹老镖头已昏迷过去！

“银箫夺魂”收住箫声，司马敬赶上前去把茹老镖头提了过来，同时又在茹老镖头“昏睡穴”拍了一掌，此时茹老镖头连昏带睡，真正是不省人事了。

“追魂铃”司马敬向“银箫夺魂”一笑，道：“这老儿真扎手，若不是章兄的箫法奏功，说不定还要多费一番手脚呢！”

“银箫夺魂”道：“不要多说了！快走吧！少君可能已等急了……”

突听楼窗传来幽幽的声调，道：“以多为胜，算得什么英雄？‘豹突山庄’的人都叫你们丢光了！”

“独脚飞魔”转脸望了望，楼窗前那长发掩面的少女，回头对“银箫夺魂”道：“我们倒忘了，此处还有慕容府的一条根，不如一齐干掉，给他来个斩草除根……”

“独脚飞魔”说此话时，声音很低，但不知那长发掩面的少女如何听到，只听她接口道：“你们要想杀我灭口吗？那就快点动手！不然，待我白哥哥著是来了，你们一个也活不了！”

司马敬大怒，迈步向那窗走会，同时怒喝道：“我就先把你这疯丫头毙了再说！……”

“银箫夺魂”把“追魂铃”叫住，道：“她一个疯女，谅也不会成多大气候，司马兄，不必为此耽误时间了，快回去向少君覆命！”

三人说着，由司马敬单臂提起昏迷不省的茹老镖头，向前院议事厅走去。

议事厅仍然一片漆黑，进到大厅之中，靠壁一条长桌，桌上摆着书籍古玩，但在桌下却有一个暗门，三人走至桌前，“银箫夺魂”章士朋，以手中烂银箫向桌下暗钮一点，呀然转开一三人鱼贯而入，走过一条长长甬路，只见壁上数十支火油大烛，照得满室雪亮，却是一间非常宽广的地下暗室！

室中央摆着一只长案，案后数十张金交椅，当中椅上坐的，正是那白衣银扇儒生！

白衣银扇书生左首是一个身穿金光闪闪、镶嵌有片片鱼鳞片的羽衣、生得非常俏丽的少女！

这少女衣饰别致，除了那金光闪闪的鱼鳞珠片羽衣，一支凤头钗，那凤凰似是真珠串成，颤微微滴珠垂翠，随着俏丽少女左右顾盼，而悠悠晃动，看起来韵致宛然，别有一番韵味！

这身打扮，在中原妇女身上从未见过！

真宛如九天玄女下凡，又似龙官玉女临尘！

这少女美是够美，但细眉入鬓，凤目含威，俏丽之中竟流露着无比的煞气！

这白衣银扇书生与金衣凤钗少女高踞首位，两旁坐着不少劲装疾服的武林豪客！

在密松林劫镖的“魔鬼岛八妖”、“桃花四仙”也赫然在座！

“佛印法师”伤势似已痊愈，与白发婆婆及长髯老人坐在一处，这三人形影不离，正是威名显赫的“海外三煞”！

此外，慕容府十大高手，倒有七八位与八妖四仙等人坐在一起！

但本庄的主人，“摘星手”慕容涵，以及其妻子、儿女，也就是那救过展白的中年贵妇、冷傲无情的“凌风公子”，以及展婉儿，均被捆绑在暗室中央的巨柱上！

热血侠肠的乱发怪人雷大叔，赫然也与慕容家的人绑在一起！

还有，“燕京镖局”的一干镖师，约有四五十人均被脚，丢在案前！

这显然是“豹突山庄”已经易主，“南海门”鹊巢鸠占，而原来的主人、慕容涵一家却已作了阶下之囚！

慕容府十大高手，以及三千食客，大多数叛主降敌，只有少数忠贞之士，如雷大叔等人，却已同时被擒！

真是“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”，江湖上争雄称霸，波谲云诡，令人难以预测！

“银箫夺魂”章士朋，“追魂铃”司马敬，“独脚飞魔”李举，把茹老镖头丢在阶前，向白衣银扇书生一拱手，道：“幸不辱命，‘铁掌震河朔’茹国雄已经拿到！”

白衣银扇书生回头向金衣凤钗的少女笑道：“师妹，可以发落了吧？”

那金衣凤钗少女，风目陡睁，眼中精光慑人，左右扫射了一遍，眼光所及之处，竟使在座的群雄，个个心中寒颤，慌忙低下头去！

只见那金衣凤钗少女倩丽无比的脸上，浮起一种令人望了心胆皆寒的煞气，以冰冷的如同从北极冰原里吹来的寒风一般冰冷的语调，说道：“还有一男一女为什么没有擒到？”

“海外三煞”慌忙站起，诚惶诚恐地说道：“启禀公主，那少年展白与‘鬼面娇娃’，不在本庄之中，容以后慢慢查访好了！”

金衣凤钗少女，面有不愉之色，还要发作……

白衣银扇儒生接口道：“想他们两个乃是局外之人，现在先不管他们了，还是先……”

金衣凤钗少女面色一沉，道：“你竟敢帮着外人说话了！”

白衣银扇书生似是极为惧怕这倩丽少女，连忙赔笑道：“师妹，言重了！师兄怎会帮着外人说话？”

金衣凤钗少女连声冷笑，道：“你心里想什么，难道我还不知道吗？”

白衣银扇书生连声苦笑，只把银扇在掌心连敲，却再也答不出话来……

金衣凤钗少女白了银扇书生一眼，陡然玉掌轻击，“拍！拍！”两声脆响，叱道：“开香堂！”

立刻桌后布幔之中，走出十二个短发垂髻、手捧香炉的白衣童子，鱼贯走至桌前，两旁雁翅排开！

十二只香炉内檀香高烧，烟雾袅袅，立刻弥漫了全室，室中之人，鼻孔中都嗅到了一股淡淡的幽香！

奇事发生了，众人一嗅到这淡淡幽香，清醒的人感到一阵迷惘，眼中所见都是庄严神圣之像，心中所想只有崇拜与服从，连一点反抗的意念都兴不起了！

而昏迷的人，受伤昏迷与被点中穴道昏迷的人，反而清醒了！

所谓清醒，不过恢复了知觉，视觉、听觉……心中的灵智却一样陷入了迷惘之中！

此时连茹老镖头也清醒（恢复知觉）了过来，张眼一看眼前奇异的景状，不由当场怔了！

就在众人神思恍惚、心灵迷惘之时，又在布幔后边走出数十蒙面大汉，在这些神秘蒙面大汉往返晃动、搬桌拉椅之间，整座地下密室，又换了一副景象！

只见当中悬挂了一幅长可及丈的条幅，这条幅上非字非画，却是一个芒

头赤足的全身人像！

这画中人像，奇古突兀，塌额秃顶，压耳毫毛，鼻孔翻天，方额阔口，在脑门正中有一条裂缝，仿佛头顶主了一两般，其貌有如伏羲，绝不类现代生人！

横额写了八个大字：“开山鼻祖，南海一君！”

像前置了一个高有三尺、大有十围的巨大铜鼎，铜鼎之中不知所燃何香，一线白烟笔直地冲向屋顶，丝毫不倚。有如一道喷泉，被屋顶一阻，又以浓云狂卷之势向四壁倒垂下来！

使整个室中，充满了烟岚瘴气，使人仿佛有置身于洪荒大野，或云外奇峰之感！

铜鼎之前，地下又平放了一块四尺见方的厚木板，木板上刀痕宛然，直掇掇地插着五柄明晃晃的鬼头刀！

这五柄鬼头刀，铮明瓦亮，比一般江湖人物所使用者略短，长不到三尺。但刀柄上五个铁铸的魔头，都涂得五颜六色，青绿鬼脸，赤发獠牙，狰狞可怖！

此时白衣银扇书生及金衣凤钗少女已分坐铜鼎两旁，原先慕容府的门客以及“南海门”的属下高手挨肩列坐两边，十二个白衣童子，都站在众人座位之后，把手中香炉高举过顶，任那袅袅清香与铜鼎的烟岚，混合一起，氤氲如雾！使整座地下暗室平增神秘之感！

暗室中央，有四根撑梁的巨柱，每根巨柱上绑了一人，“摘星手”慕容涵、慕容涵之妻中年贵妇、“凌风公子”、展婉儿，四根巨柱正好绑了慕容家四个人！

其余的慕容府上忠心食客，雷大叔以及燕京镖局的镖师、茹老镖头等，则分别反缚双手，散置地上！

这场面，这气氛，有使人透不出气来的恐怖！

这分明是江湖黑道上令人胆裂的“刑堂”气派！

一切布置，均在数十蒙面大汉熟练手法下完成，前后不到顿饭时间，万事均已就绪，金衣凤钗俏丽少女一摆头，就盼生姿、风情万种之中，透出了令人胆寒彻骨的杀气！

在她摆头的当儿，那些黑衣蒙面大汉恭施一礼，一齐弯腰退下，又退回布幔之内。

猛然“当”的一棒锣响，悚然震鸣，寂然无声之中，这突然的锣声，震得众人心胆皆颤！

只听那金衣凤钗少女，用一种仿佛来自古墓幽魂口中的阴沉声调道：“‘南海门’此次君临中原，为的消除中原武林败类，重整中原武林清规，凡是巨恶大奸，以前作过瞒心昧己的罪行之人，都在清除之列！”

众人鸦雀无声，室中空气均为之一窒！

金衣凤钗少女凤目开合之间，精光慑人，她那一身镶嵌鱼鳞珠片的金衣，在数十支烛光照映之下，更是闪闪放光，她周身都散发着一股震慑人心的力量，以致无人敢正眼相视她一眼！

她见众人无人发声，铁手一指“摘星手”道：“慕容涵是当年‘江南七侠’之一，为贪图富贵，暗算杀害结义盟兄‘霹雳剑’展云天，该不该死？”

众人口不由己，同声喊道：“该死！”

“杀！”

被反缚的茹老镖头暗吃一惊，因为他发觉自己口中，竟也喊出一个“杀”字！

他心中并无此念，但口中竟不由自主地喊了出来，这岂不是咄咄怪事？  
金衣凤钗少女纤手轻指，说了声：“行刑！”

布幔启处，五个蛮壮如牛的赤膊大汉，猛然冲出，每人在厚木板上拔下一柄明晃晃的鬼头刀，跨步翻身，鬼头刀打闪，只听“嗖嗖”连响，刀崩血现，“摘星手”慕存涵，一代枭雄，双臂双腿，一颗头，已经跟躯体分了家！  
这正是江湖黑道上“五刀分尸”酷刑！

那五个蛮牛似的赤膊壮汉，这拔刀杀人的动作，其快如凤，众人还未看清楚是怎么回事，他五人已五刀分尸了，抬腿搬起鞋底，各把鬼头刀的血迹在鞋底上擦了擦，同时一甩手，“哆！哆哆！……”五柄鬼头刀，依然直掇地插在木板之上！

五人如旋风似的一转，又退回布幔之中！

慕容涵被杀，慕容涵之妻已经吓昏了过去，“凌风公子”的狂傲早已丢到乌有之乡去了，此时吓得面色惨白，嘴唇索索直抖，只有婉儿，那娇小柔弱的姑娘，此时竟杏眼怒睁，破口大骂：“狗贱人！这杀父之仇，就是到了阴曹地府，姑娘也要找你索回这笔血债！……”

对婉儿的破口大骂，那金衣凤钗少女竟置若罔闻，依然以冰冷的声调，指着吓得昏死过去的中年贵妇道：“这妇人，助夫为恶，且不安妇道，该不该死！”

她明明是命令式的口吻，却向众人动问。

说也奇怪，众人仍然口不应心地哄然应道：“该死！”

“杀！……”

在这众人哄应声中，隔壁隐隐传来争辩之声！

听一娇媚的女声说道：“我说过是领你来看热闹，不叫你多管闲事！”

接着粗壮的男声说道：“这夫人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怎能袖手旁观！……”

金衣凤钗少女微微一愣，凤目陡睁，回首四顾，似已发觉有人隐身暗窥！  
白衣银扇书生也愕然变色，四下而观……

突然，“轰隆！”一声大震，砖石乱迸，尘灰飞扬，砖壁石墙忽然倒塌下来！

室中人一阵大乱，站坐在墙壁附近的人纷纷起身回避……

就在那倒塌墙壁、砖石四飞之中，猛然窜出一条人影！

那人影一晃，在室中昂然站定，竟是一个长身玉立、丰神俊朗的翩翩美少年！

这少年身穿天蚕丝织成的网袍，散发在头顶挽了一个直遥发，犹如浑金璞玉，俊美之中现出一团忠厚之气！这俊美少年正是展白！

众人一见是展白出现，不管识与不识，同时为之一震！不过都是感觉不同。

茹老镖头及燕京镖局众镖师，个个面现喜色，心知来了救星！

雷大叔满脸惊奇！因为他估不到展白有如此功力，能够把那么厚的砖墙震塌！

“凌风公子”也是满脸惊奇！不知展白怎会隐身在密室夹壁之中？

婉儿却是又惊又喜，哀声叫了声：“展哥哥！”

“海外三煞”惊诧地站了起来！白衣银扇书生面色倏变！

那金衣凤钗的俏丽少女，不知怎的，冷惨的脸上竟出一片艳容，望着展白风目放光，但已不是慑人的冷光，而是迷人的娇媚之光！

展白能叫四大豪门之女，一见倾心，自有他醉人的仪表，若不然以金衣凤钗少女的冷惨高傲，岂会一见动容！

白衣银扇书生，郎是“南海少君”，一见“南海龙女”也就是那金衣凤钗少女从未现过笑容的脸上，见到展白，脸上笑容，不由心中大妒，暗想：好事怎么全让这小子包了？立即猛叫道：“‘海外三煞’何在？叫你们捉拿的没拿到，却在这里出现了，还不上前给我拿下！”

“海外三煞”倏然变色，白发婆婆“冷艳红”猛地起身一站，厉声吼道：“好小子！姑奶奶找你没找到，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！”喝声中，身形一掠上前，猛然向展白劈出一掌！

展白挥掌一接，“嘭”的一声大震，劲风四激，暗室中数十支火油大烛摇摇欲熄！

展白渊停岳峙，站在那里纹丝未动，白发婆婆却被震得倒退了三步！

白发婆婆怪目圆睁，满头白发犹如狂云飞蓬，狠狠望着展白，她真不相信，数月之前曾伤在自己掌下的少年，竟能一掌把自己震退！

“佛印法师”在一旁道：“老太婆，小心！这小子不知吃了什么药？掌力忽然增强了！”

“海外三煞”虽然形影不离，常在一起，但平日互相笑谑惯了，正话反说，反话正说，从未规规矩矩的交谈过，“佛印法师”在密松林劫镖吃了展白的亏，这时提醒白发婆婆留神本是好意，而且话也是老实话，但白发婆婆却向相反的方面想去了，她以为“佛印法师”是嘲笑于她，随呷呷一阵干笑道：“贼秃！休长他人志气，看老娘这一掌！”

笑声中，运集了十二成真力，又猛向展白袭来！

展白见白发婆婆这一掌比刚才一掌更加猛烈，他亦十成功力，打出一记“天佛降魔掌”绝学！

两股巨大无俦的掌风劲流，猛然相撞，突听天崩地裂一声响，砖石飞扬，尘灰弥空，整座地下室都被震得倒塌

## 第四十五章 桃花女设迷魂阵

白发婆婆冷艳红被展白一掌震退了五步！

白发婆婆怪目圆睁，满头白发根根直竖，她真不相信这三个月之前伤在自己掌下的少年，掌功内力竟会突然增强！

怪啸一声，把她鬼神皆惊的“搜魂指”功运至十成，出指如戟，猛戳展白“心俞”重穴！

指风一出，锐风尖啸，声势的确骇人已极！

被绑在柱上的中年贵妇、展婉儿，以及“燕京镖局”的众镖师，担心展白安危，齐声惊呼……

展白脚踩“千幻飘香步”，人影一晃而没，白发婆婆凌厉指功落空，“兹”的一声微响，三数丈开外的坚硬石壁上竟现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洞！

可见自发婆婆的“搜魂指”实在厉害！

自发婆婆才微微一愣神，正惊奇展白是用什么身法，竟能脱出自己的指力之外？……

忽觉背后一热，似有一股火苗向自己身后烧来！

白发婆婆立感不妙，晃身急躲，但仍然是慢了一步，只感左肩头如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似的，奇痛无比，跟着那股热力向外一震，白发婆婆渗嗥一声，斜刺里踉跄十数步出去，“碰”的一声，撞在墙上！

只把白发婆婆撞得头昏眼花，双眼翻白，半天回不过一口气来！

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上的绝学果然威力无边，展白首次施展，仅只一个照面，就把雄心万丈、欲想把中原武林一拳征服的“海外三煞”中名列第二的白发婆婆打伤！

这还算是白发婆婆武功登峰造极，方能闪过后心致命要害，仅是肩头承接了展白一掌！

如若被展白一掌按在心上，就算自发婆婆内功深厚，也难逃一死！

展白初施“天佛绝学”，一掌把自发婆婆打伤，整座地下室内，不分敌我，齐声惊呼！

一半是震惊，一半是怀疑，任何人也不相信，展白竟具有如许高强的武功！

但这一掌打伤白发婆婆，却把与白发婆婆伉俪情深的长髯老人“仇如海”仇公公给气翻了天！

只见他把过腹的长髯一抖，厉啸怒吼了一声，就如一个响雷打在了暗室之中，把众人耳鼓震得疼痛如裂……

就在这怒吼如雷声中，长髯老人一只右掌真力贯注，竟猛然涨大了数倍，“呼”的一声，以疾风迅雷之势，猛向展白面门劈来！

展白见那长髯老人的手掌，竟大如车轮，掌心旋转着整个碗口大的罡风气圈，劲流激湍，声势惊人，前所未见，不由心中一懔……

不要说展白害怕，就室中所有之人，均是武林顶尖高手，见了这种空前绝后的掌功，也莫不愕然色变……

展白从未见过如此厉害的掌功，见状不敢硬接，“千幻飘香步”躲去……

耳中忽然听到一个细如蚊蚋的声音说道：“白哥哥！对敌要有自信，你不要怕，先接一掌试试，看你的‘天佛绝学’究竟有何进境？……”

展白知是翠翠在暗中提醒自己，雄心立震，不再躲闪，反臂一掌，向那

大如车轮的巨掌迎去！

展白施出的这招，是“天佛降魔掌”绝学中的一招“佛光普照”！

只见劲风山涌，随掌而出！

刚猛无伦的掌风，与长髯老人巨灵大掌的罡风劲流一接，只听“轰隆隆！”惊天动地的一声大震！

余力四激，就地卷起一阵狂飙！

满室尘沙飞扬，屋顶砖石坠落如雨！

壁摇柱动，整座地下大斤几乎被二人掌力震塌！

众人尖叫惊呼声，只见展白身上晃了几晃，仍然在原地未动！

那站在一边的“海外二煞”另一位，“佛印法师”，却觑出便宜，悄无声息地蹲下身去，猛然“呱呱”怪叫两声，双掌猛向展白后心撞来！

“佛印法师”的“蛤蟆功”乃是域外绝学，也是厉害非凡！

他觑定展白连战两大高手，真力损耗过巨之际，抽冷子打出，想一击致命，把展白毁在当场！……

婉儿从展白一出现，就全神贯注在展白身上，首见展哥哥连败两大高手，芳心中除了欢喜之外，对她心目中唯一的恋人更是崇拜万分，无亲她被牢牢地绑在厅柱上，虽然有满腹相思，却无法上前对心上人倾诉，正在低徊不已，突见“佛印法师”白，只急得尖急呼道：“展哥哥！小心暗算！”

其实，婉儿不喊叫，展白也发觉身后有人暗袭，他运集真力，蓄势待敌时，发觉自己硬拼了两大高手，内腹真气，不但不见衰竭，反而更是充溢，知道自己内功真力已达收发随心、炉火纯青之境，内心的欣慰真是无可言喻，暗想自己武功有成，名望事业，父亲的血仇，都可一一达到完满结果，意气飞扬之中，对身后暗袭之人，连看也不看，反臂一掌，直向身后撩去！

掌风劲流，随掌而出，只听“砰碰”两声巨响，一声闷哼，在身后偷袭展白的“佛印法师”，竟被展白一掌震飞二丈开外！

“海外三煞”之中，以长髯老人武功最高，白发婆婆次之，“佛印法师”是最弱的一个，想两个比他强的高手，都败在展白手下，他更不是展白的对手了！

他一副胖团团的身躯，被展白一掌震飞两丈开外，“碰”的一声，撞在墙上，只感腹内气翻血涌，双眼金星乱冒，嗓口一甜，“哇”的一声，喷出一口鲜血！

展白连败“海外三煞”，把大厅中众人，不分敌我，一齐震住！

众人大睁着双眼望着展白，再无一人敢上前……

白衣银扇的“龙神太子”，双手抓紧银扇，满脸惊慌之色，却眼珠乱转，看样子惊恐之中，还不知在打什么主意？……

“魔鬼岛八妖”更是面色惨白，想不到中原武林，还有这等武功高手……

原先是慕容府的十大高手，现已归附“南海门”的“银箫夺魂”章士朋、“追魂铃”司马敬、“独脚飞魔”李举，却一个个如木塑泥雕一般，站在那里，想是这大大出乎意料的场面，把他们震住了……

只有“桃花四仙”及那凤钗金衣的“南海龙女”，一粉面上，不但不现惊恐之情，反而现出一种喜悦的光辉！

“桃花四仙”原就是烟视媚行、妖艳无伦的四个尤物，不做态尚且风情万种，如今施出狐媚之术，更是眉眼撩人，浅笑轻颦，加上搔首弄姿，真使人有点眼花缭乱……

至于那颐指气使、不可一世的“南海龙女”，本是一个美人胎子，论美丽不下于柳翠翠，但她素常高傲惯了，而且一向在“南海门”稟拿大权，发号施令惯了，早把女性天赋的魅力，忘于九霄云外，使人见到她威风杀气的一面，甚至于不敢仰视的地步！

是以展白连伤“南海门”三大顶尖高手，她不但不怒，反而严肃的脸上现出一抹艳丽的笑容，从座位上盈盈起立，走至展白三尺之处，启齿笑道：“你是谁，敢与我‘南海门’作对？”

这话若在旁人嘴中说出，并不算什么，但在颐指气使惯了的“南海龙女”嘴中说出，已是大逾寻常的客气了，何况面对的还是连伤她门下三大高手的敌人！

但展白怎知道这些，见“南海龙女”金衣凤钗，衣著华丽如九天玄女，美得出奇的脸上，虽然浮着笑容，但却隐含慑人的杀气，不由朗然说道：“在下展白，并无心与你‘南海门’作对，但看不惯你等滥杀无辜，是以出面为武林主持一点公道！”

这话本是实话，但展白不善辞令，不会委婉言之，率直道出，显得咄咄逼人！何况面对着是势力庞大、想称霸武林的一大门派的代表人呢！

“南海龙女”对展白虽然暗生情愫，但被展白这几句话说得不由怒气陡生，冷笑道：“好大的口气！不知是凭阁下一人，还是另有人在后台撑腰，才敢如此大言不惭？”

展白也被“南海龙女”这几句激怒，因为他并不知道“南海龙女”在“南海门”中的地位，以为你不过也是一个廿岁女，竟敢如此鄙视人？不由怒道：“展白独来独往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只凭手中一支‘无情碧剑’，心中满腔热血，打尽天下不平！”

“南海龙女”见展白豪气干云，双眉一挑道：“这样说来，你是与我们‘南海门’作对定了？”

展白见这金衣凤钗少女满脸瞧不起他的神色。不屑地冷哼了一声，却一言不发，大踏步地走到绑人的柱前，为中年贵妇——也就是慕容涵的夫人松绑……

“南海龙女”从未见过如此狂傲的青年，胆敢在她面前如此放肆，竟连理也不屑理她，即去解放犯人，当即怒叱一声道：“且住！”

叱声中，人也闪电似地欺至展白面前，面孔一沉，又叱道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

“救人！”

展白嘴中如此说着，却连头也未抬，仍然去为慕容夫人松绑……

“南海龙女”怒极，才要出手阻止……“桃花四仙”中的二姐“芙蓉妃子”水玉娇柳腰一摆，起莲花步，飘前两尺，娇声说道：“宫主！您是千金之体，拿这么一个小子，何用您亲自出手，让我们四妹妹把他拿下！”

说罢向另外“桃花三仙”施了个眼色。

另外“桃花三仙”一起脸现媚笑，各自柳腰款摆，飘然落在展白四方，俨然采取包围态势！

“南海龙女”也因顾虑自己身份，见“桃花四仙”一露面，立即一点头，又倏然退回到座位上去。

因为她心里有数，若仅凭武功内力，“桃花四仙”尚不如“海外三煞”，当然更不是展白的对手，但“桃花四仙”诡计多身迷药，以其狐魅的力量，

对待一个初出道的少年，稳有制胜把握，所以，她又坐回了原处，只等“桃花四仙”拿住了展白再说……

展白却不管那些，解开了慕容夫人的绑绳，又去为婉儿解绑……

展白双手刚摸到捆住婉儿的绳子，忽然耳畔响起一声细若柔丝的冷哼……

这声冷哼醋味极重，展白知系隐身墙后的翠翠所发，但仍不顾一切地去为婉儿松绑……

慕容夫人活动了一下被捆得麻痹的手脚，先向展白道谢了一声，立即眼含痛泪，匍匐在地，一边收拾“摘星手”慕容涵——丈夫的尸身，一边喃喃祈祷，似是为她那惨死的丈夫招魂……

这些事情，本是同时间的事，因此那声传自壁间的冷哼，也未引起在场的人注意……

“桃花四仙”见展白解开慕容夫人的绑，又去解婉儿，随媚笑道：“小兄弟！你自顾不暇，还去管别人？”

说罢，见展白不答，仍自松绑救人，“桃花四仙”的大姐“香云妃子”花玉妍，首先向展白遥遥拍出一掌！

掌风柔软无力，却有一股充鼻的浓郁馨香！

展白漫不经心地挥掌迎去！……

只听细如蚊蚋的声音在展白耳畔响起：“傻小子！接不得！还不赶快闭住呼吸！”

展白闻声一惊，立即闭住呼吸，但仍然嗅到少许香味，立感一阵头昏眼花！

另外的“桃花三仙”，见大姐已发动攻击，也同时向展白拍出一掌！

三只粉白手掌过处，香风弥漫，同时罩向展白！

同时，八只粉白的手掌一阵挥舞，一股更形浓郁的香风，又向展白罩去！

好在展白闭住呼吸，不惧香风迷雾，见八只手掌一齐攻到，不躲不闪，“天佛降魔掌”第二招又已施出，强大掌风劲流，分四方向“桃花四仙”卷去！

无奈“桃花四仙”身躯灵活，轻若无骨，见一击无功，展白强劲掌风又到，立即又纷纷问过！

她四人不和展白强劲掌力硬打，一沾即退，但香风迷雾却不断向展白拍来！

在她们四人认为，就算展白武功高强，闭住呼吸，也不能闭得太久！

迷香拍出香气，只要展白闭不住气时，略一呼吸，即可昏倒！

谁知展白所习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的正宗心法，大逾寻常，吐纳运气，不需呼吸，只闭住一口真气，在内腑流转，即可生生不息，内功真力便可用之不穷！

是以“桃花四仙”与展白连打了十数个照面，展白仍未被浓香迷倒！

“桃花四仙”暗暗奇怪，一边动着手一边暗自思忖，莫非这少年练会金刚不坏之身，竟会不怕海南特产的“迷魂香雾”？

但她四人却激起了好强之心，只见大姐“香云妃子”花玉妍在娇躯急闪、躲过展白一股强大掌风之后，樱口一启，媚声唱道：“云想衣裳花想容！”

接着双臂一展，娇躯在半空中巧妙地一翻，竟把一袭薄如蝉翼的外衣脱落！

立刻露出一副滑腻如蛇的玉体！

只见粉臂丰臀，曲线毕露，向着展白酥胸一挺，真是风情万种，撩人欲醉！

二姐“芙蓉妃子”水玉娇，见大姐已施出“罗刹迷魂大阵”的解数，当即娇躯一转，也接口唱道：“春风佛槛露华浓！”

娇喝声中，也把身上的罗衣甩脱出老远，粉腿玉臂，一齐展现了出来！

三姐“霜华妃子”也接着唱道：“若非群玉山头见！”

歌唱声中，娇躯一转，罗衣尽褪，正好露给展白一个肥大丰满的屁股！

四姐“潇湘妃子”苗玉媚唱道：“会向瑶台下逢！”

她却是面向着展白，衣扣解开，衣襟半解，娇躯如灵蛇般扭动一两下，胸前双乳，如新剥鸡头肉，雪白的乳峰上顶着两颗尖尖红粒，向展白颤了几颤！

正好展白一掌打向“潇湘妃子”的前胸，“潇湘妃子”不但不躲反而一挺酥胸迎了上来，吓得展白赶紧缩手收招。

展白目瞪口呆，虽然近来他连经恶战，大场面见了不少，可也从没有这次陷身脂粉阵中，使得他进退失措，不知如何是好？

“桃花四仙”歌唱声中，一个个脱掉身上罗衣，粉臂玉腿，丰乳肥臀，把玉体一齐展现了出来，竟不再拍出迷香，只摆腿扭臂，围着展白大跳其舞起来！

可是，那阵阵的浓香，却随着四副娇躯的裸露，更形浓郁！

整座大厅中却弥漫了这种浓郁的异香，加上春光满眼，除了“南海少君”、“南海龙女”以及少数定力强的高手以外，大厅之人均已昏迷欲醉，沉入了欲仙欲死的温柔之乡！

看来一个个是浑身无力，任人宰割了！……

就连慕容夫人、婉儿等女性，也都嗅到了浓香，沉入半昏半醒的状态之中……

真想不到一曲“清平乐”，四个裸体少女，竟有这般迷人的魅力！

展白却只是除了感到事出意料、略显惊愕之外，丝毫未被迷倒！常言道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”。展白经过了“天仙魔女”“姹女迷魂大法”的试炼，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迷惑得了展白？

但展白天性忠厚，见四个少女都脱光了衣服，面对着自己歌唱舞蹈，不再出手攻击，竟也不思出手攻击，立即住手不攻，只呆望着四副光滑的裸体出神发愣，竟不知如何是好！

忽听那细如蚊蚋的声音，在他耳边笑骂道：“呆子！你发什么傻？这是‘桃花四仙’最厉害的‘罗刹迷魂大阵’，你如再不破阵，可就要吃亏了！”

展白机伶伶打了个冷故，知系翠翠在暗中提醒自己，定了定心神，尽量使自己神智清醒，双掌蓄满真力，平置胸前，对四女怒叱道：“小爷乃顶天立地奇男子！休要在小爷面前施展鬼魅伎俩，如若再不退去，可别说小爷……要……不客气了！……”

展白只顾了对四女发威，可就忘了他应该闭住气不能呼吸，这一开口说话，吸了两口气进到腹内，立感头昏眼花，陶然欲醉，虽勉强把话说完，到最后可也有点语不成声了。

展白已渐昏迷，但一点灵智未泯，迷糊中见是戴了鬼面具的柳翠翠，现身相救！

只听“南海龙女”怒叱道：“大胆贱婢！你背叛师门，仍敢在本宫主面前露面，还不给我束手就缚，难道还要等本宫主下令拿

#### 第四十六章 反出“南海门”

柳翠翠盈盈向南海龙女施了一礼道：“翠翠拜见宫主！但这是最后一次了，从今以后翠翠脱离‘南海门’……”

展白听至此处，虽在昏迷中仍暗暗吃惊，想不到翠翠竟是“南海门下”！……

突听“南海龙女”叱道：“住口！你吃了豹胆疯了心，竟敢说出这样的话来！我问你！你可知道‘南海门’处罚叛徒的刑罚？”

翠翠打了一冷战，但想到自己跟白哥哥已经有了夫妻之实，白哥哥与“南海门”誓同水火，今日之事如不跟“南海门”做个了断，日后自己便无法与白哥哥常相厮守，于是仗胆说道：“人各有志，岂能勉强！翠翠已决心脱离‘南海门’，宫主看在往日翠翠情逾姐妹的份上，就放过翠翠吧！”

“南海龙女”嘿嘿冷笑道：“情逾姐妹？你别在自己脸上贴金了！想你本是我的一个婢女，我对你好了一点，你竟大胆放肆，先偷了我的鬼面具，不辞而别！如今又胆敢背叛师门，还敢在我面前巧辩！……”

翠翠见“南海龙女”绝情若此，也不由态度转硬，抗声道：“我为什么是你的婢女？不过我爹爹寄住在你家，我才好心服侍于你！那是为了报答我爹爹居住之恩，你便真的拿我当奴才看待了吗？那真算你瞎了眼！至于那鬼面具，乃是师父之物，师并没有明言传你一人，当然你可以用，我也可以用！……”

这番话只把“南海龙女”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，凤目圆睁，怒叱道：“反了！反了！你竟敢顶撞起我来了！我不要你死无葬身之地，我也不配主持‘南海门’了。”

接着听到掌凤破空，惊天动地，想是“南海龙女”已与柳翠翠大打出手！

旁边还交杂着“南海少君”的劝解声，但展白已渐渐昏迷过去，那掌指破空之声，虽然猛烈非常，但他已经渐渐不能听到了……
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展白突感脸上一凉，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，猛然清醒过来！

睁眼一看，他已置身于另外一个房中、围着他站了一大屋子的人！

这锦绣帐，看来有点眼熟。仔细一打量，才知是自己当初被慕容夫人救回“豹突山庄”，所卧过的房间，正是“凌风公子”的寝室。

但此次情形显见与上次大不相同。

上一次他伤病之身，默默无闻，冷冷清清地卧在床上，还险些被“凌风公子”丢出房外。

这次很多人围在他的床前，俱是满脸关切之色，好像他已成为众人关切的中心，大家都在期望着他醒转来！

尤其慕容夫人与婉儿，一个坐在床沿，一个半伏在床前，关切地望着展白，眼内竟闪动着泪光！

柳翠翠正拿一只杯子，显见她是用杯中冷水，使展白清醒了过来。

茹老镖头及众镖师，一齐围在展白床前，茹老镖头搓手，众镖师俱是满脸期望神色，直等翠翠一口冷水喷在展白脸上，展白清醒过来，才一个个面现喜色。

那冷傲的“凌风公子”却呆坐在一边，一言不发，不知心中在想些什么？……

展白举目四顾，猛然爬起，脱口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‘南海门’的人呢，难道都跑了吗？”

茹老镖头趋前一步说道：“贤弟醒转了！先运气看看，内腑有没有受伤，以后的事慢慢再说！”

柳翠翠把茶杯放在一边，道：“不妨事的！‘桃花四仙’的‘迷魂香雾’，只能使人昏迷，并不能使人受伤！白哥哥醒来也就好了！……”

婉儿眼中仍带着泪光，喜极而呼道：“展哥哥！你好啦！……”

慕容夫人不住地用衣袖擦眼，又悲又喜地说道：“展小侠！多谢你救了我，但我的丈夫……”

说至此处，已呜咽得不能成声了。

“凌风公子”嘴唇动了动，想说话却未说出口来……

展白略一运气，见内腑真气畅行无阻，知道翠翠所言不假，翻身跳下床来，抓住翠翠的手，略显激动地问道：“翠翠！我要你讲真话！你真是‘南海门’下？”

翠翠眉眼盈盈，沉默地点了点头。

这算是默认了。

展白双眉一耸，愤形于色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”

翠翠低喟了一声，挣脱展白握住的玉手，缓缓走至桌前坐下，默然不语……

展白天性疾恶如仇，眼见“南海门”种种暴虐，又见“桃花四仙”的淫荡，知其绝非善类，早已义愤填膺，见翠翠竟默海门”是一党，想起自己与翠翠发生超友谊的关系，虽无夫妻之名已有夫妻之实，不由又急又怒，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好！竟敢欺骗于我！……”

茹老镖头上前劝道：“展贤弟！先不要着急，柳姑娘舍命相救于你，可见已有弃暗向善之心……”

但展白正在气头上，不管茹老镖头的劝解，怒声说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当初她不对我说明，就是欺骗……”

展白此言一出，翠翠只感一阵痛心，竟“嚶”然一声，哭着飞身掠向门外！……

茹老镖头急从后边追出室外，但翠翠身法何等快速，等茹老镖头追出室外时，早已失去了翠翠的踪迹！

茹老镖头连叫数声“柳姑娘！”不见回应，知其去远，颓然返回房中，对展白道：“展贤弟！不是老哥哥说你，实在是你的脾气太急了，柳姑娘虽然出身‘南海门’，但几次救你，不借与‘南海门’正面为敌，可见她已有脱离‘南海门’的决心，常言道：‘君子不阻人向善’，你这样当众给她难堪，岂不是‘促人为恶’了吗？”

其实，展白对柳翠翠发火，不仅是为了发现翠翠出身“南海门”的一件事，而是数月相处，种种不如意累积在心中的怒火，一旦发作罢了。

展白与翠翠的结识，是由于翠翠相救，展白那时对她只是感谢，并没有爱。之后，翠翠行踪诡秘，曾引起展白的疑惧，而想偷偷离开她，当发现身上贵重之物“无情碧剑”及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已被翠翠取去时，才想找翠翠追讨失物，二人在河边力战“金府双铁卫”时相遇，无心中在小船上跌倒，肌肤相接，发生了超友谊的关系，可以说完全是事情的巧合与临时的冲动，其中并无深厚的感情做基础！

展白只是觉得人家一个女儿清白之身献给了自己，便有推脱不掉的责任，一定要娶她为妻，做为自己终身的伴侣！这是展白通达人情的地方，也可说是展白伟大的地方！

但翠翠是真心爱着展白的，青春少女，情窦初开，多半是如此，热情如火，一旦钟情，一眼看见意中人，便以身相许，碰到展白算是幸运，如果遇人不淑，碰到的是一个花花公子，那就只有自怨红颜薄命，徒叹“痴心女子负心汉”了！

翠翠爱展白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，“亡魂谷”中为展白疗伤，三个月之中，裸体相偎，施展“纯阴疗阳”，如鸡孵卵，救活了展白，又以赤裸袒裻之身，施展“姹女迷魂大法”，帮助展白练会了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上隐秘的三种绝世武功，可以说，展白能有今天的成就，多半是翠翠所赐！

翠翠与展白一句戏言，“叫展白一切听她的！”她不该认真，在离开山谷，一路之上，处处干涉展白的行动，并以那句戏言要挟，引起展白内心的不满。

加上，她时时戴上那副狰恶的鬼面具，使展白时时感到不快！

展白的发怒是来自一时，翠翠却觉得委屈难忍，故而一走了之。

茹老镖头不知一对小情侣的内心隐秘，只责展白太过份了，展白却气哼哼的，兀自怒气未熄！

因为他觉得翠翠不能欺骗他，他心目中是翠翠的丈夫，丈夫岂可受妻子的欺骗？

慕容夫人也在屋中对展白道：“那柳姑娘的为人的确很好，而且武功高强，如不是柳姑娘能抵住‘南海门’中的人，恐怕众人都要死在‘南海门’毒辣少女之手！”

婉儿却在一边插口道：“如果不是那叫做什么‘南海少君’的白衣狂生，与‘南海龙女’起了冲突，恐愉柳翠翠也是无法应付！……”

慕容夫人瞪了婉儿一眼，道：“婉儿！就是你嘴犟！你还不是被人擒住，多亏柳姑娘才救了你！……”

婉儿颇不眼气他说道：“女儿若不是受了‘桃花四仙’的暗算，也不会轻易被人擒住……”

茹老镖头见母女二人要吵起来，忙用话题岔开，道：“算了！过去的事不用再提了，‘南海门’称霸中原，妄杀无辜，如不设法消弥，长此以往，恐怕中原武林将要变成尸山血海，还不知有多少人要沦入杀劫？……”

此时，人影一闪，乱发蓬蓬的雷大叔忽然闪了进来，先向慕容夫人回道：“启享夫人，背节投靠‘南海门’的门客都已肃清，余下的忠贞之士，都齐集在院中，尚有一百余人，静候夫人发落！”

慕容夫人不愧为名门贵妇，虽然遭到巨大变故，又是在文君新寡的悲痛之中，仍能从容镇静善处，先向雷大叔道了劳，即刻至房外与门下食客见面，并重新分派门客在庄上的职使……

雷大叔借此机会亦与茹老镖头见了，又在床前问候展白，展白此时见了雷大叔，如见亲人，即把自己的出身，以及父亲的血仇一一说出。

雷大叔不免唏嘘一番，但最后告诫展白道：“贤侄的父仇固然重要，但现在慕容庄主已死，所谓‘人死不记仇’，贤侄与慕容庄主的这一段血仇，可从此一笔勾销，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联合中原武林，以对抗‘南海门’，这才是当务之急，不知贤侄以为何？”

雷大叔说罢，双目如电，望着展白，见展白默然点头，知道这位至交好友的后人，还不失为恢宏大度，心中甚慰，随一回手，把婉儿与“凌风公子”一手抓住一个，拉至展白面前道：“这是慕容庄主的儿女，上一代的冤仇，让它随着死者死去吧！但愿你们下一代的生者，能化敌为友，多多亲近亲近！”

婉儿含情脉脉，因为她芳心中早已爱上了展哥哥，但想不到二人的父亲竟有着一段仇恨，如今听雷大叔为他们化解，当然是求之不得……

那“凌风公子”高傲惯了，此时，反而有点忸怩不安。

雷大叔又道：恨贤侄！怎样？想我那盟兄‘霹雳剑’展云天，乃是一个宽宏大量之人，你是盟兄之子，也不会大小气量窄吧？”

展白毅然向婉儿及“凌风公子”伸出手来！

雷大叔又转头对“凌风公子”道：“贤世侄！看你的了？”

“凌风公子”脸一红，也伸出手来与展白握在一起，并道：“展兄都能放过了！小侄还有什么话说。”

婉儿早已喜极而泣，握住展白的另一只手紧紧不放，若不是屋中人多，恐怕她早已投进展哥哥的怀抱了！

茹老镖头及众镖师，见雷大叔三言二语，把两家血仇解开，化干戈为玉帛，纷纷上前致贺。

雷大叔更是开心得仰天大笑起来！

但雷大叔笑着笑着，忽然双目垂泪，又呜呜哭了！看样子竟是很伤心。

雷大叔这突然的转变，使众人均自一愕。

此时，慕容夫人安抚了忠心的门客，又回进房中来，在室外就听到雷大叔如雷的笑声，但进到屋中见雷大叔呜呜痛哭，不由诧异地问道：“雷兄弟！有人戏言，管你叫雷疯子！莫非当真疯了，为什么那么大了年纪了，还又哭又笑的？……”

雷大叔拾起泪脸，随把展白之父与慕容庄主的一段恩怨对慕容夫人说了，最后道：“嫂子！你待我如亲弟，兄弟与展贤侄之父却是刎颈之交，为你们两家把血仇化解了，我焉能不笑？可是，我却未能为死去的云天兄报仇，又焉能不哭？”

雷大叔这一说，慕容夫人突然抱住展白，放声悲哭起来！

这一来，把雷大叔也闹傻了，极力把慕容夫人劝住，道：“嫂子刚才你说兄弟是疯子，莫非你现在也疯了，为什么也哭起来？”

慕容夫人忍住悲声道：“我从不知道那天杀的做出这等事来！展小侠还是我展家的侄子呢！”

原来慕容夫人娘家姓展，正是“霹雳剑”展云天的一个亲叔伯堂妹，算起来两家还是姑表之亲！

这一来，两家又近了一层，慕容夫人自不免拉住展白的手絮话起家常来……

此时，茹老镖头感慨言道：“江湖上恩怨情仇，实在莫测，有时亲者有仇，有时仇者成亲……”

突然，茹老镖头想起一事，向慕容夫人道：“前天晚上，我闯进府中，误至一座大花园，花园楼房中似乎囚住一个内眷，不知那是府中的何人？为什么又被囚在花园……”

茹老镖头话未说完，婉儿已尖叫起来，道：“哎呀！那是我姐姐！”

慕容夫人也急道：“是红儿！也是被那天杀的死鬼关起来的！若不是茹

老镖头提起，一时之间我还忘了，快！我们快去把她放出来！不知那孩子受了多少苦？……”

说罢，当先向门外走去！

婉儿、展白、雷大叔、茹老镖头等人，随后跟了出来，几人身法都快得出奇，转眼来至花园，只见一座古色古香的楼房，楼门深锁，花叶掩映！

那面色苍白的慕容红，正将脸贴在冰冷的铁栏上低吟着念了千百遍的“长相思”的古诗。

只听她幽幽地念道：

“长相思，拼心肝。

络纬秋啼金井栏。

忆君迢迢隔青天。

天长路远魂飞苦。

母女连心，慕容夫人一见女儿这般惨状，不由哭叫了一声：“红儿！妈来救你……”

展白已飞身掠至门前，单掌一挥，“锵”一声，把一只特大的铁锁劈碎，打开了楼门！

慕容红几疑身在梦中，两只失神的大眼睛怔望了展白好大一会，才猛然扑进展白怀中，竟嚤嚤啜泣起来！

众人见她长发散乱，瘦如黄花，伏在展白怀中双肩不住地抽搐悲哭，不少人落下同情的眼泪！

觉得“摘星手”慕容涵，对自己亲生女儿，尚且如此虐待，莫不觉其死有余辜！

慕容夫人见女儿不投奔自己，反而投进展白怀中，也觉得自己太懦弱了，当初未跟丈夫力争，以致使女儿受这非人的痛苦，但女儿究竟是云英未嫁，老在一个大男人的怀中哭泣观，随极力把女儿拉开，道：“孩子！都是妈不好，才使你被爹爹关这样久……”

慕容红又反身投进母亲的怀中，悲哭起来，她实在是受的痛苦太多了……

经众人百般劝解，慕容红才渐渐收住悲声，由慕容夫人及婉儿搀着，回至前厅，慕容夫人命婉儿陪伴姐姐去沐浴更衣，却又叫雷大叔在一边窃窃思议了许久。

雷大叔满口应承，直拍胸脯，之后即对展白说了。

原来慕容夫人是拜托雷大叔，替女儿做媒给展白说亲的。因为慕容夫人早知女儿心事，又见扑进展白怀中二哭，觉得女儿已是非展白莫嫁，故此方我雷大叔成全。

经雷大叔一说，展白觉得实在是无可推托的余地，失有一段当众裸体相就的事端，又有这次怀中悲哭的事情，同时觉得慕容红情有独钟，自己也不忍心拒绝一个痴心少女的爱，加之，刚与柳翠翠闹翻，心中仍在赌气，当然雷大叔的面子，他也不好拨回，因此，便点头答应了。

没想到展白此举，却伤了另一个少女的心。

那便是展婉儿！

展婉儿陪着姐姐沐浴更衣，到前厅得知这个喜讯，姐姐已成了她心目中唯一的情郎的未婚妻！

婉儿芳心寸断，悄悄出走了！

她既不能与姐姐争，又不忍见这断肠的喜事，就算殉情一死在家，也徒

给母亲添烦，思来想去只有一走了之。

待慕容府为庄主办完了丧事，展白与慕容红的喜事接踵而至，忙得一团糟的时候，发现婉儿失踪，众人都猜不透婉儿因何只有展白心中明白！

那痴情的少女，是为他离家出走的！

婉儿曾有数次舍死忘生地救他，婉儿仅是一个天真未凿的娇憨少女，毫无江湖经验，独自一人浪迹江湖，的确使人担忧，展白乃是一血性男儿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怎能安下心来度自己的花月良宵，新婚蜜月？

因此，展白跟慕容红商量，婚期后延，又禀明了慕容夫人与雷大叔，决心出外去找婉儿！

茹老镖头要继续寻找失镖，因为“南海门”在“豹突山庄”撤走时，把贵重物品及镖车镖银都带走了，雷大叔不放心展白与慕容红远行，因此，四人联袂离家！

四人在马廊中挑选了四匹健马，四人四骑，出了“豹突山庄”。但天下之大，要想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人，何异大海捞针，实非容易！

据展白判断，婉儿别处路径不熟，只去过南京一趟，而且南京附近，岩山十二洞一带，有一处鲜为人知的秘境，叫做“亡魂谷”，婉儿曾随着“神猴”铁凌学艺时去过，说不定是跑到“亡魂谷”藏起来了，雷大叔一听有理，加之茹老镖头并没有一定的目的地，只有到处查访，走到哪里算哪里，因此，四人直奔南京而来！

四人由济南奔南京，须经过苏、鲁两省边境，一路上已随处可发现有“南海门”标帜之人！

而且，江湖上又有新流行的四句歌谣。

街头巷尾，连小儿都会唱了。

那四句歌谣是这样的：

“安乐公子不风流。

祥麟公子不热肠。

飘零端方有了主，

南海神龙独为尊！”

显见这四句歌谣，是针对从前“武林四公子”得势时，那四句“安乐风流，祥麟热肠，飘零端方，凌风无情”而发的。

不过，尚未把“凌风公子”算在其内。

但由此也可见当前武林中，四大豪门已然式微，代之而起、称雄武林的已经是“南海门”的“龙神太子”了。

只看那“南海神龙独为尊”一句，便知梗概了。

这一日，四人四骑贪赶路程，天已黄昏，仍未走近一个市镇。

四人在旷野中，正在催马紧走，突然见远处山上升起一片火光！

暮色苍茫，那火光在半山腰里燃烧起来，显得分外刺眼！

火势燃烧极快，亮光一闪，火势腾空而起，加之有一点晚风，风助火势，火仗风威，想必那山上树木又多，倏时间蔓延了大半个山头，远远望去，竟如一条火龙盘伏在山腰里一般！

展白略一审度方向，突然在马上惊叫道：“不好！那火烧的地方，是先父两位故友隐居之处，不知怎会起这样大火？”

雷大叔勒住座马，问道：“你父亲故交，我多半认识，在那山上隐居的不知是哪两位高人？”

展白道：“‘活死人’，‘死活人’！”

雷大叔一愣，道：“好怪的名字，从未听说过！”

展白道：“那是他俩的化名。”

接着把二人衣着形状，武功路数，逐一形容给雷大叔听。

雷大叔一拍大腿道：“‘太白双逸’！那一定是他们了，因为‘太极两仪离魂掌’别人不会，天下武林，只有他兄弟二人会此绝学。走！咱们瞧瞧去！”

说罢，当先策马，向那着火的山峰上跑去！

展白、慕容红、茹老镖头随后策马跟上。

四人四骑，风驰电掣，登山越岭，转眼来至近处，只见熊熊火光中，正有十数壮汉，围着两条白色人影厮杀！

火光照映之中，展白老远看见，在十数壮汉围困中，以两双肉掌奋命苦战的正是“死活人”与“活死人”！

另有一青衣少年，也与“太白双逸”协力作战，展白认出那青衣少年正是“祥麟公子”，心中不由暗暗纳罕：“祥麟公子”怎会到了此地？

又怎会跟“太白双逸”合力拒敌？……

那“死人居”的奇形小楼，却已陷于火海之中！

展白马上大叫道：“老前辈勿慌！我来助你！……”

喝罢飞身掠入战圈，双掌翻飞，“嘭！嘭！”接连震退二人……

雷大叔哈哈大笑道：“‘太白双逸’！你们弟兄一藏十几年，跟老夫避不见面，如今让人家烧了兔子窝啦了，可藏不住了吧？……”

喝笑声中，雷大叔飞身一掠，如一只大鹰般，从马上直向激斗场

## 第四十七章 调虎离山

忽听一声豪笑，激斗场中人影一分，闪出一人，戟指雷大叔厉叱道：“雷疯子！想不到‘豹突山庄’未能让你刀下亡魂？今夜在此相见，恐怕你再也难逃活命！”

雷大叔厉目如电，一打量来人，正是独臂秃顶、面目阴森的“追魂铃”司马敬！

雷大叔忍不住仰天大笑道：“我说是谁，在荒山野郊，做这杀人放火的强盗勾当？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司马仁兄！”

“追魂铃”司马敬见雷大叔调侃于他，怪目圆睁，暴怒叱道：“雷疯子！你少在这里装疯卖傻，二太爷追魂铃下，管叫你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喝罢，追魂铃一摆，铃声震耳，猛然向雷大叔面门罩来！

只见三个斗大的连环黄色光圈，挟着沁骨寒气，锐风狂啸砸向雷大叔，可见“追魂铃”司马敬，第一招便施出了拼命的招式！

雷大叔昂然而立，嘴角一撇，冷然道：“就凭你这江湖郎中卖野药的玩意，还不见得能伤了你家雷大爷！”

嘴中说着话，手下可未闲着，见追魂铃以迅雷之势，将砸及面门，倏然脚下一滑，脱出圈外，趁势推出一掌，直捣司马敬左臂！

雷大叔的“天佛掌”亦是练自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，白经过柳翠翠“姹女迷魂大法”的焙炼，那样威不可挡，但施展出来，劲风锐啸，威力也是大得惊人！

“追魂铃”司马敬吃亏在缺少一只左臂，武功再好，总是左面门户缺少防卫，攻向雷大叔的一招，用力过猛，被雷大叔倏然躲过，加上雷大叔出手的招式，完全是以攻止攻，在躲闪的同时，一掌已迫近司马敬的左臂！

雷大叔那一掌力猛疾蹲，快逾闪电，待司马敬发觉自己一招落空，雷大叔的掌风已将按实在他的身上，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，还算司马敬武功不弱，在万难躲闪之际，身形一侧，躲过左胸要害，以左肩硬挨了雷大叔一掌！

“嘭”的一声大震，司马敬被雷大叔一掌震出八尺，左肩如受铁锤，痛疼如折！

这一掌打得司马敬龇牙咧嘴，腹内气血翻涌，赶紧运气调息……

雷大叔哈哈大笑道：“那一夜，在‘豹突山庄’你向雷大爷找碴，雷大爷看在是自己人份上没有伤你，现在你这一匹夫倒是真的吃里扒外了，危难中弃友降敌，雷大爷手下不再留情，让你尝尝‘天佛掌’的真正味道！”

说罢，身形电射而起，半空中一招“佛祖降座”，单掌破风，猛向司马敬前心“三阳”重穴按下！

雷大叔恨透了这变节投敌的无耻败类，虽然司马敬已受伤，这一掌仍然用了八成劲，成心要老鬼的死命！

司马敬大意轻敌，一照面便挨了一掌，受伤不轻，正在运气调息，见雷大叔第二掌又到，且威力更强。接不敢接，躲无法躲，只吓得面色惨白，几至失声惊呼……

突然，一条人影斜刺里飞掠而至，半空中硬接了掌！

“嘭！”

一声巨震，雷大叔身形晃了两晃，暗惊来人掌力不弱！

但来人已被雷大叔掌力震得临空连翻了三个筋斗，才势尽落地，面色一

红一白，显然也吃了暗亏！

来人翻身落地，正是“独脚飞魔”李举！

“独脚飞魔”李举吐了一口大气，才向雷大叔叫道：“雷疯子！你少卖狂，侥幸赢了一招半式的，便敢大言不惭，你也接大爷两招试试！”

说罢，“金豹露爪”、“卸关点元”、“分猿裂虎”，闪电般地连环攻出三大杀招！

“独脚飞魔，李举，以身法快，招式奇见长，这一上来便拼命的打法，只见掌指满天，嘶嘶破风，雷大叔贸然之间，竟被一路猛攻，接连退后了三五丈出去！

此时，茹老镖头与慕容红，已经各接住一个敌人杀在一起，展白接连打退四五名劲装大汉，蓦见雷大叔势危，飞身掠来相助！

雷大叔大叫道：“贤侄且住！这独脚怪物，大叔一人还应付得了！”

说罢，大吼一声，接连二招，扳回劣势，立刻还以颜色，也接连向“独脚飞魔”攻出四五招！

这一来，又把“独脚飞魔”逼迟了五丈开外！

“追魂铃”司马敬已借机会，在一边调息复原，见展白神勇，同来的“南海门”高手，均不是展白的对手，在“豹突山庄”展白一掌敌三煞，司马敬曾亲眼目睹，见展白一露面，便知今夜绝讨不了好去，立即屈小指放进口中，吹了一哨音尖锐刺耳！

“独脚飞魔”李举，猛然虚晃一招，退出圈外，道：“雷疯子！暂留你多活两天，这笔账过两天要加倍讨还！”

说罢，飞身向山深林密之处窜去！

接着，“追魂铃”司马敬以及十数劲装大汉，纷纷窜走……

原来那哨音，是贼人撤退的信号。

展白才要去追，雷大叔作手势把展白拦住，却向“塞外双残”大声道：“姓雷的随时候教！”

“塞外双残”却再不答言，与那些“南海门”的劲装大汉，刹时之间，去得失了踪迹！

“太白双逸”走上前来，先向众人谢过相助之恩，然后对雷大叔道：“雷兄，十数年未见，丰采依旧……”

雷大叔扒了扒自己满头乱发，哈哈笑道：“你们两个小子，是不是成心呕我？看我这一身，那一点丰采依旧？”

“大逸”道：“我不是指外表说的，光看外表，如果不是小恩公——”

说着一指展白，又接着说道：“上次来时提起雷兄，这次‘塞外双残’又一直叫你雷疯子，恐怕我弟兄还不认识你哩，我是说雷兄的豪情不减当年！”

雷大叔道：“过去的事别提了，先说说你二人隐遁世外，怎么跟‘塞外双残’结了梁子？竟被找上门来生事？那些壮汉又是什么路数？”

“二逸”道：“说来话长，来，雷兄，我先给你引见一位朋友！”

说罢一指身后一个貌像非常俊秀的青年道：“这位便是大名鼎鼎的‘祥麟公子’！”

又对“祥麟公子”一指雷大叔道：“这位是十数年前南北的‘天佛掌’雷震远！”

“祥麟公子”赶紧一抱拳，道：“久仰！久仰！”

雷大叔双目一睁，眼放奇光，哈哈大笑道：“目前江湖盛传‘祥麟公子不热肠’，就是阁下了！”

说得“祥麟公子”脸一红。

展白见“祥麟公子”一袭青衫，衣饰没有以前华贵，神态也没有以前潇洒，眉目之间，暗泛无限隐忧，想起过去“祥麟公子”的风流倜傥，不知如何落到眼前光景？虽然与他的父亲有着血海深仇，但总算与他有数面之识，也上前见了，并问道：“贵公子不在南京金府，来这‘死人居’有何贵干？”

“祥麟公子”满脸羞惭之色，黯然低下头去。……

“太白双逸”的“大逸”——也就是“活死人”道：“想不到你们二位早认识！……”

说到此处，回头望了望“死人居”悉已烧毁，烈火尚自未熄，向雷大叔摇头苦笑道：“多年未见，想不到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了……”

雷大叔双眉一耸，道：“不要客气了！快说出事的经过吧！”

几个人就站在火场附近，由“太白双逸”说出一番话来。

雷大叔等人听了不由暗暗咋舌！

原来，“活死人”不放心展白独自一人至南京金府为父报仇，等展白走后，先把弟弟“死活人”救醒，二人又把婉儿放走，因为“死活人”是受了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之中“美女画像”的迷惑，才迷失本性做出侵犯婉儿的行为，故也未加深责，二人联袂至岩山十二洞寻找展白，可是，二人到了岩山十二洞，并没有找到展白，又至城内“祥麟公子”府内，暗探了几次，也没有发现展白踪迹，却与金府高手，连起了数次大战，弟兄二人险些吃了大不放心展白的安危，二人误以为展白失手被金府擒获，更担心被金府杀害了，无奈二人人单势孤，不是金府众高手的对手，又舍不下遽然离开，故此，便住在南京一家客栈内，一边寻访展白行踪，一边得机会潜入金府暗探。……

就这样，拖了将近一个月，时时听到传言，有的道：“元宵节‘武林四公子’赏灯大会上，与会群雄一齐死在金府‘石矶大阵’之中，展白也在其内……”

又有的道：“展白没死，逃出了金府的‘石矶大阵’，却葬身在南京郊外紫金山中的‘亡魂谷’中……”

又有的道：“展白已归降了‘南海门’……”

人言人殊，莫衷一是。

但最后却是“南海门”的崛起，二人在最后一次暗探南京金府的行动中，却在一座石牢里，无意中救出了“祥麟公子”！

“太白双逸”只知在金府石牢救出一个昏迷不醒的青年，万也想不到把这青年救活，这青年竟是金府的主人、江湖上大名鼎鼎的“祥麟公子”！

一问，才知道“鹊巢鸠占”，南京金府已经易主成为“南海门”称霸中原发号施令的枢纽了。

“青蛛神”金九惨被五刀分尸，“祥麟公子”及其妹“江南第一美人”金彩凤被擒，分置囚禁，金府食客死的死降的降，已经走死一空，南京金府成为“南海门”的大本营，“南海一君”坐镇其中，发号施令，做侵占整个中原武林的霸业宏图！

最后，“活死人”道：“今夜‘塞外双残’率众寻仇，就是奉了‘南海门’之命，来拿‘祥麟公子’的！”

想这样的消息，使雷大叔众人如何不吃惊？

展白除了吃惊之外，更感到惊奇与疑惑！

因为，这些消息，与他从翠翠口中以及早时获知的消息，竟是大有出入！

在“亡魂谷”中翠翠告诉他，“南海门”已经称霸武林，“武林四公子”都成了“南海门”的分堂，或是小头目！

在“豹突山庄”他窃听到“南海龙女”等的谈话，说是入侵中原用“南海少君”的名义，实际上却是由“南海龙女”主持的，“南海一君”海龙神，并未亲至中原！

莫非“南海少君”与“南海龙女”所言不确，海龙神“南海一君”真的亲下中原了？

显见翠翠说的话也不算数，因为“凌风公子”、“祥麟公子”都已做了阶下之囚，险些丧了性命，可见“武林四公子”并未在“南海门”下称臣！

又是欺骗！

展白想起翠翠曾欺骗过他，心中的怒气便油然而生！

如今，证实翠翠的话，又一次不实，他心中的怒气更甚……

雷大叔听完“太白双逸”的叙述，沉思有顷道：“看来，我们要往南京金府走一遭，说不定茹老镖头的失镖，就落在金府！”

茹老镖头谦辞道：“失镖其次，还是先找婉儿要紧！”

雷大叔道：“人也要找，失镖也要追，反正我们是要奔南京去，找人找镖，孰先孰后，看情形再决定！”

说罢，猛喝了一声：“走！”

当先飞身上马，风驰电掣向山下奔去！

雷大叔火爆脾气，说走就走，连向众人招呼都不打。

展白向“太白双逸”道：“二位前辈，是不是也要同去？”

“太白双逸”道：“义不容辞，何况我兄弟的房子被他们烧光，也要讨还这金公子感动地握住展白的手道：“今后寒舍的事，要蒙展兄多帮忙了！”

展白冷哼一声，道：“贵公子知不知道，令尊还是在下的杀父仇人哩？”“祥麟公子”一愣！……

“活死人”道：“现在金庄主已死，所谓‘人死不记仇’，咱们还是先合起手来，对付‘南海门’要紧！”

“死活人”也道：“小恩公！咱们走！”

说罢，与“活死人”双双随着雷大叔奔去！

展白心中想道：“‘南海门’替自己诛杀了两大杀父仇人，如今自己却要去找‘南海门’算账，谁是恩？谁是仇？倒真得难说了……”

这奇异的思想，竟一时使他想得呆了……”

慕容红与茹老镖头也都飞身上马，见展白兀自发怔，慕容红道：“白哥哥！我们也走吧！”

展白这才惊觉，立刻飞身跳上自己坐马，口中“啊”的暴叱了一声，如一阵狂风，策马冲下山去！

茹老镖头、慕容红先后策马下山！

“祥麟公子”见人家都骑马走了，想起自己从前轻车快马，仆役成群，如今竟孤零零的望着人家骑马而去，自己却成了马后随行，不禁感慨万千……

使他心中大惑不解的是，展白临行那一句话：“令尊还是在下仇人！”

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，他实在想不通！因为他并不知道他父亲“青蚌神”金九杀害展白父亲的实情，甚至他连听说也没有听

一行七人，四马三徒步，马腿人脚都够快的，到天亮时分，已经赶到了南京城！

因为时间还早，南京城门未开，七个人就在南京城外靠城门附近一家客栈住了下来。

好在至南京城内赶早市的商旅人等甚多，多半在日出前赶到城外住店休息，并略进早点，日出进城，故也未引起人注意，七个人要了烧饼豆浆之类的早点，草草吃罢，各自闭门休息，专等夜间来到，去金府踩探。

时间如逝，一天易过，等到太阳偏西，把马寄放在店内徒步进城，又在黑暗之处打坐调息，养精蓄锐了一番，直等听到樵楼鼓打三更，七个人才跳起身形，犹如七只大鸟一般，飞身跃上金府高墙！

七人之中，倒有四个人是轻车熟路，“祥麟公子”不必说，是来到自己家了，当然是熟悉无比，就是展白、“太白双逸”等三人，也数次进过金府，其中只有雷大叔、茹老镖头，以及慕容红是首次来，在四个熟悉地形的人物领路之下，总以为可顺利进入金府。谁知大谬不然，金公子、展白、“太白双逸”等四人站在高墙上一打量，竟当场怔住。原来金府最大的那间“议事厅”，曾在元宵节“武林四公子”大会上，发动“石矶大阵”沉入地底，但现在又已升至地面，敢情“南海门”素擅消息机关之学，不但把金府之人都认为“石矶大阵”发功之后，便沉入地底永不能升上来的大厅，给升了起来，而且“机关消息”布置之妙，又增加了不少！

七个人由：“祥麟公子”领路，跃上高墙，四下一打量，不但展白、“太白双逸”纳闷，就连“祥麟公子”见到了自己的家，也不由闹了个目瞪口呆！

偌大一座金府，竟连一盏灯光而且，厅、堂、楼、阁的位置，大多变了样，路径不同，方向错置，连土生土长的“祥麟公子”也认不出，哪间房子是干什么用的，哪条路通哪里？

“祥麟公子”俯在雷大叔耳边，把这怪现象悄悄告诉了雷大叔！

雷大叔也微感意外，就说“南海门”把偌大的一座金府，重新建造过，也没有这么快呀！

七个人又凑在起一商量，到底茹老镖头不愧为老江湖，经多识广，当时说道：“我以前在河南起镖时，路通藏龙堡，那堡主人称‘巧匠赛鲁班’，据说藏龙堡就是这样，差不多三天两天换一个样子，第一天去过的人，第二天再去便找不出原来的路了，听说这叫做‘周天躔度’之学，以房屋的升降，改变位置，以门窗的重开，改变方向，再加上花草树木的运用，使原来路径改变，就是再熟的人，也摸不清门路！”

“那么，咱们今夜不是白来了吗？”

茹老镖头道：“那也不尽然，咱们不管他什么门路，只要找可疑之处踩探就是了，不过，却要当心机关埋伏！……”

突听黑影里一声冷哼，传来一个细如蚊蚋的声音说道：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！自己不知道真情底细，怎可随便乱猜？如果教别人妄然尝试，送了性命，岂不冤枉！”

雷大叔听知发话之人，是用一种极为奇特的功夫，名为“蚁语传音”来告警，当即也用“传音入密”的功夫，以一口真气，把话声逼成一线，直向发话之人隐身之处送去道：“阁下是敌是友？何不现身相见？”

但连问数声，却如石沉大海，渺无回音！

雷大叔天生傲骨，展白更是宁折不弯，二人不约而高墙上飘身入内，心

说：“你愈是大言吓人，我偏要试试，看看这座院落中有何厉害？……”

茹老镖头、慕容红想阻止已来不及，也只有随后纵落院中！

“太白双逸”及“祥麟公子”也不甘人后，先后向院中纵落！

谁知只展白与雷大叔二人脚先落地，突听一阵警铃狂鸣！

“叮！铃！铃！……”狂急而响亮的铃声，在静夜里听来，分外刺耳！

劲风破空，一排硬弩，犹如急风骤雨，在急铃声中猛向数人周身射来！

不过，这一次比在“豹突山庄”更是猛然，且有警铃助威，铃声中夹着乱箭，使人心神俱震！

好在七个人的武功都不比寻常，虽然来得突然，且又多又猛，但在七人十四只手掌，一齐挥拍之下，漫空乱箭纷纷坠地，竟未伤到一人！

七人已知被人家发现，但对方无一人露面，这反而显得更加恐怖吓人，冥冥中仿佛有无数只眼睛正瞪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

雷大叔首先不耐，沉声喝道：“‘天佛掌’雷震远造访，有种的现身相见！”

黑暗中只传来数声“嗤嗤”冷笑！冷笑的声音不大，却寒风沁骨，令人周身起鸡皮疙瘩！

雷大叔大怒，“天佛绝掌”立出，一招“西方接引”，挥掌向那冷笑声传来之处打去！

“天佛掌”威力强大，一掌劈出，只见劲风狂啸，直向暗影里卷去！

“波”的一声脆响，那强大掌风过处，却奇异地爆开了一蓬

那蓬火花如过年过节所燃放的焰火，绚烂耀目，犹如一蓬光雨般四散开来！

光雨散后，随之一蓬轻烟，烟雾缭绕中现出一个长发掩面的怪人，摇散满头长发，露出一张狞恶如鬼的人脸来，向着雷大叔龇牙一笑！那两排白森森的牙齿，在黑夜里闪闪发光，看来阴森森吓人！

雷大叔不问三七二十一，劈面又是一掌，直向那长发怪人打去！

那长发怪人不闪不架，却随着雷大叔强劲的掌风，飘然逸出一丈开外！

看样子就如一具虚无飘渺的幽灵，体无实质，随风而逝！

雷大叔一路猛攻，虽未伤到长发怪人的一根毫毛，但也把长发怪人逼退了十数丈开外，这时，雷大叔已深入金府腹地，见十大杀招仍未逼使长发怪人出手，打出了真火，猛然暴叱一声，左、右、前、后接连拍出四掌，然后腾身而起，陡然升高四丈，然后顶下脚上，猛然扑了下来，双掌以周身功力，猛向长发怪人当顶劈下！

这是“天佛掌”中最厉害的一大杀招，名为“佛光普照”，不但威力甚猛，而且掌风山涌，四面八方而至，敌人躲无可躲，非要硬受这一掌不可！

果然，长发怪人再无处躲闪，身形连晃，竟似不敢硬接，只听“轰”的一声巨震，雷大叔这一掌用足了周身的功力，只打得砂石横飞，草折树断！

那长发怪人眼睁睁被雷大叔击实，却仆地失去了踪迹，只余下一缕淡淡的轻烟，随风四散！

雷大叔身形落地，不禁目瞪口呆，暗惊道：“莫非这邪法？借地遁逃走了？”

“若不，就是遇到鬼了！眼睁睁一掌打在他身上，怎么倏然失去了踪迹？……”

雷大叔大惊之中举目四处察看，不但那硬挨他一掌的长发怪人失了踪

迹，连展白、慕容红、茹老镖头以及“太白双逸”等人，也一个都不见了！

雷大叔猛然醒悟，可能是受了敌人“调虎离山”之计，忙回身去找展白，与众人再会合一起，谁知他刚一举步，突然刷！刷！刷！暗影中接连窜出三条人影，横身阻住去路！

当中一人头如麦斗，身高却不及五尺，颌下蓄着一小绺山羊胡子，全身黑衣劲装，站在雷大叔面前，满脸轻卑之色！嘿嘿笑道：“就凭你这种人物，连一个‘幻形烟’所形成的假人也看不出来，便盲目攻打了十招，还敢叫字号夜闯‘南海门’南京行辕总坛，想必是活得不耐烦了？还不束手就缚，难道还要大爷费事吗？”

雷大叔老脸一红，想不到自己刚才猛攻了半天的长发怪人竟是一种烟雾幻化的假人，但也更形激怒，怒道：“阁下大言不惭，想必是个人物了！先报名上来，雷大爷‘天佛掌’下，也不死无名之鬼！”

大头壮汉面色一沉，道：“告诉你也叫你死得明白，大爷是‘南海门’‘魔鬼岛八妖’的老大，‘大头鬼王’申公明！你就纳命来吧！”

说着话，身形一闪，快如飘风，欺近雷大叔面前，迎面就是一掌！

雷大叔见他说打就打，而且身法快得出奇，陡然大喝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

雷大叔暗暗吃惊，想不到“南海门”下武功如此诡异不测，招法路数，均是见所未见之学！

雷大叔吃紧，那“大头鬼王”意犹未尽，动着手向一旁观战的两个劲装大汉叫道：“你们俩还看什么？还不上前帮助大爷把这老匹夫料理了！”

那两个劲装大汉立即猛扑而上！本来仅是一个“大头鬼王”雷大叔已感不支，如今，又加上两个助手，雷大叔更感到左右支绌，立刻陷于危机

#### 第四十八章 往事悠悠

且说展白、慕容红等人见雷大叔遇敌，才往前一凑，想出手相助，忽然微风飒然，数道极细的白线，势如飞天，分袭数人面门！

几人以为是隐身黑处的暗卡所施放的暗器，各自挥掌迎去！

数道强劲掌风过处，“波！波！”数声脆响，朵朵火花漫空爆炸，犹如殒星流雨般四散开来，且浓烟弥漫！

众人微吃一惊，怕火星烟雾有毒，赶紧闭住呼吸！

谁知浓烟凝而不散，就地一卷，忽然现出十数个长发播散的狰狞怪人！

这些怪人行止飘忽，狞恶如鬼，冲着几个人呲牙而笑！

数人惊诧之中，各自挥掌攻去，那些幽灵似的怪人，既不接架也不还击，只一味地飘忽后退，正与雷大叔所遇到的情形相似！

展白此时功力陡增，足可睥睨天下武林，掌风罡气，竟可把“南海门”有形无质的“幻形烟”凝结的怪人震散，可说是惊人已极！

但展白却不自知，见连施三大杀招之后，面前人影顿渺，竟当场一怔！

心说：“难道真的遇到鬼了？这些人怎会随风而逝？……”

就在这一怔的当儿，突听一声阴笑，来自花荫！

展白施展“千幻飘香步”，几乎未见他移步，人已如一缕轻烟一般，闪身花荫之中！

但奇怪的是花荫中幽香暗送，却没有一个人影！

举世武林，还有什么步法，会比“千幻飘香步”更快？

展白疑真疑幻，惊愕一会，猛然醒悟！“不要中了对方诱敌之计？……”

憬悟之中，再返身赶回原先地点，茹老镖头、“太白双逸”以及他的未婚妻慕容红，均已不见！

庭院深处，却隐隐传来杀伐之声！

展白关心未婚妻的安危，暗暗捏了一把冷汗，急急向有杀伐之声传来的方向扑去！

“千幻飘香步”、“无色无相身”俱是蕴自天下第一奇书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中的绝学，经柳翠翠配合绝代妖姬“天仙魔女”传授的“姹女迷魂大法”陪练，展白才能修练而成，施展出来，当真是身影俱渺，快逾电光石火！

昔日雄锯金陵的“金府”，今日“南海门”入侵中原的大本营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明桩暗卡，不计其数，警卫之森严，不亚于天罗地网！

但竟连展白的身影也没有看到，展白已经连越过三处庭院，深入金府内宅！

奇怪的是，展白本是追寻杀伐之声而来，但到了金府内宅，却静悄悄的鸡犬不闻！

花木扶疏，楼阁连云，展白虽曾三进金府，但努力辨认，亦不知置身是何所在！

黑夜星空之下，一幢一幢的楼房，千窗百户，连一丝灯光皆无，透出一种阴森恐怖，及死气沉沉的气氛！

展白暗暗奇怪，明明听到这里杀声盈耳，为什么赶到此地，竟会不见一丝人影？

展白忖思中，身形如烟一般，闪过一道花墙，展现在面前的是一条笔直的甬路！

甬路两边是栽植的木樨花，修剪得整整齐齐，犹如两行短墙，遮住了两旁的视线，但顺路向前望去，却一眼望不到尽头，不知路有多远？

甬路正当中，匍匐着一团黑糊糊的东西！

展白眼光何等犀利，未经细看，即已辨认出倒在地下的是一个人！

展白心头狂跳，以为是茹老镖头、“太白双逸”还是自己未婚妻已遭杀害，飞掠面前，毫未考虑，即弯腰下去扶抱那具尸体！

谁知展白手指还未挨到地下尸体的衣边，那具看来极象倒毙的死尸，突然反身一掌，直向展白面门打来！

掌风罡猛绝伦，而且挟着一股沁骨寒气！

展白事先毫无防备，而且距离又近，这一掌如被劈上，直可把展白劈个脑浆迸裂！

所幸展白武功大进，今非昔比，一遇变故，感应立生，罡猛掌风将及面门之际，“千幻飘香步”陡然施出，身形立即横飘三尺，恰好躲过击向面门的一掌！

掌风擦面而过，展白心为之一震，横飘三尺之后，举掌欲劈！

谁知那卧在地上极似尸体之人，猛袭展白，一掌落空，仰面向天，喷出一口鲜血，手脚一阵抽搐，此时，才是当真死去！

展白一看那死去之人，面貌清秀，年纪甚轻，身上只右臂，正是数次与自己作对并被自己剑断左臂的“小青蚨”孟如萍！

不知“小青蚨”被何人所伤？着他临死之前凶狠之色，并在濒死之际，不惜自速其死，运集周身残余真力劈他一掌，足何见其怨毒之深！

展白却误以为雷大叔或是茹老镖头、“太白双逸”，以及自己未婚妻慕容红闯至此处，打伤了“小青蚨”，当即顺着甬路向前追去！

走完长长的一条甬路，前面却是一个占地颇广的院落，院落之中横七竖八，躺满了一院子的尸体！

只见断戈残肢，血腥遍地，真是惨不忍睹！展白立刻断定不是雷大叔、茹老镖头、“太白双逸”以及自己未婚妻慕容红所为。因为那五人无论如何不会有如此残酷的手段！

院落之中，迎面有一月门，借着满天繁星的微光，可看清月门上题着“怡情院”三个大字！

左右两厢楼房都是漆黑，唯有迎面楼房中射出灯光。

楼窗绛云轻纱中，烛影摇红，微闻衣裙裂帛之声，及吃吃笑声！

展白暗暗纳罕，莫非在这满地血腥的院落之中，楼房里还有小儿女灯下裁衣？

事情分明有点蹊跷，展白施展“无色无相身法”，人如一缕轻烟般，蹑足潜踪，掩至窗前，借着纱窗向房内看去！

这种绛纱窗，本是一种织衣细绢做成，非富贵人家用不起，白天从屋内望外边，一目了然，院内花树及来往行人，均历历在目，若在外边看屋内情形却无法看到，这本是聪明人设知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到了夜间，却适得其反，里明外暗，屋内看外边看不到，外边看屋内却看得非常清楚！

是以展白掩至窗前，对室内情形已是一览无遗！

但展白不看还好，这一看不由当场怔住……。

原来室中央，立地穿衣大镜之前，正有一绝色少女，脸泛桃花，杏眼乜斜，在那里张臂旋腰，大跳其脱衣艳舞！

那绝色少女，风华绝代，配合着步伐的节奏，摆臂颤乳，随着两条粉臂扬处，身上轻纱似的蝉衣，已条条撕碎！

每撕下一条衣衫，即发出一声裂帛的轻响，随即娇躯作一个回旋！

此时，那绝色少女周身衣衫已大部撕下，片片轻纱作蝴蝶飞散，灯光下已暴露出她曲线玲珑的胴体，只见摇曳生姿，当真是美色已极！

小楼内春色无边！

而背着窗，却站定一个白衣少年！

这白衣少年，手摇银扇，忘神地盯着那脱得玉体不剩寸缕的绝色少女，周身每一寸肌肤都放射着诱惑的光，不住地摇头晃脑，嘴中又不断发出淫荡已极的吃吃淫笑！

这大出意外的情况，使展白惊愕不已！

尤其看清楚那狂热地大跳脱衣舞的绝色少女，竟是金府千金、有着“江南第一美人”之称的金彩凤，更感不解！

再看那白衣少年，虽然不能看到他的面貌，但从其背影及其手中拿的银扇判断，必是那有着“龙神太子”之称的“南海少君”！

此时，金彩凤已把周身衣衫撕得寸缕不剩，而那“南海少君”，已把手中银扇折起插在衣领，吃吃淫笑着伸出双手拥抱金彩凤赤裸的胴体，嘴中并漫吟道：“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下逢！美人儿，我与你共赴阳台云雨梦，你再不能多情胜似无情……”

展白突见金彩凤眼光迷茫，似是神思不属，陡然明白金彩凤可能是被迷药失去本性！……

想到自己卧病金府，金彩凤亲侍汤药之情，又想到自己陷于“石矶大阵”，金彩凤冒死相救之恩，眼看金彩凤清白女儿身，将要受到沾污，再也不考虑后果，猛然一掌，把绛纱窗震了个粉碎，人也随着掠进房中！

“龙神太子”正在饱餐秀色之后，色授神与，准备登台入港之时，想不到会有人贸然闯了进来，猛然车转身子，见是展白，脸上陡然一惊！……

但瞬即平静下来，谲诡一笑，道：“想不到是展兄！‘鬼脸娇娃’已让与展兄抽了头筹，总不能再来破坏本太子的好事吧？……”

展白冷笑道：“想不到堂堂的‘龙神太子’，竟也是这种施展迷药采花的下三流淫贼！……”

“龙神太子”脸上笑容倏收，反手取出领内银扇，“刷”的一声，猛向展白“眉心”重穴敲来！

但展白自从贯通了天佛绝学，武功精进，足可睥睨天下武林，“龙神太子”出手猛袭，展白用不着思索，立生反应，脚踩“千幻飘香步”，人已飘出三尺，同时，右手倏伸，就在躲招避招之间，一招“卸关点元”，迅向“龙神太子”执扇右手关节锁去！

“龙神太子”心中一懔，估不到展白身法招式比自己更快。但他既敢率众入侵中原，雄图称霸，自也有超世绝俗的武功，就在展白右手将抓及手腕之际，猛然一沉腕子，“哗！”把手中银扇抖开，一式“野渡横舟”，银丝扇面闪起一道耀眼银光，挟着袭展白前胸！

展白运掌一封，“嘭”的一声大震，展白上身微晃！

但那“龙神太子”已被震退三步！

他本是心机极重之人，两招被挫，已知展白武功非同小可，恐怕败在展白手中，坏了名头，因此，被展白一掌震退三步，借势腾身向窗外掠去！

在跃出楼窗的同时，“临去秋波”，反手甩出三根银丝扇骨，分袭展白面门、胸、腹三处要害！

在银丝扇骨出手，口中才喝道：“本太子少陪了！但你今夜休想生离此楼！”展白晃身躲过迎胸射来的三点银芒，“龙神太子”已经逸出楼外！

展白才想腾身追去，忽感一个热烘烘的身躯，向他身上偎了过来！

展白一回头，跟那热烘烘的身躯，撞了个满怀！

原来是赤裸裸的金彩凤，已扑投进他的怀中！

软玉温香抱了个满怀，展白心中先是一阵迷惘，继之一惊！

他双手忙去推拒，谁知金彩凤服下烈性春药，力量大得出奇，展白一推没推开，她两条粉臂已经如钢箍一般，把展白抱了个结实！

展白见她秀目半闭，檀口微张，酥胸急遽地起伏着，赤裸胴体如一条蛇紧紧把他缠住，并且不断蠕动着，樱唇内娇喘吁吁，发出断续的噫噫唔唔之声！……

这哪里像是平日端庄稳重的金府千金，分明是一个淫妇娇娃……

展白暗恨“龙神太子”下流，表面高贵，暗地里却用手段，沾污少女清白！

可是，眼前情况却使他尴尬万分，对一个迷失本性的赤裸少女，他无法下狠手伤了她，可是一时又挣扎不开她的纠缠……

正在左右为难之际，突听“咯啷！咯啷！……”一阵连响，门窗等处，均落下一块厚约五寸的钢板来，想将门窗严密地封闭起来！

展白大吃一惊！知是“龙神太子”在外边发动了楼内埋伏的机关，再也不顾一切，一伸手点了金彩凤的“睡穴”，顺手将金彩凤赤裸的胴体，放在一个悬有锦帐的床上！

展白撤出背上“无情碧剑”，想砍破钢板脱身，但门窗缝隙里，已冒进数缕袅袅的白烟来！

那白烟冒进来得很快，刹时已涨漫全室，展白虽然及时闭住呼吸，仍感到一阵昏眩！

展白想不到这白烟这样厉害，闭住呼吸，仍不能阻止毒气内侵，再想以手中“无情碧剑”，去砍破封闭门窗的钢板，已经力不从心，颓然栽倒于床边，却正好是金彩凤的玉腿之前。

展白心中明白，但就是手脚发软，不能移动……

突听屋外一个女子的声音，冷冷地说道：“师兄！你在此处，又玩什么花样？”

一个男子，似是“龙神太子”的声调，陪笑道：“师妹！你忒以多心！为师兄的哪里有什么花样？不过到是捉到一个强敌……”

“哼！”

那女子一声冷哼，似是不信，道：“你当我还不知道呐！分明你把本宅主人的小姐，擒来此楼之中，还会做出什么好事来！”

“龙神太子”似是而非的语气，只嘻嘻陪笑，未答出话来。

那女子又冷冷他说：“你在家中胡作非为，也还罢了中原父亲将一身大任托付于你，你这般胡闹，恐怕有负父亲所托，难成大事！还不快把房门打开？”

“龙神太子”分明不愿打开房间，只陪笑道：“来人武功了得，为师兄才施展‘龙涎香’，想把他迷倒，现在为时不多，恐怕他还未被昏迷过去……”

那少女似是不耐，叫道：“不用巧言饰辩，打开！”

“龙神太子”仍在推三阻四，那女子又叫道：“你不打开，难道我不会打开吗？”

接着，“哗唧”一声，窗门之处的铁板，已自行移开！

满室白烟，袅袅四散！

那女子一抖手，打出两枚玻璃球，“波！波！”

两声轻炸，一蓬青露闪过，满室白烟立刻消尽！

“龙神太子”也紧跟了进来，谁知在室内四处一看，不由大惊失色！

原来室内空空如也，不但展白不见，连那脱得赤条精光、被烈性春药迷失了本性的金彩凤，也失去了踪影！

“龙神太子”惊愕不已！

“南海龙女”却樱唇一撇，道：“哥哥，你困住的人呢？”

任他“龙神太子”精明盖世，此时亦不禁瞠目结舌，无言以对……

原来在“南海龙女”逼着“龙神太子”打开窗门钢板的瞬间，展白及金彩凤已为一戴了鬼面具的少女救走！

展白脚虽不能举动，但对这鬼面少女却熟悉得很，那正是与自己在秦淮河小船上春风一度，在“豹突山庄”又被自己一句话气走了的柳翠翠！

展白奇怪柳翠翠怎会在此地出现？又要把自己带上无奈他受了“龙涎香”之毒，口不能言，无法发问！

柳翠翠轻舒双臂，一只手挟了展白，一只手挟了金彩凤，这姑娘忒也刁钻，对金彩凤的裸体连一片布也不加掩盖，就那样赤条精光，挟起金彩凤迅如闪电，掠出窗外，几个转折，来至一座广大的花园之中，到了一个假山后僻静之处，丢手把二人掷在地下！

对着展白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本不想救你！但为了要认清楚你们男人的嘴脸，所以又把你救出来。我问你，你既跟我做成夫妻，为什么以前有个婉儿，现在又有个金彩凤！你倒底认识多少女人？”

展白在屋外被冷风一吹，“龙涎香”的毒已解去不少，此时，周身虽仍发软，但口已能言，苦笑道：“你的醋劲可真不小！但在事情未弄清楚之前，最好先不要随口乱说……”

柳翠翠冷笑道：“你片面之言不足信，待我把她救醒，当面对质，如果她跟你有什么关系，那时，我再找你算账！”

说着，从怀内掏出一颗药丸，为金彩凤服了下去。

金彩凤机伶伶连打两个冷战，人已清醒过来，冷月星光下，见当面一个青面红发的恶鬼，自己赤身裸体置身房外，不由吓怔了！

转眼看到展白，情不由己，娇呼一声，直向展白怀中扑去！

柳翠翠冷哼一声，道：“还有什么话说？事实是最好的证明！”

说着，“呛”的一声，从展白背上抽出“无情碧剑”，分心便向金彩凤刺去！

展白大叫道：“慢着！”

柳翠翠冷笑道：“怎么？心痛了吗？”

说着声调一变，厉叱道：“我非要当着你的面，把可！”

厉叱声中，手中剑已刺了出去！

展白此时功力未复，眼看她“无情碧剑”，已将刺至金彩凤前心，自己却无法出手相救，不由气得连声冷笑道：“你这母夜叉！难道你杀死一个无

辜的少女，就会使我回心转意了吗？嘿嘿！简直是梦想！……”

“柳翠翠听到“母夜叉”三个字，心中一震，猛然刹住手中剑，哭声道：“你说谁是母夜叉？”展白厉声道，“我说你是母夜叉，在未明真像之前，便无端醋海兴波，辣手摧花！……”未等展白说完，柳翠翠已娇躯微颤，把“无情碧剑”“ ”的一声，掣在地下，掩面悲泣，腾身而走！

柳翠翠从小在荒岛长大，虽然少不更事，但对“母夜叉”三字的恶毒含意，却知之甚念！

原来她的师父“鬼面娇娃，红粉骷髅”遭遇奇惨，她本是一个弃女，降生不到一月，即被狠心的父亲弃在一座荒庙中，幸为“天仙魔女”所救，把她抚养长大，并授以绝世武功！

到她长成时，竟然出落得如花似玉，加之她武功高强，当时拜倒石榴裙下的青年男子不知凡几！

恰巧“天仙魔女”受人纵容，一时逞强，施展“姹女迷魂大法”，坏了盖世奇人“只眼郎君”的修行，引起武林公愤，认“天仙魔女”为邪魔外道，群起围剿，致使“天仙魔女”在中原武林不能立足，亡命海外荒岛，暂时隐遁起来！

“天仙魔女”本善于奇门生剋之术，为了防范仇家追踪，又遍布迷径幻境，机关埋伏，把一个世外荒岛布置得神仙难渡，倒也能相安于一时！

在做这些开荒工作之时，因荒岛缺少食物，师徒二人均以海中鱼虾为食，恰巧在那荒岛海边岩石洞穴中，生产一种“血鳗”，这种血鳗对人身是一种大补，师徒二人吃得多了，内功真力竟然大增，有一次师徒二人无意中捉到一只“千年血鳗”，分而食之，竟达到容颜常驻、长生不老的地步！

直到二百余年，“天仙魔女”才肉身坐化，无疾而终，偌大一座岛上，只剩下“鬼面娇娃，红粉骷髅”一人！

适值中原武林群雄争霸，互相仇杀，不少邪魔外道之徒，中原不能立足，亡命海外，有不少人逃到这荒岛上来！

“鬼面娇娃”正感孤寂无依，对逃亡岛上的亡命之徒，均加以收留，像桃花岛四妖妇“桃花四仙”、岭南大盗“大头鬼王”等结盟兄弟八人，也就是后来有名的“魔鬼岛八妖”，以及“海外三煞”等人，都成了岛上的顶尖高手，此外，不知名的还不知有多少。

此时，“鬼面娇娃”爱上了一个名叫龙啸天的少年武士，也就是后来的“南海一君”“海龙神”！

二人正在打得火热，龙啸天不知为什么丢下“鬼面娇娃”，只身潜赴中原，不辞而别，一去年余，没有音讯！

“鬼面娇娃”自然难舍，赶至中原寻找，却发现龙啸天已与另外一个女人成了婚，而且生下一子！

“鬼面娇娃”又妒又怒，找至龙啸天住所，没想到又被龙啸天一个坏朋友施用迷药，加以奸淫！

龙啸天借此声言与“鬼面娇娃”脱离关系，并直斥“鬼面娇娃”为淫荡女子！

“鬼面娇娃”受此刺激，几乎发疯，便在中原武林大事杀戮，而且竟当真变成淫荡无比，淫乱青年，稍不随意，即予杀害，加之她武功高强，又常戴一鬼面具出现，因此“鬼面娇娃，红之名大噪！

后来引起武林公愤，集合黑白两道数十高手，在泰山观日峰一战，把她

打落万丈深渊，幸而未死，但落了个伤痕累累，她身心两伤，潜回“魔鬼岛”，避居不出。

龙啸天因为夺得一册武学秘录，也被黑白两道合力追杀，中原不能立足，携妻带子第二次潜回“魔鬼岛”！

不知他用什么办法，说服了“鬼面娇娃”，二人竟又言归于好，与龙啸天的前妻三人住在一起。

而且，龙啸天根据那本武学秘录，竟修炼成了一身绝世奇功！并自命为“南海一君”“海龙神”，开创“南海”一派，广收门徒，俨然成为一方霸主！

他的儿子也长大，就成为“南海少君”“龙神太子”，后来他的前妻又生下一女，是现在入侵中原、掌生杀大权的“南海龙女”！

“南海龙女”拜二娘“鬼面娇娃”为师，“鬼面娇娃”一无所出，还是真喜欢“南海龙女”，但不喜欢“南海少君”，因此“南海少君”乃随父学艺！

后来“江南七侠”的老七、“银扇子”柳崇厚，因为洞庭湖底藏宝，兄弟阅墙，大哥“霹雳剑”展云天遇害，柳崇厚的妻子也被五位盟兄所杀，情势所迫中原不能立足，携带幼女逃至南海“魔鬼岛”，寄居于南海门下！

他的女儿柳翠翠，年长到十二三岁，粉装玉琢，美貌无双，甚得“南海一君”喜爱，被强行指定服侍小姐，与“南海龙女”为婢。

柳崇厚身为“江南七侠”之一，自己亲生女儿，亦是千金之躯，岂肯与他人为婢，但人在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。自己父女既然要蒙“南海门”庇护，自己爱女被南海掌门指定为婢，敢怒而不敢言，表面还得装做心甘情愿！

谁知柳翠翠因祸得福，因终日服侍“南海龙女”，竟也被“鬼面娇娃”看中，收录为第二女弟子！

加之柳翠翠慧质天生，禀赋竟在“南海龙女”之上，因此，居然入门较晚，武功比“南海龙女”还要高，并且连“天仙魔女”谪传给“鬼面娇娃”的“姹女迷魂大法”也学会了。

“银扇子”柳崇厚，虽然未参与杀害大哥“霹雳剑”展云天的阴谋，但他也藏了一点私。

那就是依仗他超人的水功，单独进入洞庭底取宝时，把那一册《武学真经》暗暗藏在身上，却把《武学真经》的封皮撕下，其中央以另外一本破书，是以“江南五侠”害死大哥，赶走七弟，瓜分洞庭宝藏时，老四“乾坤掌”云宗龙所得的一本《武学真经》已经是膺品！

那就是云宗龙的儿子、“安乐公子”云铮终日不离手的那本破书！

“安乐公子”苦研伪本《武学真经》，永远不能获得甚高进境，也就是这个道理！

若不然，武林中不会出现四公子，恐怕早成为“安乐公子”一人的天下了！

《武学真经》的真本由柳崇厚得到，柳崇厚潜身海外，忍辱负重，想学得绝世武学后，再找忘恩负义的五位盟兄算账，可是待他把《武学真经》的大部分武功练成之后，竟能静心忍性，把火气完全消尽了。并把他那柄赖以成名的“银扇”，也赠给了“南海少君”！

只在闲暇之时，把过去的一切往事，与女儿谈谈，以打发荒岛上长日的寂寞。

是以柳翠翠对“江南七侠”之事，知道得甚多！

柳崇厚深得道学真髓，把恩怨情仇、霸业雄图都看淡了，但柳翠翠却不能释怀杀母之仇！

恰巧这一年“鬼面娇娃”已死，南海“魔鬼岛”势力尽入“南海一君”之手，“南海一君”自认羽毛已丰，势力壮大，又燃起他早年称霸中原的野心，而且他也忘不了早年被中原武林追赶无法立足的仇恨，因此，以自己的儿子、女儿为主，襄助以“海外三煞”、“桃花四仙”、“魔鬼岛八妖”，率领南海门下高手，倾巢侵犯中原！柳翠翠也随着小姐，第一次离开“魔鬼岛”，踏上大陆。

她临行之前，她父亲柳崇厚告诫她说：“中原少年，个个俊彦，你道心未坚，此去恐怕要堕身情网，不能得道飞升！”

柳翠翠一笑置之，因为她狡黠无比，能摆脱“南海一君”、“南海少君”父子两大色狼的纠缠，自认天下男人已不足动其心，故未把父亲的话放在心上。

谁知她刚到中原，为了心切母仇，偷偷离开“南海龙女”，前往南京金府，暗探“青蛛神”金九行踪，第一次在秦淮河畔救了展白，便堕入了情网！此时，展白骂她“母夜叉”，大大地伤了她的心！

因为，“南海一君”龙啸天非常好色，遗弃“鬼面娇娃”，娶“中原玉女”为妻，也就是为了“中原玉女”比“鬼面娇娃”生得更美，后来“中原玉女”为他生儿育女，年老色衰，“鬼面娇娃”又因被中原武林高手在泰山观日峰打落万丈深渊，毁了容貌，终日戴了鬼面具，更使“南海一君”见了恶心，故尔暗中已与妖姣无比的“桃花四仙”有了来往。

“鬼面娇娃”能容得下“中原玉女”，却容不得人尽可夫的“桃花四妖”，为此常与“南海一君”争吵，“南海一君”把“鬼面娇娃”母夜叉骂不离口，是以柳翠翠对“母夜叉”三字耳熟能详。

“南海一君”因有外遇，才骂“鬼面娇娃”为母夜叉，“南海一君”也曾想染指柳翠翠，都被她巧妙地摆脱，她与父亲寄身南海门下，表面上虽不敢怎么样，但骨子里已把“南海一君”鄙视到十分，今见展白以“南海一君”的口吻，骂她为母夜叉，是以伤心已极，丢掉手中“无情碧剑”，掩面悲泣而走！

谁知她刚一举步，突听一声冷笑，假山后人影一闪，面前多了一个锦衣少女！

这锦衣少女正是展婉儿，展白见到婉儿，急呼道：“婉儿！”

婉儿娇美的脸上，已失去了往日的娇憨天真，代之的是一片哀愁，她对展白热情洋溢的呼叫，不理不睬，脸上现出一种嘲弄的笑容，嘴角微撇，负手绕着赤裸的金彩凤踱了一个圈子！

金彩凤被展婉儿奇异的眼光，看得大是难为情，虽同是女性，但她素常何等高傲，如今赤裸地被展婉儿像看稀罕似地绕着圈子看了半天，不由羞得面如红布，无地自容……

#### 第四九章 “海外三煞”

婉儿直围着金彩凤绕了一个圈，才冷笑道：“展哥……小侠！你跟我姐姐刚刚结婚，便在这里乱勾搭女人，不免有点不像话吧？”

婉儿的一句话，使金彩凤与柳翠翠同时一震！

柳翠翠又走了回来，忘记了伤心哭泣；金彩凤也忘记了害羞，一齐睁大眼睛望定展白，张大嘴巴道：“你——”

差不多是同时，柳翠翠与金彩凤惊望着展白张口说出一个“你”字，但下边的话，一时之间再也接不下去！

想必两个少女听到这意外的消息，芳心已经碎了……

展白早已看出二女心意，心想“快刀斩乱麻，挥慧剑斩断二女情丝，此其时矣！”

想罢，正容说道：“婉儿妹妹说得不错，在明媒正娶之下，我已与婉儿的姐姐慕容红，正式结为夫妇……”

未等展白的话说完，柳翠翠已颜色惨变，凤目急睁，怒叱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

婉儿在一边插手冷笑道：“难道还骗你不成吗！”

柳翠翠只感头脑中“轰”的一声，娇躯摇摇欲倒，凤目中汨汨流下泪来，紧咬着嘴唇，向展白悲声道：“你……你这负心……的！你说！你说！你把我怎么办……？”

展白见柳翠翠伤心至此，才明白柳翠翠对自己是一片真情，也不由深悔自己做得孟浪，一时气愤，答允了慕容红的婚事，看眼前情形，真要如自己所想“挥慧剑斩断情丝”，可说是谈何容易？

就在展白深感懊悔，无言以对，微一怔神之际，突听一声惨嗥遥遥传来，声如野兽临死之前的悲鸣，令人听之心神俱为之一颤！

这一声惨嗥声音虽不大，但传至几人耳中，几人不由吓得一身冷汗，展白与金彩凤的脸上更是变了颜色！

金彩凤猛地扑至展白面前，悲声叫道：“展哥……小侠！请你帮忙，我的父亲恐怕凶多吉少！……”

展白对“青蚨神”金九的死活，并不关心，他耽心的是雷大叔、太白双逸、茹老镖头以及自己的未婚妻慕容红的安危。他此时吸入内腑的“龙涎香”毒已完全散去，周身功力已复，闻言顺手把自己的外衣脱下，丢给金彩凤，然后弯腰拾起地上的“无情碧剑”，道：“你父亲在何处我不知道，你自己去找吧！我还要去接应两个人！……”说话声中，人已跃上假山顶，略为辨别一下惨嗥声传来的方向，立如脱弦急弩，向前扑去！

三个少女，各怀不同的心情，互相对望了一眼，谁也没理谁，金彩凤最急，把展白丢给她的外衣，胡乱穿在身上，当先向假山之外跑去！

柳翠翠白了婉儿一眼，道：“有胆吗？”

展婉儿鼻孔哼了一声，撇了撇嘴道：“怕什么？”

说罢，一跺脚人就如一缕轻烟一般，向前驰去。柳翠翠随后追来，四个人差不多是前后脚来到一所广大的庭院之中！院子里灯笼火把，照耀得如同白昼，是以看得分外清！

这院子占地颇广，纵宽备有四十余丈，地下完全是坚硬的三合土铺成，三面高，墙壁边地上放有石锁沙袋及刀枪剑戟等十八般兵器，看样子似是金

府的练武场！

迎面一座高台，高约二丈，四丈见方，正当中摆了一张大长桌，桌后十数张高背金交椅，当中坐着“南海少君”及“南海龙女”兄妹二人，其余的椅子坐着“海外三煞”、“桃花四仙”等人，椅背后站着高矮不等的十数个劲装大汉！

迎着看台的墙边上，埋着十数根高大的柱子，每根柱子上都绑有一个人，有的已经死了，开肠破肚，断臂少腿，惨不忍睹！

活着的也都吓得面无人色！

在这些绑着犯人的柱子两旁，各站有两名凶眉恶眼、打着赤膊、挺胸叠肚的刽子手，手中抱着明晃晃的鬼头刀，一个个犹如凶神恶鬼！

院子里正有数十人捉对儿厮杀，刀光剑影，掌拳呼呼破风，战况非常猛烈！”

看“海外三煞”、“桃花四仙”等一流高手都坐在看台上看热闹，显见“南海门”仅是以二三流的角色应敌！

展白已看出与“南海门”下血战的，正是雷大叔、“太白双逸”、茹老镖头及慕容红等人！

雷大叔与“太白双逸”完全凭一双肉掌，茹老镖头使一柄纯金吞手的紫背鱼鳞刀，慕容红用短剑，几个人如生龙活虎一般，力战“南海门”下数十人，仍然是从从容容，稳占上风！“南海门”下，不时有人被杀伤或是打倒！

“南海少君”高坐看台上，手摇银扇，见门下久战来人不下，耸了耸眉毛，向左右看了看。

“海外三煞”之一、白发婆婆冷艳红立刻干吼了一声空而起，升至三丈余高，弹腿折腰，身形平射而出，快逾飘风闪电半空中挥出一掌，猛向雷大叔头上砍去！

雷大叔力战四五人，仍然游刃有余，突见白发婆婆挟疾风迅雷之势攻到，立刻挥左掌逼退四面之敌，右掌“天王托塔”，硬向白发婆婆重逾千钧的掌力迎去！

两股强烈掌风半空相遇，“嘭”的一声大震，雷大叔踉跄四五步，围住雷大叔的“南海门”下，也都哄然四撤，白发婆婆掌力惊人！

雷大叔拿桩站稳身形，暗惊白发婆婆内力惊人，心中微微一凛！

此时，白发婆婆身形已落下地来，干叫道：“再接我老婆子一掌！”

说着话，双掌平胸推出，一股狂飙，猛向雷大叔胸前卷至！

恰好雷大叔也是傲骨天生，见白发婆婆盛气凌人，他竟不躲不闪，也以右掌劈出，硬向白发婆婆强烈掌风接去！

“嘭！”又是一声巨响，白发婆婆身形连晃，雷大叔已被震退五步！

白发婆婆见雷大叔连接她两掌，更形激怒，只见她满头白发无风自动，嗔目厉叱道：“好小子！老婆子这第三掌，要不了你的狗命，此后名字倒着写！”

说罢，运足周身十二成的功力，弯背塌腰，双手颤巍巍地平胸推出！

雷大叔连接她两掌，已感双臂发麻，内腑血气翻涌，但他是个宁折不弯的性子，虽见白发婆婆这第三次出掌，威力前所未见，他仍然咬牙硬接，暗把“天佛掌”力运至巅峰，待强猛掌风将及身前之际，才双掌一挥，向前迎去！

展白站在墙顶，万没想到雷大叔再会硬接白发婆婆这第三掌，总以为雷

大叔要躲过去，然后再还招，所以他未做准备接应！

今见雷大叔仍然硬接，不由脱口叫道：“不好……”

但未等他窜下墙来，雷大叔双掌已与白发婆婆双掌接在一起！

两股强烈掌风，半空相撞，恍如平地响起一声焦雷！

余力四激，尘沙飞扬！

雷大叔一路踉跄，直退出丈余远近，但身形晃了几晃，仍然站着未倒！

白发婆婆怪目圆睁，静等着雷大叔不支倒下……

但雷大叔不但未倒，竟张口说道：“老婆婆！你名字怎么写法？”

可是一张口说话，再也忍不住内腑翻滚的气血，竟顺着口角流下满嘴鲜血来！

白发婆婆狞笑道：“你到阎王老子面前，再去问我倒写的姓名吧！”

展白知道那是白发婆婆鬼神皆惊的“搜魂指”，不由惊叫道：“大叔，闪开！……”

可是，婉儿比他更快，就在展白惊呼出声之际，她娇小人影，已如惊鸿飞燕一般掠至当场，人未落地，半空中单指疾出，也是用的“搜魂指”，猛戳白发婆婆右臂“关元”重穴！

这是婉儿聪明的地方，她自己“搜魂指”的功夫，不如白发婆婆深厚，故此，她避开指锋，出招指向白发婆婆右臂要害！

白发婆婆此时若不收招后退，固然她的指风，可以要了雷大叔的命，但她自己的一条右臂，也得报销！

这叫“攻敌所必救”，类似兵法中“围魏救赵”的方策婆无奈，只有沉腕子，向一侧闪去！

只听“滋”的一声轻响，白发婆婆的指锋虽然让开雷大叔，因为撤功不及，指锋过处，竟在坚硬的地页上划了一道寸余深的沟！

再看婉儿那一指落空，也把地面上戳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小洞！

二人的“搜魂指”都够惊人！

雷大叔惊魂初定，摇摇欲倒，婉儿赶上一步，忙扶住雷大叔，忙道：“大叔！你负伤了？……”

雷大叔在慕容府最疼爱婉儿，婉儿也最敬重雷大叔，是以见到雷大叔负伤，芳心甚感焦急……

此时，展白也跳落院中，见雷大叔有婉儿照顾，面孔一沉，对白发婆婆叱道：“你这么大了年纪了，想不到还那么心黑手辣，对一个负伤之人，还下毒手，今晚，小爷倒要领教领教你有多少绝学？”

喝罢，双掌一翻，亮出“天佛降魔掌”架式，道：“小爷先让你动手，三招之内，照样要你的老命！”

白发婆婆一见展白出现，面露惊惧之色，先前的狂傲早已吓跑。因为她知眼前的小伙子，乃是她命中的克星，但一时之间，又不好意思掉头就跑，是以怔在那里……

突然人影一晃，长髯老人与“佛印法师”同时掠至展白面前！

长髯老人抖须笑道：“小哥儿！中原武林，就你一人，使我们‘海外三煞’心服口服！但今夜我们三个老不死的要合起手来，跟小哥儿领教几招绝世武学，这活要跟别人说算我们欺侮人！但对你小哥儿说来，谅必小哥儿不会说我们以众欺寡……”

展白哈哈大笑道：“在下尊你一声老人家！你怎么不说是脸皮厚呢？”

长髯老人脸一红，瞬即放声笑道：“就算我老不死脸皮厚，但‘海外三煞’合战你一人，未尝不是小哥儿的大光荣呢！我老不死斗胆说一句，中原武林除了小哥儿一人，可荣获这份光荣之外，武林中找不出第二人！”

展白豪气干云地笑道：“这样说来，这份光荣展白是一定要拜领了？就请三位进招吧！”说着拉开“天佛降魔掌”的架式！

双方这一对答之间，连动着手的人都自动停止了下來，纷纷向四周退去，当中立刻现出一大片空地来，似是专为展白猛战三煞空出的场地！

因为大家心里明白，这四个人打起来，必是石破天惊！

连看台上那么镇静的“神龙太子”与“南海龙女”，也不由双双站立了起来，要看看自己门下顶尖高手、合战一个少年胜负如何？

慕容红、金彩凤不知“海外三煞”的实力如何，但见展白以一敌三，场中紧张的气氛，也料想到对方必是绝世高手，禁不住为展哥哥暗暗耽心。

婉儿却是深知“海外三煞”的厉害，见展哥哥答应了人家的挑战，只急得芳心无主……

柳翠翠虽然亲身陪练，知道展哥哥此时的功力，足可睥睨天下，但听说他独战南海三大顶尖高手，也不由暗为展哥哥捏了一把冷汗……

雷大叔、“太白双逸”及茹老镖头，刚刚见识过白发婆婆的武功，一个人功力就有那么强，要是三个人合起手来，那威力不知要大多少倍？更是为展白焦急万分……

至于“南海门”的人，却个个心喜，虽然不少人曾领教过展白高强的武功，但以本门三张王牌，要打一个少年展白，胜算，因此，一个个都怀了几分欣喜的心情，来参观这一场武林罕见的大战！

不提双方观战之人的忧喜参半，单说长髯老人见展白接受了他的挑战，满脸欣喜之情，向展白挑起大拇指来，赞道：“小哥儿，了不起！你可称为近百年来，天下第一奇人！”

展白见长髯老人出于真心地恭维自己，反而有点不好意思，收了招式，一抱拳，道：“老先生过奖了。”

白发婆婆呷呷干笑道：“小哥儿不必客气，我们老头子说的是实话！老实告诉你吧，我们三个老不死自认为天下无敌，连我们的主子‘南海一君’，也不敢说是我们三个人的对手……”

白发婆婆说到这里，长髯老人直打眼色，在看台上站着的“龙神太子”与“南海龙女”更是颜色愕变！

但老婆子心直口快，不管众人的反应如何，仍照直说下去道：“今夜小哥儿一人独战我们三人，岂不是前无古人？”

展白颇为诧异道：“你们三位，既是武功盖世，又何必甘心受别人驱使……”

“佛印法师”急插口道：“臭老婆子，就会信口开河……”

长髯老人微微一叹道：“贼秃，今夜我们三人遇到绝代奇人，要说老实话！”

接着又对展白道：“我们三个老不死的自有不得已的苦衷，现在没有时间多说……”

忽然面色一整，道：“过去的不谈！我们三个老不死的合起手来，打你一个小娃娃！可说是千载难遇的盛会，盛会难逢，咱们今夜的胜败，要有个赌注才行！”

展白见他们三个言语率直诙谐，心中减少了几分故意，闻言道：“不知老前辈要赌些什么？”

长髯老人听展白尊称他为老前辈，一时喜得抓耳搔腮，摸了半天胡子，才说道：“我们三个老不死的要败了，从此退出南海门，不问江湖是非。如果小哥儿败了，也要和我们一样，退出中原武林，不问江湖是非。这样公平罢？”

展白本是忠厚诚实的青年，有点傻里傻气，今天不知怎么突然聪明起来，乍一听长髯老人所提的赌注，似乎微不足道，但仔细一想，可又不是那么回事！

于是问道：“这还要多加说明，你们三位退出‘南海门’，是否还可以在中原立足？在下退出中原武林，是否连在中原立足都不可以了呢？”

长髯老人一听，青年人不简单，于是笑道：“不管在哪里立足，总以‘不问江湖是非’为重点就好了。也就是说凡是武林中的事，不许插手过问，至于安身立脚的地点，不限于中原还是海外，总以避免与武林人物见面为准。怎么样？”

此时“南海龙女”飞快掠了“龙神太子”一眼，“龙神太子”脸色惨变，刚要跃身下地……

不过，众人都注意展白与“海外三煞”的谈判上，对他兄妹二人的动作，无人看到！

就在“龙神太子”将要跃下之际。

展白道：“老前辈办法虽好，但在下歉难照办！”

长髯老人一愣，道：“小哥儿，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展白道：“在下父仇未报，除非展白已死，只要留展白三寸气在，这杀父之仇，非报不可！”

长髯老人一抖长髯，道：“父仇不共戴天，理应当报！但不知小哥儿杀父仇人是谁？”

展白一字一顿，斩钉截铁地道：“‘青蚨神’金九！”

白发婆婆突然咧嘴大笑，笑得满头自发乱颤！

展白见白发婆婆笑得突兀，颇不高兴地道：“不知老前辈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白发婆婆手指墙边绑人柱那边，却一时止不住笑声，说不出话来。

长髯老人道：“‘青蚨神’金九已死，小哥儿这桩心愿是算了啦！”

展白顺着白发婆婆手指方向看去，墙边地下一辆破碎了的轮椅，绑人柱上绑着血淋淋的一段残肢，双臂双腿以及项上人头，均已被刀砍落，正是“南海门”“五刀分尸”的残酷刑法！

再一看绑在柱子上的那一段血淋淋的肢体，团花套肩锦缎袍，哑然而悟，那正是“青蚨神”金九的衣饰！

突听一声悲惨的哭号，接着一条人影，飞扑至“青蚨神”金九的残躯断肢之前，扑地号淘大哭起来！

他努力摒除了心中杂乱的感想，仍昂然道：“‘青蚨神’固然已死，但在下杀父仇人，还有‘乾坤掌’云宗龙！”

长髯老人面含谲谗笑容，道：“看来小哥儿杀父仇人还不少，不知还有哪一个？”

展白接着道：“‘混元指’司空晋！”

长髯老人道：“接着说下去！”

展白道：“‘霸王鞭’樊非！”

长髯老人哈哈大笑道：“小哥儿杀父仇人，都是中原武林豪门巨霸，但不知还有没有？”

展白道：“没有了！”

白发婆婆挤着堆满皱纹的脸道：“那小哥儿，你尽可以跟我们三个老不死的放手一拼，中原武林，再也没有什么事心不下的了！”

展白不信的道：“莫非中原四大豪门，镇江樊非，都被你们‘南海门’斩尽杀绝了？”

“佛印法师”道：“难道我们三个老不死的，还会骗你一个娃娃吗？”

展白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

长髯老人面容一整，道：“小哥儿你也在江湖上走动过，当知江湖上的人一言九鼎，‘海外三煞’不是没无闻之辈！……”

展白突然向三人一抱拳，深施一礼，道：“那么，在下杀父之仇已报，要谢谢三位了！”

白发婆婆道：“小哥儿，不要先谢我们三个老不死的，真正代你诛却杀父仇人的，应该是我们少主，小哥儿应该谢她！”

展白掉头一看，白发婆婆手指的是“南海龙女”，而“南海龙女”一对亮如晨星的大眼睛也正盯着望他。

他情孽纠缠，已有数个少女对他钟情，使他无法应付，因此，一看到“南海龙女”用这种眼光看他，吓得忙转回头来，对“海外三煞”道：“谢一不谢二！”

“展白此时父仇已报，倒真无牵无挂，这个赌是打定了，就请三位前辈赐招吧！”

说罢，“呛啷”一声，抽出背上“无情碧剑”，左手藏剑，稳压肘后，右手捏剑诀，斜指齐眉，剑招亮式，仍是他那一套不大高明的“三才剑”法！

“海外三煞”一见，各自移身错步，成三角形把展白围在中央。长髯老人身形直立，双掌一反一正平置胸前，乃是“怀抱日月”的姿势；白发婆婆塌肩跨步，右手单指竖立如锥，摆在右耳下方；佛印法师，却是双掌扶地其踞蹲坐，状如青蛙，看样子要以“大手印”应敌，白发婆婆亮的架式已是“搜魂指”，“佛印法师”是用的“蛤蟆功”，三老均要以平生绝艺来合战展白！

“海外三煞”单打独斗，都吃过展白的亏，此时三人合战展白，一亮式便把各人惊世的功夫摆了出来，看样子并不像“龙神太子”所耽心的那样会“放水”，相反的，三人是有把展白折辱在手下的决心！

展白见三人徒手摆开架式，朗声道：“请三位老前辈亮兵器！”

“海外三煞”同时说道，“我们三个老不死的，从来不带兵器，而且我们三敌一，徒手也罢……”

本来展白仗剑独战三大绝世高手，也算难能，但展白天生傲骨，他一回手，“呛”的一声，又把“无情碧剑”还鞘。

当时双掌一挫，摆出了“天佛降魔掌”的招式，道：“那么，在下也就空手奉陪了，请！”

雷大叔与“太白双返”暗暗摇摇头，心说：“当真是跟他父亲‘霹雳剑’展云天，一个样的脾气！……”

不由得更为他多耽了一份心。但此时此际，局外人又无法出面阻止，只

有站在一旁，暗暗为展白焦急……

长髯老人笑道：“小哥儿先请！”

“我们三个老不死，以三敌一，已经占了便宜了！”

展白道：“幼不欺长！还是三位老人家先请！”

白发婆婆呷呷笑道：“尽客气个什么劲？老婆子先出手！”

说罢，“搜魂指”神功，运至巅峰，猛然划出！

尖风狂啸，猛向展白劈面点来！

## 第五章 生死一掌

这真是武林罕见的一场恶战，只见掌起处风云变色，指落处石破天惊，只打得天昏地暗，灯火无光，就在坚硬逾石的练武场上，掀起的尘头也足有十数丈高！

这时，已看不清四人的身影，只能看到四团罡风急旋，犹如四股强烈的卷风纠缠在一起；翻腾播滚，狂啸刺耳！

晃眼间，展白独战三煞，已然打了三五十个照面！

此时，掌风劲流，愈来愈猛，激起来的征尘愈飞愈高，只见黄尘滚滚，怒流激湍，龙卷风如暴雨过后深山大川，万涛齐鸣，又如狂风巨浪的大海上，群龙闹海，四股龙渐渐合成一般，吼吼怒卷，声势简直惊人已极！

在四周围观的众人站不住脚，身不由己地纷纷后退！二三十丈开外的灯笼火把，均自摇晃不定，昏昏欲灭！

这时众人已无法看清四人动手的招式，也不知打了多少个照面。反正时间不短了，场中风声渐减，人影又渐渐现了出来！

四个人头上均已冒起腾腾的汗气！

想以这种绝世神功应敌，虽然威力强大，但也最耗真力，“海外三煞”三百余年的苦修苦练，尚且头上见了汗，展白纵然神功盖世，也不由不累得气喘吁吁！

场外观战的那么多人，连敢喘一口大气的人都没有一战，的确是盛况空前！

四个人由快攻快打，变成围场游走，招式既慢了，众人已能看得清楚，只见四人之中，无论任何人攻出一招，均是全身动力之所聚，每一招落空，均可把坚逾青石的地面，打一道深沟，或是一个大坑！

看样子四个人任何一人的一指一掌，均可开金洞铁，碎石成粉！

白发婆婆性情最急躁，她平生很少遇到敌手，曾狂言有在她手下走过三招者，即不予以杀害，今见三人合手，久战展白不下，立即暴怒，把“搜魂指”运功运至巅峰，“嗤！嗤！嗤！”接连猛戳三指，指指尖啸破风，指指指向展白要害！

展白打得久了，也激起少年傲性，“千门飘香步”、“无色无相身”，翩若惊鸿，矫如游龙，接连躲过三指，“天佛降魔掌”一招“佛光普照”无俦罡风，狂卷白发婆婆！

白发婆婆招式出手太狠，用力过老，一时收招不及，躲得略为慢了一慢，左肩被展白无俦的掌风扫了一下，白发婆婆半边身子一麻，痛彻心肺，不由惨叫一声，一路踉跄五六步，被打出圈外！

所幸只是掌风扫中，如若被掌力击实，以展白目前功力来说，焉有白发婆婆的命在？

“佛印法师”一见展白掌伤白发婆婆，心中又急又怒，“呱呱”厉啸，双掌如风车一般，猛向展白身后扑至！

展白一掌震退白发婆婆，听到身后罡风怒吼，知有暗袭，不躲不闪，“天佛降魔掌”运至十成，反臂向后撩去！

“轰隆！”一声巨响，犹如地裂山崩，劲风四射，回旋生飙，尘沙飞扬之中，“佛印法师”已如断线纸鸢一般，倒飞出去！

展白连伤二煞，胜利在望，尤其掌伤白发婆婆，呼吸臂震飞“佛印法师”，

身法巧，招式妙，掌力惊人，四周围观之人。不分敌我，哄然叫好！

“南海龙女”、“龙神太子”颜色惨变……

雷大叔、茹老镖头、“太白双逸”以及慕容姐妹，喜极欢呼……

但就众人纷纷一乱的当儿。

突然又是一声巨响，犹如一个闷雷打在练武场上，声音之大，只震得众人双耳雷鸣，心头狂跳！

众力狂卷而出，竟把数十丈开外的灯笼火把吹得一暗！

众人齐声惊呼，待灯光暗而复明时，只见展白俊脸泛白，嘴角溢血！

再一看长髯老人，发须皆炸，怪目怒睁如炬！

显见展白吃了长髯老人的亏，而且内腑必已负伤！

关心展白的雷大叔等人，一阵大哗……

长髯老人大逾车轮的双掌，又缓缓举起，作势向展白当顶劈下！

同时嘴中嘿嘿笑道：“小哥儿！老不死三伤其二，这一掌下去可要了你的小命！”

展白连伤二煞，不慎被长髯老人一掌震伤，此时腑内血翻气涌，但仍昂然不惧，双掌平胸而起，道：“不见得！老前辈与在下功力悉敌，这一掌下去，还不知胜负属谁？”

长髯老人车轮大的巨掌，一边运力下压，一边嘿嘿言道：“小哥儿！不要再逞强了，你已经负伤吐血！”

展白“天佛降魔掌”运至十成，一边缓缓上击，一边道：“老前辈自己心中明白，你内腑真气已经逆窜！”

长髯老人内腑真气还真是几乎被展白掌力震散，见展白道出他的隐秘，不由杀机陡起，狞声道：“我老人家本想与负即止，如此说来，小哥儿你是死定了！”

说罢，真气一振，内力崩出，大掌如山崩海啸一般，突然加快了速度，向展白顶上劈来！

慕容红、展婉儿，以至刚刚自行苏醒的金彩凤，不由同时惊呼，猛然扑了过来！但慢了！

展白双掌已经迎了上去！

震声中，狂飙四卷，慕容红、展婉儿、金彩凤三条娇小身影。又被无俦的罡风劲流震退了回去！

尘灰四落，展白“哇”的一声，张口又喷出一口鲜血，但人仍未倒，奋起双掌，叫道：“老人家！再来！”

长髯老人身形晃了两晃，到底忍不住，也张口喷出一股血箭！见展白举掌又要打来，目射奇光，举掌欲迎……

突然他面色缓和了下来，满面怒容改变成一脸赞赏之色，一翘大拇指道：“小哥儿！你真行！”

展白天生服软不服硬，见长髯老人突然夸奖他，想到三煞已经伤在自己手中二煞，再与老人拼下去，也不过是落个两败俱伤，自己父仇已报，还有什么值得争的？于是，突然收掌，双掌一抱，道：“在下认输了，老前辈，再见！”说罢，回头就走！

这又大出长髯老人意外，见展白说走就走，一时怔在那儿……

展白走了几步，稳住腹内翻滚的气血，竟翻身向墙外驰去！

他听到身后慕容红、展婉儿、金彩凤，以及雷大叔等人在呼叫他，但他

头也不回地向南京郊外驰去！驰出南京城，顺着江边朝前跑，越过岩山十二洞，登山越岭，穿过一座山底涵洞，展白又跑至“亡魂谷”，耳内听到淙淙泉鸣，眼睛又看到翠翠曾为他“纯阴疗阳”的那块长满了茸茸细草的大白石，他再也支持头扑倒在大白石上，立刻昏了过去！

也不知昏死过了多久，他觉得鼻孔里非常搔痒，连打两个喷嚏，人又清醒了过来！

只见红日爬过了山岭，百鸟声喧，原来是夜已经过去；黎明又已降临！

他睁眼一看，柳翠翠娇躯斜倚石前，玉指尖尖两指，拈了一根不知落自什么鸟身上的五彩羽毛，如花的粉面上含着淡淡凄笑，正在以羽毛逗弄他的鼻孔！

展白猛地爬起道：“你……”

翠翠丢掉手中羽毛道：“我跟你天生一对神仙伴侣，世事无态，荣华富贵，不过是过眼云烟，恩怨情仇，也不过是南柯一梦。我与你不管江湖上是非非，找一洞天福地，乐享终生！白哥哥！此时你再不能说不了！”

展白心动，但仍觉有事未了，道：“我……”

翠翠聪慧逾人，不等展白说完，道：“白哥父仇已报，无牵无挂，正可与妹妹邀啸世外，寄情山水，同效鸳鸯双飞……”

翠翠见展白情思尤有来逮，明眸一转，狡黠笑道：“莫非白哥哥还舍不得慕容姐妹与‘江南第一美人’？”

展白见心事被翠翠说破，玉面一红，仍呐呐道：“我与慕容大姐已有婚约……”

翠翠笑道，“她姐妹恩怨株连，一时脱身不开，显然不能与白哥置身世外。假如，她们三人之中，对白哥哥情有独钟，舍得离开家庭父兄，不过问父死血仇，当然还可以来追寻白哥哥身侧，小妹已经想开了，一定与她门和平相处，共效娥皇女英，白哥哥，你不要小瞧妹妹，妹妹决不是‘母夜叉’，更不是醋罐子……”

## 第五章 掌毙“三寸丁”

展白长叹一声，道：“难得妹妹替我设想得周到，可是，我……”

谁知柳翠翠眼珠滚动，左右一看，扬声叫道：“什么人？胆敢偷听姑娘谈话！还不出来受死！”

展白一愕，真想不到翠翠耳目如此聪敏，自己一点未发觉，她已觉察附近有人！

翠翠话声才落，就在他俩停身不远的一棵大树后边，鬼魅似地闪出一人！

此人儒巾飘扬，步履潇洒，虽是黑夜之间，无法看清他的面貌，但必是一个风流人物，只见他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本人在此安眠，你二人吱吱喳喳，犹人清梦，本人还没说话，你们反而怪罪我来了！真是岂有此理！”

说罢拂袖便走！翠翠冷哼一声，未见她怎样作势，人如飘风闪电，只香肩微微一晃，已然站在那人面前！

那人倒抽一口冷气，估不到翠翠的身法超乎想像，又不知翠翠近来是何用意。立刻运功戒备，双掌微提，护住胸腹要害，准备随时出手应敌！

展白此时也赶了过来，谁知借着星月微光，看清来后，不由脱口惊呼道：“原来是你！”

来人仰天打了个哈哈，笑道：“怎么，你想不到是我吧？可是本人早就知道是你了，堂堂的‘无情剑客’，艳福倒不浅，有了这么一位宽宏大量的夫人，看样子三妻四妾是少不了喽！”

展白听出他语含讥讽，俊脸一红，呐呐地道：“樊素……兄……久未相见，想不到你竟学会了说笑话了！……”

原来此人正是镇江“麒麟庄”的樊素鸾，不过她此时仍是男装，当着翠翠，展白不愿揭露她的身份，故仍以樊兄呼之。

谁知翠翠在一边冷笑一声，纤指指着樊素鸾道：“你不用反穿皮袄，在我面前装佯！你以为，我看不出来吗？哼！我早就看出你也是个母子货！”

这回，该樊素鸾脸红了，她万也想不到眼前这美逾天人的绝色少女，眼光竟是如此厉害？一眼便看破了自己的身份，她想取笑别人的，反叫别人取笑了，立刻闹了个瞠目结舌，无言以对。

有了对婉儿的经验，展白印象中认定翠翠定会醋海兴波，怕她再跟樊素鸾打起来，忙在一边，道：“翠妹，你不必多心，她向来是穿男装的！……”

翠翠紧绷着的小脸，“噗”的一笑，仿佛由肃杀的严冬，一下子回到百花盛开的春天。她咯咯笑了半天，才收住笑声道：“我的白哥哥！你放心好了，妹妹说过不做醋娘子，你再不用耽心妹妹会吃醋，婉儿、慕容红，金彩凤，三个都不嫌多，不在乎再多她一个！……”

樊素鸾突然恼羞成怒，面孔一沉，叱道：“不要脸！”

翠翠修然收住笑声，反手一掌，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樊素鸾粉脸上立刻肿起了五个红指印！翠翠突然打了樊素鸾一个耳光，出手奇快，不但樊躲开，就连展白想出手阻拦都未来得及！

这一招大出二人意外！

一时把樊素鸾打愣了！

性烈的樊素鸾，家庭惨变，满腹悲愤，哪里受得了翠翠如此调侃？又感技不如人，连急带气，玉容惨变，“噗噜”一声，从腰中抖出一条十八节亮银鞭来！

这是她父亲“霸王鞭”樊非的成名武器，“霸王鞭”樊非三个儿子没有传，单单传给了女儿。

展白以为樊素鸾取出兵器，是要情急拼命，知道她绝不是翠翠的对手，又怕翠翠心狠手辣，动上手使樊素鸾吃了大亏，忙上前两步，急道：“樊素.....”他已不知是称呼兄好，还是称呼姑娘好，急不择言地道：“千万不要误会，翠翠，翠翠.....”

翠翠怎样呢？他本就讷于言词，一着急更不知如何措词才好。

谁知樊素鸾银牙暗咬，握住亮银鞭的鞭头，竟反手向自己灵盖上敲去！

原来这烈性的姑娘竟想自杀了！

展白大吃一惊，顺手一夺，竟是大擒拿手中的一大绝招“火中取栗”，危机一发之间，把亮银鞭从樊素鸾手中夺了过来！

“樊姑娘！你这是何苦？.....”

谁知展白话还没说完，樊素鸾“嚶”然一声悲啼，掉头向树丛中蹿去！

“樊姑娘！樊姑娘！.....”

展白一边口中急叫，一边腾身去追。一方面他是想把误会解释开，另一方面他是怕姑娘仍然想不开，前去找死！

天真娇憨的翠翠却庄一边愣了！

她想不到一句话会使对方痛不欲生！

展白追赶樊素鸾，以目前展白的轻身提纵术来说，“无色无相身”、“千幻飘香步”，可以说追赶樊素鸾，真让她跑不出十八步去，但当他眼看逼近樊素鸾时，突然在一棵大树上滚下一团黑糊糊的黑影，直向展白撞来！

看那黑影，奇快如电，方圆不到三尺，黑糊糊犹如一个蒲团相仿，不知是何事物？

展白大吃一惊，急刹住前扑的身形，倏然斜飘丈外，落下地来，掉头一看，那团黑影，一个“鲤鱼打挺”，竟然站在展白面前！

影定身显，原来是一个头大腿短、身高不及三尺的侏儒，嘴唇上挂着两条青鼻涕，冲着展白呲牙直乐！

展白定睛一看，面前的侏儒正是“三寸丁”。

展白冷哼一声，颇为不屑地道：“你的两个师父呢？”

展白虽然忠厚木讷，但却嫉恶如仇，自从在“神猴”铁凌口中，知道“江南二奇”忘义弑师，便十分不齿其为人，故此对“三寸丁”的挑战不理不睬，反而向其询问“江南二奇”的下落！

“三寸丁”一撇嘴，摇头晃脑地道：“小太爷便可要你的狗命，还问两位老太爷干什么？”

说罢，一招“小鬼推磨”，身形滴溜溜一转，掌走偏锋，闪电似地向展白左臂扣来！

展白见他说打就打，怒气陡生，甩左肩，塌右步，反臂一掌，向“三寸丁”后背拍去！

谁知“三寸丁”身形滑溜得很，两条短腿一蹬，斜蹿三尺，原式不变，仍是一招“小鬼推磨”，双手乍开，照旧向展白左臂锁来！

展白估不到“三寸丁”出手招式，比在数月之前燕子矶江边动手时高出甚多，不但出手快，招式奇，而且十指劲风生寒，心中微微一慎，手下不敢怠慢，晃身避招，迅然用出一招“风震雷鸣”，掌刃如刀向“三寸丁”短粗的头上砍去！

“三寸丁”尖啸一声，大脑袋一晃，“滋溜”一声，掉头又向展白右臂抓来，仍然是一招“小鬼推磨”！

二人晃眼打了三五个照面，“三寸丁”倏左倏右，但不论向左向右，都用的是相同一招“小鬼推磨”！

展自心中暗暗吃惊，其实，“三寸丁”心中更加吃惊！

因为“三寸丁”在燕子矶江边，被展白打了一掌，师徒三人回到雁荡鬼谷，潜心苦练，但等他们师徒三人，自认为绝艺练成，足可以和“神猴”对抗时，江湖传出“南猴北驴”火拼，一同丧命在“亡魂谷”的消息！

师徒三人为了证实这一消息，又跑来南京近郊岩山十二洞一带打探，果然发现“神猴”铁凌死在一座荒洞中！

“江南二奇”当然是如释重负，“三寸丁”却吵着要找展白报一掌之仇！

“那还不容易！”大奇“赤发灵猴”常去恶道：“师父传你的‘鬼魅掌’，别看只有三招，但这三招威力大得出奇，其实也用不了三招，徒儿，只要用第一招“小鬼推磨”，便可置少年展白于死地！”

这一说“三寸丁”更是心痒难熬，恨不得立时找着展白，把展白劈死掌下，以出胸中一口恶气！

谁知，今天他遇到展白，把一招“小鬼推磨”反复用了五七次，仍然连展白的衣边都没摸到！

而且，看展自见招拆招，见式打式，态度从容，好像尚未施出全力，“三寸丁”不由又惊又怒，猛叱一声，手法立变，双掌左右一分，指尖向前，以“燕子穿云”的姿式，埋头向展白胸前撞来！

展白一愣，心说：“这是什么招式……”

本来“三寸丁”这一招，从外表看竟似情急拼命，又像杨令公撞碑自杀，天下武林，任何门派之中，均罕见这等招式！

岂不知这是“鬼魅掌”的第二杀招，名叫“鬼王撞钟”，别看那简简单单的埋头一撞，内含五个变化，头、双手、双脚并用，无形中比以双掌应敌的人，多出三样东西来，可以说厉害无比！

尤其“三寸丁”有名的铁头，自幼练习“油锤贯顶”的硬功夫，所以，他那头号大脑袋一撞之力，何止千斤，足可倒树断碑！

而他的双脚稳于身后，鞋尖两柄短剑，在双脚前踢时，双剑齐出，专破铁布衫金钟罩等外门硬功横练！

展白不知他这是什么招式，单掌一挥“迅风疾雷”，猛向“三寸丁”埋头前冲的顶门打去！

谁知“三寸丁”抬脸上仰，急射向前的身形，倏然升高二尺，堪堪避过展白的一掌，同时，他分置左右的双掌，向中一合，竖立的指尖，猛向展白左右“太阳穴”插下！

这一变化，实在大出意外，展白大吃一惊，赶紧缩颈藏头，双掌擦顶而过！

展白暗道一声：“好险！……”

那“三寸丁”却不等他念头转完，凌空的身形向上一挺，隐于身后的双脚已就势踢出，“哧！哧！”两柄短剑在鞋尖穿出，猛刺展白双目！

展白大喝一声：“不好！……”

所幸他学会了“千幻飘香步”，一遇危急，反应立生，就在明晃晃的剑尖将及面门之际，面前人影一花，原地已失去了展白的踪迹！

“三寸丁”双脚踢空，在半空中身形划了一个圆弧，又落回地面，双眼一愣，不眼见自己一招“鬼王撞钟”，双脚短剑踢出，这种脚中藏刃，展白赤手空拳挡不敢挡，躲不能躲，眼睁睁必可把展白双目刺穿，怎地一晃眼不见了展白的踪迹？

莫非展白还会借土遁走了不成？

“三寸丁”傻愣着双眼，东瞧西望，不见展白何处去了，心下正犯嘀咕，突听身后“嗤”的，一声冷笑！

“三寸丁”吓得一哆嗦，霍然转身子一看，见展白正站在他身后不及一丈之处，负手冷笑！

“三寸丁”又惊又怒，尖啸一声，埋头又向展白撞来，仍然是那招“鬼王撞钟”！

展白面孔一沉，怒叱道：“你找死！”

喝罢，再不留情，运起“天佛降魔掌”功，一招“扫清妖氛”！只见如惊风骇浪一般的巨大劲流，狂啸着奔向“三寸丁”顶门！

“三寸丁”埋头前冲，只感迎头如雷霆万钧的掌风劲汹涌而至，心知不好！

但他的前冲之势甚猛，再想收招换式，已经晚了，只听“轰”然一声大震，“波”的一声脆响，“三寸丁”短小身材，直被掌风震出三丈开外，他一颗百炼成钢的大脑袋，被展白一掌拍碎，半空中脑血四溅，“吧答”一声，尸首摔落地上，四肢连动都没有动，便已死去！

展白站在那里呆呆发怔之际，突然两声凄厉长啸，犹如荒夜鬼哭，划破了周遭夜空！

展白闻声知惊，抬头四顾，只见从“三寸丁”方才现身的树丛里，如飞电流矢般，飞射来了两道黑影！

这两道黑影来得急，停身也急，飞矢急射，“倏”的一声稳站在展白面前，竟如钉子钉在地下一般，纹丝不动！

展白倒抽一口冷气，光看来人的轻功身法，当今武林已是罕见！

用目一打量二人，只见一个赤发猴脸的老者，及一个夏穿冬衣的冬烘老头！

展白认识，正是雁荡鬼谷的“江南二奇”“赤发灵猴”常去恶、“鬼谷隐叟”文正奇！

“江南二奇”以狠毒的眼光，狠狠地瞪着展白，四道眼光，犹如四柄利剑，看得展白从心底泛起一股寒意！

又觉得自己一掌打死二人的爱徒，心中不由生出愧疚之念！

但瞬即想到他二人忘义弑师的罪行，立刻又激起他嫉恶如仇的满腔热血，胆气为之一壮！

“赤发灵猴”一字一顿，恶狠狠地道：“小子！杀我爱徒！老夫如果不把你碎尸万段，断难消老夫心头之恨！”

“鬼谷隐叟”冷笑连连，不过他这笑声，比鬼哭狼号还要难听十倍，喋喋之声，听得展白周身鸡粟直立！

“师兄！”“鬼谷隐叟”文正奇从咬紧的牙齿中迸出森冷的语调道：“把这小子碎尸万段，都便宜了他！老夫却要用‘阴穴截脉’‘五阴搜魂’‘敲骨抽髓’‘剥皮抽筋’，所有的惨毒手法，加诸小子的身上，要他哀号七七四十九天，然后再把小子碎割凌迟！”

展白仰天大笑道：“你们两个老贼再狠！但也不能洗刷你们弑师的罪名！”

“江南二奇”狠毒的脸上，同时流过一抹惊骇之色，互相对望了一眼，但瞬即一瞪眼，脸上杀机更浓，差不多是同时暴叱道：“你小子胡说什么？你连我二人的恩师是谁都不知道，竟胆敢胡言乱语，难道死在眼前，还要含沙射影，含血喷人吗？……”

展白笑道：“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！看你二人衣可能也读过几天圣贤之书，连这点浅显真理都不知道吗？……”

“江南二奇”脸上惊容更甚，大奇“赤发灵猴”尖起嗓子吼道：“你说！你说！我二人的恩师是谁？假如说不出来，老夫叫你死无好死！”

展白朝他轻卑地一瞥，不紧不慢地道：“‘神猴’铁凌！该不会有错吧？”

“江南二奇”如被蝎螫，周身肌肉同时抖了一下。但“鬼谷隐叟”立即暴怒，叱道：“师兄！不用跟这小子鬼扯，我们先合起手来，把他小子毙了再说！”

大奇“赤发灵猴”也觉隐秘被展白探知，关系太大，这事情如果传出江湖，“江南二奇”必将为所有武林人物不齿，所以毒念更炽，立意要把展白杀之灭口。

听师弟“鬼谷隐叟”说完，“赤发灵猴”不再答言，默运玄功，真气贯注，只听他周身骨节“咯咯”暴响！

“鬼谷隐叟”双手抓紧又放松，放松又抓紧，显见亦在运集周身功力！

周遭空气却几乎为之凝结，天空一片乌云掩过，把仅仅有一些微光的寒星也遮蔽住了，黑夜荒山，更显得无比凄厉！

山雨欲来风满楼，血战，有一触即发之势！

展白知道一场恶战，在所难免！

因此，展白一边暗中戒备，准备随时迎敌，一边嘴中说道：“在下与人有约，今后不问江湖是非。你二位如果一定要我在下动手，那么，得请你们二位留下点证据，证明是你们二人逼着在下动手，在下奉陪……”

大奇“赤发灵猴”叱道：“少废话！”

二奇“鬼谷隐叟”同时叱道：“今天你小子是死定了什么证据？”

二奇喝罢，大奇吐气开声，以他苦练新成的“黑煞手”，一式“黑手夺魂”，猛向展白面门劈来！

差不多是同时，二奇“鬼谷隐叟”肥大袍袖一扬，露出他瘦如鬼爪似的一只右掌，也是以新近练就的“阴风掌”，配合着大奇的攻势，从斜刺里切出一掌，部位是奔向展白“左肩井”！

两大隐世高手，又是数十年精修苦练，如今联起手来出招，不但配合得“天衣无缝”，而且掌指上的威力，相济相成，的确大得惊人！

展白暗惊二奇武功，确是世所罕见，因为他没有把握稳操胜算，把二奇同时除去，因此不愿接招，踏起“千幻飘香步”，倏然逸出二奇的凌厉招式之外！

二奇同时一愣，可是他二人实比“三寸丁”高明多了，展白步法虽然神妙无比，但二人身形一旋，早又各自攻出一掌！

掌风锐啸，扬石飞砂。

展白第二次闪身躲过，但仍未还手！

二奇形同疯狂，各自厉啸一声，身法展开，同时施出绝大杀招，但见满天掌影，狂啸而下！

展白“千幻飘香步”固然灵巧，但看样子光凭躲闪，不出手是不行了！突然——一阵香风吹过，如山的劲流随之而至，“轰”然一声，“江南二奇”衣飞发举，同时被震退三步！

“江南二奇”同时吃了一惊，只觉对方掌力大得出奇，简直不可抗拒，咬牙站稳身形，举目一看，面前多了一个身材矮小、青面红发的怪汉！

“江南二奇”一看不认识，大奇“赤发灵猴”常去恶双眼怒睁，厉叱道：“你小子是何人？竟敢与‘江南二奇’伸手架梁！”

二奇“鬼谷隐叟”也叱道：“小子可是活得不耐烦了！”

青面红发怪人，当然是戴了面具的柳翠翠，声调一变，怪叱道：“少罗嗦！接招！”

听到招出，双掌一分，左右分击二人！

“江南二奇”同时举掌迎上！

“砰！嘭！”

两声暴响，二奇同时又被震退三步！

柳翠翠咯咯怪笑，道：“就凭你二人这等货色，也敢大言不惭？”

“江南二奇”同时大怒，怪啸厉吼着，各自运出周身功力，猛向翠翠扑来！

翠翠嘴中笑声未停，一双洁白的玉手，犹如迎风蝴蝶，只见她轻描淡写地，双掌向二奇挥去！

“砰！砰！”

又是两声暴响，“江南二奇”这次却被震出五六步去！

“江南二奇”接连被震退三次，狂态全收，且腹内真气流窜，自知不是对手，心中已生怯意。

翠翠咯咯怪笑，道：“来呀！怎么不敢打了？”

说着双掌缓缓举起，两只白得出奇的小手，竟放出两道耀眼

## 第五二章 路遇“穷家帮”

“江南二奇”面色惨变，脱口惊呼道：“太阴神掌！”

翠翠冷笑道：“怕了吗？”

说着双掌缓缓向“江南二奇”压下！

一股汹涌的巨大气流，激荡而出！

“江南二奇”面无人色，腾身想跑，但那股汹涌气流竟似一个无形的巨大钢罩一般，把二人罩定，想跑连脚步都无法抬起！

这是。江南二奇”有生以来，经过无数阵仗，从未经过的现象。二人脸色流露出无比惊惧的神色！

没想到两个无父无君、狂傲不可一世的两大高手，竟然如此怕死！

展白突然在后边叫道：“翠翠！……”

翠翠闻展白一叫，猛然记起她的白哥哥最反对她滥杀无辜，为了不使展白不高兴，她这时收住掌势，卸去功力，双手下垂，冷冷地说道：“看在白哥哥份上，饶你二人一条狗命！滚吧！”

“江南二奇”如逢大赦，话也没敢多说一句，掉头鼠窜而去！

连丢在地下的爱徒“三寸丁”的尸身也顾不得收拾了。

展白见翠翠放走了“江南二奇”，懊悔地连连跺脚，怨翠翠道：“翠翠！你怎么把他二人放走呢？”

翠翠一手揭下脸上的鬼面具，一双大眼睛睁得滚圆，奇怪地望着展白，道：“咦！白哥哥！你不是不愿妹妹多杀无辜吗？”

展白跌脚道：“他二人是杀害自己恩师，毫无人性的恶徒，不应放走的！”

翠翠小嘴一嘟，颇不高兴地道：“这倒难了！有时你不要我杀人，有时又叫我杀，谁知你究竟要怎样？”

展白也气起来，道：“我要你怎样？只要你不给我添麻烦就好了！刚把樊姑娘气走，又放走十恶不赦的恶人！……”

翠翠玉容惨变，不等展白把话说完，便气道：“好！我不给你添麻烦！我走！”

由于展白也在气头上，翠翠走时他连阻拦都未拦阻，事实上翠翠身法太快，要拦也拦不及了。直等到翠翠的人影已消失在苍茫夜色之中，展白兀自喃喃道：“走就走吧！有什么了不起……”

嘴中虽如此说，心中却不免兴起一种茫然空虚的感觉！

夜凉如水，云淡星稀！

天空的黑云，也不知何时消散了，东方天边已现出鱼肚白色，正是“耿耿星河欲曙天”的断雁时分。

“呱！呱！”一只失群的孤雁，哀鸣了两声，从树梢拍翅飞起，在昏暗的天空绕了几个圈子，飞向茫茫远方！

这失群的孤雁，寂寞无侣，天涯茫茫何处是它的归宿？

他漫无目的地缓步走着，在荒山野岭之间，在晨光熹微的晓雾之中，他落寞的身影越发显得孤独了！

正是“青眼相看能有几，英雄穷途少人知！”

突然——

对面山坡上蹿出数

这些人行色苍促，看见展白，一齐飞奔着跑来！

“贤侄！”

“小恩公！”

“展哥哥！”

还离着老远，便一齐高声呼喊起来，展白举目一看，原来是雷大叔、“太白双逸”、茹老镖头及慕容红！

这几个武功高手，跑得都有点气喘吁吁，乱发飞蓬的雷大叔首先叫道：“贤侄！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？”

“太白双逸”接着道：“小恩公！叫我们好找！”

慕容红脱口叫道：“展哥哥……”

这心高气傲的少女，不见了未婚夫，比任何人都要焦急，但见到展白，只这一句“展哥哥！”便代表了千言万语，其他再也说不出来了。

展白摇头一叹，但他的心里却流过了一股温暖，因为从这些人的神态中，他已知道，他并不是孤独的，仍有许多人关心他，敬爱他！

人，是离不开爱的！就是英雄也不例外。

茹老镖头江湖阅历最丰，三教九流的人物什么样的人接触过，善于观人辨色。见展白摇头叹息，神情落寞，早已看出其心意，于是于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展贤弟！些微挫折，不用老放在心上！那‘长髯老人’武功内力，虽比贤弟略高半筹，但贤弟还年轻，只要加紧用功，假以时日，必可凌驾其上，那时，贤弟不但稳可战胜长髯老人，就是天下武林，恐怕也要以贤弟为尊了！哈哈！……”

说罢，这满面风尘的老镖头还打了一个哈哈。

展白能体会出茹老镖头的话中之意是在安慰他。形下，别人越安慰他，他愈觉惭愧，因为以前有人说过“任何东西也代表不了胜利”，所以才有“成者王侯败者贼”的说法。展白听茹老镖头说完，一拱手道：“谢谢老哥哥！这都怨小弟无能……”

“太白双逸”的大逸“活死人”，呆板的脸上一阵激动，抢着道：“小恩公！何必说这种自馁的话？要说小恩公无能，那我们这些老不死的，不都成了饭桶了吗？”

二逸“死活人”死人眼一翻，也抢着道：“并不是小恩公武功差，小恩公连战三人，吃了敌众我寡的亏，其实要是一打一，我‘死活人’敢打赌，那长髯老人决不是小恩公的对手！”

展白拱手道：“多谢请位前辈的夸奖，但展白有言在先，既是输给人家一掌，当然只有遵守诺言，退出江湖！”

雷大叔在一边黯然一叹，道，“展贤侄真跟他死去的父亲，一模一样的脾气，一言既出，至死不变！”

茹老镖头急道：“无论如何，展贤弟不能退出江湖，如今‘南海门’入侵中原，高手甚多，武功自走蹊径，且杀除异己，手段毒辣，放眼中原武林，除了展贤弟之外，实在找不出几位可资与‘南海门’高手对敌之人，如果展贤弟再退出武体，可说正中‘南海门’的奸计，更要肆无忌惮了！那，中原武林岂不要变成尸山血海！”

“太白双逸”差不多同时说道：“茹老镖头说得对！小恩公！对这些凶暴残忍的海外门派，我们不能跟他们讲江湖道义，空言约束……”

雷大叔打断“太白双逸”的话，道：“话不是这么说！我们立身江湖，以侠义自居，必定要诚而有信，说出的话，决不能不算。要不然我们还称得

什么英雄？岂不是跟那些险诈无情的小人一样了吗？”

雷大叔这几句话，展白听得点头钦佩，众人也无不心服。雷大叔顿了一顿，接住说道：“这事要从长计议，走！我们先回‘豹突山庄’再说！”

说罢回头就走！

这便是雷大叔豪爽过人的地方，说行便走，决无虚伪客套。

慕容红听说回“豹突山庄”，心花怒放，望着展白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我们走吧！”

展白觉得雷大叔说得义正词严，无法拒绝，便趁着慕容红叫他，迈步走去，但随口问道：“婉儿呢？”

慕容红笑道：“她一个人先回家了！”

展白又自长叹了一声。

慕容红关怀地望了展白一眼，以为展白被长髯老人掌震的内伤未愈，关心地问道：“展哥哥，你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“没什么！没什么！……”

展白连忙否认，其实以展白目前的功力说，些微掌伤，略以调息，即已复原，他的心情紊乱是因为婉儿暗恋着他，但这叫他怎样跟着慕容红说呢？

一行人都是武林健者，脚程甚快，中午时分，已赶到苏皖交界的兴隆镇。

展白想起数月之前，在此投店受拒的情形，向众人道：“此镇是‘安乐公子’门下，‘血掌火龙’姚炳焜驻扎，‘血掌火龙’死在‘海外三煞’手中，现在不知道还有人驻守没有？”

茹老镖头惊道：“‘血掌火龙’姚炳焜，‘红砂血形掌’练有十成火候，一柄‘仙人掌’外门兵器，更是打遍苏鲁无放手，尤其身火药厉害，怎么也死在‘海外三煞’手中了？”

雷大叔漫不经心地道：“姚炳焜只是火药暗器霸道，其他武功平平，不过却骄傲得紧，此人我早思一会，可惜现在会不到了！”

言下，豪气不减当年！

众人谈谈说说进得镇来，只见街上到处是身披麻袋的叫化子。

这些叫化，均手提打狗棒，行色匆匆，都沿街向着一个方向行去，就是靠着店家门口站着叫化，也不向店家索讨，遇着路过的叫化，一施眼色，便立即跟随着走去！

众人之中，多半是老江湖，一看到这些叫化的情形，便都瞭然，必是“穷家帮”的人物在此镇有什么集会，因此毫不为然，照旧向镇中走去。

但慕容红乃是豪门千金，平常连大门都未走出一步，见到这样的情形，不由奇道：“怎么这镇上这么多叫化子？”

茹老镖头低声道：“姑娘！不要多管闲事，他们都是‘穷家帮’的人！”

“穷家”还有“帮”？慕容红心中更奇，但她却没有再问，只睁大了充满好奇的眼睛，注视着那些叫化的行止。

这些叫化身上的衣服虽然破破烂烂，但一个个身躯彪壮，健步如飞，脸上更是一脸的剽悍之色，眼睛鼓着，太阳穴饱满，精气神充足，看样子便知道都是身怀高强武功的练家子。

每个叫化的肩上都搭着麻袋，三四条不等，有多达七条的，最少也有两条。手中拿的打狗棒也各不相同，有青竹，有黄竹，还有绿竹。慕容红一个未出过闺门的千金小姐当然不知道，这叫化身上的麻袋及手中的打狗棒有何意义？但雷大叔、茹老镖头、“太白双逸”等人却了然于胸，知道这些麻袋

的多寡及颜色，是代表在“穷家帮”内的身份地位的。

可是，这些情形就是茹老镖头这等老江湖，看了也暗暗纳闷，因为背六条麻袋以上的叫化，都是“穷家帮”长老地位的顶尖高手，尤其手拿青竹杖的那么多，更知“穷家帮”高手聚集在此镇上的实在不少！

再往前走，叫化愈多，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，都在一个十字路口处，转入一条长巷中。展白实在忍不住好奇，低声道：“‘穷家帮，向来受‘端方公子’节制，怎么今天都跑到‘安乐公子’所辖的地面来了？莫非有什么事故发生不成？”

雷大叔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贤侄所料不差，走！咱们看看去！”

说罢，也随着那些叫化走进长巷中去。

雷大叔豪迈绝伦，茹老镖头、“太白双逸”虽然不愿多事，只有跟着走去，至于展白与慕容红年轻好奇，更是欲观究竟，毫不疑迟地跟了进去。

这条长巷，说长是真长，走了三五十丈进去，仍然深不见底。

众人正往前走，突然叉路里闪出三名叫化，各自一横手中打狗棒，阻住去路。当中一个鸛衣百结、肩背四条麻袋的叫化，领头叫道：“站住！看诸位有钱的爷们，也是江湖上的混混儿，难道看不出前面是穷人集会的地方吗？”

雷大叔仰天打了哈哈，道：“我们正是穷人的朋友，前来观望盛会的！”

这三个叫化一愣，狠狠地打量了雷大叔两眼，脸上阴暗不定，满是疑问神气。

因为雷大叔乱发飞蓬，额下钢须如猬，虽然身上一袭青布袍还算整洁，但外形已跟“穷家帮”的人差不多。

三个叫化上下打量了雷大叔几眼，靠左首一个面白须长的叫化，突然冷笑道：“光棍眼里不揉砂子！朋友要想在穷人面前蒙混，可说是瞎了眼了！第一，你身上不带阶级，第二，你手中不拿信物。就凭三言两语想见祖师爷，那是梦想！”

茹老镖头吃了一惊，忙跨前一步，插口道，“怎么！‘穷家帮’在这里摆香堂吗？”

三个叫化只是一味冷笑，并不答言。

雷大叔气往上冲，道：“老夫雷震远，连你们帮中长老‘风尘三丐’，对老夫都不敢无礼，你们几个晚生后辈，竟如此张狂，实在可恼！”说罢，大步闯了过去！

三个叫化暴叱一声，三根打狗棒一抖，嗡然劲啸，点向雷大叔面前，两根分左右取雷大叔胸前两侧要害！长巷很窄，三名叫化三根狗棒一齐出手，差不多封住了整个巷口，雷大叔赤手空拳，如果不急行后晃，必定伤在三根打狗棒之下！

但雷大叔是何许人也，“七十二路天佛掌”，在数十年前即已名扬江湖，只可惜这三个叫化出道甚晚，雷大叔又隐遁了十数年，未在江湖上走动过，故而报名出来，三个叫化还不知道眼前乱发怪人，就是数十年名震大江南北的“天佛掌”雷震远！

眼见三根打狗棒，犹如狂风骤雨，将要打在雷大叔身上，雷大叔陡叱一声，“退！”

大袖一拂，劲风狂啸，三名叫化当场被震退五、六步，连手中黄竹杖都几乎脱手飞去！

三名叫化拿杖的右手虎口发热，半边身子发麻，腹内真气流蹿，不由齐声惊呼道：“并肩子！有硬点子要闯关！”

喝声甫落，嗖！嗖！嗖！……一片衣袂破风之声，从四处门内接连蹿出十数名叫化！

这些叫化之中，已经有身披五条麻袋，手拿着竹杖的人物出现。

显见已来了“穷家帮”中的二代高手！

同时，房顶上弓弦连响，众人抬头一看，两边屋顶上已站满了“穷家帮”的帮家，每人手中拿着一只弹弓，怕不有数十名之众，一齐瞄准众人，引弦待发！

众人心中一凛，估不到“穷家帮”早就严阵以待，以雷大叔等人，虽不怕区区弹丸，但在这狭长巷中，手脚施展不开。如果屋顶上的数十只弹弓一齐发射，还真是不好应付！

展白急叫道：“在下展白，想来拜访‘端方公子’，不知诸位能否代为通禀一声！”

谁知上来一名手拿青竹杖、肩背五条麻袋的老年叫化，冷笑道：“早在‘亡魂谷’领教过了！没别的，请各位先委屈一下吧！”

原来这名叫化，参加过“亡魂谷”青竹杖大战“金府双钦卫”

之战，那时，展白与婉儿也适逢其会，而且伤了不少“穷家帮”门下高手，故而认得展白。

他说罢，从麻口上解下几条绳索，往展白等人面前一掷，说道：“尔等束手自缚，咱们穷人决不难为你们，只要见了祖师爷，一句话，便可放诸位。如若不然，哼！哼！”

他在鼻孔里冷哼两声，突然翻服望向两旁屋顶，厉声叱道：

“就请诸位尝一尝‘肉丸子’的味道！”这岂不是以生命相胁？

展白大怒，雷大叔却负手冷笑道：“‘穷家帮’素常以与人无忤，立足江湖，才能帮众遍天下，像尔等这般耀武扬威，布下陷阱要挟武林同道，哼！哼！恐怕‘穷家帮’要冰消瓦解在尔等手中！”

那手拿竹杖的叫化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死在面前，还惭！现在我数到五，如果五下数完，各位再不自缚，我便要下令千丸齐飞！”

说罢，他举起手，伸直五个手指，先弯下一只子指，口中喝道：“一！”

雷大叔负手而立，展白等人不动声色。

背竹叫化弯下第二个手指，朗声道：“二！”

雷大叔不动如山，展白等人已在暗中运动戒备！“三！”

青竹叫化又弯下第三个手指，“咯啪！咯啪！”一片暴响，屋顶上数十叫化铁胎弹弓都引满了弦。

“四！”

四字出口，屋顶数十弹弓，都弩头向下，瞄准了众人！

雷大叔依然毫不为所动，展白、慕容红、茹老镖头、“太白双逸”，已紧张得手心见汗，禁不住要出于相搏！……

站得较远的那些“穷家帮”众，也都紧张地望定众人！

大战一触即发！

只要那青竹叫化“五”字一出口，一场血战便要立刻展开！

“住手！”

突然一声暴喝，飞快掠来三条人影！

### 第五三章 叫化大宴

影定人现，原来是三个年届花甲的老叫化。

正是“穷家帮”三大长老，“风尘三丐！”

“疯丐”褚良一看手下帮家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全神戒备着，厉声叱道：“还不退下！就凭你们这些身手，能挡得住当年名满天下的，天佛掌，雷震远雷大侠吗！”

巷内帮众，连房顶上的弓弩手，一齐唯唯恭身退下。

“疯丐”褚良又向雷大叔道：“属下不认识你，多有冒犯，看在我们三个老叫化的份上，请多原谅！”

雷大叔收去狂傲之态，面容一整，道：“以我们数十年的交情来说，还用得着客气吗？可是，你们‘穷家帮’固然是行遍天下，吃遍天下，怎么会跑到这镇上来摆香堂呢？”

“聋丐”双耳失聪，听不到别人说话，他自己也不会讲话，根本不开口，“酒丐”似是宿酒未醒，也很少说话。仍由“疯丐”答道：“说起来话长，此地不是谈话之所，走，到里边去再详谈！”

雷大叔又笑道：“我们几人，行色仓促，还没有吃午饭，你先想想看，你们‘穷家帮’向来吃伸手饭，所谓‘狗叨来不喂狼’，你们会请我们这一群不速之客吃饭吗？我看还是等我们在酒楼吃罢饭再来拜访吧！”

说罢一拱手，转身就走。

“疯丐”一瞪眼，伸手拉住雷大叔手臂，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？我们一群要饭的虽穷，还请得起你们几人一顿便饭，走！再要推辞可就不够朋友啦！”

“酒丐”方弼酒气喷人，扬声大笑道：“好个雷疯子！‘狼叨来不喂狗’，你给我们改为‘狗叨来不喂狼’，把我们穷要饭的都骂上了！”

说着从背后解下一个红漆大葫芦来，高举在手中，道：“别看老叫化穷，身上从来不断上好美酒！喏！这葫芦中还有十斤‘贵州茅’，老叫化跟你雷疯子拼三百杯！……”

说着又拔开塞子，在众人面前晃了晃，只觉酒香扑鼻，当真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好酒。但当他在众人面前晃过，又拿在自己鼻端去闻酒味时，站在一边的“聋丐”猛伸手把“酒丐”手臂抓住，连连摆手，又做了个愁眉苦脸、摇摇欲倒的样子，那意思是阻止“酒丐”不要再喝了，再喝会醉倒了。

“酒丐”用手势告诉“聋丐”，不是他要喝，是要请雷大叔喝。

“聋丐”连连点头，立刻放手，又向雷大叔指手划脚，绕脖子、瞪眼睛，比了半天手势。

雷大叔可是一点不懂。由“酒丐”告诉雷大叔，那“聋丐”是说还有“叫化鸡”，来招待众人。

雷大叔哈哈大笑，连连向“聋丐”点头，道：“今天，是吃定你们了！”

众人说说笑笑，又顺着长巷走了十数丈远，才在一个横路拐弯，面前豁然开朗，四野是一望无际的田畴，迎面一所大院落，高门广殿，像是庙宇，却没有神像，又像是家祠，可也没供宗主牌位。

广大院落里坐满了叫化子，见到“风尘三丐”引了客齐起身让路，恭立两旁，状甚尊敬。

走过雨路，进了一间敞轩大厅，大厅地下分两行，坐了十数个年老叫化，大概都是“穷家帮”地位较高的长老了。大厅迎面墙壁上悬挂着一幅长约一

丈余长的画椽，像中一个年老乞丐，鹑衣百结，鸠面长眉，满头乱发如猬，危然跌坐，但气派却颇为不凡。

书上题着字，上款写“开派鼻祖中州神丐党朝宗”，下款是“穷家帮第二代弟子丹青妙手齐百石敬绘”。

果然不愧“丹青妙手”，这丈余有的画像，栩栩如生。

画像之前摆有香案，朝花供果，香烟缭绕，气氛甚是庄严！

在香案两旁地下坐着的，霍然是风流不羁的“安乐公子”与倜傥不群的“端方公子”！

看样子这武林两大公子，竟是坐的首位。

展白微微一愕！

但等到展白眼光触到“端方公子”下首，坐的是一个锦衣少女，正以脉脉含情的眼波望着他时，他不由更愕了！

不过，展白高出一般人的地方，就是他瞬即想到，看那“端方公子”与婉儿相当匹配，如果他二人能互托终身，自己倒可减少许多情孽纠缠，因此那点酸意也就消失了……

“端方公子”也是一愕！

他估不到展白会在此地现身！

倒是“安乐公子”比较爽朗，因为他胸怀大志，时有广揽天下群雄、称霸武林的野心，在他眼中，展白是一个超众的人才，早有拉拢之意，因此，一见展白立刻站起来，赶上前与展白握手，非常热情地道：“想不到会是展兄！幸会！”

婉儿也站起来，向雷大叔施礼。然后与姐姐相见。

雷大叔似也颇感意外，想不到“穷家帮”为主之人，竟是两个富家子弟？又想不到婉儿会先来这个地方。于是，向婉儿诧异地问道：“婉儿！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婉儿笑道：“侄女是被拉来做客的！”

说着，向展白斜瞟了一眼。展白再笨，此时也明白，婉儿是暗示给他：“她并不是与‘端方公子’一起。……”

“风尘三丐”立刻为众人一一引见，此时，雷大叔才想起来：数年之前，江湖传言，“穷家帮”上代掌门“青竹叟”，不知因何故，将门徒遍天下的“穷家帮”掌门职位传给了“端方公子”！

看眼前情形，这传言竟是真的了！

雷大叔想到此处，不由多打量了“端方公子”几眼。

谁知“端方公子”坐在首位，心神不属，双眼左顾右盼，身躯不时移动一下，似是席不安位的样子。

虽然生得俊美非凡，但显然不是领袖群伦的气派！

雷大叔暗叹：“青竹叟，所传非人！……”

“端方公子”突然一皱眉，道：“我们请的人，怎么还没有到齐？”

“风尘三丐”及众年老叫化一齐焦形于色，似是也很着急的样子，“疯丐”道：“属下弟子请帖是都送到了，而且也都得到对方回信，为什么届时不到？实在费解！”

“酒丐”此时已没有半点醉态，满脸庄重神情，道：“莫非出了什么意外不成？”

“安乐公子”哦了一声，经常不离手的破书用力一拍，道：“是不是送

信的人走漏风声，叫人家来了个先下手……”

“安乐公子”说到此处，“端方公子”急打眼色，“安乐刻住口不说了。茹老镖头坐在雷大叔旁边，见此情形，用手暗暗触了雷大叔一下。

雷大叔已然警觉，道：“贵帮既是有事，我们告辞！”

说罢，向茹老镖头、“太白双逸”、展白、慕容红等人道：“咱们走！”拂袖而起，便欲率众离去！

婉儿也站起来，道：“雷大叔，侄女跟您一块走！……”

“安乐公子”见雷大叔众人告辞要走，忙起身相拦道：“雷大侠！展兄！且请留步，等一下还有要事相商！”

“风尘三丐”也一齐挽留雷大叔，道：“无论如何请雷兄过了夜，明天再走！”

雷大叔的个性，说走就走，任何人都挽留不住，“酒丐”突然一瞪眼，大声道：“吃两只‘叫化鸡’，喝完了老叫化这一葫芦‘茅台酒’再走，总可以了吧！”

雷大叔道：“酒鬼叫化的盛情，雷某心领了，改日叨拔！”

说罢，大步向门外走去。

“疯丐”飞身掠在雷大叔面前，半真半假地质目叱道：“雷疯子！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三个老叫化？”

雷大叔昂然道：“单冲着你们三个老叫化，雷震远两肋插刀，若是皱一下眉，便不算好汉，可是！哼！”

雷大叔说至此处，从鼻孔重重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若叫雷某坐冷板凳，看后生小子的脸色，只为了吃你们三个老叫化两杯酒，雷某可没有那么大容量！”

此言一出，“风尘三丐”面露难色，百忙中偷瞟了一眼稳坐头把交椅，纹丝不动的“端方公子”，心知是“端方公子”的得雷大叔不悦。可是，“端方公子”乃是他们的掌门人，“风尘三丐”在帮中辈份虽高，却也不敢指责掌门人的不对，因此，一时愣住！……

“端方公子”高踞首座，始终未动。此时，突然发话道：“来者自来，去者自去！中原武林侠义道高手如云，多几个不多，少几个不少；大家何必勉强人家！”

雷大叔蓦然一转身子，冷笑道：“请问阁下，不知何人可以代表中原武林侠义道？”

始终不曾开口的“太白双逸”也冷冷地道：“看起来咱们倒要留下啦，见识见识中原武林侠义道都是些何许人物？也让咱们开开眼！”

因“端方公子”暗恋婉儿非只一日，但每次借机会与婉儿到了一起，都是被展白拆开。这次，恰巧在他事业顶峰的时候，邂逅婉儿，百般拉拢把婉儿请了来，让心上人看了自己的威风，再借机会向婉儿求婚，“英雄事业，美人眷属”，想不到摆香堂的正日子，武林帖约请的中原群雄未到，却先来了雷大叔与展白等人。

而且，婉儿一见展白，那灵活的眼光，马上又从他身上转移到展白身上去了。正在兴头上，这一盆冷水，一罐酸醋，可以说是泼了满头满身！

“安乐公子”到底比“端方公子”较富心机，见双方将要说僵，深恐结盟未结成，反而多树强敌，立刻上前两步，道：“诸位先不要做无谓的义气之争，实在这次兄弟与‘端方公子’约会天下群雄，关系非常重大，也可说

是中原武林人士能否仍在中原立足，完全在此一举！”

“安乐公子”既做了和事佬，又自抬高了身份，见众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听他说话，从心底泛起一丝得意，但仍不动声说道：“‘南海门：此次大举侵犯中原，诛除异己，已使中原武林成为尸山血海，这个想必诸位已有个耳闻，甚至都已有亲朋好友被杀了！我们‘武林四公子’联名约请‘七大门派’及中原武林各地高手，主要的是要驱逐‘南海门’，一来为死难的武林人士报仇，二来是重振中原武林声威……”

“安乐公子”说至此处，“端方公子”突然干咳了一声，打断“安乐公子”的话头，插嘴道：“本公子以‘穷家帮’掌门人地位，主持此事！”

这话狂傲已极，而且自吹自擂，显得无知而幼稚。

“安乐公子”面色倏地一变！……

就连“风尘三丐”，乃自“穷家帮”的长老，听到“端方公子”如此说话；也均自面色一怔！……

“安乐公子”勉强堆下笑脸，道：“不错！目前的确是‘端方公子’主持此事，筹划中原武林各派高手到齐之后，当然还有一番重新调整……”

这话无异是把“端方公子”的话打了折扣！

“端方公子”佛然不悦，掉头对“安乐公子”道：“怎么？云铮兄！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”

“安乐公子”一笑，道：“我们说的只是目前，假如中原武林各派人手到齐，内中有声望地位仍比司空兄高的，当然应该另做别论！”

雷大叔从这武林两大公子的对话中，已然听出了端倪，见他们事情仍没有眉目，却已经有了权力之争，不由哈哈大笑道：“这样说来，这的确是难得一见的一次盛会，雷某人乖逢盛会，倒是真要观望一番了！茹兄，太白二昆仲，意下如何？”

茹老镖头、“太白双逸”同声道：“盛会难逢，当然要开开眼界！”

雷大叔又转头对展白、慕容红及婉儿道：“展贤侄，两位贤侄女，你们的意见怎么样？”

展白、慕容红、婉儿三人，在雷大叔面前，乃是晚辈，无异议地通过。

雷大叔又哈哈一笑，向“风尘三丐”道，“只要贵帮不下逐客令就好了！”

“风尘三丐”正为自己帮中年轻的掌门人失常的举措、狂妄的言辞而感到尴尬万分，今见雷大叔如此一说，立刻借机转变话题道：“闲话少说！今天我们三个老叫化，请你雷疯子吃一顿‘叫化大菜’！”

说着吩咐属下准备。

茹老镖头在一旁，也哈哈笑道：“老朽走南闯北一辈子，川菜、粤菜都吃过了，可就是没吃过‘叫化大菜’！这次不但开眼，而且也要大快朵颐了！”

“太白双逸”之中的二逸“死活人”，死人眼一翻，道：“茹老头！你别是馋疯了吧？人家请的是‘天佛掌’雷大侠，可没有说请你！”

“疯丐”褚良道：“你是‘死活人’？还是‘活死人’？老叫化对你们贤昆仲，始终分不清楚！好了！别再鸡蛋里找骨头了！请，当然是都请！岂能真拿你们二位当‘死人’看待！”

这一说，大家都笑了。

“穷家帮”门徒众多，人多好办事，就在众人说笑之间，帮众川流不息，摆桌椅，端饭菜，刹时之间，十数桌“叫化大菜”已经摆好！

这是摆在敞厅之内的，至于摆在广大院落的还有多就算不清了。谁说叫

化穷？光是这席面，就是钟鸣鼎食的豪富之家，也不过如此了。雷大叔、茹老镖头及“太白双逸”等人，都是老江湖，奇闻异事，见得太多了，还不怎么为怪。展白江湖行道甚浅，慕容红、婉儿虽是武林世家的儿女，但是“摘星手”慕容涵治家颇严，平常把女儿关在深闺内院，大门轻易不让离开一步，如今见这穷叫化能摆出如此席面，就是以豪门自许的家中，也很少见过，不由均睁大了眼睛，看看这个，望望那个，处处感到新奇！

原来“风尘三丐”口中的这“叫化大菜”的确与众不同！

每桌八碟八碗，无非是鸡，鸭，鱼，肉，这还不算出奇，最奇的是中间一个擦得铮亮的铜盘，盘中放着一个泥坨坨，不知是何事物？而且，那黄泥巴一大堆，更不知如何吃法？

就在这摆设席面的当儿，又有几拨武林人士到会。

首先到会的是“祥麟公子”及有着“江南第一美人”之称的金彩凤，率领属下高手十数人，其中“金府双铁卫”“铁翼飞鹏”巴天赫，背上铁翼隐然，“铁翼神衣”虽然仍在，但左臂虚垂，显然那条左臂已经废了！

“铁背驼龙”公孙楚，面色苍白，有名的铁背上纱布未除，显然背上剑伤未愈！

第二拨人马是“凌风公子”慕容承业，属下也带有五六名高手，其中长发披肩的老者，正是那“凌风公子”称做“赫连三叔”、在金府以“弹指神通”伤了“酒丐”方弼一指的“漠外神君”赫连英！

“天涯狂生”赵九州，也赫然同来，看他双目神光四射，面色红润，显然“海外三煞”之中白发婆婆的“搜魂指”，并致命！

第三拨来的是经常穿着男装的樊素鸾，随行的只有莽牛山“金氏二义”，至于她的三位兄长“樊氏三剑”却未与之同来。

此外，陆续来的尚有“法华南宗”弟子“五音能手”萧铜、“七步追魂”班桂。少林俗家弟子“神拳打井”步云飞，及少林寺罗汉堂首座“虎目尊者”、“武当三道”、“崆峒四丑”、“点苍双剑”以及“昆仑派”的“天山一鹤”钟明！

除了“峨眉派”未见来人参加之外，“七大门派”均有高手与会！

高手云集，显见这一会实力不小！

酒过三巡，众人都已有了七分醉意，这些江湖豪客，吃了酒便互相自吹自捧，“如当年过五关斩六将”大话满天飞，提起“南海门”为祸中原，更是个个磨拳擦掌，伸胳膊挽袖子，大有立即找“南海门”一拼高下的意思！

这其中，只有展白心智比较清醒，因为他很少喝酒，“南海门”的武功，也数他知道最清楚，心想，“‘摩云神手’向冲天，‘血掌火龙’姚炳焜，以及‘毒剑灵蛇’俞化南，那等武功高手，都死在‘南海门’手下，以眼前这些人，除了极少数勉可自保外，其余要想跟‘南海门’一见高下，无非是以卵击石，白白送死……”

慕容红、婉儿，更是不吃酒，只注意黄铜盘内部一堆黄泥，不知怎么吃法？

自己又不敢先动手，直等到看见别的桌上的人，把黄泥敲开，里边露出肉香四溢的白鸡肉来，才知道黄泥巴里边糊的是一只整鸡！

二人也照着别人的样子，把黄泥敲开，以筷子夹了一点尝在嘴里，又香又软，竟是以前从未吃过的美味。婉儿究竟真少女，不由脱口叫道：“哎呀！姐姐，这鸡肉真好吃极了！不知怎么做的！”

“疯丐”笑道：“姑娘，你多吃点吧！这叫‘叫化鸡’，除了我们穷要饭的，就是皇家名厨也做不出来！”

“酒丐”见婉儿直撇嘴，似是不信，一仰脖子又干了面前一怀酒，酒气喷人地对婉儿道：“姑娘，你别小瞧了这只‘叫化鸡’，小要饭的讨个十年八年的饭，如果不拜祖师还学不到，今天，老叫化向姑娘泄个底，告诉你怎么做法，回到家中你也可以烧来吃！”

说着，他挽了挽袖子，做个手势，道：“都说叫化不要本钱，事实上偷鸡也要一把米，你拿着一把米，看见谁家的鸡在门口寻食，回顾无人，你便把米托在手掌心里让鸡来吃，可千万说好了，不能把米撒在地下，把米撒在地下的都是笨贼，所谓‘偷鸡不着蚀把米’，就是指那些笨贼说的！……”

众人哄起一阵笑声！

“酒丐”忙道：“别笑！别笑！让老叫化传个女弟子！”

婉儿绷着嘴，强忍住不笑，听他说下去。只见“酒丐”接着道：“等到鸡来吃米，你伸手抓住鸡脖子，把鸡头住鸡翅膀下一塞，保险一声不叫，你挟着鸡就走，到一个没人的地方，用黄泥在鸡身上一糊，然后收集木柴林叶生火去烤，差不多顿饭时间，你敲开黄泥，就可以吃到跟这桌上一样美味的‘叫化鸡’了！”

婉儿睁大了眼睛道：“也不褪毛？”“酒丐”道：“不褪毛！”

婉儿眼睛睁得更大了，道：“也不杀？”“酒丐”道：“不杀！”

婉儿道：“不洗？”“酒丐”道：“没有时间！”

婉儿道：“那，鸡肚子里的东西？……”“酒丐”道，“当然是烤在里边了！”

婉儿一撇，叫道：“哎呀！脏死了！”

“酒丐”笑道：“怕脏的就没有资格做叫化子了！……”

这一说，全大厅的人都哄然大笑起来！

“端方公子”忽然站了起来，大声说道：“静！静！请大家静一下！”

大家立刻收住笑声，一齐望着他。“端方公子”眼睛故意望了望外边！

此时，天色已黑，繁星在屋檐上向众人眨眼！

院子里群叫化的酒席早就散了，众多的叫化，已不知走向何处，只门前有三两个手执青竹杖的叫化，往返游走着，似是警卫人员。大厅里这十数桌酒席，却已由天亮吃到天黑！

“端方公子”视线在门外一转，立刻又拉回目光投在群雄身上，俨然以“盟主”身份发言道：“今天，本公子约请诸位大驾光临，承蒙诸位赏光，大老远的赶来与会，这实在是本人的光荣！也是敝派‘穷家帮’全帮的光荣……”

突听展白冷哼一声，以手指在面前酒杯中一沾，迅即屈指弹出！一道破空的尖啸，在整座大厅内群雄一齐惊呼声中，传出一声闷哼！紧跟着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！……

## 第五十四章 三较绝艺

展白突以“弹水成丸”的手法，将数滴酒向窗外弹去！

现在展白贯通了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绝学，内力激增，几滴酒以指弹出，竟然破风嗡鸣！

这份功力，的确可使群雄瞠目！

酒丸破窗而出，窗外传来一声闷哼！

大厅内群雄一乱……

“酒丐”、“疯丐”不约而同，双手一按桌面，身形电射而起，半空中一掌震开窗框，两条身影如灰鹤横空，翩然穿出窗外！

窗外传来轰然两声大震！

只震得窗碎壁摇，接着传来“酒丐”、“疯丐”二人的怒叱之声！

“朋友是哪道而来？竟然敢到穷人祖师堂来撒野！”

一阵震天豪笑响起！

笑声一住，听到一种似是从地狱里吹出来的寒风一样阴森的语调说道：“来道而来！中原武林俱已称臣，难道你们这些吃剩菜的孙子们，还敢扎刺吗？”

众人一听，纷纷纵身掠出厅外！

星月光辉之下，院落里与“风尘三丐”对面而立，一字排开，有四个老人！

一个蒙人装束，青袍子，红坎肩，脚登踢死牛般尖大皮鞋，生得凶眉恶眼，手里提着一挂念珠。

一个身高膀阔，神态非常威猛，虬须绕颊，一脸的横肉，秃脑门在星月交辉之下，隐隐放光，身上穿的却是一件缀领的宽大长袍！

挨下去是一个面目黧黑的干枯小老头，人生得矮，而且缩肩驼背，一颗脑袋生得甚小，但双耳却大得出奇，耳轮几乎过顶，穿了一袭灰衣，就像多年陈仓里大老鼠成精，披了一件人衣一般。

这相貌如鼠的老人在脑门正中长了一个大疱，不知是天生如此？还是走路不小心在门框碰的？

最后一名，鹰鼻鸡眼，神色十分阴鸷，脸色灰白，犹如败革，垂手站立一边，不言不动，仿佛一具僵尸！

看这四人的长像，已经是山海不经，丑怪得刺眼，再听所说的话，更是狂傲绝伦！

而且一个个双眼神光暴射，看样子都是内外兼修的武功高手。

“酒丐”与“疯丐”二人闯出窗外时，已领教了对方的掌力，只觉对方掌力大得出奇，各自接了一掌，只觉气翻血涌、身形落地调息了一阵子，仍感五脏生疼，好在仗着大援在后，并未气馁。“疯丐”仰天打了个哈哈，道：“朋友既是专为我们穷人而来，可否报上个万儿来？也让我们穷人长长见识？”

虬须绕颊的高大老者，以极为鄙视的眼光瞥了“疯丐”一眼道：“连我们老哥儿四个都不认识，可见你们这些穷要饭的都是井底之蛙！”

“酒丐”接口道，“井底之蛙也罢，海底之蛙也罢，好歹报出个名字来，这般吞吞吐吐莫非是名字见不得人？”

瘦长阴鸷的老者，双目陡睁，两道碧绿的目光暴射如电，嘿嘿阴笑道：

“我老人家的名，不入活人耳朵，听到我老人家的名之时，便是你等丧命之日！”

“疯丐”、“酒丐”同时一晒，道：“夜风大，别闪了舌头……”

瘦长阴鸷老者突然打断了疯、酒二丐的话，从牙缝里崩出来四个字：“葱岭之鹰！”

高大威猛、虬须绕颊的老者，接口道：“阴山之狼！”

面目黧黑的枯干小老头道：“太仓之鼠！”

蒙人装束的老者也接口道：“沙漠之狐！”

“疯丐”仰天大笑道：“大话吹得山响，说了半天，不过是些狐鼠之辈……”“疯丐”话未说完，自称为“太仓之鼠”的干枯小老头双耳一耸，突然厉叱道：“臭要饭的找死！”

“死”字出口，双手一翻，掌背朝外，正反两掌，猛向“疯丐”双颊劈来！

“疯丐”陡喝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

一式“叫化四方”，双掌向来势迎去！

“啪！啪！”两声暴响，“疯丐”当场被震退五步！

众人齐吃一惊、以“疯丐”的功力来说，身列“穷家帮”三大长老之一，堪称为武功一流高手，没想到被这个称为“太仓之鼠”的瘦干枯老头，随手一挥，便震退五步！

事实上，这突然现身的四个形貌怪异的老头一报出名字，年轻一辈的还不知道厉害，但老一辈的人物，心中俱自一震！

因为这四个名字，虽在江湖上已有二三十年没听人提过，但在三十年前却是震惊武林的四个邪道高手。

听其话中之意，显然四个魔头已与“南海门”合了伙！

这一来，“南海门”无形中又增加了实力，而且依照四个魔头当年所作所为看来，毒辣阴狠比“南海门”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中原武林人士的命运，更是不堪设想！

所以，无不紧蹙双眉，暗暗担忧……

就在群雄心思电转之际，眼睁睁见“太仓之鼠”二掌把“疯丐”震退，不管“疯丐”在一边鼓着眼睛发愣，他上前一步，双掌在胸前一立，跨马蹲裆，向众人扬声叫道：“方才是哪个小子，用绿豆招呼老夫？还不出来受死！”

原来他脑门上那一个大疙瘩，是被展白“以指弹酒”打伤的，他却以为人家是用的绿豆，而且，至今还不知是被谁打的，故而出面喝问。

展白微微一笑，从人群中缓缓走了出来，道：“区区展白，但那不是绿豆，而是隔窗向老前辈敬的一滴水酒！”

“太仓之鼠”听出展白语含调侃，蓦然暴怒，把运至巅峰的掌力，翻手一甩，仍然用“反背掌”，掌背向外，猛向展白迎面劈来！

这种舍掌心不用，而以掌背攻敌，与一般武林名家的掌法大相径庭。但他掌力劈出，锐啸牛鸣，力道竟是大得惊人！

显见他是积怒而发，比刚才震退“疯丐”的一掌，更加了几成力道，想一掌把展白立毙掌下！

展白看出他掌力奇大，不在“海外三煞”之下，但展白有心煞煞对方的锐气，“天佛降魔掌”运了七成功力，轻描淡写迎着对方掌力拍去！

“砰！”

一声巨响，余力四射，尘沙飞扬！

这回却是“太仓之鼠”被震退了五步！

展白犹如玉树临风，站在那里纹丝未动。

只因他野心勃勃，完全没有往那一方面想，只知吃了展白的亏，便要报复。一掌被展白震退，不由更形激怒，稍为愣了一下，立刻运起更为歹毒的一种武功，名为“魔功”，真力贯注之下，只听他周身骨骼“吧吧”一阵巨响，身形顿然矮下去了半截！

他身量本就不高，这往下一缩，身高已不及三尺，但两条手臂却突然暴长了一尺，这一来，他的手臂也有三尺长了，而且整条手臂却变成了黑色，身矮三尺，加上他那副尊容，面目黧黑，双耳过顶，这倒不像鼠，而像一个大马猴了！

他马步一挫，特长的手臂半屈半伸，双手似握似拢，因真力运至巅峰的关系，两只小圆眼精光如炬，面目阴森地缓缓向展白欺近，形状骇人已极！

众人莫不吃惊，展白见到这般光景，心中也不由暗暗打鼓，据所知：内家高手，真力贯注均是手脚涨大，却从未见过身形反见缩小的，既不知这干枯小老头运的是什么功？更不知其厉害如何？一边心中暗懔，一边立把“天佛降魔”掌力运至十成，马步扎稳，全神戒备……

广大庭院里一二百人，且均是武林知名之士，此时鸦雀无声，双眼均望定展白与那“太仓之鼠”，瞪目看这石破天惊的一搏！

星月在天，夜静如水，只有微风穿过树梢的轻响。有谁知在这夜静更深的广大庭院里，将有一场恶战要发生呢……

“且住！”

就在这紧张得如弓引满弦之际，突然那高大威猛、虬须绕颊的“阴山之狼”横手拦住了“太仓之鼠”的前进之势，并向“太仓之鼠”做了个眼色，然后面对群雄道：“嘿嘿，我们老哥儿四个‘黑道四凶’，想诸位也许有个耳闻，今夜代表‘南海门’，与诸若是诸位肯赏面子，加盟‘南海门’，那么，咱们是一条线上朋友，万事太平。假如，诸位认为我们老哥儿四个面子不够大，不肯赏光，咱们是另作别谈！诸位之中，谁是龙头？出面答个话儿吧！”

这话表面上说得客气，骨子里却是硬得很，无异是向群雄下了招降书。

此时“端方公子”身为“穷家帮”掌门，又自承是召集此次集会的主持人，虽然看出四人来意不善，而且声势迫人，但事情挤到头顶上，可说不上不算来，只有硬着头皮，排众而出，心里直撞钟，表面上却力持镇静，昂然道：“在下‘端方公子’，‘穷家帮’现任掌门，贵客有什么见教？在下静聆高见！”

“阴山之狼”见出面答话的仅是一个俊秀少年，嗤地一笑，用手轮指群雄，向“端方公子”道：“你能代表所有在场之人吗？”

话中之意，显然有点鄙视的味道。

“端方公子”脸一红，迅速回头向群雄瞥了一眼。说老实话，他没有把握能代表得了在场之人，尤其雷大叔与展白等人，适逢其会，并不是接到他“穷家帮”武林帖才来的。

始终站在一边搭拉着眼皮、形如僵尸的“葱岭之鹰”此时突然答了话，只听他阴森森地道：“郎兄！不要小瞧人家娃儿年轻，人家娃儿可是中原武林鼎鼎大名的‘四大公子’之一，说出话来，照样鸡毛可以当作令箭！”

此言一出，“黑道四凶”同时哈哈大笑起来！

“端方公子”俊脸羞红得如大红布一般，可就是张口结舌地答不出话来。

“祥麟公子”、“安乐公子”、“凌风公子”见到“端方公子”吃瘪，又见对方把“武林四公子”一齐挖苦上，同时，目前他们四公子是敌忾同仇，不约而同，齐上前跨了两步，“凌风公子道：“四位有什么真章，摆出来也就是了！何必光在嘴皮上逞能？”

“阴山之狼”郎雄，许久才止住了笑声，道：“娃儿！你也是鼎鼎大名的‘武林四公子’之一吧？”

“祥麟公子”、“安乐公子”同时道：“不错，武林四公子现已聚齐，阁下有什么道儿尽管划出来吧！”

“阴山之狼”连连点头道：“好！好！既然鼎鼎大名的‘武林四公子’都在这儿，我们老哥四个也算不虚此行！这么看，我们老哥四人表演一套小玩意，表演完了，只要你们‘武林四公子’照样也能来一手，我们老哥四个便认败服输，拍拍屁股走路，如果做不到，你们‘武林四公子’及门下之人，都在江湖上除名，以后的一切行动都要听我们老哥四个的招呼，怎么样？敢打这个赌吗？”

“安乐公子”比较富于心机，闻言一笑，道：“这样赌法，你们四位不太吃亏了吗？”

“阴山之狼”郎雄，外表粗鲁，却最是狡猾，虽听出“安乐公子”是正话反说，却装傻充愣，一挥手道：“这里边没有谁会吃亏，先看老夫的！”

说着话，顺手一掌，直向二丈开外一棵梧桐树劈去！

只听“嚓”的一声，有如快刀斩菜瓜，水桶粗的一棵梧桐树，犹如斧劈一般拦腰两断，“轰”的一声，树头倒落一边！

这“阴山之狼”的“掌刃切木”功夫，的确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距离二丈多远，只随手一劈，未见他运功作势，一掌能把一棵水桶粗的梧桐树斩断，而且断处如刀切一般整齐，这份功力，的确骇人听闻！

其实，他是偷了巧，因为他在与“武林四公子”说话时，早把周身功力贯注在掌缘之上，故意表示轻松，是想一举震以偿他初来之愿。

四人之中，以“阴山之狼”最为狡猾，别看他外貌生得威猛，极像是个粗人，事实上却最功于心计，要不，为什么称为“阴山之狼”呢？

他看出“穷家帮”宴请之人，其中不乏武功高手，他们四人虽然自负武功甚高，但要硬打硬拼，以他们四人之力能否胜得了眼前数十武林高手？可说毫无把握，就是稳操胜算，也要费一番手脚，故而在“太仓之鼠”与“疯丐”及少年展白答话动手之间，他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。想以自己四人在“魔鬼岛”苦练潜修的几门绝招，来压服众人，这样一来，自然是出力小而收效大的办法。

因此他拦住因为暴怒想要与展白拼命的“太仓之鼠”，拿话激出“武林四公子”，把自己在“魔鬼岛”苦练三十年的“掌刃切木”功力施展了出来。

他一掌砍断一棵梧桐树，向“武林四公子”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一手小玩意，难登大雅之堂，算是老夫献丑了！现在该看你们的了！”

说完了，兀自嘿嘿冷笑不止，神态洋洋自得，因为他算准了，眼前四个年轻人，没有这份功力！

“武林四公子”面面相觑，事前无备，想不到“阴山之狼”贸然来了这么一手，他们四人自忖还真是没有这份功力，因此你望我，我望你，一时之

间答不上话来。

“阴山之狼”又是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如果四位客气，再不出手。那么，这第一场就算老夫侥幸赢了，咱们再进行第二场。”

“武林四公子”之中，“安乐公子”富于心计，“祥麟公子”胸有城府，“端方公子”较为阴沉，只有“凌风公子”性格狂傲而脾气暴躁，他见三公子都不开口，他虽然没把握能把一棵大断，但可不甘心就此认栽，于是跨前一步，道：“凌风不才，愿意试试‘以掌切木’的功夫！”

“阴山之狼”哈哈一笑，满面诡谲轻卑之色，道：“请！”

“凌风公子”马步一沉，长长吸了一口气，暗把周身功力贯注在掌缘之上，屈臂收掌，对准了丈许之外另一棵梧桐树，举掌欲劈……

“慢着！”

“天涯狂生”赵九州突然飞身掠入场中，拦住“凌风公子”，面向“阴山之狼”一抱拳，道“阁下以掌切木，功力高强，赵某看着技痒，就由赵某接下这第一场吧！”

说罢，也不等‘阴山之狼’答话，身形就地一旋，“刷”的一声，劈出一掌！

二丈外的一棵梧桐，同样有水桶粗细，应掌而断！

树头落地，“噗”的一响，竟插进地内，稳然未倒！

“天涯狂生”掌力以犀利快捷见长。

看那断处，一样如刀切一般，而且切断面较斜，断处尖长如刀，故能就下落之势插入土中。

显然，“天涯狂生”这一手，要比“阴山之狼”略高一筹！

“阴山之狼”一愣，想不到自己在“魔鬼岛”苦练三十年的“掌刃切木”功夫，会有人轻易办到！

他一愣之后，双目一瞪，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

“区区不才，‘天涯狂生’赵九州！”

因“天涯狂生”虽是江湖成名人物，但出道较晚，在“天涯狂生”以天纵之才，长白山三年师满，出道江湖名满武林时，“阴山之狼”已离开中原，故面“天涯狂生”报出名字之后，“阴山之狼”仰脸想了一会，不记得自己在中原武林曾听到这个名字瞪眼，叱道：“你能代表谁？”

“天涯狂生”以牙还牙，道：“你又能代表谁？”

事实上，“阴山之狼”可也代表不了“南海门”。

“阴山之狼”冲天大怒，双掌一立，道：“我劈了你！”

“天涯狂生”仰天狂笑，道：“赵某不见得怕你！不过，刚才阁下自己说的话，还算不算数？”

“阴山之狼”愣了一下，不错，刚才自己话说得太满，他纵然狡猾，当着这么多人，可不能说了话不算数，不由狠狠地道：“这一场就算你们办到了！符兄！”

说着转头对“太仓之鼠”道：“符兄！你也露一手吧！”

“太仓之鼠”名叫符节，闻言不发声，身形倏然一缩，暴矮了两尺，仍然用的是“缩筋魔功”，只见他特长的双臂一抡，身形就地一个急旋！

他矮小身形就如一只急行旋转的陀螺一般，只见罡风打卷，掀石飞砂，好像平地起了龙卷风，扬起的砂尘直升有二三十丈之高，吼吼雷鸣！

待那罡风卷起的尘沙，所形成的一个黑色气柱消失，尘沙落尽时，地下

已现出了一个像水井似的深洞！

而那“太仓之鼠”已然不见！”

众人一见，目瞪口呆，这是哪门子功夫！

原来他利用身形急旋之势，以双臂之力，硬把坚硬的地面，旋下去了丈余之深！

而且，他这种功夫，也可以说是武林一绝！

据老一辈的人士传言，“太仓之鼠”恶事作尽，一生之中，只做过一件好事。

那是三十余年前的事了，奸相和坤，为历代最大官，在任时所搜括的财富，到案发灭门抄家时，家财总额已达四百亿万，比国库的数字还要大，全国四亿人口，不分大人小孩，如果把奸相的财产平分的话，每人可得白银一百两！

此外，珍宝古玩还不算在内，那时候两河灾荒，数百万灾民已到了争食人肉的惨况，而奸相和坤的“太仓之米”却屯积得满谷满仓，任那白米虫蛀鼠咬，腐烂发霉，也不肯拿出来发放饥民！

“太仓之鼠”不知怎的忽发善心，就施展“就地打洞”的功夫，潜进太仓，神不知鬼不觉，数月之间，竟把千万斤的太仓之米盗运了净光，完全救济了两河灾民！

这是“太仓之鼠”有生以来所做的唯一的一件好事！

就因为此，他“太仓之鼠”的绰号，响彻了大江南北！

当然，自从他潜踪“魔鬼岛”，三十年的埋头苦练，他这“就地打洞”的功力越发高明了！

“太仓之鼠”从洞内窜了上来，见众人惊愕之色，不由洋洋得意地道：“小兄弟，看你们的了！”

这次不但“武林四公子”瞪目结舌，无言以对，那所有之人莫不一愕！

“掌刃切木”的功夫，虽然难能，但内家掌力到了一定火候的武功高手，还可勉强一试。但凭双掌旋转之力，能把坚硬地面挖下一个丈许深的深坑，可说是无人能够做到！

“太仓之鼠”两只精光四射的老鼠眼四下一顾，见群雄个个面有难色，非常得意地一笑，道：“诸位如果没人出手，这第二场就算承让了，穆尔克阿岗，看你的了！”

“穆尔克”是那蒙古人的名字，“阿岗”是蒙语“兄”的尊称，那蒙古装束的老者，也就是大漠商旅名闻丧胆的“沙漠之鹰”，只见他一抖手中大串念珠，上前跨了一步……

“太白双逸”忽然掠上前来，由大逸“活死人”道：“慢着！我弟兄不才，愿试这‘打地洞’的绝活！”

说着，也不等“太仓之鼠”等人答话，与“死活人”背贴背而立，弟兄二人同时把双掌举至肩齐，立掌如铲，由大逸“活死人”叫了一声：“起！”

只见二人同时腾起身形，半空中四脚相抵，两个人的身躯在半空中已成了一个“一”字，就在众人眨眼之间，兄弟二人双脚互蹬，各借对方脚蹬之力，头下脚上，如电射一般，就如会水的人一个“埋头入水式”，斜刺里直向地面钻下去！

“嗤！嗤！”

两声破土之声，二人身形竟硬钻进坚硬地面，众人眼见地面上隆起两道

土岗子，而且一路拥起来，犹如地下钻了两个大地鼠一般，在两丈方圆绕了一个圈子，倏然合围，二人一碰头，又从地里边冒了出来！

这算哪门子武功？真是不可思议！

但二人从地内钻出，面不红，气不喘，身上滴土未沾，众人不由哄然叫好！

## 第五章 “黑道四凶”逞强梁

“太仓之鼠”不由一愣，道：“你二人这算哪门子武功？”

“活死人”死人眼一翻，道：“尊驾是‘老鼠打洞’，我兄弟是‘老鼠钻洞’，可以说是半斤八两，如果尊驾不服气，可照我们兄弟的样子重来一个！”

一时之间，“太仓之鼠”没有答上话来。

蒙人装束的“沙漠之狐”突然厉声道：“用不到狡赖！再看老夫的！”

说罢，双指一捻，“岗”的一声，把手中一串念珠当中捏断，顺手往上一竖，那当中穿一很黄色绒绳，一百零八颗念珠，在“沙漠之狐”手中，竟然如一根棍棒一般立了起来！

本来内家功力练到火候的武林高手，内力贯注之下，把一根绳子立在掌心，并不算太困难。但这“沙漠之狐”立在掌心的却是一百零八颗滚圆的念珠，其中仅是穿一根非常细软的黄绒绳。毫无着力之处，而且念珠乃是产自漠外的胡桃木所制，坚逾精钢，圆滑无比，多达一百零八颗，能够笔直地立起来，那要比单是在手中立直一根绳子要困难多了。

因此“沙漠之狐”这一手，表面上看起来毫不惊人，但事实上可比“阴山之狼”、“太仓之鼠”刚才所表露的那两手要高明多了！

谁知这还不算完，“沙漠之狐”把一串佛珠笔直地立于掌心，迈步绕了一个圈子，把立于掌心的佛珠给群雄看了一遍，道：“看准了！”

喝罢，只见他鼓腹纳气，青袍子、红坎肩一齐膨膨起来，嘴中暴喝一声：“起！”

一百零八颗珠，竟如一串流星一般，在他喝声中挨个飞起，挂着“丝丝”破风之声，直射向寥寥星空！

众人目瞪口呆，像这种手掌不动，完全凭内力把立于掌中的一百零八颗佛珠一一震飞，的确是前所未见！

就在众人震惊之中，沙漠之狐手中一百零八颗念珠，一齐飞向半空，只剩一根绒绳，仍在他掌中笔直地竖立着！

接着“刷！刷！刷！……”一连串微响，说也奇怪，那飞向半空的念珠，又一一落下，一个不少，仍然穿进那竖立着的绒绳之中！

这哪里是练武功，分明近似邪法了！

众人情不自己，哄然喝起好来！

“沙漠之狐”似是非常得意，欢啸了两声，再次运气，青袍子从坎肩处又鼓了起来，竖立在掌中的一串念珠，再次升起！

就这样一起一落，接连来了三次，喝彩惊呼的人群中，突然传出一声极为轻卑的嗤笑！

这笑声显然是嗤之以鼻，声音不大，且是在乱嚷之中，竟然听得非常清楚！

“沙漠之狐”正在兴头上，突然听到这一声极轻卑的嗤笑，倏然收住手上的念珠，怒喝道，“是谁讥笑老夫？何不现身出来！”

应声走出一个俊美少年，只见他面含微笑，步态安详，虽然年纪轻轻，却隐然有一代宗师的风度！

众人一看，正是展白！

“沙漠之狐”先已见识过展白震退“太仓之鼠”的一掌，现在见展白走

向前来，心中一紧，立刻单掌上提，护住胸前，蓄势以待！

展白却极为轻松地一笑，道：“请问阁下手中这一串念珠，共是多少颗？”

“沙漠之狐”微微一愣，自己紧张了半天，估不到展白会问出这不相干的问题。但嘴中仍答道：“老拙这串念珠共是一百零八颗，小兄弟有何见教？”

展白道：“恐怕不对吧？”

“沙漠之狐”一愣，道：“有什么不对？老拙这串念珠随身携带了五十余年，难道多少颗还数不清楚！”

展白仍然面含微笑，不紧不慢地道：“以在下眼光看来，阁下这串念珠恐怕不够一百零八颗！”

“沙漠之狐”被展白一言提醒，再留神一看，手中念珠果然少了十数颗！

“沙漠之狐”心中一惊，想不到自己真力贯注之下，念珠会被人家取走，而自己竟茫然不觉！

眼前之人，都是大行家，见到此种情形，不由齐都一噓！

“沙漠之狐”先是一窘，继之大怒，暴叱一声，抖手甩出一颗念珠，直向展白面门打来！

念珠飞旋而至，中空兜风，发出一声震耳的尖啸！

展白单掌一撩，想把打来念珠震飞！

没想到飞奔而至的念珠遇到强劲的掌风一阻，在半空停了停，倏然一阵急旋，不但没有被震落一边，反而加速度地向展白面门袭来！

这真是不出意料的事，“沙漠之狐”发出的这颗念珠破展白神鬼皆惊的内家掌力？

幸亏展白“千幻飘香步”、“无色无相身”已练到意与神会的地步，一掌未能把急袭而来的念珠震飞，身上反应立生，倏然一个急旋，啸声震耳的念珠擦面而过！

展白暗道一声：“好险！……”

“沙漠之狐”更没想到距离如此之近，又是在展白不明底细的情况下，仍能躲过自己专破内家真力的“追命神珠”！心中不由一惊！

但也不由更怒，叱道：“小兄弟，真和你的！竟能躲过老拙的‘追命神珠’！再来三颗尝尝！”

喝罢，抖手又打出三颗念珠，三声锐啸，震耳嗡鸣，成“三星在户”之势，一字形向展白胸前飞来！

展白第一次不知道这蒙古老人的念珠厉害，举掌去对，险些吃了大亏。这次知道了念珠可破内家真力，不再出掌，实施“无色无相身”法，虽然“沙漠之狐”这次三颗念珠一齐出手，每颗念珠之间间隔三尺，三颗念珠广罩一丈范围，反而让展白轻易躲过！

突听一声娇叱道：“好个不要脸的蒙古鞑子！展哥哥不还手，你便打起来没完了。现在让你自己也尝‘追命神珠’的味道！”

接着，两声震耳尖啸，反向“沙漠之狐”射至！

“沙漠之狐”大惊失色，顾不得再去打展白，自己又知道“追命神珠”的厉害，赶紧用了一个“就地十八滚”的招式，直滚出一丈开外，才挺身站起，虽然躲过了两颗“追命神珠”，但已经闹了个灰头土脸！

众人一起注目，原来是婉儿打出了两颗“追命神珠！”

众人感到奇怪，不知婉儿手中，怎么也会有“追命神珠？”

事实上，婉儿手中的“追命神珠”，是在“沙漠之狐”当众表演“神珠

归位”手法时，婉儿突发奇想，以“搜魂指”神功的“吸”字诀，暗地里吸到手中十数颗！

因“沙漠之狐”兴高彩烈，且万也想不到自己玩弄高强手法时，会有人在暗中捣鬼。众人也因为被“沙漠之狐”高强手法所吸引，注意力完全放在“沙漠之狐”手上那串笔直立着的念珠上面，任谁也没有发觉婉儿在一旁做了手脚！

独有展白神目如电，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，又见“沙漠之狐”手中少了念珠，仍不自知，还在那里洋洋得意地卖弄，不由得发出声嗤笑！

“沙漠之狐”羞恼成怒，拿“追命神珠”连环打向展白，展白不知“追命神珠”可破内家真力，一时之间无法还手，婉儿耽心展白安危，故而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”，拿“沙漠之狐”的“追命神珠”，去打“沙漠之狐”！

始终默然站在一旁、形如僵尸的“葱岭之鹰”，不由怒从心上起，阴森森地叱道：“丫头，你找死！”

喝声中，一记“枯骨掌”猛向婉儿迎面拍出！

“葱岭之鹰”又名“葱鹰叟”，他这“枯骨掌”厉害非凡，乃是运集“九阳魔火”，苦练了数十寒暑而成的。而且在练这种掌功时，在身前要生上极为旺盛的炉火，把双掌放在火苗下炙烤，一边运集本身“三味真火”与外火相抗，功成之日，双掌可变成焦黑，如果打在人的身上，可使人骨枯焦糊而死，故名“枯骨掌”，端的厉害无比！

“魔鬼岛”恰巧有一座活火山，常年不断向外喷火，这种“地心火”不知又要比普通炉火热度高多少倍，“葱岭之鹰”就在这火山口上，苦练了三十年，所以，他的“枯骨掌”已到了登步，而且双掌已变成白骨，甚至连他本人也像僵尸差不多了！

只见他“枯骨掌”施出来之后，虽在星月光辉之下，仍然泛起一片蒙蒙红光！

婉儿不知厉害，见“葱岭之鹰”一掌向地杀来，双掌一扬，一式“微风拂弱柳”，向来掌迎去！

双掌尚未出实，婉儿突感一阵极热的热风，迎面刮来，全身一颤，立感头烧欲裂，周身骨节里仿佛突然浇了一锅热醋，又酸又烧，奇痛无比！

婉儿暗道一声：“不好！……”

再想回身躲避，已经是力不从心，娇躯向下一软，人已昏了过去！

“葱岭之鹰”桀桀怪笑着，一只白骨嶙嶙的手掌，又加快了速度，向婉儿面门上按了下来！

眼看老魔头辣手摧花，这一掌下去，婉儿娇美如花的一张粉面，就要变成血糊一团……

“住手！”

突然一声暴喝，紧接着一股巨大掌风劲流，向着“葱岭之鹰”如山涌至！

“葱岭之鹰”心中一凛，猛然错掌，施展“僵尸跳”怪异身法，肩不摇，腿不弯，直挺挺地横跃一丈开外！

展白一掌逼退“葱岭之鹰”，见婉儿粉面火红，犹如血巽，娇躯摇摇欲倒，他不顾一切腾身探臂扶住了婉儿！

展白的手方一扶到婉儿的身上，就如触到一个红火炭一般，热得烫手，

不由大吃一惊，也顾不得婉儿在名份上如今已是他的小姨，立刻伸手连拍婉儿前心后心七大重穴，以保住婉儿的心脉，不致被魔火烧断……

雷大叔、慕容红、“凌风公子”、“端方公子”以及随“凌风公子”前来的长发披肩的老者“漠外神君”赫连英，都是最关心婉儿的人，一见婉儿负伤颇重，一齐赶过来！

雷大叔一见婉儿伤得不轻，立刻暴怒，“天佛掌”一记绝学。

挟破空掌风，猛向“葱岭之鹰”砍去！

“葱岭之鹰”嘿嘿冷笑，“枯骨掌”运至十成，向雷大叔掌势迎来自来！

掌风未到，雷大叔先感热风扑面，心中一惊，知道对方掌风毒辣，不敢让掌风接实，身形电闪，飘出五尺！

“凌风公子”及慕容红双双扑上，亦为“沙漠之狐”奇热掌风逼退！

“端方公子”运出家传绝学“混元指”功，屈指猛点“葱岭之鹰”三阳大穴！

“葱岭之鹰”怪笑连连，“枯骨掌”施展开了，热流激荡，无人敢撻其锋！

“阴山之狼”见多人围攻“葱岭之鹰”大吼一声，以他“掌刃切木”的功夫，立掌如刀向“端方公子”肩上砍来！

这“阴山之狼”心计过人，他见“端方公子”自称是“穷家帮”掌门，便立了“擒贼先擒王”的打算，想先把“端方公子”拿下，不难使“穷家帮”就范！

但他一攻向“端方公子”，“穷家帮”的“风尘三丐”为首的丐帮长老，一齐出手向他攻来自来！

“太仓之鼠”、“沙漠之狐”先后出手，这边群雄也纷纷加入战团、刹时之间，混战成一片！

展白一手扶住婉儿的纤腰，一手按住婉儿前心“乳中穴”，运集《锁骨锁魂天佛卷》绝学中疗伤大法，使真力不断从掌源源输入婉儿体内，以为婉儿逼出深入内脏的热毒！

所以，对眼前的一场混战，他也无心一顾，只全神贯注在婉儿身上！

展白起初只是心急婉儿受伤，没有任何考虑抢上前来，一手抱住摇摇欲倒的婉儿，拍了婉儿身前身后七大重穴，然后一掌按住婉儿前心“乳中”穴上，以自己纯厚内力为婉儿躯热疗伤。

他望着婉儿醉人的容颜，想起自己穷途末路，身负三处刀伤，又兼重病倒卧在松林路旁，被婉儿之母“慕容夫人”救回“豹突山庄”，卧病在床的情景。

他又想到：在天边染满了鲜艳晚霞的黄昏，二人在静空之中，互诉家世，娓娓清淡，婉儿的娇憨天真，妙语如珠，青春少女无忧的笑声，给他尝尽人世炎凉的苦闷心灵，带来了多少安慰？……

他也想起，“凌风公子”要把自己丢出室外，她想尽方法为自己缓颊，“豹突山庄”血战之后，她冒着被父亲责骂，引自己脱离险地，以后自己离开济南，她匹马天涯来寻找自己，在“兴隆镇”，自己伤在“血掌火龙”掌下，她奋不顾身相救……一切的一切，笔难胜书，只使他感到“美人恩深深似海”！

“展哥……小侠！”

展白耳边突然响起莺声啾啾，把他从绮思遐想中惊醒，回头一看，原来

是“江南第一美人”金彩凤，不知何时已来在他的身边，正用一双美目紧望着他和昏迷的婉儿。

未等展白答话，金彩凤又道：“婉儿姑娘的伤，不要紧吧？”

展白看出金彩凤眼光中似有一丝妒念，但婉儿伤重，使他不暇别想，只剑眉一皱道：“很严重……”

突然数声惨嚎，把展白的话打断，二人同时愕然惊场中已有数人倒卧血泊之中！

原来“黑道四凶”武功高强，手段毒辣，群雄虽然人多，但仍不是四凶的对手！

“穷家帮”弟子死伤惨重，“武当三道”有二道负伤，“点苍双剑”死去一剑，“法华南宗”、“七步追魂”阵亡，连少林罗汉堂首座“虎目尊者”都受了“葱岭之鹰”的“枯骨掌”！

眼见一千侠义道群雄死伤惨重，而“黑道四凶”犹如四个凶煞恶鬼，怪啸狂笑，招招杀手，展白心中又急又怒！

可是，他此时正以内力为婉儿疗伤，眼见婉儿鬓角鼻尖微微见汗，秀美的脸上痛苦之情已见减小，身上的热度也渐渐退去，假如自己此时放手，可能会落个功败垂成！

但也不能眼看着一千侠义道群雄，引颈就戮，而自己不加援手啊！

同是救人，但救此必失彼！

这使展白大大地为难……

就在展白这犹豫难决之际，看见“太仓之鼠”以“缩筋魔功”接连向雷大叔攻出三大杀招！

就在雷大叔危险万状之间，“葱岭之鹰”一掌又劈翻了两名“穷家帮”弟子，嘿嘿阴笑着，举掌向雷大叔头顶“百会”重穴拍去……

展白一见大急，把婉儿交给金彩凤，急道：“请你照顾她一下，用掌心按住她‘乳中’穴上，输以内力，为她驱出体内热毒……”

此时，雷大叔奋力劈出一掌，逼退“太仓之鼠”，身形接连转换了三个方位，仍然未躲出“葱岭之鹰”那“枯骨掌”一大杀招的威力范围！

“葱岭之鹰”僵尸似的身材，如影随形，跟定了雷大叔，待他那一掌飘忽拍至一个有利的部位，雷大叔已无法躲闪，他“枯骨掌”又加了几成力道，猛然压了下去！

一边口中发出如狼嚎似的桀桀怪笑……

展白赶救不及，贯足了内力，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

这一声喊，因为是展白全身功力之所聚，竟如平地响起一个焦雷！

只震得万木落叶，数丈之外的大厅，窗摇壁动，众人耳鼓更是如受铲击，嗡！嗡！轰鸣不已！

这一声大喊，有似佛家至高无上的禅功“狮子吼”，不但“葱岭之鹰”住了手，即连所有之人都停了下来！

展白大步走上前来，俊目如电，扫射了一眼惊视着他的众人，然后双脚叉开，巍然如山岳般地挺立当场，朗声说道：“四位自称‘黑道四凶’，果然心狠手辣，无端杀伤多人，如再不适可而止，说不得展白要给四位一点教训！”

展白此言一出，四凶倒有三凶仰天发出一阵狂笑！

显然他们未把展白放进眼内！

“沙漠之狐”是阴笑，“太仓之鼠”是冷笑，“葱岭之鹰”是桀桀怪笑，三种不同的笑声，犹如一个三重奏，但俱都杀气逼人！

只有“阴山之狼”没笑，他一举手止住三凶的笑声，面向展白道：“小兄弟莫不就是一人力战‘海外三煞’的‘无情碧剑’展少侠？”

展白道：“区区不才，正是在下！”

“黑道四凶”同时一愣，在他们甫到中原时，即听“南海门”的人说，中原武林有绝顶高手，身背“无情碧剑”，名叫展白，曾一人力战“海外三煞”！

“黑道四凶”总以为“无情碧剑”展白，一定是隐遁世外的前代高人，但没想到展白会如此年轻！

因此，展白第一次出面，一掌震退“太仓之鼠”，且自报姓名，他们四人都未曾注意到，眼前少年即是“南海门”认为克星的“无情碧剑”！

展白第二次出面，这一声大喝，显示出内力之雄厚，其他三凶尚未发觉，只觉眼前青年人内功不弱，但就凭展白这点子年纪，面向“黑道四凶”卖狂，以“黑这四凶”的武功及身份来说，实在忍不住嗤之以鼻。

可是，“阴山之狼”比较心细，展白两次报出名字，他陡然记起在“南海门”听到的传说，故而拦住三凶发笑，待他证实了眼前少年，果是“无情碧剑”展白时，心中不由微凛！

以他“掌刃切木”的功夫，运集了七成功力，掌刃如刀，“刷”的一声，向展白砍出一掌！

展白微微一晒，“天佛降魔掌”运了六成，轻飘飘一掌向来势迎去！

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“阴山之狼”当场被震退五步！

展白却稳立如山，纹丝不动，只那青衫下摆，拂拂摆了数下！

“葱岭之鹰”大喝一声，“枯骨掌”运至十成，双掌猛然向展白的胸前推去！

掌风狂啸，一片耀眼的红光！

## 第五十六章 “天佛绝学”扫妖氛

众人齐声惊噫！

掌力如此威猛，世所罕见！

但也更激起了展白的豪兴，暗忖：“看我‘天佛绝学’是否天下无敌？”心中想着，意随功至，也把练自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绝顶内功运至十成，一招“佛光普照”，硬向无俦的掌风巨流迎去！

“轰隆！”一声惊天的巨震！

众人失声惊呼之中，两股巨大的掌风巨流冲天而起，“呼啦啦！”一片巨响，二丈余外的大厅屋顶上的滴水檐，被掌风余力掀去了一角，破砖碎瓦，满空横飞！

地面上更是卷石飞沙，劲风四射，众人气均为之一窒！

巨力反震，弥天尘沙影中，只见“葱岭之鹰”宽大长袍鼓起如篷，满头乱发飘举，噤！噤！噤！倒退三步，勉强拿桩站稳，犹自摇摇不止，几欲乘风飞去！

展白也倒退了一步，衣飞发扬，上身晃了两晃，俊美的脸上一片艳红！

风定尘收，“葱岭之鹰”努力调息，强压住内腑翻腾的气血，惨笑道：“小兄弟，老夫的‘枯骨掌’味道如何？”

展白初接“葱岭之鹰”掌力时，确实感到一股如火过周身，三百六十根骨节却像浇上了一瓢滚水，但他及时运功阻住，竟然把那股热流迫出体外，他又暗行运功一遍，只感周身气血畅行无阻，信心大增，见“葱岭之鹰”又向他卖狂，不由一笑，道：“不过尔尔！”

“葱岭之鹰”脸上抹过一缕奇异的色彩，他不相信眼前年轻人硬接了他的“枯骨掌”，会安然无事，他强提一口真气，又怪笑一声，道：“可敢再接老夫一掌试试？”

展白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要说是一掌，十掌、百掌，展白也敢接下！”

“葱岭之鹰”虽有点真力衰竭的感觉，但姜老弥辣，他暗忖展白定也是强弩之末，对敌到了双方萎顿的关头，谁能坚持到最后一刹那，谁便是胜利者。因此，他表面上不露一点败象，功贯双掌，嚎叫一声道：“好！再接老夫一掌！”

展白一摆手，道：“慢点！”

“葱岭之鹰”双掌举势欲劈，道：“可是怕了吗？”

展白微微一晒，道：“区区在下，平生还不懂得什么叫怕？不过有几句话先要说明。”

“葱岭之鹰”道：“什么话？请讲！”

展白道：“在下与人有约，不问江湖是非，是以不便与阁下动手……”

“太仓之鼠”突然一阵怪笑，插口道：“说来说去，还不是怕了！”

展白瞥了他一眼，负手笑道：“不见得！”

“阴山之狼”冷眼旁观，以为展白可能是被“葱岭之鹰”“枯骨掌”所伤，借口拖延时间，以便运功疗伤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。立刻插口道：“小兄弟不要推三阻四，我们老哥四个刚刚回还未踏入江湖一步，小兄弟有什么绝艺，尽管施为，就算你没有过问江湖是非好了！”

展白剑眉轩动，星目如电，扫了四凶一眼，道：“此话能代表你们四位的意见吗？”

“沙漠之狐”道：“有何不可！”

展白突然仰天长啸了一声，有如鹤唳青空，余音扶摇直上，腾入云霄！四凶齐皆一愕，不知展白因何突然长啸？

展白一声长啸，却仿佛吐尽了胸中的闷气，豪气干云地道：“好了，你们四位一齐上吧！”

四凶又是一愕！

“阴山之狼”似是没有听懂展白的话中之意，疑问道：“小兄弟，刚才怎么说？”

展白道：“在下一人，要会会你们‘黑道四凶’！”

那“葱岭之鹰”已然暴怒，大喝一声，“枯骨掌”运至巅峰，猛然向展白拍去。

红光耀眼，狂啸盈耳！

展白喝了声：“来得好！”

同时，掌演“天佛绝学”，招出“挥清妖气”，“轰”然巨震声中，一掌把“葱岭之鹰”又震退五步！

“葱岭之鹰”被震得五内生慌，此时，他才知展白内力不但丝毫未损，而且比刚才一掌力道更大，心中暗懔：“这年轻人果然不简单……”

但展白一掌震退“葱岭之鹰”，身形电旋，倏然又施出一招“风震雷鸣”，掌震“阴山之狼”天灵要害！

“阴山之狼”见展白掌势太猛，不敢硬接，甩头斜步，躲过展白一掌，以他“掌刃切木”的绝顶硬功，反臂劈出一掌！

掌缘如刀，破风向展白左臂切到！

展白单脚一点地面，身形倏然腾起八尺，半空中“佛祖降座”，双掌又猛向“太仓之鼠”打去！

“太仓之鼠”身形一缩，暴矮三尺，两条长臂如两条灵蛇般，向展白左右耳门拿来！

展白“狮子大摇头”，摆头蹬腿，在半空中划了个巧妙的圆弧，先升高，后降低，就倏然疾落之势，飞起一腿，直踢“沙漠之狐”后腰！

“沙漠之狐”翻身屈肘，以手中大串念珠，猛敲展白腿弯“环跳！”

展白震臂收腿，飘然落地，就这倏忽之间，他已向“黑道四凶”各攻出了一招。

这四招一气呵成，连攻四大高手，而且是抢尽了先机！

招式干净利落，无论手、眼、身、法、步处处恰到好处，招招攻敌要害！

“黑道四凶”四个狂傲不可一世的魔头，三十年前即名满武林，又潜身海外苦练三十寒暑，二次下中原，本想一鸣惊人，谁知第一次在中原露面，便被展白以一敌四，打了个手忙脚乱！

四凶同时暴怒，各自怒啸厉吼着，猛向展白攻来！

展白此时豪气冲满胸臆，他连攻四凶就是为了引诱四凶一齐出手，今见四凶同时攻来，他立展“天佛绝学”与四凶战在一起！

展白力战“黑道四凶”四个绝顶高手，快攻，快打，晃眼之间，已然互战了三十余个回合！

五人愈打愈快，此时已不能看清五个人的身影，只团罡风，在一块盘结纠缠，烈烈嘶吼！

只能听到五个人出掌吐气开声之声，“哼！嘿！”不绝，掌力击实，“砰

砰！碰碰！”更是不绝于耳！

劲流激湍，余力四射，数丈方圆以内，已然使人无法立足！

四周围观的群雄，纷纷移动脚步后退，渐渐都退至墙边、屋檐下去了，一个个瞪大了眼睛，惊视着这一场惊天动地的狠斗！

晃眼之间，又是七十余回合过去了，双方已激战了将近百回合！

关心展白安危的人不用说，一颗心都吊在嗓子眼上来了，生怕展白落败！

“嘭！嘭！”数声气爆巨响，犹如一串闷雷打在众人眼前！

砂石四溅，尘灰飞扬之中，只见缠战在一团的人影，倏然分散开来！

“黑道四凶”分站东、南、西、北四方。

展白稳站当中，静如山岳！

四个黑道顶尖高手，虽是一脸凶恶之态，但情形非常狼狈，一个个汗透衣襟，气息粗重，显见得方才与展白全力搏斗了将近二百个回合，内功真力已有损耗过巨的现象！

四周观战的群雄，屏息以观，眼前虽是静止了下来，但每一个人均知道，跟着来的将是凶恶的搏斗！

双方都在养精蓄锐，运集所有功力，并索解对方破绽，准备继起发难，作致命的一击！

冷月西沉，银河星稀，眼看夜色将要残去。但紧张の場合，绣针落地可闻，没有谁会注意到天色将亮！

“葱岭之鹰”首先发难，暴喝声中，两只白骨嶙嶙的“枯骨掌”，红光暴涌，掌风狂啸，齐向展白当头砍下！

“太仓之鼠”如响斯应，两条特长的手臂，犹如两条怪蟒，向底下一抄，向展白双足踝部抓去！

“阴山之狼”立掌如刀，以“掌刃切木”功夫，一掌平插展白左臂，一掌横削展白胸腹要害！

“沙漠之狐”手中大串念珠，巧妙地挽了一个珠花，猛砸展白后心“凤尾”、“神堂”、“巨骨”三大重穴！

四个黑道顶尖高手，同时出手，蓄势而发，三股巨大掌风合流，吼吼山响，一串念珠如潜在暗处的毒蛇，毫无声息地偷袭敌方上、中、下三路，前、后、左、右四方，展白已是腹背受敌，而且四大高手积怒而发，展白惊险万状。

四周围观之人，不少人失声惊呼！

突见展白清啸一声，“天佛降魔掌”招演“佛光普照”，只见掌影如山，分袭前后左右四方之敌，身法之快、招式之妙以及威力之强，均是众人前所未见！

就这一招，立把“黑道四凶”又同时逼退！

“黑道四凶”又开始围在展白四周，恶狠狠地瞪着，一边调息全力一招所损耗过巨的真力，一边苦思展白的招式破绽，蓄势而扑！

说实在的，展白独战“黑道四凶”，比独战“海外三煞”并不省劲，“海外三煞”之中除了长髯老人武功特高之外，白发婆婆与“佛印法师”功力都略逊一筹，这“黑道四凶”功力都差不多，虽不如长髯老人高，却在白发婆婆与“佛印法师”之上，而且四个人各有独特杀手，配合得天衣无缝，四人合起手来，每一招攻出都是上、中、下三路，左、右、前、后四方，广罩周身要害！

其中尤以“葱岭之鹰”与“太仓之鼠”最难应付，“葱岭之鹰”的“枯骨掌”，每一掌拍来，都如一团烈火烧在身上一般不惧怕，但随时要运起周身功力，迫出强侵入体的热毒；“太仓之鼠”的两条特长的手臂，却非常讨厌，不但招式诡辣，且能招出半途，突然转弯，专向下三路，使展白不得不时时提防他的诡异杀手！

“沙漠之狐”与“阴山之狼”也不简单，“阴山之狼”的“掌刃切木”功夫，火候到家，每一掌砍出，都掀起狂啸破风之声，当真是掌缘似刀，展白每挡其一掌，虽能把他震退，但掌缘触及之处，莫不隐隐发痛。至于“沙漠之狐”那一串大漠特产的胡桃木念珠，更能专破内家真力，掌风封挡不住，展白完全仗着“千幻飘香步”与“无色无相身”的高绝身法，闪躲回避。因此，展白这一战，可说是平生仅遇的第一次硬仗！

展白战来吃力万分，其实“黑道四凶”四个黑道顶尖高手，心中的味道更不好受。

四周观战群雄，虽然不乏老江湖，大场面见多了，但眼前这一战，的确是生平仅见，不但双方的武功路数，均是见所未见，而那内功真力更是大得惊人，每招施出，都是惊天动地，每一掌劈出均可裂石开山！

此时，“黑道四凶”不再瞪目怒视，蓄势而扑，而是由“阴山之狼”叽哩咕噜说了几句蒙古话之后，四凶立刻改变战略，飞快地围着展白绕起圈子来！

展白不懂蒙语，但看四凶情形已经明白，必是另有诡计，当即抱元守一，蓄气凝神，全神戒备起来！

四凶愈转愈快，突然“阴山之狼”一声惨厉长啸，如刀的掌锋，一片刀山似地向展白周身要害猛劈狂砍！

看其来势之凶猛，必系全身功力所聚，展白不敢丝毫大意，以过人的目力，觑准其掌力空隙，运起九成功力，狂推而出！

劲风山涌，“但“阴山之狼”来势虽猛，退势更快，他不再与展白硬拼内力，展白招式未到，他已撤招纵身斜飘八尺开外！

展白微感意外，一掌劈空，但身后疾风狂啸，显然背后有人急袭！

展白“回头望月”，跨步甩脸，借回身之势，又运集了九成功力，向身后猛劈出一掌！

向展白背后偷袭的是“太仓之鼠”，一爪抓空，展白掌力已到，他也和“阴山之狼”一样，不再与展白硬拼内力，就在展白掌锋未到部位时，倏然收身后退，半空中又折了回去！

紧跟着“葱岭之鹰”的“枯骨掌”，一阵灸热狂飙，倏又涌到！

展白身形电转，躲过灸热掌风。同时也向“葱岭之鹰”攻出一招狠的！

“葱岭之鹰”同样不与展白招式击实，一沾即退！

接着“沙漠之狐”又从侧背攻到！……

四凶此退彼进，均是一沾即退，展白虽然忠厚木讷，心地老实，但数招一过，立刻明白“黑道四凶”是想借此消耗自己的内力，等到自己疲乏不支时，四人再齐施杀手！

展白不由微微一笑，心说：“你们这样正是给了我调息的机会……”

谁知展白念头还未转完，“沙漠之狐”倏然逸出圈外，“临去秋波”，回手向展白打出三颗念珠！

同时，三凶拼出全力，左、右、后三方，一齐向展白攻到！

明眼人一看即知，“黑道四凶”用意恶毒，是想以硬拼展白，封挡住展白的腾闪挪移的去路，然后以“沙漠之狐”专破内家真力的念珠来伤展白！

展白心中一惊，飞快地劈出三拳，震退三面强敌。来的反震之力，却使展白身形再无法移动一步，而专破内家真力的三颗念珠，已挂着破空尖啸如飞而至！

三颗念珠，成品字形，一颗直奔展白面门，两颗平射展白前胸！

“沙漠之狐”这种专攻内家真力的念珠，乃漠北苦寒之地特产的胡桃木制成，坚逾精钢，重逾金石，外圆中空，中空的螺旋形圆孔，可以遇到阻力加速旋转而进，是以掌风内力无法阻挡，可以说厉害无比！

就是再强的内功高手，遇到这种霸道暗器，除了躲闪之外，也是束手无策！

展白内力浑厚，虽能把三大黑道高手同时震迟，身形受那三方面的反震之力已无法躲闪，又知那电射而至的念珠掌风内力均无法阻挡，心中一惊……观战群唯纷纷惊呼……

展白遇险，慕容红、金彩凤、婉儿、樊素鸾，更是骇得尖叫起来！

只听“嘶”的一声微响，血光崩现！

展白虽以“无色无相”身法，及时甩头侧身，连躲过两颗念珠，但第三颗念珠却在他的左臂上划了一条血槽！展白感到左臂一凉，念珠穿臂而过！衣破肉飞，鲜血直流下来！

就在展白受伤、微微一愕的瞬间，“阴山之狼”悄无声息地在展白后背打出一掌！

他“掌刃切木”的功夫，掌刃如刀，“康”的一声，击实在展白背上，把展白打得向前踉跄了五六大步！

展白只感眼前发黑，心胸气翻血涌，向前抢了五六大步，身形摇摇欲倒……

“阴山之狼”一阵得意的狂笑，似刀的掌锋第起……

其他三凶也各自狞笑着逼近展白！眼看展白就要命丧四凶之手！

摇摇欲倒的展白，突然瞋目大喝一声，一掌向“沙漠之狐”劈去！

掌风狂啸，一股汹涌的巨流，如山涌出！

“沙漠之狐”一珠奏功，心中一喜，估不到展白受伤之后，仍能发出威力这么大的掌力！

心神稍为一懈，如海洋巨流的掌力已击向胸前，再想躲闪，焉得能够？

“沙漠之狐”只感胸前如受万斤重锤，闷哼一声，仰身翻倒，张口喷出一口鲜血！

“阴山之狼”的一掌还未打到，展白一掌已把“沙漠之狐”震伤吐血，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刹那，展白反臂一抓，“大擒拿手”中的绝招“横云断峰”，“嘭”的一声，正好把“阴山之狼”砍到的手腕扣住！

展白独战“黑道四凶”，本无伤人之意，只想使四凶知难而退，也就算了，没想到“人无伤虎心，虎有伤人意”，他一念之慈，反而连受两处重伤！

而且“黑道四凶”心狠手辣，在他受伤之后，仍想把他杀死，因此，展白激怒之下，强忍住伤势，一掌把“沙漠之狐”震飞，反臂一抓，又扣住“阴山之狼”的腕子！

此时，展白已杀红了眼，下手不再留情，扣住“阴山之狼”的手一使劲，“卡嚓”一声，紧跟着一声凄厉的惨嚎，“阴山之狼”的一只右掌，已被展

白齐腕折断！

“阴山之狼”面色惨白，踉跄退后五步！

众人一齐愣了！任谁也想不到展白重伤之下，举手投足，仍能连伤两大黑道高手！

展白以手背擦了擦嘴角的溢血，俊面含威，缓步向“葱岭之鹰”与“太仓之鼠”走去……

“葱岭之鹰”与“太仓之鼠”那么狂的黑道魔头，见到展白这般气势，竟然吓得脸变色、身不由主地倒退了两步！展白冷冷地道：“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活着回去！”说着，双掌平胸举起……

## 第五七章 “南海龙女”露芳情

展白玉面生成，英挺眉宇间一片杀机，功贯双掌，缓向“葱岭之鹰”及“太仓之鼠”逼近！

“葱岭之鹰”、“太仓之鼠”那么狂的黑道高手，竟被展白的气势所慑，吓得面目变色，双脚不由自主地随着展白逼近的脚步趑趄后退！

展白剑眉一扬，双掌缓缓举起，狠狠地道：“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全身而退！”

说着举掌欲劈……

忽然——

一阵震天豪笑响起！

豪笑声中，数条人影疾如飞矢而至！

来人身法太快，众人眼前一花，场中已多了五个人！

当先两人，一个是白衣银扇儒生公子，一个是羽衣霓裳貌如天仙似的盛装丽人。随后三人，一个长髯过腹的葛衣老者，一个鸡皮鸠面的白发婆婆，另外一个则是中年矮胖的和尚！

这五人一露面，在场之人心中无一不悚，原来正是“南海少君”“龙神太子”、“南海龙女”龙珠”儿，以及“海外三煞”！

“龙神太子”“南海少君”银扇一抖，白衣飘飘，爽朗一笑，向展白道：“敢莫是展兄又要在江湖上插一脚了吗？”

长髯老人仇如海掀须豪笑道：“小哥儿，咱们的赌约是否已成为过去？”

武林人物，讲究一言九鼎，尤其以展白的耿直个性来说，自己的诺言更是无法不予遵守。如今被二人拿话一敲，不由俊脸泛红，讷讷地道：“本人说出口的话，向来算数。只是这四位事前已声明不是江湖人物，而且其心狠手辣到了令人……”

“南海龙女”美目流盼，瞥了展白一眼，道：“看外表展公子像个老实人，没想到当着这么多人会说笑话，他四人不是江湖人物，怎么会武功？分明是出尔反尔，说了话不算数，中原武林的脸，恐怕被你一人丢尽了！……”

这一段话，可说是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，展白实在忍无可忍，不由瞋目叱道：“住口！我要不看你是个女流之辈，我就要……”

说到此处，展白突然想到自己一言出口，不问江湖是非，方才与“黑道四凶”一战，已落了把柄，如今岂能再自己打自己嘴巴，和人家动手？因此话到唇边，又临时收口。

婉儿伤后虚弱，尚未复原，见展哥哥臂上鲜血淋淋，竟微移莲步，袅袅婷婷地走至展白身边，玉手扶住展白问道：“展哥哥！你的伤，不要紧吧？”关怀之情溢于言表。

展白心头流过一股暖流，婉儿的关切，使他大为感动，但当着这么多人，他不便表现出来，只淡淡一笑道：“婉妹，你放心！这点伤不算什么！”

婉儿此时已看过展白的伤臂，心中不由又惊又喜，因为短短的时间，也未见展白调息，那臂上的伤处不但止血生肌，而且好像已复原了，只在臂上留下手指长的一个疤痕！

婉儿不知展白服食过千年灵药“紫檀花”，只以为展哥哥功力深厚至此，实不亚于金刚不坏之躯，不由喜极而呼道：“展哥哥，伤处已好了嘛！”

婉儿喜极忘形，双手抱着展白臂膀，一阵摇撼，她伤后虚弱苍白的粉脸，

竟也隐泛起一层红润，眉眼盈盈，透出她心底是多么高兴！

慕容红在名份上已是展白的未婚妻，看到妹妹对展白如此亲热，心中顿然醒悟：婉儿听到自己与展白订婚的消息，悄然出走的原因，回想以前种种，才知道他们早已相爱，至此，她心中倒没有妒意，只奇怪这么重要的事，自己以前怎么没留心，竟一点也没有看出来……

金彩凤却有点惋惜的感觉，她心中关怀展白伤势，早就想上前去问候，可是闺阁的教养，使她矜持住了，现在见婉儿做了自己想做而未敢做的事，且得到展白感激，她暗暗后悔自己缺少勇气……

樊素鸾比较含蓄，见婉儿对展白一往情深，心想自己把心情深隐不露，也许是做对了……

“端方公子”醋火中烧……

“凌风公子”瞪大了眼睛，他姐姐已嫁给展白，这妹妹又是怎么回事？……

“南海龙女”却突地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要脸！”

婉儿粉脸煞白，回头怒视着“南海龙女”，娇叱道：“你骂哪一个？”

“南海龙女”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表现得这么量窄，以她的身份来讲，是不应该这么没有风度的。但既是已骂出口来了，便不能再收回，被婉儿厉声一问，不由暴怒，也厉声道：“我骂谁难道你心里还不明白吗？”

婉儿怒极，出手一招“搜魂指”，疾向“南海龙女”“心俞”重穴点去！

可是她伤后未复原，指法虽凌厉，但劲力不足，被“南海龙女”一掌拂退七大步！

“南海龙女”冷笑一声，狠狠地道：“不知死活的丫头，我看你是活够了！”

说罢纤掌举起，蓄力欲发……

“慢着！”

展白横跨一步，挡住“南海龙女”，道：“婉儿姑娘负伤未愈，你怎可……”

“南海龙女”掌力未收，美目凝注展白，道：“你是否又想插上一手？”

展白道：“你不用处处以此要挟在下，要知道不打负伤之人，也是武林传统，这规矩你懂不懂？”

“南海龙女”粉面一红……

“南海少君”“龙神太子”一摇银扇，上前三步，向展白道：“阁下没有资格过问江湖是非，现在请你退后！”

展白还以为他要伤害婉儿，别的事情他可以不管，唯独此事，他不能撒手不管，闻之道：“不知尊驾此请指何而说？”

“龙神太子”微微一笑，却不理展白，转向群雄道：“本派入主中原，原是想统一天下武林，以免门户之见，争端时起，幸蒙武林人士不弃，纷纷加盟本派，共谋胜举，使本派日益光大，眼看‘天下一家’大功告成，没想到还有某些野心不死的人物，时时想破坏本派义举，现在本派订九九重阳，在嵩山少林寺旧址召开‘英雄大会’，凡是不服本派的都可与会，届时以武会友，不派，确实有比本派武功高强的，本派从此退出中原！”

他说至此，微微一顿，见群雄都大睁着双眼，注意地听着他的话，他得意地一笑，又接下去道：“如果本派武功确能胜过各门各派，那么没有什么说的，从今以后中原武林唯‘南海门’为尊，再有不服派令者，可不要说本派手段毒辣赶尽杀绝！”

他这话越说越激昂，到最后已是声色俱厉！

群雄纷纷吃惊，“南海门”君临天下武林，可能已有了十成把握，若不然不会如此明目张胆，公开向天下武林叫阵！

假如，中原武林真要被“南海门”一举征服，今后武林人物的命运真是不堪设想！

尤其少林派出身的“神拳打井”武震飞，及少林寺罗汉堂首座“虎目尊者”，更是吃惊！

“龙神太子”声言九九重阳在嵩山少林寺召开英雄大会，莫非少林寺已为“南海门”占据不成？

不然的话，少林寺自有主持人，寺内召开不召开英雄大会，自有主持作主，岂能任外人越俎代庖？……

不管群雄吃惊，“龙神太子”脸上阴森表情一收，倏然一笑道：“天下武林，凡自认是英雄人物者，均可与会。”

说着又转向展白，道：“唯独阁下没有资格参加！”

说完仰天一阵大笑，笑罢对“南海三煞”及“黑道四凶”道：“咱们走！”

“走”字出口，人已当先向院墙外掠去，随后“葱岭之鹰”及“太仓之鼠”分别将受伤的“沙漠之狐”及“阴山之狼”抱起，随着“海外三煞”如飞而去！

“南海龙女”临走，向展白瞥了一眼，那眼包含着“恨”与“爱”交织的情绪，展白心头一震，目前他情孽纠缠，无法自处到女人用这种眼光看他，见“南海龙女”也用这种眼光看他，不由打了个冷战，赶紧低下头去……

直到“南海少君”“龙神太子”率众走了很久，被吓怔的群雄才发出一阵嗡嗡声！群雄纷纷议论，各找对象抒发己见，以致人声嘈杂，广大院落，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，纷纷发言。茹老镖头与雷大叔及“太白双逸”在一起，茹老镖头望了望长眉深锁的雷大叔，忍不住问道：“看来这‘南海门’已成了气候，竟当众向天下武林挑战了！”

“太白双逸”齐声附和道：“不简单！今后中原武林，恐怕又要掀起一片腥风血雨！”

雷大叔深锁双眉，频频摇头，忧形于色道：“值得忧虑！不怕‘南海门’势力浩大，怕的是中原武林各门各派成见太深，不能推诚合作，难免被各个击破……”

在旁边的“酒丐”方弼，举起铁葫芦，仰脖子灌了一口酒，用手一抹嘴上酒渍，道：“雷疯子大有见地！常言道团结才能发生力量，那咱们在场之人，今天就来个‘歃血为盟’，共同对抗‘南海门’，雷疯子意下如何？”

雷大叔黯然一笑，未置可否。因为雷大叔看得出，凭眼前这些人物，决不是“南海门”之敌，况且“武林四公子”各存异志，都有领袖群伦的野心，却都没有领袖群伦以抵抗“南海门”的能力。

可是他不好意思当面说出，只有一笑置之。

“疯丐”褚良也过来，插口道：“总之，我们中原武林要与‘南海门’一拼，决不能甘心俯首称臣！”

“活死人”死眉塌眼地道：“老叫化壮志可嘉，可是不想一想，眼前自命不凡的英雄人物，除了展兄弟一人，有谁是‘三煞’、‘四凶’的对手？何况还不知‘南海门’有多少成名高手尚未露面？”

雷大叔望了望展白，脸上忧色更重，但仍未发言。

“安乐公子”突然大步走了过来，道：“展兄武功进境之速，实有‘士别三日，令人刮目相看’之感。就凭展兄一人便可独战‘三煞’、‘四凶’，那么我们这般人，就是再不济，抵挡其二三流脚色，总不成问题了吧？”

展白一拱手道：“承蒙云铮兄谬奖，在下实不敢当。况且，在下与人有约，从此不再过问江湖是非，最好是不要把在下算在其内！”

“祥麟公子”也走了过来道：“展兄大可不必为空言约束，何况临阵还可再向‘三煞’挑战，以雪当日一掌之辱……”

展白颇为不悦地道：“金兄此话不知是恭维在下？还是挖苦在下？展白虽是武学未进，但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在下亲口答应人家的话，岂能说了不算数？”

见展白着恼，“祥麟公子”脸孔微微一红，忙道：“请展兄不要误会，祥麟只为大局设想而已！”

“死活人”突地一拍手，道：“有了！”

他这一声，喊得声音很大，好像有什么重大发现似的，众人一齐诧异地转脸望着他。只见他用手在脸上抹，摘下一个人皮面罩来，众人再一看，只见他面白微须，相貌清奇，哪里再是那种死目塌眼的死人像？

众人齐皆一愕，想不到“太白双逸”是戴了人皮面具，尤其茹老镖头、慕容红及展白等人，与“太白双逸”相聚甚久，竟也没有看出来！

“死活人”不管别人瞧着他发愣，喜悠悠地向展白道：“小恩公戴上这人皮面具，再不会有人认出，便可堂堂皇皇地参加九九重阳英雄大会，到时候给‘南海门’一个大大的打击……”

展白却不用手去接那人皮面具，只淡淡地道：“就算别人认不出来，展白也不能违心做事！”

他这话斩钉断铁，毫无转圜余地，众人不禁尽皆默然！

雷大叔在一旁点头，赞叹道：“当真是跟他死去的父亲，一个样的脾气……”

樊素鸾在一旁冷冷地说道：“不知通达应变，实是迂腐得不近人情！”

展白周身一颤！这话对他刺激不小，“豹突山庄”水牢之中订交，他心中把樊素鸾当一个知己朋友看待，如今樊素鸾竟也说他做得不对，他只觉得自己凭良心做事，诚实无欺，不欺人也不欺己，这误解使他心中发痛，不由颤声道：“樊素兄……樊姑娘！展白凭天良做事，不知有何不对？”

樊素鸾现下仍是男装，展白口急不知怎样称呼她才好，说完之后，一双大眼睛直瞪着樊素鸾的粉面，似是等着她给一个满意的答复！

樊素鸾玉面泛红，因展白的称呼使她在人前有尴尬的感觉。但她素以男儿作风，减少她忸怩之态，闻言爽朗一笑，道：“现在数你武功最高，也唯有你可抵挡‘南海门’的高手，挽救中原武林的一大浩劫，唯有你方能胜任，这乃是空前义举，你有力为之却不为，而甘愿受空言约束，岂不是迂腐不近人情？”

这话义正辞严，在场之人听了无不动容，展白也不由羞愧得低下头去！

展白心中左右为难，正如樊素鸾所说，挽救武林浩劫，乃是空前义举，自己既自认是侠义道的人物，见义便不能不为！可是，大丈夫也讲究一诺千金，自己亲口答应人家的话，岂能反悔？

群雄望着展白，一言不发，乱哄哄的院中，那么多人停止了讨论，百十道眼光一齐望着展白，都期望着他的决定，“是”！还是“不”？仿佛整个

中原武林的命运，却系在展白一人身上了！

展白沉思有顷，抬起眼光，见众人都在期望着他的回答，他猛然了解自己使命的重大，当真是“天下安危系于一身”！他灵机一动，道：“展白一个武学未进，承蒙诸位武林前辈如此看重，实在使展白感激莫名，何况大义当前，就是使展白赴汤蹈火，展白也万死不辞！”

他说至此顿了一顿，见群雄一眼不眨地望着他，广大的庭院之中，当真是绣针落地可闻，他又继续说下去道：“可是，展白亲口答应人家，不问江湖是非，想众位也均是侠义道前辈，必定知道立身江湖，当以信义为重！在此种情形之下，展白裹足不前，正如樊兄……樊姑娘所责备在下的，便是不义；但展白如果违背约言，去参加英雄大会，便是背信！不义和背信，均是展白所不取，这一点想诸位先进必定可以谅解！”

展白说至此处，群雄脸上一片迷惘之色，不知展白话中真意究竟为何？但也就更注意地听下去。

展白继续滔滔地说下去，道：“在下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但需征求雷大叔的同意！”

众人的眼光，不约而同地一齐转向雷大叔！

雷大叔此时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他从展白的守正不阿，及“只见一义，不见生死”的胸襟，仿佛又看到展白父亲——他结义盟兄“霹雳剑”展云天的影子！

见展白要请求他的同意，他毫未考虑是什么事情，让热泪在眼眶里打转，他也未擦，应声道：“孩子，你说下去！”

展白见雷大叔嘉许的眼光，给了他自信和勇气，他的决定，是没有错的，于是接下去道：“正如‘安乐公子’云铮兄所说，在下武功进境神速，但诸位知道为什么在下武功会进境神速吗？”

群雄眼里又流露出疑问之色，谁知道展白为什么会武功进境神速？

展白却接下去道：“那是因为雷大叔赠送了在下一本天下第一奇书，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所致！”

展白此言一出，群雄哗然！均不禁欺身上前，纷纷言道：“此一奇书，现在何处，能否取出一观，给大家开开眼界？”

“拿来给大家看看！”

“书在哪里？”

“拿出来……”

纷纷叫嚷，乱成一片！

雷大叔也不由震惊得瞪大了眼睛，他还不明白在这种场合，展白为什么把这一大秘密透露出来？

展白此举，实在是不智之极！

果然“崆峒四丑”已首先发难，大丑“天残”，独目凶光暴露，一探鸟爪的双掌，腾身向展白怀中抓来！

一边嘴中喝道：“不要这般吞吞吐吐，拿出来瞧瞧吧！”

展白也估不到，这般自诩为侠义道的人物，贪心竟是如此之大！一语说出，立刻群相抢夺！

就在他微一愣神之际，大丑“天残”的双爪，已挂着劲风，抓住他胸前不及一尺之处！

展白微愠，双指一敲，一式“大擒拿手”的“横雪断峰”，猛向“大丑

天残”双爪点去！

大丑“天残”如触蛇蝎，伸出的双爪疾缩，人也跟着开外！

饶他迟得快，双臂“曲尺”穴上，也被展白指风扫中，只痛得他暴睁独目，甩着双手连连呼痛不止……

展白一招逼退大丑“天残”，昂然道：“诸位还是老实地站着，听在下说下去吧！”

众人这时才想到展白可以独战“四凶”，如果真要出手硬抢，可以说无人会得了好去！

展白见众人一时不敢上前，才又接下道：“展白为了守信，不能参加英雄大会。但是，眼看‘南海门’肆虐，中原武林面临浩劫，又不能不尽一己之力，设法消弥，因此之上，展白想把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上的奇绝武学传给诸位，使诸位有能力对抗‘南海门’，这样，也不需要展白亲自出面了！”

展白此言一出，群雄愕了！

天下哪有这样毫不自私之人，竟肯把别人珍视秘藏都来不及的武林秘笈公诸武林？

展白又道：“可是，这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乃是雷大叔所赠，在未公诸武林之前，先要征求雷大叔的同意！”

展白说至此处，一回身向雷大叔深施一礼，道：“大叔！您对小侄的造就之恩，可说是天高地厚，为了挽救武林浩劫，您不会怪罪小侄鲁莽无知吧？”

雷大叔脸上老泪纵横，伸手搀起了展白，道：“起来！贤侄，你使大叔感到骄傲，老夫终生未娶，能有你这么一位贤世侄，可以说是百年之后，死而无憾。而且，老夫也为我那死去的结义盟兄、你的父亲感到骄傲，虽然他行侠仗义一生，死得不明不白，但在九泉之下，见到贤世侄你克尽他未竟的志愿，他就是死在九泉之下，也该感到莫大的安慰了！……”

雷大叔说至此处，顿了一顿，见展白眼中泪水也在打转，觉得此时不宜伤感，忙把话题纳入正轨，道：“方才贤侄所为，正合老夫心意！只是那本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，贤侄千万不能公开，以免引起无谓的争端，而且，那东西也实在害人，不是定力甚高之士，万万不能入目。现在你只要把上边的武功，摘要传给大家也就是了！”

雷大叔此言一出，对雷大叔的开明，众人无不感激，但也有些微的失望，因为雷大叔这样一说，这相传二百余年的天下第一奇书，是看不到了。

展白又向雷大叔施了一礼，然后整容向群雄道：“就遵照雷大叔所示，只要众位领接得了的，展白绝不藏私，只是原书不能公开，事实上那本秘录实在也诱惑太大，就算定力甚高之人，看了也无法自持！”

雷大叔以衣袖拂去脸上感动的热泪，道：“现在距离九九重阳英雄大会，还有三个多月的时间，诸位如果相信得过，就请安排地点，让展贤侄传给大家‘天佛绝学’吧！”

众人一片欢呼，少心机的人，认为这是百年难遇的奇遇，雀跃不已！

展白一片为公众的好心，却不知在暗地里已蕴藏了一次巨大的风暴！

当即雷人叔提出安排展白传艺之事，“端方公子”与“安乐公子”以地主的身份出面为众人安排一切。

包括场地及众人起居安息之处，在“穷家帮”的弟子奉命办理这些事务、忙得乱哄哄的时候，七大门派的人，纷纷告辞走了。

“虎目尊者”及“神拳打井”武震飞要赶回少林寺以其他各门各派，说要回山再去约请门下高子，共谋义举，少者三五日，多者十数天当可赶回……

## 第五十八章 江湖滔天浪

不出数天，江湖上已掀起滔天风波！

整个中原武林沸沸扬扬，同时轰传着两桩大事，使整个中原武林如同一锅煮沸的滚水，扰攘终无宁日！

头一桩大事，是“南海门”约会天下武林，九九重阳，在嵩山少林寺召开的英雄大会！

这场英雄大会，不但柬约中原武林九大门派，武林四大公子，凡是在江湖上有头有脸的人物都约请到了，而且连四海八荒、边疆漠荒外所有的武林人物都接到了请帖！

眼见这九九重阳嵩山少林寺的一场英雄大会，将可决定中原武林未来的命运！

但有一件更为轰动的大事，反而把能够决定中原武林命运这么重大的事故冲淡了！

原来展白一片好心，透露出二百余年以前天下第一奇人“只眼郎君”所手著的天下第一奇书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的消息，此时已传遍了整个武林！

展白，这忠厚朴实的青年，万万也想不到，他的一片侠义心肠，竟招来这么大的祸害！

事实上当天夜里，便发生了事端！

那天夜里展白独战四凶，待“龙神太子”及“南海龙“海外三煞”，带回四凶并约会群雄参加九九重阳英雄大会走了之后，天色已经大亮！

为了消弥武林浩劫，展白一片好心，透露出天下第一奇书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的消息，并愿公诸武林同好，“穷家帮”帮众，立刻准备一切事宜！

直忙了一天，大家均是一天未睡，入夜，吃过饭后，群雄都按照“穷家帮”所分配的房屋，各自就寝，想早一点休息，第二天清早便开始由展白传给大家“天佛绝学”了。

按分配展白与雷大叔同住一间房，“太白双逸”与茹老镖头住一间，慕容红与婉儿住一间，这三间房是连在一起的一座厢房。

展白与雷大叔才别过众人回至房中，一盏热茶尚未吃完，突听门上有人扣门之声。

房门并未关，雷大叔说了声：“进来！”

随声进来的是慕容红。

慕容红穿了一件黑缎长袍，腰束绸巾，秀发披肩，雪白的皮肤被黑衣一衬，更显得欺雪赛霜，似是刚刚沐浴过，虽然脂粉未施，但白如梨花的容貌在灯光照射下，倍觉清新宜人。

慕容红进得房来，先瞥了展白一眼，那眼光中含着无限深情，然后向雷大叔敛衽一礼。

雷大叔以为他们小夫妻有什么私话要说，他一个长辈，不好意思在座，干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们在这里坐一会儿，我出去走走。”

展白浑厚，懵然不觉，但慕容红聪慧过人，雷大叔一借口离开，心中早知其意，秀脸不禁一红，忙道：“大叔，您不要出去，侄女有话正想跟大叔商量！”

雷大叔又停了脚步，嘴中呵了一声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慕容红道：“他把那件事泄漏出去，”说着又望了展白一眼，道：“侄

女不敢说他做得不对，但已引起大部份人的疑心！”

雷大叔浩叹了一声，道：“他们疑心也没有办法，那部书的确不能给人看，展贤侄为了挽救武林浩劫，答应教众人书上的武功已是大开‘艺不轻传’的先例了，如果再有人‘得陇望蜀’心生贪念，那可说是不知好歹！”

慕容红道：“那书侄女曾看过，的确不堪入目……”

随又接下去道：“侄女无意中听到有人密谋劫夺此书，且有对展哥哥不利企图，今夜大叔与哥哥还要多加小心！”

展白一愣，想不到自己一片好意，反而招起别人祸心，闻言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雷大叔面色凝重，道：“谁？是哪一门派下？”

慕容红道：“侄女在后院一间秘室门前经过，无意中听到秘室中传出‘天下第一奇书……必须夺取到手……不惜把姓展的……’断断续续几句话，再想细听，即为其警卫人员所阻，故也不知秘室中是些什么人。”

展白道：“何人担任警卫？”

慕容红道：“‘穷家帮’弟子！”

雷大叔面色阴沉，听至此处，突然往起一站，道：“我要去问问‘风尘三丐’，这到底是何人祸起萧墙？”

婉儿突然推门进来拦住雷大叔，道：“不用问了，起歹心的不止‘穷家帮’一派，只要今夜我们小心提防就是了！”

婉儿经过一日调息，伤势已经复原，锦衣玉面，貌美如花，周身充满了青春气息。

展白忙道：“婉妹，你是不是也有什么发现？”

婉儿道：“现在群雄三三五五聚在一起秘议，虽不知他们秘议的详细内容，但总不外是想争夺那本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，这却是可以断言的！”

展白闻言不禁暗暗后悔，想不到自己为消弥武林浩劫的一片好心，反而引起这么大的隐忧，这年头实在是好事难做！

雷大叔长眉一耸，怒容满面，道：“真是不知好歹！如果胆敢有人生事，必定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！”

说至此处一顿，又转头对慕容红、婉儿说道：“好了，你们回去憩息去吧！”

慕容红、婉儿辞别出去，雷大叔对展白道：“我们也该休息了！”

说罢上床，和衣而卧。展白知道雷大叔的性格，当下也不多言，立刻一掌扇灭了灯火，登床就寝。

二人可说是艺高人胆大，明知危机四伏，却故示从容，不但毫无戒备，反而登床就寝，刹时间雷大叔已是鼾声如雷！

但展白却无论如何无法入睡，他心中所想的事情实在太多了！

他不知都是些什么人要向他暗下毒手？但从慕容红及婉儿的口中，知道欲想抢夺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的人当不在少数！

由此，他又想到婉儿的身上，自己与慕容红已订婚，慕容红是姐姐，既与姐姐订婚，总不能再与妹妹有什么超越，但昨夜婉儿对他的关切，溢于言表，那海样的深情，他能确切地体会得出来！

但纵是婉儿对他情深似海，他又能如何呢？……

暮见窗上绿光一闪。

他以为是一只萤火虫，初尚未留意，但迅即冒出一袅袅向屋内飘了进来！

一般香味钻进展白鼻孔，使得他头脑为之一昏！

展白立刻警觉不好，可能是江湖人物施放的什么熏香毒气之类的暗器！

他立刻闭住呼吸，暗运一口真气，把吸进腹内的些许毒气迫出体外！

所幸他内功深厚无比，又服食过千年灵药“紫檀花”，因此，那毒气未能侵害到他！

事实上，窗外人施放的毒气，非常厉害，名为“五鼓断魂香”，纵是身负绝世武功之人嗅到后，也要当场昏迷不醒！

如果天亮时分，不以独门解药救治，便可死亡！

施毒之人，心狠手辣，算定展白武功高强，明打明斗，决不是展白的对手，故此施出这种狠毒之计！

想不到展白内功修为已到百毒不侵的地步，略一运气，即把吸入腹内的毒气迫出。

而且内身真元丝毫未受到影响！

展白逼出腹内毒气，立刻想向雷大叔打招呼，谁知一转眼，床上已失去了雷大叔的踪迹！

窗外突然传来一声闷哼！

似是有人受了一下重击，接着发出雷大叔的豪笑道：“阁下蒙住脸孔，以为别人就认不出来了吗？哼！‘穷家帮’出了你们这些败类，实在令人齿冷！”

说着，掌风破空，脚步杂沓，动手的似是不止一二人……

展白暗道一声：“惭愧！”

在这种地方，就看出江湖经验尚是不够丰富，明明雷大叔在床上打鼾，没想到比他发现窗外来人还要早。

展白此时，竟也多了一个心眼，听到雷大叔在窗外与人动手，他却从后窗悄无声息地掠出，半空中微一提气，脚未沾地，即已飘身上了屋顶！

这“陈仓暗渡”之计，还是让展白使对了，除了院中与雷大叔动手的贼人之外，屋顶上果然站着四五人之多，正在注视着院子里数人围着雷大叔厮杀！

一是展白轻身提纵术已至绝顶，跃上屋顶声息皆无，再者站在屋顶之人，全神贯注在院中数人搏斗上，展白已站在他们身后不足五尺之处，他们尚未发觉，展白目力过人，虽是黑夜，已依稀看出当中一人的背影极像“端方公子”，其余三人，皆是“穷家帮”的帮众！

展白实地发出一声冷笑！

那数人吓得周身一颤，倏然急转身子！

展白见他们都用黑中蒙面，不由冷笑道：“当真是鸡鸣狗盗之辈，为什么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？”

当中一人，双眼露出骇人的光芒，猛然向展白劈出一掌！

掌风锐啸，功力不弱！

但展白哪里把他放在心上，迎着来势挥掌硬接！

谁知来人不等掌风接实，身如流星疾泄，直向郊外落荒而走！

随着另外的四五人，也四散逃去！

显见他们不是展白的对手，见暗算失败，展白一露面，即刻遁走！而且，似乎极不愿让展白认出本来面目。

展白大喝一声：“哪里走？”

腾身向那为首之人追去！

那人回手一扬，一道白光，疾向展白面门打开！

展白一掌把那道白光震飞半空，“啪”的一声，那道白光竟然爆炸开来，火光一闪，光雨四溅！

突然院落四周一声呐喊，数不清的弹丸，如满天飞蝗一般，齐向展白射来！

想不到这竟是万弩齐发的暗号！

展白清啸一声，在周身舞起一片掌风劲流，把所有弹丸悉数震飞！

再看院子里与雷大叔动手的贼人，也同时逸去，“太白双逸”、慕容姐妹及茹老镖头均已从房内出来，连雷大叔算上，现在几个人均被连珠急弯包围起来！

众人掌劈袖挥，震落四围乱射的弹丸，但弹丸数量极多，而且像急风骤雨一般打来，一时之间，竟使众人手忙脚乱！

这时分散住在各房的群雄，均已听到打斗之声，奔至院落中来，突闻一声大喝：“还不给我住手！”

跟着三条人影，疾如飘风门电，飘落院中！

正是“穷家帮”三大长老“风尘三丐”！

“疯丐”褚良看出埋伏四周发射弹丸的是“穷家帮”弟子，又见被围攻的竟是雷大叔、展白等人，不由怒容眦裂，高叫道：“住手！是谁下的命令，你们竟敢围攻自己人，莫非是疯了？”

四周发射弹丸的“穷家帮”弟子，被“风尘三丐”一喝，立时收手。雷大叔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臭叫化子！这件事你们如果不能解释清楚，老夫与你们三个立刻划地绝交！”

“疯丐”此时一收素常的嬉戏之态，面色凝重地道：“老哥哥不说，我们也要查个水落石出，这简直给我们穷人丢脸！”

雷大叔走至窗前地下，拾起一物来，抖手掷给“疯丐”道：“臭叫化！你再看看这个，想不到你们‘穷家帮’，竟也干起钱的买卖来了！”

“疯丐”伸手接住雷大叔掷来之物，拿在眼前一看，原来是一具制作得十分精巧的“白铜仙鹤”！

这玩意江湖人物就是没见过，也有个耳闻，正是江湖黑道下三流淫劫偷盗之辈作案时，所惯用的施放迷香的用具！

“疯丐”气得发眉皆炸，一时之间愣住，没有说出话来！

“穷家帮”虽是穷人的大结合，但历代祖师的垂训，第一戒便是“饿死不作贼”！如今，这作贼的工具出自“穷家帮”门下弟子之手，而且还落在雷大叔手里，真使“风尘三丐”感到理拙气短，脸上无光！

“酒丐”面色阴寒如冰，猛一回身，向隐在四周的“穷家帮”弟子厉声叱道：“是哪一个门下弟子当值，还不滚出来？”

应声踱出一个年约四旬的叫化， “风尘三丐”乃“穷家帮”的长老，掌有生杀大权，此时暴怒如雷，那中年叫化已吓得脸色惨白，走至“酒丐”丈余之处，站住身形，按帮规施了一礼，道：“弟子‘草上飞’白亮领班！”

“呸！”

“酒丐”方粥一口浓痰吐在白亮脸上，骂道：“你吃了油泥蒙了心！为什么向雷大侠施放乱弩？”

“草上飞”白亮脸上的浓痰擦都不敢擦，躬身道：“弟子只是奉命行事，

尚请三长老明察！”

“疯丐”出手如风，探臂刁住白亮的右手腕子，厉声道：“快说！你奉谁之命行事？”

“疯丐”怒极，出手极重，这一抓险些把“草上飞”白亮的一只手折断，白亮痛得额上冒出豆大的汗珠，但咬牙硬挺着，道：“奉掌门人之命！”

“风尘三丐”极快地交换了一个眼色，对事实的真相似是已明白了大半。但“疯丐”抓住白亮的右手未放，紧盯了一句，道：“没有错吗？”

白亮痛得脸上豆大的汗粒向下直滚，但仍恭谨言道：“弟子焉敢撒谎！”

“疯丐”把手一松，退回两步，望了其他二丐一眼，长叹了一口气，默默不语！

此时，群雄都站在院落四周，静望着“穷家帮”如何发落此事？虽然那么多人，却是噤若无声。如果是帮中某一人所为，“风尘三丐”可以以帮中长老的身份，从事整肃帮规，这样一来对雷大叔便算有了一个交待。但白亮说出是奉掌门人之命，做出这等见不得人的事，便成为“穷家帮”全帮之耻，而且也不是轻易便可处理的了，因“穷家帮”历代相传，掌门人至尊无上，帮规中没有处罚掌门人的规定！

“风尘三丐”固然在帮中身份极尊，但对掌门人犯了过错，也感束手无策！

三人互相发了一会子怔，“酒丐”突然灵机一动，又把缓缓后退的白亮喝住，道：“站住！可是掌门人亲自对你下的命令吗？”

“草上飞”白亮尚未答言，突听一声长笑响自一隅，接着飞快地掠来一条人影，那人影身形一定，影定人现，正是“穷家帮”历代最年轻的掌门人“端方公子”！

“端方公子”一现身，展白在一旁暗暗撇嘴，心说：“看你这次怎么下台？”

“端方公子”向“风尘三丐”淡然一笑，道：“这件事要查问清楚！”说着又转对白亮喝道：“可是本掌门亲自对你下的命令吗？”

白亮噤若言道：“乃掌门座前‘神行太保’董清传下且奉有‘绿玉杖令’！”

“端方公子”面色一寒，厉叱道：“传‘神行太保’董清！”

接着“传‘神行太保’董清！”之喝声，此起彼落，刹那时传回话来，“神行太保”董清不见，也不知何往。

“端方公子”面寒似水，道：“请‘绿玉杖令’！”

“飞叉太保”韩玉应声前往，不久，又飞快地跑回，气极败坏地道：“启禀掌门，‘绿玉杖令’不在香堂！”

“风尘三丐”面色倏变，“端方公子”神色更见激动，急道：“何人在香堂当值？”

“‘打虎太保’林立与‘金枪太保’葛洪！”

“端方公子”面色铁青，喝道：“传他二人来见！”

“飞叉太保”韩玉躬身道：“他二人也均不在！”

此言一出，“风尘三丐”及“端方公子”同时面色一变。因这“神行”、“打虎”、“飞叉”、“金枪”四太保，乃“穷家帮”掌门人座前“四大护法”，如今四失其三，倒是十分少见之事！同时，帮内掌门人信物“绿玉杖令”失踪，兹事体大！”

“穷家帮”众糟乱一团，“端方公子”下令寻找“三大太保”及搜索“绿

玉杖令”，结果是石沉大海，一无所得！

至此“瑞方公子”下了个判断，一定是“三太保”借“绿玉杖令”假传掌门人旨意，劫夺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，事败逃走，对“端方公子”的判断，无人可提出反证，只有展白心中犯疑，因他从后窗翻上屋顶，看见四五个蒙面人，其中之一明明是“端方公子”。可是，他没有把那人当场捉住，因此，也未点破。

当“穷家帮”众在“端方公子”令下，把“四大太保”仅存其一的“飞叉太保”也押起来，并向雷大叔道歉时，展白灵机一动，当时发话叫住即将散去的群雄，道：“为了整个中原武林劫，展白冒昧，致把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当众泄漏，据在下所知，不少人已起心争夺此一奇书，恐怕因此又要掀起另外争端，现在唯一的办法——”

说着他在怀中掏出一本彩色斑斓、封面极为华丽的小册子，向着群雄一扬，道：“就是当着群雄之面，将这本秘录毁去！”

接着他两手一拍，“啪”的一声巨响，竟把那本武林人物人人梦想争夺的天下第一奇书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拍了个粉碎！

展白此举，大大出乎群雄意料之外，一时之间，都震惊得瞪大了眼睛！

就连雷大叔也震惊得说不出话来！展白双手一扬，彩色纸屑如五彩蝴蝶纷纷飘散！

展白随即大踏步走至雷大叔面前，深施一礼，道：“小侄此举，尚请大叔原谅！”

雷大叔摇头一叹，道：“毁了就毁了，只可惜‘只眼郎君’老前辈一生心血！……”

说至此，雷大叔已黯然说不下去了。

群雄至此，才喘过一口气来，纷纷叹感，怀着异样的心情准备散去……

可也有不少人暗暗起疑：“难道他真的会把这武林人物视为瑰宝的天下第一奇书毁去？……”

“会不会有假？……”“……”但谁也没有把心中的疑念说出来！

“端方公子”呆若木鸡，他一万个也想不到展白会当着群雄之面，把武林人物梦寐以求的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毁去！至此，他一切计划落了空，心中的失望之感，比任何人来得强烈！

突地他心中一动，脱口问道：“展兄！此书会本？……”

展白心中微愠，想不到此人任一派掌门之尊，竟如此多疑？

不由冷笑道：“副本倒有，只是在展白心中！莫非贵公子尚有把展白剖腹挖心之意吗？”

“端方公子”尴尬一笑，道：“展兄说笑话了！本掌门只不过认为如此奇书，毁了可惜，随口问一句而已！”展白突地脚步前三后五，身形飘飞如电，倏忽之间，接连劈出四掌！

掌风啸尘，声势骇人！但他可都是向空处而发的。

饶就这样，站立他附近的“端方公子”及“风尘三丐”也一齐骇得惊呼暴退二丈开外！

愣了！所有的人都愣了！不知展白突展绝学是何用意？

## 第五十九章 “江南二奇”

展白配合“千幻飘香步”、“无色无相身”，倏然劈出四掌，猛地收住势子，朗声道：“这是‘天佛录’一招绝学，‘佛光普照’，怎么样？可以令贵掌门参详几天的了吧？”

言下之意是：“你不要贪心妄想，吸收亘古绝学并不那么容易！”

展白见众人瞪着眼睛发怔，又接连施出三招，“佛祖降生”、“扫清妖气”、“风震雷鸣”。

他“天佛降魔”与“风雷八掌”同时并用，三招连环施出，只见掌风山涌，犹如怒龙闹海，平地卷起一股狂飙，尘头掀起足有十数丈之高！

这哪里是练习武功，几如平地刮起一个龙卷风，风声雷吼。声势惊人！

把那些自命不凡的武林人物，看得个个咋舌、心悸，这种前所未有的绝强掌功，不知是怎么练的？……

展白收住势子，见众人茫然地望着他，不由摇头一叹道：“高强武功，并非幸致，我们还是从头来吧！”

接着，他正襟危坐，犹如老僧说法，口中低诵道：“气，混沌清浊，清升浊降，这一法众……”

展白竟开始讲授天下第一奇书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经文了！

天下群雄身不由己地纷纷围了上来，凝神倾耳，心无旁用地谛听下去，只听展白继续道：“……清者为天，浊者为地，天地交泰，人神合一……”

听讲的人，都是武林嗜宿，就算年轻人也均有不弱的武功造诣，大家听展白讲的，竟是闻所未闻的奇奥武学，跟自己往昔所学的一比，真是判若云泥，不由一个个如醉如痴，浑然竟成，把全副心神都沉浸在其中了！

展白不徐不疾的句子，不低不昂的语调，默诵一般做法，语语珠玑，字字金玉，使众人如饮醇醪，如啜琼浆，简直废寝忘食了！

这样，展白讲授了七天，众人边听边做，按展白所授心法来修习内功，进境竟是迅速无比，众人心里不禁兴起同一的感觉，那就是以前习武，多走了不少冤枉路……

其中尤以雷大叔、慕容红、婉儿、金彩凤及樊素鸾等几人，进境更远超过别人！

因雷大叔已修习过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，且修习的年头甚久，只是没有展白经过柳翠翠以“姹女迷魂大法”配合参悟来得透彻，有很多无法贯通的地方，经展白略一解释，立刻恍然大悟，因之，进境是一日千里！

原来“只眼郎君”绘制这本天下第一奇书时，在那些妖娆无比的赤裸女像上面，还蕴蓄了不少玄秘，不经当事人点透，光在经文上下死功夫是不够的！

这恐怕是雷大叔做梦也没有想到的，他赠给展白那本秘录，反从展白那里得来了好处！

可见世事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？

至于慕容红、婉儿、金彩凤、樊素鸾四人进境比别因，是因她四人死心地信赖展白！

常言道：“心诚则灵”，又道是“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”，因为她四人一心一意信赖展白，把展白的每一句话都当做金科玉律，毫无一点疑问地照着去做，所以进步就快了。

展白传授众人武学秘录，这已是第八天头上，天晚时他回房睡觉，尚未就寝，突听窗外有衣袂破空之声！

这声音极微，很像檐前阵风，但却瞒不过展白的耳目，展白此时功力，在方圆十数丈以内，就是飞花落叶之声，也可清晰听到！

因此，这衣袂破风之声虽然极微，但展白已经发觉，以为仍像前次一样，有人不死心，又向他打什么歹主意来了？只见他身形一闪，几乎以肉眼难见的速度，已从房内掠至窗外！

展白掠出窗外，凭空倏见两条黑影似流星疾射，在眼前一晃，已飘落在院墙之外！

展白“无色无相身”法已至追风无影地步，随后追了去，只三五个起落，已追了个首尾相连！

星月微光下，展白已看出在前奔跑的二人，竟是身躯娇小的两个少女！

展白暗暗纳闷，黑夜之间，两个少女到荒野去有什么事做？

那两条娇小人影，到了一片树林边上停了下来，展白掩至树后一望，原来是慕容红与展婉儿！

展白更觉奇怪，她们姐妹俩个，黑夜之间跑到荒野密林来做什么？

有了这疑问，展白可就没露面，隐身树后，一观究竟，只听得慕容红噗哧一笑，道：“妹妹！你把我引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婉儿似是才发觉到追来的夜行人，竟是姐姐，当“啊”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不知是姐姐！有什么事吗？”

慕容红哈哈笑道：“妹妹！说真心话，你很爱展哥哥吧？”

婉儿想不到姐姐会开门见山地一语道出自己的心事，又想到姐姐乃是展哥哥的未婚妻，不由秀脸通红，急道：“姐姐！你不要乱猜！我……我……”

但是她能违心而论，否认自己爱展白吗？

因此，她“我”了半天，再也呐呐地接不下去。

慕容红两只水汪汪的明眸，深情款款地望着妹妹，亲切一笑，伸出玉手拉住婉儿的皓腕，以无比温柔的语调说道：“妹妹，你不要瞒我了！从这几天的情形，我已看出你是万分爱着展哥哥的！而且，我也是最近几天才发觉，你爱展哥哥，可能比我还要早，在展哥哥第一次到我家中，你找我去向弟弟（凌风公子）说情，不要把展哥哥赶走……妹妹！从那时你便爱上展哥哥了，对不对？”

婉儿脸孔羞红得如大红布一般，只任姐姐牵着手儿，垂头默然无语。

慕容红又道：“我只是奇怪，自己怎么如此粗心大意，这么重大的事，竟未能提早发现？如果早知道妹妹爱上展哥哥，姐姐也不会做出错事……”

慕容红说至此处，婉儿突地“嚤”然一声悲泣，挣脱被慕容红握住的手，飞身向回路掠去！

慕容红急呼道：“妹妹！”

被这一喝，婉儿收住急去之势，但仍背脸站着，香肩起伏，已经伤心得哭了！

慕容红急掠至婉儿身边，又拉住婉儿素手，以同胞姐姐天性的至爱，轻轻道：“妹妹，你不要伤心，听姐姐说好吗？”

婉儿突地失声痛哭，反身扑在姐姐怀内，哭道：“姐姐！我对不起你！……”

婉儿哭得悲切，慕容红想起家庭惨变，姐妹相依为命，不由也流下泪来……

隐身树后的展白，只觉心如刀攒，他暗暗自责：“展白呀！展白！你只因一时气愤，答应了慕容红的亲事，你又怎么对得起情深似海的婉儿？……”

慕容红突地想起自己的用意，忙拭去脸上的泪水，用手扶起怀中的婉儿，掏出丝巾为婉儿擦去脸上的泪痕，道：“妹妹别哭！姐姐还有话说！”

慕容红以无比亲切的语调说道：“我们就是亲姐妹二人，虽尚有一个兄弟，可是他自幼与我们性情不投，不是跟我吵，就是跟你打。如今，父亲又被人杀害，家道大不如前。从此以后我们姐妹更要相依为命，永远相亲相爱在一起，妹妹，你答应我吗？”

婉儿不知姐姐居心，见姐姐说得恳切，连连点头。

慕容红安慰地一笑，道：“妹妹既是也爱展哥哥，那我们姐妹为了永不分离，我们就共效‘娥皇女英’，一同嫁给展哥哥，共事一夫，妹妹意下如何？”

慕容红此话一出，不但婉儿吃惊，就连隐身树后的展白，也不由大大地一震！

婉儿抬起头来，以一双明丽的大眼睛怔望了姐姐半天，见姐姐脸上慈爱的光辉及诚挚的笑容，知道不是跟她说着玩儿，心中不由一阵狂跳，但倏然又把带泪的粉脸埋在姐姐怀中，情不自禁地呼了声：“姐姐！……”就再也抬不起头来！

虽然她未亲口说出答应姐姐的提议，但从她的激动之情，及眼里闪耀的惊喜光辉，慕容红已知妹妹默允了，心头一跟着情绪也好转起来，她觉得几日来悬在心中的死结，总算让自己所想的办法解开了。又兴起顽心，笑揽着婉儿的细腰，说道：“这是妹妹的终身大事，如果使妹妹受了委屈，姐姐可不愿意。现在要妹妹亲口答应，你是不是同意了姐姐这个办法？”

婉儿头也不抬，只一味地抱着慕容红叫姐姐，但从她的声音中，已可听出没有一丝悲伤的成份，而是充满了欣喜！

慕容红却成心逗她，一个劲地问道：“你倒是答应不答应，只一味地叫姐姐干什么？”

她见婉儿仍埋头在她怀内，又道：“你要不愿意就算了！我去告诉展哥哥，说你根本不爱他……”

婉儿娇躯一扭，双手扯住慕容红的衣襟道：“姐姐！你好坏！……”

慕容红道：“好！你既是骂我，就是表示不愿意，我这就告诉展哥哥去……”

说着推开婉儿，举步就走！

“姐——姐！……”

婉儿一声娇呼，她心中明白是姐姐成心呕她，正想再与姐姐撒娇，突然一抬头，不由惊得抽了一口冷气！

不知何时，在她二人身侧不远之处，幽灵鬼魅似地站着两个活人！

慕容红也是在推开怀中的婉儿，才突然见到身前如幽灵似地站着两个大活人，和婉儿一样震惊得瞠目结舌！

姐妹二人武功不弱，就算因为说话分心，也不能说有两个大活人来至身侧，竟一点未发觉之理？

那么，这两个人武功之高必已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！

再一看那二人，均已至花甲之年，一个生着满头红黝黑，只有脸蛋中间圆的一块白嫩鲜红，火眼金睛，极肖似一只大马猴！

另外一个瘦小枯干老头，时值盛夏，却穿了一袭又厚又重的棉长袍，外边尚罩了一件大马褂，脸上一个通红的大酒糟鼻子，十足的三家村教学冬烘先生模样！

这两个形状怪异的老头，两双眼睛如四把寒光飒飒的利剑，直盯盯地望定慕容红姐妹，嘿然阴森，一语不发！

慕容红与婉儿虽然不认识这两个幽灵般突然出现的怪老人，但隐在树后的展白却认识他们二人，正是两次与自己作对的“江南雁荡山鬼谷二奇”！

其实展白早就发现他二人蹑足潜踪，欺近慕容姐妹身边。一是慕容姐妹所谈的使他不好意思现身出来，再者他也想暗察一下这成名江湖数十年的两大高手，以花甲之年，鬼鬼祟祟地掩至两个华年少女身边，究竟意欲何为？

反正他有把握，就算二奇不顾身份，向二女偷袭，或者猛施辣手，以他隐身地点与二女的距离，亦可适付出手抢救，是以仍然隐在树后未动！

也就是慕容红与婉儿一怔的当儿，“鬼谷二奇”同时嘿嘿一阵冷笑，大奇“赤发灵猴”常去恶说道：“两个女娃儿，在此商量同嫁一个丈夫，岂不是天下奇闻？”

婉儿比较刁钻，一见身边悄无声息地掩来两个怪老人，而且出口讽刺，不由秀目一瞪，娇叱道：“谁要你管！喂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，怎么不声不响地跑来吓人？如果说不出个理由来，别说姑娘对你们不客气！”

二奇“鬼谷隐叟”文正奇冷森森地说道：“小妮子你先别凶！老夫问你，你们二人方才口口声声展哥哥，是不是说小子？”

婉儿厉声道：“你说话客气一点！什么小子小子的？”

“鬼谷隐叟”突然探臂向婉儿抓来，同时嘴中喝道：“老夫只问你是他不是？”

“鬼谷隐叟”这随便一抓，竟是快得出奇，如果不是婉儿刚又学会“千幻飘香步”，就凭“蹑空幻影”身法，几乎躲不过“鬼谷隐叟”这一抓！

随那一抓之势，婉儿一挫步，飘然跃开三尺，怒道：“是又怎么样？没想到姑娘敬你年老，你就先出手了，你也接姑娘一招试试！”

说罢，出手如锥，竟是“搜魂指”神功，猛点“鬼谷隐叟”左胸“期门”重穴！

“鬼谷隐叟”吃了一惊，先是一抓落空，已经大出意外，又见婉儿指出啸风，且出招之疾丝毫不弱于自己，心中更是一惊，想不到看来一个弱不禁风的年轻女子，竟有出乎意外的高强武功？

他看出婉儿指风凌厉，不敢硬接，闪身跃出一丈开外，但倏退又进，只脚尖微一点地，身如飘风又跃了回来，同时向婉儿拍出两掌！

这两掌一先一后，但后发先至，又似一后一先，招式怪得出奇，而且一般阴柔暗劲汹涌涌来，竟是大得超乎想象！

婉儿也吃了一惊，看不出这冬烘先生一样的糟老头，掌力之大竟是前所未见！

婉儿一样的不敢硬接，飘身退出一丈开外！

慕容红见这怪老人出手武功高强难测，且探听展白下落，虽然出言不逊，但她素知这般江湖奇人异士多有怪癖，说不定是展哥哥的朋友，当下拦住妹妹，向“鬼谷二奇”敛衽道：“不知两位老前辈询问展小侠有何贵干？”

“鬼谷隐叟”不答反问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们两个妮子口中的展哥哥，当真是展白了？”

慕容红点头承认道：“正是！”

在一旁的“赤发灵猴”突然哈哈大笑道：“想不到展白这小子艳福不浅，竟有两个花朵似的女娃儿，同时要嫁给他！”

这话说得慕容红满脸生霞，半羞半嗔地道：“别为老不尊，二位究竟找展小侠有什么事？”

婉儿道：“姐姐，你理他们做甚！这两个老不死决不是什么好人！”

“鬼谷隐叟”突地仰天打了哈哈，然后脸孔一沉，道：“你这小妮子活腻了！竟敢当面骂我老人家，今天，你是死定了！”说罢举掌欲劈……

“赤发灵猴”一手拦住“鬼谷隐叟”，道：“师弟，别忙！这两个女娃儿既是展白那小子的未婚妻，咱们拿住她两个，不怕展白那小子不把天下第一奇书交出来！……”

婉儿一听几乎气炸了肺，当下插嘴骂道：“别做梦了！凭你们两个老不死，妄想争夺天下第一奇书，还差得远呢！”

至此，慕容红也倏然明白，原来这两个怪老人询问展白，是想争夺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，但她比婉儿较为沉着，展哥哥声言退出江湖，她不愿再为展哥哥多树强敌。立即说道：“可惜两位老前辈来晚了一步，展小侠已在前几天，当着群雄之面，把那本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撕毁了！”“鬼谷隐叟”脸色一变，急问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

慕容红道：“谁还骗你不成！”

她见“鬼谷隐叟”似是不信，又接着道：“此事任人皆信，二位老前辈可以去问问！”

此事，又大出“鬼谷隐叟”意外，看慕容红所说又不似有假，一时急得吹胡子干瞪眼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！

“赤发灵猴”常去恶两只猴眼一转，含着谲诡的笑容道：“女娃儿！你以为这两句话就可以骗得了我俩老人家吗？”

婉儿见他二人胡搅蛮缠，心中大怒，不等姐姐回答，立即接口道：“就是骗你们两个老不死，又该怎么样？”

“鬼谷隐叟”也似恍然大悟，怒道：“老夫就要你们两个小妮子的死命！”说罢举手又要打……

“赤发灵猴”再拦住暴怒如雷的师弟，阴沉沉地笑道：“我们不要她两个死，只要捉活的，找展白那小子去交换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！”

婉儿怒极，脱口骂道：“说的比唱的好听，想是吃多了灯草灰，净放轻巧屁！”

“赤发灵猴”脸色一沉，也怒道：“你们两个女娃儿，是乖乖的跟我两位老人家走？还是要等我两位老人家动手拿人？”

婉儿冷笑道：“说大话不怕折了舌头！”

“赤发灵猴”面色阴沉，道：“真要动手，不出十招，我两位老人家便可把你们两个女娃儿拿下！”

婉儿道：“真要动手，不出三招我两位姑奶奶便可把你们两个老不死打发走！”

婉儿舌锋犀利，只气得“鬼谷二奇”五内生烟！

隐身树后的展白，可止不住直要笑……

“鬼谷隐叟”暴喝道：“那咱们不妨试试看！”

暴喝声中，“阴风掌”一招“鬼王撞钟”，猛向婉儿胸前抓来！

对一个少女来说，这招式有点下流！

婉儿粉脸一红，心中暴怒，但见他掌风阴气森森，狂啸暴卷，威势甚猛，也不敢轻易去接，立刻施出“千幻飘香步”，娇躯只轻一转，已脱出“鬼谷隐叟”掌风之外！

婉儿身法以轻灵见长，从学会了“千幻飘香步”，更是如虎添翼，几下动作，快得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，“鬼谷隐叟”的“阴风掌”绝大杀招，已告落空！

这身法，使“鬼谷隐叟”暗暗吃惊，但也更激起了他的狂怒，只见他飓风闪电似的又接连劈出七掌！

这七掌一气呵成，横劈盘打，如电光石火，力道之猛，势如骇风惊浪，但在婉儿绝妙身法之下，掌掌均告落空，徒然打得风啸尘飞，草折树断！

可也把婉儿逼退一丈开外！

婉儿大怒，在飘然躲过第七掌之后，娇叱一声，施出“搜魂指”神功，指风锐啸，猛点“鬼谷隐叟”胸前三大要害！

见婉儿招风凌厉，“鬼谷隐叟”一样不敢硬接，斜身一跃，婉儿趁机扳回劣势，也接连攻出三指四掌，一样七招！

这七招连环施出，也把“鬼谷隐叟”逼退一丈！

二人翻翻滚滚，晃眼打了十数招，仍然是个不胜不败之局！

“赤发灵猴”猴眼一转，盯在慕容红的粉脸之上，阴森森地笑道：“他们两个打上了，女娃儿，咱们也别闲着，老夫陪你玩玩！”

这话轻薄已极，慕容红玉面如冰，挖苦道：“刚才你不是说十招吗？如今廿几招都过了，你那同伴并未能把我妹妹怎么样！……”

“赤发灵猴”贼忒忒一笑，道：“十招，廿招，有什么关系，反正早晚你二人是我们两位老人家囊中之物！”说着一招“黑手套魂”，抄手向慕容红下腹部抓来！

慕容红秀脸一红，她一直尊敬他二人年老，说话都很客气，没想到这二人为老不尊，既不要脸又出手下流，她再也不留情面，搬身横步一招“风震雷鸣”，猛向对方当头拍去！

“赤发灵猴”闪身出掌，二人也打在一起，晃眼也过了十数个照面！

但动手时间一长，慕容红却不是“赤发灵猴”的对手！

“江南二奇”以“赤发灵猴”武功较高，而慕容姐妹，却以慕容红较弱，一强对一弱，几十个照面一过，慕容红已累得娇喘吁吁，周身见汗！

婉儿与“鬼谷隐叟”，却打了个棋逢对手！

认真说起来，婉儿与“鬼谷隐叟”还从一位师父学过艺，“鬼谷隐叟”是“神猴”铁凌之徒，婉儿也跟“神猴”铁凌百日习功，打着打着，二人招法竟有不少是相同的！

可是二人却从未见过面，当然谁也不认识谁。

不过都在心里纳闷，为什么对方招式，有许多与自己一样？

那边，慕容红却已险象环生！

“赤发灵猴”稳操胜算，又开始幽默起来，不时油嘴滑舌，表面上赞慕容红容貌美丽，身法窈窕，武功不弱，骨子里却是穷吃豆腐。

以他的岁数来讲，尽可做慕容红的祖父，当真是为老不尊！

慕容红又羞又气，“赤发灵猴”“黑煞手”遮天盖日，没头没脸向她盖下来，她已感力尽筋疲，无法应付这势威力猛的一招，但她恐怕失手遭擒受

辱，有损展白脸面，竟抱了同归于尽之心，不管罩向周身要害的掌影，却猛然施出一招“火中取栗”，运起家传绝艺“摘星手”，向对方扑去！

猛听一声乱响，一声暴喝，一声惨嚎……

## 第六章 群雄夺宝

激战的人影倏然分开，一人捧着腕子，惨叫后退，直踉跄退出十数步去！再一看受伤后退的不是慕容红，而是“赤发灵猴”常去恶！

慕容红娇喘无力，粉脸煞白！

但脸上却抹过一片欣喜之色！

原来此时场中已多了一人！来人丰神如玉，态度从容，一个十足的美男子，年纪甚轻，但眉宇间英气逼人，俨然有一代宗师的风度，望着“赤发灵猴”的狼狈像，嘴角上挂着一抹淡淡嘲笑！

正是隐身树后的展白，见慕容红势危，适时出面抢救，只一掌便把狂傲不可一世的“赤发灵猴”震出了二丈开外！

婉儿一见展白出现，心中一喜，接连两掌把“鬼谷隐叟”逼退，娇躯一晃扑向展白，同时口中急呼道：“白哥哥……”

她积压在心底的热情，一下子爆发出来，但叫了一声白哥哥，突想起答应姐姐共嫁展白的事，不能当着人说出，不由娇靥羞红，千言万语，一时倒说不出话来！

但从她那激动的神情，以及因为内心欣喜而在眼中放射出来的光辉，亦可知她心中是多么高兴了。

展白还给她一个会心的微笑，然后对“鬼谷二奇”道有事找在下，为什么不直接来找，却向两个女孩子狠下辣手，难道这也是英雄行径吗？”

“赤发灵猴”正在运功疗伤，无法答话。“鬼谷隐叟”翻了个白眼，道：“姓展的！‘亡魂谷’让你死里逃生，今夜相遇，说不得要你的死命！”

展白淡淡一笑，道：“‘亡魂谷’展白也没有输给二位，这次二位想要展白的命，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！”

“鬼谷隐叟”偷眼望了望师兄，见“赤发灵猴”仍在闭目跌坐，运功疗伤。他心中明白，就凭自己一人不一定是展白的对手，但嘴中不甘示弱，阴森一阵冷笑，道：“如果你小子把那本天下第一奇书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给交出来，老夫便可放过那段过节，甚至杀死老夫爱徒‘三寸丁’那件事，也从此不提了！”

展白道：“尊驾放弃前仇，这份宽大心胸，展白感激不尽。但想要在下交出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，二位可是来晚了一步！”

“鬼谷隐叟”冷冷地道：“这样说，你小子还是不想把书交出来？”

展白道：“信不信由你，在下实在是当着天下群雄之面，把那本书撕毁了！”

“赤发灵猴”已运动完毕，晃晃悠悠走上前来，恶狠狠地道：“这点鬼计谋，骗得了别人，可骗不了我老人家。现在老哥俩只问一句，你是交？还是不交？”

气势汹汹，咄咄逼人！

“鬼谷隐叟”见师兄伤好，胆气为之一壮，也跨前两步，蓄满周身功力，同时嘴中喝道：“莫非一定要等我两位老人家动手吗！”

展白见他二人蛮不讲理的凶狠之态，心中一气，道这本秘录已毁，就是还在，展白也不会把它交给欺师灭祖之人！……”

这句话可以说是挖了二人的疮疤，二人同时暴喝了一声：“小子找死！”

暴喝声中，一个“黑煞手”，一个“阴风掌”，两种不同的力道，同时

向展白攻到！

展白以“千幻飘香步”法，略一回旋，即已脱出二人招式之外，但并未出手还击，冷冷笑道：“真的要动手，展白不见得惧怕二位，还是那句老话，展白退出江湖，不愿再与二位结梁子！”

二人同时暴怒，大奇“赤发灵猴”叱道：“谁管你退出江湖不退出江湖！”

二奇“鬼谷隐叟”也叱道：“不交出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便永与你没完！”

说着“阴风掌”、“黑煞手”又同时攻到！

展白旋身闪开，只不还手，“江南二奇”倏忽之间，同时抢攻了五六招！招招都是致命杀招！

在这两大高手全力抢攻之下，展白始终未还手，这份身法的轻灵曼妙，确旷古未闻，但也被“江南二奇”逼退了十数步出去！

展白已被迫得非要出手自卫不可了，婉儿与慕容红也同时赶上来，准备随时接应展白……

突然——

远处传来一声豪笑，一声厉吼，交杂了一声令人毛发竖立的惨嚎！

几人同时一愣，连“江南二奇”也禁不住同时住手，掠退一丈开外，转脸向发出声响之处望去……

因这些声音，显示出恐怖，似乎有什么重大的祸害，就要发生在眼前似的！

就在众人一愣之间，一条黑影疾射而来！

黑影飞射疾掠，脚不沾地，人未至先发声叫道：“展哥……小侠！有人找你！”

展白已听出来人是有着“江南第一美人”之称的金彩凤，但他听出金彩凤语调中充满了惊骇，似乎是遇到了什么重大的祸事，当即一愣，答道：“什么人找我？使得姑娘这样惊惶？”

金彩凤俊美无比的脸上一片惊容，娇喘吁吁，道：“九大门派，还有……其他很多人，以及‘南海门’的许多高手，都要找展小侠！”

展白一愣，道：“这么多人，都是找我的吗？”

金彩凤咽了口口水，连连点头，又道：“他们似乎是约集齐了来找展小侠，雷大叔说展小侠不在，他们不信，要挨屋搜查，‘穷家帮’的人出面拦阻，他们已出手伤了人，而且声言不寻出展小侠，要把在场所有之人，——杀死！……”

金彩凤一口气说到这里，展白已急道：“有这等事，我去看看！”

说罢飞身向来路掠回！

“江南二奇”陡喝一声：“哪里走！”

喝声中随后追去！

婉儿、慕容红、金彩凤也先后脚紧跟着追上！

尚距离院墙有十数丈之远，展白迫不及待，一式“直上青云”，飞身跃起，半空中双臂一抖，中间未借任何垫脚之力，已跃上了高墙！

放眼向院中一看，广大院落里足有二、三百人混战在一起！

掌风指影，刀剑光寒，不时传出受伤之人的闷哼惨嚎！

地下已倒有十数具断头残肢的尸体！

战况十分惨烈！

展白陡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

这一声大喝，声如雷震，院落中混战之人，同时收招停身，跃步退出圈外！

噗！噗！噗！……先后六条人影纵落院中！

当先俊美少年，风度高雅，玉面生威，正是展白！

后边跟着的是“江南二奇”、婉儿、慕容红及金彩凤。

展白俊目一扫地下的横尸，心中一阵激越。昂声道：“何方高人寻找在下？为什么一言不合即开这么大的杀劫，难道这值得么？”

一声宏亮佛号，人群中走出一位身躯高大、着灰色袈裟、白发白眉，但面色红润的老僧。

高大老僧向展白单掌问讯，道：“小施主想必就是当年侠名满四海‘霹雳剑’展云天展大侠的后人了？”

展白点头称是。

高大老僧又道：“老衲乃当今少林寺掌门方丈‘智海’，现在借重九大掌门的面子，想向展小侠讨要一件东西，不知展小侠肯赏脸否？”

少林掌门“智海”话未说完，峨嵋、崆峒、武当、昆仑、点苍、华山、长白、法华八大掌门人，同时跨前两步，在“智海”身后一字并肩排开，虎视眈眈，望定展白！

展白见这少林掌门话中含意，满是强索硬讨口吻，又见八大掌门虎视眈眈的情形，显然有点仗势欺人的味道，暗忖：“怨不得掌武林牛耳达数百年的九大门派，会忽然消沉不振，凭人的嘴脸，很难成就大事……”

因为九大掌门言谈举止威胁性甚大，引起展白不快，当下瞥了九大掌门一眼，冷冷笑道：“有什么需求，大师请说就是！只要不违背武林正义，展白能力所及，一定照办！”

展白这话说得义正词严，不卑不亢，不少人心中暗暗钦佩：“凭这年纪，当着九大门派掌门，不谈武功，光是这份谈吐和风度，便令人心折……”

但展白话中之意，对少林掌门无礼的言词，也隐含讽刺味道。

“智海”身为少林掌门，当然不会听不出来，但因为此举关系重大，仅老脸一红，仍继续言道：“其实老衲也不会有什么额外的苛求，只希望小侠把那本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，交回老衲，老衲连同八大掌门转脸就走，绝不多说半句废话！”

展白淡淡一笑道：“假如那本秘录还在本人身上，就凭掌门人一句话，展白即当双手奉上。可是，大师来晚了一步，那本秘录在数日之前，即已当众撕毁，此来恐怕要使九大掌门之尊空跑一趟了！”

展白实话实说，谁知少林掌门“智海禅师”脸色不变，仍向展白道：“老衲不妨实话实说，那本秘录，乃是本寺前代掌门‘苦水大师’会同武当前代掌门‘铁心道长’，对二百余年之前一代奇人‘只眼郎君’加了一次授手之恩，‘只眼郎君’为感恩图报，将耗尽终生心血所著的一本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赠与本寺‘苦水大师’及武当‘铁心道长’，因为这本秘录于武林关系甚大，两位前代掌门商议的结果，将这本秘录交与本寺保管，本寺历代掌门均将这本秘录珍藏于本寺‘藏经楼’佛龕中，如今，江湖轰传本秘录在小施主手中，老衲一查藏经楼的藏珍，果然这本秘录失踪！”

“智海禅师”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，似是惋惜寺中历代镇寺之宝的失窃，竟是轮在他担任掌门之任时发生。

众人也为这从未听说过的二百余年中的秘闻，听得入了神，都大睁双眼，

望着少林掌门说下去。

“智海禅师”继续道：“老衲虽然从未与小施主会过面，但从门下弟子之报告，及闻听江湖传言，知道小施主乃一代大侠‘霹雳剑’展云天之子，而且光明磊落大义凛然，丝毫不会是潜入本寺偷窃秘录之人，想是小施主从别人手中辗转得到，老衲为了取信于人，故约集八大门派掌门人，特赶来向小施主索回本寺历代相传之藏珍，尚祈小施主网开一面，将该秘录交还老衲，不但老衲感恩不尽，即少林寺历代弟子，必不忘小施主的大恩大德！”

“智海禅师”说完这长长的一大段话，双眼神光暴射，一瞬不瞬地望定展白，似是等着展白立刻给一个满意的答复！

展白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事实的真相，恐怕不是如此吧！”

“智海禅师”面色一寒，长眉一耸动，似是颇为不悦地道：“此事乃本寺秘密，事非得已，绝不会与外人道及，难道小施主以为老衲会说谎吗？”

展白整容道：“大师身任少林掌门，当然不会说谎，但据展白所知，此事的经过，确与大师所说微有出入！”

展白十分敬仰雷大叔，据雷大叔在秘洞内告诉他的有关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的秘闻，与这少林掌门所说不同，他当然还是相信雷大叔说的。

“智海禅师”却被展白这几句话激起了怒火，只见他须眉无风自动，沉声道：“请道其详！”

展白道，“当初‘只眼郎君’修炼一门高强内功，正头，被天下第一尤物‘天仙魔女’以‘姹女迷魂大法’所扰，走火入魔，确曾为贵寺前代掌门‘苦水上人’及武当‘铁心道长’施救。”

展白继续道：“但‘只眼郎君’前辈异人，伤好之后，耗费半生心血，绘制的这本秘录，却并未赠给贵寺前代掌门！”

“智海禅师”面色陡变……

但尚未等到他有何举动，展白又道：“而是放置在‘罗浮山’一个秘洞内，在死前并故意透露消息，于是引起二百余年之前，江湖上一场争夺此一秘录的流血惨剧！”

这无异证明“智海禅师”所言不实，“智海禅师”冲冲大怒，猛然上前一步，叱道，“照小施主所说，难道这本秘录，还是本寺前代掌门参与群雄夺宝，争夺到手的不成吗？”

“智海禅师”此时功贯双掌，眦目喝问，如果展白说一个“是”字，或微一点头，他这力可开山破石的一掌，便要全力击出！

“智海禅师”激怒得如一只被斗败的雄鸡，展白却极为轻松地道：“大师先别急，当时贵寺前代掌门是否参与这争夺秘录之战，在下没听说起，不敢武断。倒是这本秘录落在‘法华南宗’弟子手内，确是事实！”

此言一出，众雄一阵骚动：“法华南宗”及“法华北宗”两位掌门人，同时挺身而出！

“法华南宗”掌门人“弹筝客”张强哈哈大笑道：“说来说去，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真正的主人，应该是属于敝宗所有！”

“法华北宗”掌门人“铁琵琶手”范丹向展白一拱手道：“就请展小侠把二百余年的失物，交还原主如何？”

展白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可是这本秘录，‘法华南宗’的弟子并未能保住，略一过手，即死在当场，而且死得很惨，那本秘录，却又被武功不高的‘五爪灵狐’得去！”

群雄又是一愕，“铁琵琶手”范丹道：“我们虽未亲眼目睹，但参与夺宝之战的，想必俱是当时武功高手，怎会被一个武功不高的人得去？”

展白道：“这还不简单，武功高强的抢先出手，最后死伤殆尽，‘五爪灵狐’却始终隐身一边未出手，这叫‘坐山观虎斗’，‘卞庄刺虎’的故事你该听过吧？卞庄力不能敌一虎，但隐身一边，等到两虎恶斗，两败俱伤，他却一拳猎了两虎。‘五爪灵狐’用了同一的方法，所以他得了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。”

突听一阵桀桀怪笑，人群中飞快掠出一个瘦骨嶙峋的老者，大声叫道：“想不到！想不到！这天下第一奇书，还是我们‘崆峒派’的！”

说着双掌一摊，对展白道：“真主人在此，交出来吧！”

众人一看，这瘦如排骨的老者，正是当今“崆峒掌门”“排骨仙”王之道！

至此，众人恍然大悟，原来展白口中的“五爪灵狐”是属于“崆峒派”！心中也均感不忿！

少林掌门“智海禅师”深恐被展白三言两语，不但剥夺了本门对秘录的主权，而且会分散了以自己为首的九大门派之团结，当时念珠一捻，强忍住满腔怒火，向展白道：“小施主，照你所知继续说下去，想那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，既是高手环伺，以当时武功平平的‘五爪灵狐’，就是暂时得手，也不见得能保住此书！后来又落入何派手中？”

展白道：“以后的事，便知道了！在下所知，仅仅如此！”

“智海禅师”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小施主说话，有头无尾，分明是捏造事实，妄想抵赖，以图私吞秘录归为己有！”

关于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之秘闻，展白本来只听到句实言说至此为止，现在听少林掌门语含谩骂，当时怒道：“大师要顾虑自己的身份，不要含血喷人！”

“智海禅师”也怒道：“江湖传言小施主光明磊落，肝胆照人，今日老衲一见，真所谓江湖传言不可尽信！”

展白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智海”道：“小施主徒有侠名，事实上是虚妄奸诈之辈，当年‘霹雳剑’展大侠的一世英名，都被小施主沾污了！……”

展白大怒，暴喝道：“住口！”

这一大喝，声如雷震，可见展白已经怒极！

“智海禅师”当场退了一步，以为展白要出手，双掌提起，蓄势以待！

展白孝心特重，最忌别人辱及先父，当时还是真想动手，但他功聚双掌，陡然记起自己答应“南海门”的约言，不再过问江湖是非，立刻又把聚至顶峰的功力撤了回去，提起的双掌又缓缓垂了下来。狠狠地道：“在下尊敬大师乃一代掌门，但大师辱及先父，若不是展白与人有约，不再过问江湖是非，哼！对大师便要客气了！现在展白不再多说，你们走吧！”

“智海禅师”身为少林掌门，身份何等尊贵？如今，当着天下群雄，被展白像斥叱下人般一喝，竟当时怔了！

展白说完，毫不理会地转身而去！

突然“排骨仙”一声暴喝：“对九大掌门，竟敢这般无礼？小子别走，先接老夫一掌！”

暴喝声中，腾身而起，半空中挥掌，猛向展白后心要害撞去！

展白听到身后掌风狂啸，猛一转身，斜跨两步，“排骨仙”势若排山倒海的一掌，已经落空！

“轰”的一声，尘沙四溅，“排骨仙”这一掌竟把三合土的地面，硬砸了一个大坑！

“崆峒掌门”“排骨仙”掌力不弱！

“法华南宗”掌门人“弹筝客”、“法华北宗”掌门人“铁琵琶手”，同时飞身掠至，喝道：“要想走，没那么容易！除非阁下把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交出来！”

接着，“智海禅师”及另几位掌门人同时掠上前来，把展白围在核心！

“智海禅师”道：“小施主如果不把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交出来，可别说我们九大门派要出手得罪了！”

展白冷笑不语！

事实所迫，他非出手应敌不可，但他又不愿当着群雄自坏诺言。

是以左右为难，一时之间不知怎样才好……

突然——

雷大叔急掠而前，在展白身前一站，面向“智海禅师”道：“少林掌门，可认得老夫否？”

“智海禅师”上下打量雷大叔两眼，见雷大叔满头乱发，神态威猛，双目奇光如电，看来内力精湛，但确实没见过。当时正气头上，也未深思，随即冷冷地道：“老衲眼拙，不认得贵施主！”

雷大叔道：“难道你接任掌门时，上一代掌门，没有交代吗？”

这话说得没头没脑，“智海禅师”一愣，又狠狠地看了雷大叔两眼，道：“难道少林寺交代掌门重任，跟贵施主还有什么牵连不成？”

雷大叔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恐怕有一点！”

这涉及武林门派派内隐秘算是干涉内政，乃一派的耻辱，“智海禅师”冲冲大怒，道：“老衲与施主素不相识，如果施主不把此话交代清楚，老衲必然以性命相搏！”

跟着又加上了一句：“少林寺所有僧众，也绝不会饶过施主，就是少林寺世世代代也与施主没完！”

雷大叔又笑道：“这话说得有点过火，真要逼着老夫说出实话，恐怕对少林数百年清修有些不便！”

这话更激起了“智海禅师”的怒火，沉声道：“请道其详！”

雷大叔道：“事关贵寺数百年清誉，不要当着天下群雄说出，还是咱们二位找个无人所在，私下里谈谈比较妥当！”

“智海禅师”已经怒不可遏，叱道：“看贵施主也像个人物，怎么这般吞吞吐吐？有话快说就是！”

事实上，雷大叔介入少林寺上代掌门人门户之争，且对整个少林寺有过大恩，还是真不可当众吐露。但二人僵上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“智海禅师”决不会接受雷大叔的提议，两个人真到一边去说，而雷大叔在一连声催促之下，势也不能不说出来。

## 第六章 力挫“排骨仙”

想雷大叔火暴脾气，岂能一再被逼？当下仰天一阵狂笑！

笑声悲昂，高可震天！

笑罢，面色一沉，道：“老和尚，这可是你逼出来的，一切责任由你负担！老夫再问你一句：你可知道这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，是怎样落在贵寺手中的吗？”

“智海禅师，也在火头上，闻言毫不考虑地答道：“老衲已经说过一遍了，乃‘只眼郎君’老前辈，感念本寺上代掌门‘苦水上人’援手之恩，赠与本寺的！”

雷大叔道：“那么，适才展小侠所说的呢？”

“智海禅师”道：“分明是颠倒黑白，一派胡言！”

展白从来未当众被人如此骂过，当时踏前两步，喝道：“住嘴！……”

雷大叔拦住展白，向“智海禅师”道：“老夫可以告诉你，展小侠所说，一点不假，那本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确为武功平平、但心智过人的‘五爪灵狐’得去！”

“排骨仙”愕然动容……

“智海禅师”冷笑道：“一句谎话，再加上阁下一人，便可以成真了吗？”

雷大叔怒道：“事实如此，由不得你不信！”

“智海禅师”面寒如冰，道：“照你说来，这本秘录，又怎么到了本寺前代掌门手中，又怎成了本寺历代相传镇山之宝？难道以堂堂少林派，也会学那下五门的‘五爪灵狐’，从别人手中抢劫来不成？”

“智海禅师”怒极，以致口不择言，他没想到此言一出，崆峒掌门将做如何感想？

当时崆峒掌门“排骨仙”面色立变，回头以两道冷剑似的目光，狠狠地瞪住“智海禅师”，脸上抖露出无限杀机……

但未容他发作，雷大叔快嘴接过来，冷冷地道：“正是如此！”

“智海禅师”面色立变……

雷大叔也未等他发作，接下去道：“就事论事，少林前代掌门‘苦水上人’劫夺此书出发点与‘五爪灵狐’不同。‘五爪灵狐’暗下毒手，劫夺此书，是想据为己有，练成绝世武功，以便称霸江湖；但‘苦水上人’劫夺此书，却是想消弥武林浩劫，秘录到手，连看都不看一眼，即束之高阁，这也就是少林历代相传这本秘录、少林弟子却从无一人习过秘录上之武功的原因，而且历代掌门交接时，都隆重宣誓，不许私阅秘录，如胆敢偷看，即为少林叛逆。所谓‘千劫一念，一念千劫’，少林前代掌门这一片侠心义肠，老夫决不抹杀！”

这乃是少林掌门之秘，只有独任掌门之人，在接任掌门时，方由上一代掌门告知，就算寺内最亲信弟子也不得与闻。

如今，由这寺外之人口中道出，“智海禅师”的震惊是可想而知的！

“智海禅师”既惊且怒，暴喝道：“大胆狂徒！此事你如何得知？”

雷大叔面色一寒，道：“秃驴敢对老夫无礼！老夫问，你可知道你寺中上一代掌门人三位师兄怎么死的？”

这一问，把“智海禅师”问得瞠目结舌，半晌无言以对！

但话挤在嘴上，“智海禅师”岂甘缄默，当下残眉倒立，怒目圆睁，

叱道：“本门三位师伯为什么死的，难道你会清楚？”

雷大叔哈哈一笑道：“我不清楚？老夫敢说，‘正心’一死，天下知道此事的，唯有老夫一人！”

“智海禅师”怒极，叱道：“完全是一派胡言！”

雷大叔一瞪眼，道：“看来你是非要逼着老夫把全部秘闻都抖露出来不可了！我老实告诉你吧！你三位师伯，就是因为偷看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，触犯了寺规，自行震碎天灵而死的！”

“智海禅师”面色一变再变，厉叱道：“老衲三位师伯，乃上代掌门人师兄，就是暗地看了秘录，也不致于犯罪，你这狂徒，分明一派胡言乱语……”

雷大叔道：“假如你三位师伯偷看秘录，被掌门人发现喝止时，不但不听掌门人之命，反而突然出手，把掌门人制住，要置掌门人于死地时，以你们少林寺规来说，该当犯的何罪？”

“智海禅师”又是一愣！

掌门人职权高于一切，不要说是同辈的师兄，就是高一辈的师伯，师叔，如果侵害到掌门人，也是死律一条！

“智海禅师”楞了一会，突然念珠一转，道：“事关本寺隐秘，连本掌门人都不知道，你这狂徒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？不是胡言乱语，企图混淆视听是什么？”

雷大叔不紧不慢地答道：“当时老夫在场，怎会不清楚？”

“智海禅师”震声道：“什么，你在场？”

雷大叔沉着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一点不错！若不是老夫在场，‘正心方丈’早已没命了！就是因为老夫救了他一命，大义斥责你的三位师伯，使你三位师伯羞愧难当，自碎天灵而死！”

此时，“智海禅师”已震惊得透不过气来！……

群雄更是眼睛睁得滚圆，鸦雀无声地惊视着雷大叔！

雷大叔接下去道：“也就是为此，你师父‘正心方丈’也看到了翻开扉页的秘录，觉得此书太艳，不宜在寺中保存，又感念老夫援手之恩，使少林寺数百年命脉不致中断，才把此书转赠老夫，并且赠送了少林寺三颗价值连城的秘制丹药‘龙虎续命丹’！”

听至此处，‘智海禅师’已如冷水浇头，全身凉了！

因为少林寺已落于“南海门”掌握之中，他率领门下潜出少林寺，与门下商议的结果，想从“南海门”手中夺回数百年的基业，以少林寺秘传的“七十二种绝艺”已不敷应用，非要把这本武功奇奥、别走蹊径的秘录夺回来不可！

他探听出这本秘录，落于少年剑客展白之手，又风闻展白武功高强，独战“三煞”、“四凶”几至天下无敌，是以费了不少唇舌，并答应了不少好处，才约集了八大门派掌门人，共来索回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！

如今听雷大叔一说，无异是把少林寺对这本秘录的主权给否决了！

听雷大叔说完这段连他本人也不知道的少林寺前代秘闻，“智海禅师”怒火中烧，惊魂甫定，深觉少林寺数百年基业，成败在此一举。不由怒叱道：“尔是何人？”

雷大叔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江湖无名小卒，‘天佛掌’雷震远！”

“智海禅师”面色立变，由狞恶之态倏然变成惶恐与崇敬，连忙弯下腰去，深施了一礼，恭谨言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善哉！来是雷恩公！老僧不知，

多有冒犯……”

雷大叔见报出自己名字，当今少林掌门态度立刻变得恭敬，反有点不好意思，连忙伸手搀扶，但尚未等他说出：“大师免礼，不知者不罪……”这话时，“智海禅师”突地脑筋一转，觉得不对，如果自己当众向雷大叔一认罪，那么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少林派就算是没有资格问鼎了！

这样一来，少林寺各门武功，均不能胜过“南海门”，少林寺数百年基业，岂不就从自己手上断送了吗？

千古罪人，他自承担当不起！

想到此处，“智海禅师”脸色倏地一变，挺身叱道：“不过，就凭你一面之词，本掌门怎能轻信，你可有个凭证拿来给老衲过目吗？”

雷大叔也一愣，想不到少林掌门态度变得这样快！

于是愕道：“什么凭证？”

“智海大师”道：“你说本寺上代掌门，送了你三粒少林独门秘药‘龙虎续命丹’，又说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也转赠了你，这两样东西，你能拿出来，给老衲过目；你所说一切，老衲便都信以为真！如若拿不出来，哼！哼！便是阁下信口开河，戏弄老衲，那时，别说老衲对不起你！”

雷大叔心中转念：“龙虎续命丹”三粒，二粒在早年救了人，一粒在“豹突山庄”送给展白时，展白不接受，已披自己摔破地下，如今是一粒不存了；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已被展白撕毁，两桩信物一件也没有！

但雷大叔心里明白，就是这两桩信物都还存在，“智海禅师”也不会就此罢手。雷大叔为了寻访盟兄展云天，夜入少林寺，适逢凑巧，挽救了少林寺一场浩劫，这件事除了当时少林心方丈”以外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，以眼前情势来看，就算他拿出这两桩信物来，“智海禅师”也不会认账！

雷大叔想到这里，仰天一阵豪笑，道：“雷震远虽是一名江湖小卒，但平生所为，大凡江湖上的朋友也有个耳闻，是否惯打诳语之人？想必老和尚也该知道！话，到此为止。信不信，全在老和尚自己了！”

“智海禅师”尚未答言，崆峒掌门“排骨仙”踏前两步，横眉冷目地道：“禅师，我们不必跟他说那多，问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在何人身上？”

雷大叔冷笑一声道：“凭你也配！”

“排骨仙”性好渔色，夜不虚度，离开女子便夜不成眠，旦旦而伐，不但弄得一副身子骨瘦如柴，赢得了“排骨仙”的雅号，而且声名狼藉，素为江湖正派人士所不齿。

雷大叔正义凛然，最是瞧不起这些鸡鸣狗盗之辈，是以见“排骨仙”一出面，便气愤填胸，说话也就毫不客气了。

但，雷大叔这一句话却激怒了“排骨仙”！

只见“排骨仙”惨白寡绿的脸上，一阵扭曲，两只死鱼眼一瞪，怒叱道：“雷疯子，少狂！你先接本掌门一掌试试！”

怒叱声中，把运至颠峰的掌功，平胸向雷大叔推来！

掌出，就地卷起一阵狂枫，向雷大叔呼啸而至！

“排骨仙”掌力不弱！

雷大叔冷晒一声，道：“像阁下这等脚色，十掌，百掌，老夫也接着你的！”

说话声中，右掌一挥，一股劲流，直向来势迎去！

两股力道在半空相接，“轰”的一声，尘沙四溅，“排骨仙”当场被震

退三步！雷大叔却纹丝未动。

“排骨仙”人前受挫，暴怒如雷，虎吼了一声，猛扑而上，施出“崆峒派”看家本领，倏忽之间，接连攻出三掌两脚！

只见掌影如山，夹着条条腿影，如狂风骤雨一般向雷大叔周身罩下！

“你这是找死！”

雷大叔也被激起真火，怒叱一声，施出“天佛绝学”，对狂风骤雨的招式，不躲不闪，反而掌指齐出，见招打招，见式打式，硬碰硬，和“排骨仙”对折了三招！

众人只见两条人影往上一凑，掌风腿影缤纷交错，“啪！啪！”传出几声气爆，缠斗在一起的两条人影，又倏然分开！

雷大叔傲然而立，乱发在夜风飘拂下，飘飞如蓬！

“排骨仙”脸色惨白，瘦长条的身躯摇了两摇，双目愤怒得几乎喷出火来，瞪视着雷大叔，像是亟欲再次扑上前来拼命的样子。……

待二人乍合即分，众人还未看出个所以然来，可是，激斗的二人胜负已分，强弱已判！

就在众人惊视着双方、还不知二人谁占了上风之际，只见“排骨仙”身形又摇了两摇，突然张口喷出一口鲜血，人，也跟着倒下去……

少林掌门“智海禅师”急掠而至，适时伸手扶住摇摇欲倒的“排骨仙”，一边认怀中掏出一粒丸药放进“排骨仙”口中，一边回头怒视着雷大叔喝道：“雷震远！好狠的手段！王掌门乃是老衲请来的，如今伤在你的掌下，这段梁子，九大门派是跟你结定了……”

末等“智海禅师”的话说完，“法华南宗”掌门人“弹筝客”张强，及“法华北宗”掌门人“铁琵琶手”范丹同时暴怒，不怒叱了一声。一个用“弹筝指”一个用“琵琶手”，分左右同时向雷大叔攻至！

雷大叔照样不闪不避，硬接两大掌门一招，同时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想不到堂堂九大门派之尊，也是以多为胜之辈！”

这话显然有点伤众！

“法华”南、北两大掌门微微一挫，欺身又进！

其他七大掌门人，一齐晃身欺上前来，个个脸露杀机！

少林掌门把“排骨仙”安顿坐在地下，令其静坐调息，也晃身扑上前来，满面怒容地道：“事关整个中原武林，如果不把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献出来，说不得九大掌门要全力以赴！”

雷大叔晃身出掌，抵住“法华”南、北宗两大掌门的攻势，同时一阵狂笑，道：“雷某人形将就木之年，能领教九大掌门的绝艺，实乃三生有幸，你们九大门派一齐上吧！”

说话之间，倏忽劈出七掌，分袭另外七大掌门！

雷大叔是怒极了，已忘记眼前局面的严重性，连环劈出七掌，掌掌劲风狂啸，分向七大掌门卷至！

七大掌门齐声怒叱，纷纷出掌应敌！

只见人影晃动，掌指漫天，齐向雷大叔攻到！

这时，雷大叔已是力敌八大掌门，八大掌门功力均非等闲之辈，如今一齐出手，威力更是大得出奇！

雷大叔乱发飞蓬，怪目厉睁，身形电转星飞，长袍大袖被凌厉掌风吹得猎猎作响，但他在八大掌门围攻之下，竟然是有攻有守，昂然不惧！

但任何人都可看得出来，雷大叔一人力敌八大掌门，完全是凭一口真气，假如时间长了，决不是八大掌门的敌手！

突见一条人影，疾如闪电，直向激斗的人影中射去！

这时，八大掌门联手合战雷大叔一人，每个人的功力都在一个甲子以上，而且都是施的致命杀招，每一掌每一指，均可开碑裂石！

激斗场中，掌风山涌，劲风狂啸，九个顶尖高手的掌风劲流激荡在一起，犹如一个巨形的龙卷风！

危险之状，可说是间不容发！

是谁有这么大的胆量，竟敢合身扑向激斗场中？

就在众人纷纷谅解声中，突见那条人影以肉眼难见的速度，疾射至激斗场中，只一个急旋！

也没有看出他是用什么招式，只见围攻雷大叔的八大掌门，一个个如触蛇蝎，纷纷惊叱，分向四方窜出圈外！

场中央与雷大叔并肩而立的正是少年展白！

众人暗暗吃惊！

也有不少人在心中暗暗喝彩！

雷大叔独战八大掌门，已属惊人，但雷大叔还是成名江湖多年的武功高手！

而且，力战八大掌门，也不过是勉强支持不败！

如今，展白一个年仅二十余岁的少年，竟能一招把八大掌门一齐逼出圈外，实是出乎众人想象之外！

现在算是开了眼啦，少年展白，当真是一掌震八方！

展白一招“佛光普照”，逼退八大掌门，在雷大叔身前一站，侠胆英风，俊美的仪表，真如玉树琪花，神采照人！

他用俊目一扫满脸惊容的八大掌门，朗声说道：“数百年来九大门派一直掌中原武林之牛耳，设想到轮到几位掌门头上，竟这般是非不分，善恶不明！”

这话俨然有教训口吻！

“智海禅师”有鉴于展白适才的一招，威力大得惊人，闻言虽然暴怒，但并未敢轻易出手，只满脸怒容地叱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展白道：“方才在下事先已经说明，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是由在下毁去，与雷大叔毫不相干，因何九大掌门不问青红皂白，竟然冒昧向雷大叔出手？……”展白此言一出，尚未等“智海禅师”答话，突见两条人影疾射而至！

两条人影脚未落地，半空中即发言道：“姓展的小子！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既是在你手中，那就赶紧拿出来，交给我老人家！”

话落人至，正是“江南二奇”！

大奇“赤发灵猴”常去恶，二奇“鬼谷隐叟”文正奇，衣着刺眼，而且在江湖上凶名彰著，加上武功高强，行事乖张，是令人闻名丧胆的两魔头！

如今联袂出现，场中不少人暗暗心惊！

少林掌门“智海禅师”心中也微微一惊，道：“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乃本寺之物，不希望二位再插上一手！”

“赤发灵猴”常去恶嘿然一阵冷笑，道：“少林寺徒具虚名，自己的寺院都保持不住，有什么资格大言不惭，敢说天下第一奇书是你们寺中所有？”

“鬼谷隐叟”文正奇也冷森森地道：“我们老哥俩势在必得，谁要不服，

这就是榜样！”

话未说完，只见他单掌一挥，一股凛骨寒飙，随掌发出，狂啸着卷向武当掌门“玄清子”！

掌风未至，先感一股寒气沁人，武当掌门“玄清子”突然受袭，又见掌势来得厉害，惊呼一声，晃身躲过！

“玄清子”横飘三尺，凛冽寒飙擦身而过，他不由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！

但在他身后二丈开外的两名“穷家帮”弟子，却未能躲开，掌风过处，只见二人发出二声惨嚎，脸色变成纸一般惨白，周身一阵抽搐，竟然萎顿倒地死去！

这是“鬼谷隐叟”不久之前才修炼成的“阴风掌”，隔着二丈余远，竟能一掌连毙二人！

掌功之歹毒厉害，实在惊人！

谁知武当掌门“玄清子”并不是浪得虚名之辈，身任一派掌门，确实有些不弱的艺业，就在冷不防的暗袭之下，仍能及时施展独门身法，在危机一瞬间躲过了，“鬼谷隐叟”一记杀招！

“穷家帮”两名帮众，糊里糊涂做了替死鬼！

“鬼谷隐叟”一掌击毙“穷家帮”两名弟子，“穷家帮”的三大长老“风尘三丐”冲冲大怒，不约而同，暴叱了一声，同时腾身扑上，半空中各自劈出一掌！

三股掌风，合而为一，狂卷“鬼谷隐叟”！

未等“鬼谷隐叟”出手，“赤发灵猴”大袖一挥，叱道：“穷要饭的！你们给我退下！”

“赤发灵猴”这随手一挥，看来轻飘飘的未施出实力，事实上却是他鬼神皆惊的“黑煞手”一大杀招“冤鬼挡路”，竟把“风尘三丐”合力攻出的三股力道，化于无形！

“风尘三丐”为“穷家帮”盖世高手，就是江湖上声名也甚显著，三人武功不弱，如今三人合手攻出一掌，被“赤发灵猴”挥袖一挡，三人只觉像是遇到一面无形的钢墙，不要说掌力发不出去，连腾空的身形，也被阻挡落下地来！

“风尘三丐”不由一愕！

心说：这看来形状奇特的猴像老人，武功之高，实在前所未见！……

也就在“风尘三丐”一怔的当儿，“南海门”的高手，排成一线，缓步走了上来！

当中是潇洒无比的白衣银扇“龙神太子”及貌如天仙的羽衣丽人“南海龙女”！

左侧“海外三煞”，右翼“黑道四凶”，七个“南海门”顶尖高手，在“龙神太子”兄妹两旁雁翅排开！

这九个人向前一迈步，隐然有一股震慑人心的威势！

“龙神太子”用手中银扇一指“江南二奇”，旁若无人地道：

“你们两个闪开！”

“江南二奇”乃江湖黑道上有名的两大怪物，素常狂傲透顶，从未被人如此呼喝过，闻言怒道：“你小子是对谁说话？”

“海外三煞”之中的白发婆婆上前一步，道：“就是冲你们两个老猴崽子说的，怎么，还不服气吗？”

“赤发灵猴”再不答言，“黑煞手”一招“黑手夺魂”，猛向白发婆婆面门抓去！

“你找死！”白发婆婆怒叱一声，单指如锥，疾点“赤发灵猴”掌心穴！

“哧！”一声微响，“赤发灵猴”如被蛇咬，惨叫一声，飞身跃出二丈开外！

一看掌心，已红肿如桃，原来是被白发婆婆“搜魂指”所伤！

“赤发灵猴”又惊又怒，赶紧从怀里掏出疗伤圣药，放在嘴里嚼了嚼，含着口水吐在掌心上，一边赶忙运功调息……

接着“嘭”的一声，一条人影踉跄退出，跌跌撞撞，直向“赤发灵猴”怀里撞来！

“赤发灵猴”举起未负伤的左掌，就要向来人劈下！

突然，他看清了那是他的师弟“鬼谷隐叟”，急急收住劈出的掌势，变打为扶，一手扶住“鬼谷隐叟”！

“鬼谷隐叟”面色惨白，被“赤发灵猴”扶住，虽未栽倒，却张口喷出一口鲜血！

“赤发灵猴”大惊，谁能有如此高强武功，举手投足把自己师兄弟二人先后打伤？

但他顾不得多加思索，赶紧又掏出一颗疗伤圣药，给“鬼谷隐叟”服了下去……

## 第六章 空前一战

原来白发婆婆用“搜魂指”伤了“赤发灵猴”，未等“鬼谷隐叟”出手，“海外三煞”之中的“佛印法师”一掌敲在“鬼谷隐叟”的后心上，把“鬼谷隐叟”打出二丈开外！

“南海门”的人，连伤两大高手，仍然排成一线，若无其事地缓缓逼近展白！

“南海龙女”纤指漫空一抡，指着九大掌门，道：“你们也闪开！”

被“南海门”气势所慑，九大掌门噤若寒蝉，各自退后数步！

“龙神太子”银扇一抖，指着展白慢条斯理地道：“请阁下把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交出来吧！”

语调虽是不疾不徐，但口气却是强硬无比，毫无转圜余地！

展白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尊驾有什么资格，可以大言不惭，叫在下把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交给你？”

“南海龙女”美中含煞的明眸，狠狠地盯了展白一眼！

“南海龙女”一双美目仍然望着展白，莺声啾啾地道：“难道你不知道那本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，应该是属于‘南海门’之物吗？”

此言一出，展白心中一震，群雄也无不一愕！

众人心中诧异：“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又怎会牵扯到“头上去？”

展白不禁又抬起头来，苦笑一声，道：“姑娘，说笑话了！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又怎会是你们‘南海门’的……”

但他话到一半，见“南海龙女”情焰融融的眼光一直盯着他，似乎眼光中有两支利箭，直要射进他的心窝，吓得他一哆嗦，赶紧又低下头去。

见展白受窘的样子，“南海龙女”盈盈一笑，道：“你看过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上的绘像吧！”

展白脸一红，道：“看过！”

“你可知道那绘像谁？”

“天仙魔女！”

“天仙魔女”是谁？”

展白一愕：“‘天仙魔女，就是‘天仙魔女’，怎么还会句‘天仙魔女’是谁？”

“南海龙女”见展白愕然的傻像，不由莞尔一笑道：“实话告诉你吧！‘天仙魔女’乃是我‘南海门’的师祖！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上绘的都是我‘南海门’师祖的遗像，岂容落入别人之手？”

展白嗤之以鼻，笑道：“在下从未听说过，‘天仙魔女’什么时候成了贵派的师祖！”

“南海门”众人同时脸色一变，脸露凶光，几欲同时愤然出手……

“南海龙女”做了个手势，阻止住门下众人，神情颇为不悦地对展白道：“我师父是‘鬼面娇娃’，‘鬼面娇娃’乃‘天仙魔女’之徒，‘天仙魔女’不是我师祖是谁？难道师祖还有冒认的吗？如果把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乖乖地交出来便罢，否则，哼！将叫你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“南海龙女”此言一出，天下群雄莫不吃惊，至此，大家才明白，“南海门”原是源出“天仙魔女”门下！

但展白却是天生服软不服硬的个性，“南海龙女”这极具威胁性的几句

话一出口，展白剑眉一耸，冷笑一声道：“我再说一遍，众位来晚了一步！”

“龙神太子”接口道：“六月里贴门神，我们‘南海门’，做事向来不会晚的！”

展白道：“数日之前，在下已当着群雄之面，把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撕毁，就是尊驾再能言善道，也看不见此天下第一奇书了！”

“龙神太子”银扇轻摇，漫不经心地道：“阁下说此话，请问一向在场之人，有谁会相信？”

展白抡目望了望四周虎视眈眈的群雄，事实上，众人脸上的神色，似乎无一人相信自己之言。不由暗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不相信也是枉然，在下实在是把此书撕毁了！”

“南海龙女”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看展小侠还是把它交出来的好！”

展白一再表明，无奈别人不信，他已被逼发火，当下怒道：“别说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已经没有了，就是还在，展白也不会把它交给杀戮中原武林人士的海外门派手里！”

“龙神太子”面色一沉，杀机甚浓地道：“这样说来，我们是非要出手不可了！”

说着银扇向后一招，“三煞”、“四凶”齐上前跨了一步，蓄势欲发！

展白横扫了“南海门”七大高手一眼，道：“莫非尊驾忘了贵派与在下之约吗？”

“龙神太子”面色阴森，嘿嘿冷笑道：“若是怕了，就趁早把秘录献出来！”

展白剑眉一立，道：“展白生平不知什么叫‘怕’字，只是恪守信义，不愿再与武林人士动武！”

白发婆婆桀桀一阵怪笑，道：“没关系！我们三个老不死的，可以把约言收回！”

“佛印法师”也阴恻恻地笑道：“小哥哥，上次输得也许不大心服，何妨重新比划一次！”

“葱岭之鹰”冷冷地又加上了一句：“这次决不再叫你活着离开此地！”

展白剑眉轩动，内心激动不已！……

“太白双逸”认为这是展白洗雪前耻的良机，同时掠身上前，向展白道：“小恩公，接受他们的挑战！”

展白也急欲打破誓言的约束，闻言点了点头，面向“三煞”说道：“既然诸位一再相逼，展白愿意舍命相陪！但不知是不是还是由你们三位一齐出手？”

长髯老人竖了竖大拇指，赞道：“小哥儿，当真是豪气干云！……”

“龙神太子”面露杀机，沉声喝道：“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‘南海门’誓在必得，本太子以代理教主身份下令，‘三煞’、‘四凶’一齐上阵！”

“龙神太子”此言一出，关心展白的人心中暗暗发生凉意！

“龙神太子”狡诈多端，在场群雄暗为展白捏了一把冷汗，显然这是一个圈套，要使展白上当。谁知展白傲然一笑道：“展白有机会能领教一番‘南海门’七大高手的绝招，实在荣幸之至！”

展白此言一出，长髯老人竖起的大拇指没有放下道：“好！老夫尊你为武林第一人！”

“龙神太子”颇为不悦地一甩袍袖，冷冷地道：“仇公公！不要长敌人

志气！你们七位上阵吧！无论如何要把这狂妄的小子，毙在掌下！”

“南海龙女”看出哥哥的杀气甚重，当着门下，不好意思出言反对，但望着跨步上前的门下七大高手，加上了一句道：“只要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到手！”

不知“三煞”、“四凶”有没有体会“南海龙女”话中之意，但见一个个杀气腾腾欺身来，各自圈臂立掌，亮开本门架式，长髯老人领先发言道：“今日是空前绝后的一战，请小哥儿发招吧！”

“慢着！”

展白尚未答言，婉儿急掠上前，以万种柔情的眼光看了展白一眼，道：“白哥哥！小妹愿助白哥哥一臂之力！”

展白感动地望了婉儿一眼，道：“婉妹，你不要管！还是让我自己来吧！”

展白说罢，提掌当胸，蓄势以待！

慕容红亦飞身上前，道：“这些人不要脸，倚多为胜！我愿与展哥哥同生共死，抵抗他们一阵！”

慕容姐妹挺身而出，展白心中大受感动，但以他的个性来说，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深爱自己的两个少女，在此危险场合，帮自己出面的。

因此，展白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红妹，你也不要出面，就让我一个人应付好了！”

金彩凤站立一边，心中暗暗怨恨自己胆量不够，见慕容妹妹能当众表示出深情浓意，自己也在爱着展白，为什么不敢挺身而出呢？也许她是顾虑自己的门阀和地位？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？

她心中犹豫，见展白拒绝了慕容红姐妹，她就更没有勇气上来了……

樊素鸾也亟有挺身上前的冲动，但她却忍隐了下来，暗想：爱他的女孩子太多了，自己何必再插上一脚……

“太白双逸”、茹老镖头，都是江湖上硬铮铮的汉子，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，虽明知武功不是“三煞”、“四凶”的对子，此时，却一齐走上前，与展白并肩而站，同时说道：“我们都愿助展小侠一臂之力！”

只有雷大叔站立原地未动，因为他知道展白的性子，既经决定的事，别人绝无法使他改变！

“三煞”、“四凶”同时嘿嘿冷笑，道：“多多益善，黄泉路上绝对不在乎多添几个新鬼！”

展白衡量眼前情势，深知己方数人与“三煞”、“四凶”相比，武功实在差得太远，人多了不但白白送死，说不定还会碍手碍脚，妨害自己尽量施展所学，于是，傲然一笑，道：“不用在嘴皮子上卖狂！展白说是一人，就是一人，看看你们‘三煞’、‘四凶’，究竟有多少高深的艺业！”

说着又转头对“太白双逸”及茹老镖头道：“几位前辈的好意，展白心领，但展白既已决定之事，绝不更改，暂请几位前辈退下！”

“太白双逸”、茹老镖头，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黯然退后数步……

长髯老人又把大拇指竖了起来，连赞道：“英雄！豪杰！好汉！……”

展白圈臂立掌，功贯四梢，道：“请出招吧！”

白发婆婆性如烈火，双方噜嗦了半天，心中早已不白道请，再不发话，“搜魂指”神功运至十成，指出破风，“唻”的一声，点向展白“三阳”重穴！

招出，才干嚎了一声：“祖奶奶先打第一招！”

展白上身微晃，掌打白发婆婆右腕“关元”！

这避招打招，快逾电光石火！

白发婆婆估不到展白武功又有进境，自己招未出满，展白招已打至，她骇然而惊，急忙收招后退！

只听掌风破空，“太仓之鼠”向展白脑后劈出一掌！

展白挫步回身，连看也不看，“刷”的一掌，劈向“太仓之鼠”左臂！

仍是见招打招，快如闪电！

“太仓之鼠”惊呼暴退！

左边“佛印法师”的双撞掌，右边“葱岭之鹰”的九阳魔火功，同时袭至！

展白“巧打连环”，左掌右腿，同时把“佛印法师”及“葱岭之鹰”逼退！

但前、后双方的“沙漠之狐”、“阴山之狼”，各施煞手，又夹攻而到！

同时，斜刺里“长髯老人”运起“大手印”绝世掌功，如泰山压顶一般，向展白当顶盖下！

展白前、后、左、右受敌，当顶又有力逾万斤的掌力压下，连腾身回避都不可能！

这“南海门”七大绝世高手，各出一招，即已震惊所有在场之人！

好个展白，只见他在密如狂风暴雨的攻势之下，盘打横扫，逼退前后腹背之敌，一招“迅风疾雷”，“轰”的一声巨响老人硬对了一掌！

长髯老人那么高强的武功，被展白一掌震得上身连晃！噤！噤！后退了两步！

长髯老人长髯根根直立，狂笑道：“好雄厚的掌力！小哥儿武功又大有进境了！”

说罢，第二次猛扑急上！

展白施展开“无色无相身法”，脚踏‘千幻飘香步’，身形之快，当真是电转星飞，手上是“天佛降魔掌”与“风雷八掌”交互运用，只见他身形如幻，掌力如飘，手、眼、身、法、步，几乎以肉眼难见的速度，与“南海门”七大顶尖高手，战在一起！

“南海门”七大顶尖高手，“海外三煞”，“黑道四凶”，推出其中任何一位，均可震惊江湖，如今七人合手，战一个少年展白，更是个个拼命，均以本身苦练数十年的绝艺相拼！

看得众人暗暗吃惊，心生骇意！

白衣银扇的“龙神太子”已失去往常轻松潇洒之态，双手紧握住银扇，两只眼睛一瞬不瞬地注视着场中的打斗！

貌如天仙的“南海龙女”，双目放光，粉脸上忽喜忽忧，显示着她内心情绪的矛盾和变化……

雷大叔怪目厉睁，满头乱发如蓬……

“太白双逸”、茹老镖头都紧张得瞪大了眼睛……

慕容红、婉儿紧张得粉脸煞白……

金彩凤、樊素鸾表面上看来平静，但只要仔细注意她俩紧握着的双手，及酥胸急骤地呼吸起伏着，便知她俩也是紧张万分，表面的平静，不过是极力矜持着装出来的！

在“海外三煞”之中，虽以长髯老人心胸比较谦和，但长髯老人素常以

武功天下第一自许，一生未遇敌手，如今一旦力敌的对手，又激起了他的争胜之心，早把那谦和之心与敬佩展白之念丢在九霄云外，“大手印”掌功运至十成，车轮大的巨灵大掌，掌掌扑向展白的要害。

无奈，展白因服食千年圣药“紫檀花”，积子内腹的淤血被长髯老人震开，吐出之后，腑年真气流转，内力源源而生，掌力大得出奇，长髯老人每与展白硬对一掌，“轰”然暴响声中，便被展白震得五内生慌！

长髯老人怒啸如雷，但再怒也没有用，因此时他的掌力已没有展白的掌力雄厚！

雷大叔、“太白双逸”、茹老镖头以及慕容红与婉儿，却渐渐安心下来，因展白力战“南海门”七大高手，显然已占了上风！

九大门派掌门、武林四公子，以及天下群雄总算开了眼界，有谁能想像武林中会产生像展白这样一位后起之秀！

一人力敌“南海门”七大绝世高手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！

“龙神太子”心中却在打鼓！

他满以为展白就算武功高强，能够力战“三煞”，独战“四凶”，要让“三煞”、“四凶”合力出手，必会打败展白，很快把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抢夺到手！

谁知合“三煞”、“四凶”之力，仍然战不过一个展白！他渐渐体会到事态的严重性！

他深恐自己率领“南海门”，倾巢侵犯中原，刚刚建立起来的霸业，将要断送在展白一人手中！

这一战关系太大，他心中的惊恐之情是可想而知的！

但这也更增强了他的杀机！

他俊美的脸上阴晴不定，手握银扇，眼珠左转右转是盘算一举击毙展白之策！

突然——“龙神太子”清吟一声，朗朗念道：“万绿丛中一点红！”

激斗正烈，“龙神太子”忽然吟起诗来，众人不觉一愕……

但就在众人一愕之间，只见激斗中人影交错游走，“太仓之鼠”忽然“吱”的一声尖哨，腾身在半空中划了一个圆弧，双掌猛向展白胸前撞去！

展白不知“太仓之鼠”为何忽然用出同归于尽的打法，尤其另外六大高手招式更使他无法闪避，只有运足内力一掌迎着飞扑来的“太仓之鼠”劈去！

“轰，的一声暴响，“太仓之鼠”半空中被展白掌力震飞二丈开外！

接着“吭，的一声厉啸，“阴山之狼”用“太仓之鼠”同样的身法和招式，腾空向展白撞来！

展白一掌再把“阴山之狼”打出圈外！紧跟着又是一声怒吼，“沙漠之狐”扑空又到！

话勿絮叨，“四凶”、“三煞”轮流向展白猛冲硬打，完全是硬碰硬，而且都采取同一方式，从同一角度向展白冲击！

众人此时才算明白，原来“龙神太子”念的那一句诗，是指示“三煞”、“四凶”改变战术方法之用！“三煞”、“四凶”七大绝世高手，成轮带方式，轮番向展白猛冲，虽然掌功内力都不及展白深厚，每对一掌，即感头昏眼花，腑内真气四窜，可是他们七个人都有缓口气调息的机会！

但展白却是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，接了一个，又来一个，三个循环以后，展白已硬碰硬，连接了三七廿一掌，展白纵是铁打铜铸之人，也架不住

七大绝世高手这般不顾性命袭！

“龙神太子”果然是诡诈多端之人，这一招还真让他用对了，三个循环，四个循环，五个循环以后，展白额角上滚下豆大的汗珠，发出的掌力亦渐来渐弱，不能把凌空猛然硬冲向他的“三煞”、“四凶”震退了！众人已看得明白，“三煞”、“四凶”这种硬打硬挨的作风，是想把展白内力消耗殆尽，活活地暴死！婉儿一心爱展白，最为关心，见状不由尖叫道：“你们这是什么打法？”

慕容红急得泪珠在眼眶内打转，脱口骂道：“简直不要脸！”

“龙神太子”见狡计已售，手摇银扇，洋洋得意地笑道：“成者王侯败者贼！战场上胜者为雄，难道打仗还有一定的方法吗？哈哈……”笑声得意已极！

婉儿气得一跺脚，回头对慕容红道：“姐姐！我们冲过去！”

慕容红微一点头，但她姐妹二人刚一举步，“南海龙女”飞身阻在二人面前，面如寒霜，叱道：“你们老老实实在地给我站在此地，谁要上前一步，姑娘便叫她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慕容红冷冷一声：“未必！”

婉儿心急，怒叱一声，“搜魂指”神功直向“南海龙女”软肋下点去！

“南海龙女”娇叱一声：“你找死！”

娇躯一转，反臂一掌，“嘭”的一声，把婉儿震飞一丈开外！

慕容红怒叱道：“姑娘跟你拼了！……”

突听展白一声惨呼，接着传来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！……

### 第六章 盖世武神

展白一掌，把“太仓之鼠”震退一丈开外。

但由于“太仓之鼠”这迎头一击，是毕生功力之所聚，展白也被震得身形连晃了数晃！

此时，一声惨呼传来，正是婉儿赶来相助展白，被“南海龙女”一掌打倒！

展白略一分神，迎面一股劲风又告撞来！

展白此时是真急了，“天佛降魔掌”运集全身功力狂劈而出！

“轰”的一声大震，风啸尘飞，夹着一声闷哼，一个迎面撞向展白的高大黑影，已被展白掌力震飞！

这次因展白使出全力，那高大身影，直被震出三丈余远，才“砰”的一声，跌在地上！

那高大黑影踉跄爬起，嘴中喷出一口鲜血，双目狞恶地望着展白，正是“阴山之狼”！

但展白也被他这全力一击，震退了一步！

“佛印法师”更不待展白喘过一口气来，身形蹲俯在地，腹部运气如鼓，猛地“呱！呱！”厉鸣两声，两腿一弹，身形电射而起，疾向展白扑至！

半空中双掌猛推，“蛤蟆罡气”的掌功，以山崩海啸之势向展白迎面撞来！

展白关心婉儿安危，又遇“三煞”、“四凶”轮番猛冲，毫不给他喘息余地，心中又急又怒，猛见“佛印法师”又挟泰山压顶之势向他撞来，立即吐气开声，双掌以周身功力，猛劈而出！

“轰隆！”石破天惊的一声大震，砂石四卷，“佛印法师”一副肥胖的短矮身躯，犹如一个大皮球一般，直被展白一掌震出将及四丈开外！

四周观战的群雄，不论敌我双方，均不由倒抽一口冷气，连喝彩都忘了，只暗惊展白的掌力实在惊人！

可是，展白也被这一掌的反震之力，震退了三大步，才拿桩站稳……

在展白接连与“阴山之狼”及“佛印法师”硬拼两掌的同时，慕容红、“太白双逸”及茹老镖头，曾先后赶上前来想助展白！

但他几人怎是“南海龙女”的对手，方往前一凑，都被“南海龙女”纤手遥遥一拍，给挡了回去！

雷大叔正在一掌按在婉儿后心“命门”穴上，为婉儿运功疗伤，见状气得满头乱发无风自动，一双怪目更是睁得几乎突出眶外，但只是心中干着急，却无法分身上前相助！……

此时，巨大无俦的掌力撞击之声，相继传来，“轰！轰！”犹如巨雷惊庭，砂飞石走，震地惊天，声势惊人已极！

如今，在“龙神太子”指挥之下，“三煞”、“四凶”均以全身功力，轮番向他猛冲，每一次冲奇之力道，均不下千斤之重，而且，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，在其中一人运集周身功力、迎头做拼命一击之时，其余六人必互相以招式配合攻击，逼使展白除开硬架之外，别无他途！

要知“三煞”、“四凶”都不是普通武林高手可比，展白武功再高，虽能一一把其震飞，但他自己也禁不住上身连晃，后退！

同时，七大高手均有调息复原的时间，展白却毫无喘息的机会！

而且，展白每把七大高手震伤之后，站在一旁督战的“龙神太子”，即刻授予一颗硕大的朱红药丸，那负伤之人把药丸吞下，立时伤愈，重新加入围攻展白！

此时，已是第二个循环，换句话说，展白已接连把“三煞”、“四凶”每人震退一次，“太仓之鼠”、“阴山之狼”又做了第二次全力的一击，展白接连又把这两大高手震退之后，他自己已感到掌心火热，双臂发麻，内腑气血，更是翻滚不已！

“太仓之鼠”、“阴山之狼”这回被展白掌伤更重，跌滚两丈开外，从地上爬起来，已经溢出满口鲜血！

“龙神太子”手中拿着一个玻璃瓶，这时又从玻璃瓶中倒出两粒药丸，这正是“南海门”独制秘药，专治跌打损伤，且能振奋精力，名为“龙虎大力丸”，也可说是一极烈性的兴奋剂，普通人吃了都可增强气力数倍，必须找人扑打，或做极为劳力的工作，把药性发泄之后，才会安静下来。练武之人吃了，再经运气一催，药性激烈行开，更非要找人角力，或拼斗不可！

“龙神太子”竟以这种烈性兴奋剂，分给七大高手服用，所以“三煞”、“四凶”竟能不顾伤势，前赴后继与展白力拼！

“龙神太子”手指一弹，两粒药丸分射向“太仓之鼠”及“阴山之狼”，二人把药丸接过，看也没看便放入嘴中，“咯味！咯味”一阵大嚼，咽下肚去，长吸了一口气，用手摸了摸肚子，立刻虎吼一声，又双双扑上！

在这段时间，展白又接连震退“佛印法师”及“苍岭之鹰”，“太仓之鼠”、“阴山之狼”，正好补上空缺！

白发婆婆满头白发已披散了满脸，摇了摇头，露出白发遮掩住的一双因激怒而火红的双眼，桀桀惨笑道：“小哥儿！再接老太婆一招！”

话到人到，腾身猛扑，及至展白身前，运足了毕生功力的“搜魂指”神功，“磁磁”破风，猛向展白前心“三阳重穴”点到！

长髯老人、“沙漠之狐”、“太仓之鼠”、“阴山之狼”，四人八只手，几如一片掌山，齐向展白左、右、后三方攻至！

这正是为了配合白发婆婆冷艳红的攻势，四大高手逼使展白非要硬拼一招不可！

展白此时已满脸是汗，散乱的额发，有两绺垂至眉间，剑眉轩立，双眼怒睁，他脚踏“千幻飘香步”，左冲右闯，却未能把身形荡出四大高手的掌风之外，而白发婆婆凌厉无匹的“搜魂指”已挟着破空锐响奔他胸前！

展白咬了咬钢牙，“天佛降魔掌”力运至十成，用“佛祖参禅”招式，迎着尖锐的指风推去！

“轰！”“嗤！”

一声震天的巨响，白发婆婆应声被震飞一丈开外！

半空中即喷出一口血箭，滚跌地上，这次翻了两个身，却再也爬不起来！

“龙神太子”一掠至前，搬起白发婆婆头颅，接连按在她嘴里三颗“龙虎大力丸”，单掌并在白发婆婆后心一阵按揉，白发婆婆颤巍巍又站了起来，喘了两口长气，厉啸了一声，重又扑向展白……

这期间，“沙漠之狐”也腾身向展白猛冲而至！

方才展白掌震白发婆婆冷艳红，那“嗤”的一声微响，乃是白发婆婆的“搜魂指”神功，已使展自掌心受伤！

讲力大势猛，是指不如拳，拳不如掌，要讲尖利坚锐，则是掌不如拳，

拳不如指。

展白那一掌固然把白发婆婆打倒，并使白发婆婆受伤吐血，一时爬不起来，但白发婆婆那“搜魂指”却是无坚不摧，极为厉害的一种指功，且能冲破内家掌力伤人！

展白只感掌心一阵火炙般的痛楚，已知掌心受伤，暗道了一声：“不好！……”

可是，没容他看视掌心的伤势，“沙漠之狐”已呼啸着向他冲来！

“沙漠之狐”这招更狠，右手九十八颗胡桃木的念珠（共是一百零八颗，上次要丢了十颗。）连成一串，犹如一条怪蟒，直打展白面门，左手尚以“开碑掌力”狂劈展白颈下！

一招两式，合身猛扑，声势骇人！

展白右掌掌心火痛，一时无法运功，当时大喝一声，左掌“空手入白刃”，在大串念珠将打在面门上时，反把抓住珠串，用力往怀中一带！

同时，偏脸躲过砍向颈上的一掌，这时“沙漠之狐”乐子可大了！

因他是合身猛扑，手中珠串被展白往前一带，就着他本身前冲之势，整个身躯都向展白怀中撞去！

“沙漠之狐”无需借力，身形向前一泻，已心知不妙，口中“哎——呀！……”才尖叫了半声！

展白一腿飞去，正踢在他的肚子上！

“嘭！”

一声巨响，“沙漠之狐”就像断了线的风筝，直被踢向半天云里，怕不有三、四丈之高！

展白这一脚神力惊人！

“龙神太子”惊呼一声，及时赶至，伸手把“沙漠之狐”接住，否则“沙漠之狐”重伤之下，从三、四丈高处跌下来，必被摔死无疑！

就这样被“龙神太子”接住，又连在他嘴中塞了三颗药丸，当“龙神太子”把他放下地来时，仍然站立不住，身形摇了两摇，双眼上翻，仍然倒了下去！

显见是凶多吉少！

“龙神太子”大吃一惊，再看场中，展白依然如生龙活虎，在“三煞”、“三凶”（少了一凶）全力猛冲之下，掌打脚踢，当者披靡！

“龙神太子”脸色一变，沉声喝道：“山穷水尽疑无路！”

这无疑是一道催战符，“三煞”、“三凶”冲势更猛！

在这种情形下，展白纵是铜打铁铸，也不禁累得汗流浹背，呼呼气喘！

尤其其他右手掌心被白发婆婆“搜魂指”所伤，此时已红肿好高，火烧似的痛，几使他无法出右掌应敌！

这无形中使他的功力，减低了一半左右！

现在“龙神太子”以暗语催战，“三煞”、“三凶”冲势更猛，每一人全力击出，均有海啸山崩之势！

这已不知是第几个循环了，只见“三煞”、“三凶”六大绝世高手前赴后继，轮番猛冲，风起云涌，电转星飞！双方掌力击撞之声，轰轰不绝！

展白运足周身功力，接连震飞“阴山之狼”及“葱岭之鹰”，因用力过猛，内腑气血一阵翻涌，终于忍不住，张口喷出一口鲜血来！

白发婆婆看出便宜，陡然怪啸一声，右手“搜魂指”，空掌”，两大杀

招同时出手，猛向展白扑来！

展白不敢再硬接她的“搜魂指”，上身一侧，“嚓”的一声，一股劲风，擦耳而过！

展白暗道一声：“好险！”

但白发婆婆的左掌，迎面拍至，展白却再也无法躲过，百忙中举左掌一封，“嘭”的一声巨响，白发婆婆被震退五步！

展白上身也一阵摇晃！

突听身后“呱！呱！”两声急啼，有如怒蛙哀鸣，跟着两股劲风，从身后撞到！

这次“佛印法师”从身后拼全力一击，却是爆出冷门！

说是暗袭也好，说是他抓住机会也好，反正这一击来得不善！

因打了半天，左、右、后三方敌人，均是出招助攻，并不施以全力，只有迎面来敌是致命一击！

这身后一招，可说实在是抽冷子！

好展白！当真是眼观四路，耳听八方，就在力敌七大绝世高手，身负重创之际，尤其能临危不乱！

只见他身形一旋，劈面一掌，向“佛印法师”打去！“轰！”一声巨响，“佛印法师”矮胖身材，就地一路翻滚，直被展白一掌劈出三丈远近。

但展白也被这反震之力，震得踉跄后退了三步，身形摇了两摇，眼前一黑，张口又喷出一口鲜血！

长髯老人突然大喝一声：“小兄弟！再接老夫一掌！”

暴喝声中，“大手印”掌功运至十足，手拿大如车轮，劲啸破空，犹如泰山压顶一般，猛向展白当顶拍下！

这一掌来势大猛，左、右、后三方又有敌人阻路，牙，“佛光普照”，以全身功力向来势迎去！

“轰隆！”天崩地裂似的一声大震，沙飞石走，树折草飞！

长髯老人高大身躯后退了五个大步！

满头白发飘扬，根根长髯炸立，腹内真气流窜，张口溢出一口鲜血！

这回长髯老人因用真力过巨，被展白潜存体内的先天罡气震伤！

展白上身一晃，却强忍住一口鲜血未喷出来！

但他仓卒迎敌，却忘了自己右掌的伤势，此时被长髯老人掌力一震，只痛得他咬牙咧嘴，冷汗直流！

“葱岭之鹰”、“阴山之狼”觑出了好机会，“九扬魔火功”、“掌刃切木”两种惊世骇俗的硬杀手，一左一右，同时扑上！

展白双眼发黑，强忍住一口鲜血未喷出口来，昏朦中又见两股巨风般的掌力，左右扑至，暴喝一声，“扫清妖氛”倏告出手！

“葱岭之鹰”迎掌退出十个大步，“卡嚓”一声，“阴山之狼”的掌刃切木，却按在了展白左臂之上！

展白身形一路踉跄，摇摇欲倒，张口喷出一口血箭！

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！谁说强人不会倒？

但展白硬是没倒下！

“阴山之狼”得意已极，哈哈一阵狂笑，暴叱道：“躺下！”

暴叱声中，“掌刃切木”第二掌又向展白砍至！

不少人出声惊呼！

这种惊心动魄的打斗，简直是前所未见，观战群雄都惊呆了，这时才是第一次发出声来！

关心展白安危的人，更是一齐大惊失色……

就在这千钧一发、极为危险的境地，展白突然星目“阴山之狼”如刃的掌锋，不但不躲，反而用臂弯肘，猛向“阴山之狼”心窝上撞去！

“阴山之狼”万也想不到，展白重伤之下，还会有这一手！

而这一手，却正是大擒拿手中的一式，“横云断峰”！

为近身搏斗的险招！

“阴山之狼”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！

只听“啃”的一声，那一时正撞在“阴山之狼”心窝之上！

“阴山之狼”惨嚎一声，鲜血狂喷，翻身栽倒！

这次倒在地下，他却再爬不起来了！

“龙神太子”慌忙赶至，连在“阴山之狼”口中塞下数颗药丸！

但“阴山之狼”连张嘴都不会张嘴了！

“龙神太子”用手一摸“阴山之狼”脉门，才知心脉撞断，早已死去多时！

“龙神太子”大怒，高喝一句：“柳暗花明又一村！”

展白只感左臂痛入骨髓，举起一看，才知左臂已被“阴山之狼”掌刃切木功夫把臂骨切断！

展白右手负伤，如今左臂又断，心中一凉，暗道：“这回，可真完了……”

他一个念头未转完，“龙神太子”最紧急的催战符又下，“佛印法师”“呱呱”怪啼两声，“蛤蟆罡气”掌功，首先向展白推来！

展白双手均伤，见“佛印法师”又向他冲来，他一咬牙，“千幻飘香步”，跃起身形如一股轻烟般一闪，两股劲风，擦足而过！

展白自知不下狠心是不行了！

正是“人无害虎心，虎有伤人意”！你不杀他，他就要杀你！

因此，他再不留情，险上加险地以步法躲过“佛印法师”致命的一击，飞起一脚，直向“佛印法师”光头上踢去！

“波”的一声脆响，脑浆四溅，“佛印法师”光头开了花，立即倒地死去！

“佛印法师”纵横一生，杀人无算，想不到今夜死在展白脚下！

“三煞”、“四凶”都是功高盖世的高手，其中任何一位，都可成为独霸一方的巨头！

没想到七大绝世高手，合战展白一人，竟接连死了一煞一凶，另有一凶也负了重伤，爬不起来了！

七大高手去其三，只剩下了“二煞”、“二凶”！

但这“二煞”、“二凶”更加暴怒！

每个人都是拼命地猛冲猛打！

展白也身负重伤！

他右掌红肿好高，痛彻心肺，几乎无法出掌，左臂臂骨折断，已是根本不能使用了，内腑更是气血翻涌，不住口地喷出鲜血，双眼发黑，摇摇欲倒！

但他硬是未倒！

脚步踉跄，以奇幻莫测的身法和步法，与状如疯虎似的四大绝世高手喋血苦战！

而且，他以双肘，双脚出招，仍然是有攻有守！

他是一个裹创犹战的巨人！

四周观战群雄，虽然大多是老江湖，刀头舐血，油锅里打滚，大江大浪经过不少，但也从未见过如此惨烈的打斗！

展白负伤的情形，群雄不是没有看出来，但见此惨烈的搏斗，竟无人敢插手上前！

再者，也许是基于微妙的心理，群雄都默然如一段呆木头，袖手作壁上观！

当然，旁边“南海龙女”与“龙神太子”是一大吓阻力量，只要谁一上前，他二人立刻出手拦击，看起来，“龙神太子”兄妹是有心使门下高手，把展白毁在当场！

此期间只有慕容红、“太白双逸”、茹老镖头，数次上前想助展白，但均被“南海龙女”击退！

婉儿经过雷大叔一阵推宫活穴，伤势已愈，转眼看到展白浴血奋战的苦况，心中大急，娇躯一挺而起，娇呼了一声，飞身向场内扑去！

但她尚未扑近场中，“南海龙女”在一旁厉喝了一声：“小丫头，你给我在旁边老实一会儿！”

喝声中，纤手一扬，一股劲风，直向婉儿撞了过去！

婉儿情急拼命，不管来势凶猛，举掌一迎！

“砰！”

一声暴震，震得婉儿娇躯连晃，一连退了五六步，才拿桩站住！

婉儿大怒，运起“搜魂指”神功，腾身向“南海龙女”心愈重穴刺去！

指风锐啸，破空而至！

婉儿情急拼命，这一指确不简单！

但“南海龙女”乃数十年前把中原武林闹得天翻地覆的一代女魔头“鬼面娇娃”亲传弟子，武功和翠翠在伯仲之间，实比婉儿要高出甚多，就在婉儿指风锐啸而出之际，只听她娇喝一声：“丫头，你找死！”

死字出口，娇躯微晃，侧身躲过迎胸一指，翠袖猛挥，巧打婉儿右肩！

这避招出招，当真是快得吓人！

别小瞧那一只蝉翼薄纱的水袖，在“南海龙女”以“流云铁袖”功夫施出，不亚如一柄铁棒，不要说叫她打上，就是被袖风扫中，也可把婉儿一半香肩打碎！

婉儿微吃一惊，不敢硬进，只有踩起“蹶空幻影”步法，上左步，甩右肩，堪堪躲过那致命的一击！

谁知“南海龙女”这一招“迎风翠袖”却是虚招，就在婉儿晃肩一躲的同时，她嘴中低喝了一声：“看！”

右掌闪电穿出，猛向婉儿酥胸上拍来！

“砰！”

一声巨响，这一掌又把婉儿震出了十个大步！

婉儿粉脸煞白，秀目含泪，自知是无法上前帮助展哥哥！

再看展白，已到了最危急关头！

此时围攻他的七大高手虽然二死一伤，但剩下的“二煞”、“二凶”攻势更见猛烈！

白发婆婆的“搜魂指”飒飒破风，指指攻向展白要害！

“葱岭之鹰”九阳魔火力“枯骨掌”方展开来，热浪滚滚，煞是难当！

“太仓之鼠”缩筋功，两条长臂，犹如两根钢条，招招均可致命！

这其中仍要数长髯老人“仇如海”的“大手印”最为厉害！

只见他那大如车轮的手掌，挥舞起来，劲风激荡，掌影遮天，实有山崩海啸、地裂天开之势！

这时展白似有点昏迷之状，嘴角上染满了血迹，俊美的脸上一片惨白！

但仍然拼命力战！

只见他躲过白发婆婆“拽魂指”，震飞“太仓之鼠”，岭之鹰”，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再与长髯老人硬拼了一掌！

长髯老人被震得仰身后退了五步，几乎翻身跌倒！

展白身形乱晃，连喷数口鲜血！

风啸尘飞之中，长髯老人双目厉睁，似是等待着展白倒下！……

但展白硬是未倒！

长髯老人不由一竖拇指，哑声赞道：“小兄弟！你是天下武林第一人！”

展白以手背抹去嘴角上的血迹，道：“老前辈过奖了！”

长髯老人也擦了擦长髯上溅满了的血迹，道：“老夫生平从来未服过谁，更不会妄赞敌人，但，老夫今天要说句公道话，以小兄弟的岁数，能有如此高强的武功造诣，不但堪称天下第一，即称为‘武神’，也当之无愧！”

展白苦笑道：“越发的不敢当！”

长髯老人双手擦着长髯言道：“书云：‘才智胜十人者为英，胜百人者为雄，千人万人不及为圣，圣人也不可比者为神。’不是吹牛，‘三煞’、‘四凶’任何一位都敢拍胸脯说一声有‘万夫莫敌’之勇，但合我们七人之力，战不过小兄弟一人，小兄弟不是‘神’是什么？……”

长髯老人侃侃而谈，大大地冲淡了几分敌意！

就连狂傲无比的白发婆婆，以及桀傲不驯的“太仓之鼠”与“葱岭之鹰”脸上也莫不透出钦敬之色。

“南海龙女”俏目凝视展白，放出奇异光采……

“龙神太子”见状大急，翻开衣襟，从腰内掏出一个金光闪闪的小金龙来，高举过顶，高声宣道：“金龙令下！‘二煞’、‘二凶’速把展姓少年击毙当场，如有宽纵，严惩不贷！”

长髯老人脸色一变，转眼望了望“龙神太子”高举过顶的“金龙令”，长叹了一口气，又回过头来对展白道：“小兄弟！准备接招吧！看来我们不分生死，是无法住手了！”

说着功贯双掌，那两只大掌又猛地涨大了数倍，缓缓举了起来……

大如车轮的巨掌，青筋纠结，好似盘踞了无数条育色小蛇，看来凶恶吓人已极！

婉儿突然尖叫道：“慢着！……”

## 第六十四章 大侠之死

长髯老人巨掌停在空中，冷眼望了望婉儿，一语不发！

婉儿却抡指点着四周观战群雄道：“你们！鼎鼎大名的‘武林四公子’！堂堂九大门派的掌门人！侠名满四海的‘穷家帮’！难道就大睁白眼，干看着由展小侠一人，为你们大家卖命吗？”

这话说得群雄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！

个个面现愧色！略有血性的人，已跃跃欲试，但尚迟疑着，未有一人出手！

婉儿抡眼看见展白面白如纸，嘴角血迹殷然，站在那里已是摇摇欲倒，而长髯老人巨掌将欲击下，“太仓之鼠”、“葱岭之鹰”及白发婆婆，均已蓄势待发，不由急道：“你们都是怕死鬼！但展小侠若是战死了，你们一个也别想活！……”

所谓“遣将不如激将”。婉儿此言一出，群雄蓦然从惊骇中醒悟各人的处境，更明白了展白拼死力战原是为了力拒“南海门”，以保存中原武林各门派的命脉，不待婉儿话了，已纷纷欺上前来……

“龙神太子”估不到婉儿两句话，便激使群雄出手。当时一声暴喝道：“站住！谁要胆敢上前一步，必杀无赦！”

这一声暴喝声如雷震！

上前欺近的群雄，不由脚步一顿……

“怕死鬼！逃命去吧！姑娘跟他们拼了……”

婉儿怒叱声中，娇躯一顿而起，左掌横劈“南海龙女”面门，右手“搜魂指”，就身形疾扑之势，猛向“龙神太子”点去！

婉儿冰雪聪明，她已看出“龙神太子”手执“金龙令”，乃是发号施令之人，故而虚打“南海龙女”一招，而以全身功力向“龙神太子”攻去！

她想一击奏功，把“龙神太子”毙在指下，则“蛇无头不行”。方可救展哥哥一命！

但她低估了“龙神太子”兄妹的武功，岂是一招便可令她得手的平庸之辈？

就在她身形刚一纵起的瞬间，只听“南海龙女”娇喝了一声：“丫头！你当真是活腻了！”

声出招至，三尺长的水袖“刷”的一声，正抽在婉儿的纤腰之上！

这一袖子，足把婉儿打得滚出一丈开外，立刻倒地昏死过去！

可是，暴喝声中，群雄已纷纷扑了上来！

“龙神太子”一见情势不好，手执“金龙令”牌，急叫道：“仇公公听着！姓展的小子是交给你了，‘金龙令’下有死无回！如果姓展的小子活过今夜，一切唯你是问！”

喝罢，收起“金龙令”，与“南海龙女”合力抵挡群雄！

武功较差、距离又近的，竟被震得跌滚在地！众人惊愕而视，待坐定人显，才看出那三声巨震，原是长髯老人仇如海，在“金龙令”的逼迫之下，汇集了百数十年的内功修为，以全力击出了三掌！

而展白竟把那三掌硬接了下来！

此时，二人对面而立，脸上表情木然，但却充满了凝重之色，四目互睇，瞪视着对方，似是等待着对方倒下……

众人都看得出，长髯老人与展白麀斗了一夜，俱已负伤吐血，方才那三掌硬拼，必都已用出了周身最后所有的残余真力！

这三掌必已生死立判，胜负立分！

但在二人对立瞪视、还没有一方倒下之时，任何人看不出，他二人究竟是谁占了上风？

大家等着一方倒下去！

这样的等待，一刹那等于一年、十年之久！

终于——

展白身形微晃了晃……

长髯老人的身形也前后摆了摆……

“轰通！”

犹如倒了座山！

众人齐声发出惊噫！

明显地听得出来，惊噫声有的震惊，有的欣喜！

原来先倒下的竟是长髯老人仇如海！

展白此时，脚步才踉跄了两步，张口又溢出满嘴鲜血！

他投给倒在脚下的长髯老人惋惜的一瞥，喃喃自语：

“但愿我没有杀死你——老人家……”

说罢，他眼里竟滚动出粒粒如珍珠的眼泪，这才掉转头来，脚步踉跄地走去！

恋人、未婚妻、朋友、知己、敌人、仇家，甚至连雷大叔，他不看任何人一眼，一直向前走去！

他低着头，脚步踉跄，走至任何人身前，都轻轻地抚一下那人的肩膀，但却一言不发！

任何人看得出，显见这一场毫无意义的血腥惨杀，伤透了这位忠厚诚实、心地光明的少年侠士的心！

众人一齐木然瞪视着他默然离去！

突然——

一声悲惨的哭号，划破沉默的空气！

这悲号之惨，犹如杜鹃泣血，深闺断肠，闻之令人鼻酸！

众人愕然惊视！

原来是白发苍苍的白发婆婆冷艳红！

她突地扑至长髯老人身边，伸出颤抖的双手，一摸长髯老人的心窝！

触手冰冷，这武功盖世，纵横一生的长髯老人，心脉已绝，早已命绝多时！

白发婆婆心如刀搅！

这一刹那，时间静止了！

她想起了自己少女时代，绮年玉貌，武功高强，突然遇上了武功比自己更高的一个美少年仇如海——就是现在陈尸地上的长髯老人！

她与他一见钟情，互相爱慕，互订终身，新婚燕尔的欢乐；他负有一身血海深仇——否则，他怎会起那么个怪名“仇如海”——她助他雪恨，快意恩仇，然后二人并道江湖，游遍了国内名山大川，踪迹遍四海，郎才女貌，武功睥睨宇内，羡煞了当时多少青年男女？

他二人比翼双飞，朝夕不离，恩爱逾恒，数十年如一日，白首偕老，只

羨鸳鸯不羨仙！

但二人武功绝高，眼空四海，少年得意，难免行事有些任性，心目中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！

敌人越来越多，朋友越来越少！

后来，不为仇家所容，被仇家纠集了中原武林数十名武林高手，围殴追杀！

二人在中原不能立足，相偕亡命海外，并有多年好友、方外至交“佛印法师”同行！

亡命海外的生涯，反而使他们夫妻度过了一段平静无波的爱情生活！

舟行于海，并肩操桨，依偎山头，坐看云起；睡卧林泉，以大地为床……有爱，便有了一切！

直到头发白了，已届髦耄之年，他二人伉俪情深，犹胜青年！

爱当真是愈老弥坚！

可是，他们依仗庇护的主子“南海一君”海龙神却突然兴起了称霸中原的心理！

“吃人家的饭，给人家干！”他夫妻当然“义不容辞”，而且，他夫妻静极思动，也兴起了跃马中原驰骋壮志的雄心！

加上武功本就高强，又在岛上埋头潜修了数十年，自认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！

少年谋划，老年求名，乃是人之常情……

可是——

现在呢？鸳鸯折翼，连理断枝，发现长髯老人已死，白发婆婆的伤感是无法形容的！

她突然厉叫道：“姓展的小子！站住！”

展白却充耳不闻，依然踉跄着脚步，向前走去！

残夜已逝，黎明来临！

但天边有一层灰蒙蒙的白云，朝阳有气无力的暗淡光线，照着广大院落中满地横尸，有一种令人说不出的凄惨景象！

白发婆婆见展白理也不理，心伤老伴死亡，痛不欲生，厉啸了一声，猛向展白身后扑至！

人未到，招已出，“搜魂指”神功运集指端，连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，向着展白后心，猛插而下！

展白腑内真气四窜，双眼发黑，右掌心、左臂骨，重伤之后，又与长髯老人硬拼了三掌，连他自己也不相信，三掌硬拼下来，死的竟是长髯老人而不是自己！

方才血溅肉飞，肝脑涂地的惨状，犹在眼前晃动，他深深觉得这样疯狂的惨杀，实在毫无意义！

他反复地在心中自问：“这样疯狂的惨杀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……”

“为了名？为了利？为了那本天下第一奇书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？……”

“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，自己早已经当众撕毁了！但贪婪愚妄的人们，硬是不相信自己！牺牲了性命，却争得是一场空的东西……”

“一场空！一场空！名和利，还不也是一场空？‘千秋万岁名，寂寞身后事！’人生数十年的生命，称雄，称霸，又能如何？……”

“金银财宝堆成山，富将王侯，又能如何？百年大限一到，还不是一场

空？准保一个子也带不定！……”

他身心两伤，因此，任何人不愿理，只想早一点离开此地，离开这愚昧的人群，离开这血腥的战场……

突然——

身后一股劲风，疾啸而至！

他下意识地侧身一躲！

但他重伤之下，身法已失去灵活，这一躲，并未能躲开！

只躲过了后心要害，“噗”的一声，他只感到右肩胛一阵锥骨的巨痛！

双眼一黑，他再也支持不住，伟岸的身躯摇了两摇，终于，推金山、倒玉柱似地倒了下去！

这回真的倒了！

一个大英雄的倒颓！一颗巨星的殒落！

无数的伤害，无数的打击，使他的思维停止，脉搏不再跳动，灵魂沉入了黑暗、无知、混沌……

重回到降生以前的渺茫！……

这一击使展白毙命的，正是白发婆婆冷艳红悲愤中集全身动力的一指！

她一指击毙展白，仅仅呆了一下，没有得胜的骄傲，也没有战败敌人的快乐！

她反身扑至长髯老人的尸身旁边，一恸而绝！

白发婆婆冷艳红也死了！

痛哭她丈夫，哭死的！

而她死时，与丈夫并肩而卧，双手紧抱着丈夫的脖颈！

诸君！您能说这爱情不伟大？您能说 she 不是至情至性之人？

不问她的性格如何桀傲，只凭这专情，天下有情人，必会为之一哭！

人人希望有这样专一的爱侣，“生而同衾，死而同棺”！

这突然的变化，使当场之人大大地一愕！

但真正的好人，真正舍己助人的人，死后是不会寂寞的！

因很多人会怀念他！

首先是慕容红，“嚶”的一声悲泣，扑倒在展白身上！

接着是那有着“江南第一美人”之称的金彩凤，这位娇贵的富家千金小姐，素常是极力约束着自己的情感，此时，心上人一死，再也抑制不住，她悲哭了一声，俯在展白的身上！

她的爱心，第一次当众表明，但她的爱人已经死了！

慕容红抬起泪眼，看了看这位美逾天仙的女人，但她已经没有丝毫醋意！

反而觉得她是跟自己一样，值得同情的可怜女人。

樊素鸾，那有着男儿风的少女，此时也忍不住踱到展白身边，从怀里掏出一方丝巾，轻轻为展白拭去脸上的血迹！

她没有痛哭，她只是包着满眶晶莹的眼泪，哀悼展白，像哀悼她的一个知己！

幸亏婉儿先已昏死过去，否则，不知她怎样痛哭哩！

“太白双逸”的哭声，当真是惊天动地！

因为死的是他二人的“小恩公”！

他兄弟身受“霹雳剑”展云天的大恩，展云天冤死，他兄弟无一以为报，才以“活死人”、“死活人”自称！

后来遇到展白，知是恩公后人，想对恩公之子尽己心力以报大恩，却没想到小恩公竟然战死，使他兄弟有心无法尽，所以哭得最恸。

茹老镖头老泪纵横，但他还沉得住气，连道：“先别乱哭！看看展小侠还有救没有？”

待他一探展白鼻息，不由就凉了！

原来展白早已死了！

雷大叔却硬挺着没掉泪，他木然卓立，嘴中喃喃道：“贤侄！你死得有价值，轰轰烈烈！不愧展云天后人！不愧展云天后人！……”

就连天下群雄，也莫不走至展白的身边，沉哀致意……

“闪开！”突然，众人身后传来一声暴喝！

众人悚然而惊！愕然回头一看！

只见“龙神太子”傲然而立，俊面含煞，杀气迫人！

在他身后站定“太仓之鼠”与“葱岭之鹰”，同是面目狞恶，阴森如鬼！

“南海龙女”却背脸站立一旁，双肩抽搐，看样子她也哭了，但不知她是哭谁？

——这只有她自己心里明白，因为，她私恋着展白，但总无法当着群雄去哭敌人！……

“龙神太子”及“二凶”的武功，群雄早已见识过，展白一死，可说无人敢与他三人为敌！

这三人自有其不可轻视的威慑力量，大多数人均吓得身不由己后退了两步！

只有那三个痴情的少女，哀哭恋人已死，没有理会“龙神太子”的喝叱！

“龙神太子”两道细眉一挑，满面杀机，赫然劈出一掌！

掌风如飙，三女惊觉齐呼暴退！……

雷大叔怒目倏睁，叱道：“好狂妄的小辈！老夫接你一掌！”

叱声中双掌一翻，猛向来势迎去！

“轰！”暴喝声中，雷大叔被震得身形连晃，后退了三步！

“龙神太子”更不待慢，刷！刷！刷！接连三掌，环攻而出！

雷大叔竟不是他的对手，被三掌猛攻，逼退三四丈开外！

“龙神太子”倏然收住攻势，回头对“二凶”喝道：“搜！看姓展小子身上有没有那本天下第一奇书？”

“太仓之鼠”、“葱岭之鹰”大步走至展白尸身之前，探手向展白怀中抓去！

突然传来一声娇叱：“不许动他！”

飞掠而前一条娇小人影，横挡在展白身前，正是满面泪痕、伤心欲绝的慕容红！

她粉脸似冰，怒向“二凶”叱道：“谁敢动他一下，姑娘便跟谁拼命！”

她看来娇弱不胜，但为了一心维护丈夫的遗体，竟有一股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仪！

“二凶”那么狂傲的两大魔头，竟当时一怔！……

身后一声冷哼！

“南海龙女”倏地欺身而前，粉面冰寒，以阴森已极的语调，对慕容红喝道：“他是你什么人？死后还值得为他拼命！”

慕容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但在仇人面前，她硬是没哭，酥胸一挺，昂

然道：“他是我的丈夫……”

未容她把话说完，“南海龙女”脸色一变，狠叱道：“去你的！”

沉叱中，一掌向慕容红面门拍去！

慕容红双掌一迎，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连被震退十数步出去！

“南海龙女”一掌震退慕容红，并未趁势追击，抬手理了理鬓边乱发，只见她一双纤手微颤地向展白身上摸去！

她这是有生以来，第一次接触异性的躯体，也是她第一次钟情一个男人，虽然那是一个死人！

她娇靥酡红，芳容如醉，以一种从未体会过的奇妙心情，双手颤抖着抚摩展白的周身……

“妹妹！秘录在不在他身上？”

“南海龙女”惊然一惊，抬头见是“龙神太子”向她发问，不由脸孔一红！她只顾了沉醉在一种玄妙的幻想之中，却忘了是要在展白尸体上来搜索那本天下第一奇书的。

她一语不发，起身便走！

经“龙神太子”一问，她才记起自己的身份，难为情，使她不知怎样说才好，只有一走了之。

“龙神太子”追问了一句“没有在他身上吗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南海龙女”头也不回地答道。

“我却不相信！”“龙神太子”说罢，大步走向展白尸体！

金彩凤纵身挡在展白身前，道：“他已死了！请你不要再动他，使他死而不安！”

这几句话，说得很是委婉，似是一种哀求，由这美逾天人的金彩凤口中说出，更觉凄楚动人！

“龙神太子”眼前一亮，金彩凤之美，真可称得起是艳光照人！

“龙神太子”本是有名的花花公子，好色成性，初踞金府，他以迷药把金彩凤迷住，金彩凤撕破周身衣服，几乎得手。想起那旖旎风光，他心中不由一荡！

但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的吸引力，却又比美色重要得多。“龙神太子”不愧有“梟雄之才”，虽喜女色，但并不迷糊，美女到处可求，《锁骨销魂天佛卷》却是百世难遇，他权衡轻重，当然是弃美色，取奇书！当时，向金彩凤一笑，道：“姑娘，我错过了一次机会，至今后悔！不过，我可以说句老实话，姑娘之美，可称得起天下无双！”

金彩凤心中也一动。人，没有不喜欢赞美的，尤其是女人。

“龙神太子”俊美出俗，风度翩翩，含笑望着她，讲清秀俊美实要超过展白之上，但脸上轻薄的笑容及双眼的邪气的光辉，却使人觉得他远不及展白忠厚可靠。

她望着这暗用迷药、差一点使自己失身于他的美男子，秀脸一红，芳心乱跳，一时之间不知说什么才好……“龙神太子”突地伸出两指，捏住金彩凤粉脸上的一片嫩肉，摇了摇，咕咕笑道：“现在本太子没有兴趣，等事过之后再找你……”那动作轻薄已极！

金彩凤想不到堂堂的“龙神太子”，竟当众做出如此下流动作，想她乃是名门闺秀，心性素极高傲，哪能当众受到如此侮辱？不由怒极！也没有说

话，反手一掌，向“龙神太子”脸上掴去！

“啪！”

一声脆响，“龙神太子”脸上立刻暴起五条红色指印！

一是“龙神太子”不防，再者“龙神太子”对着美色究竟有点色授魂与，神不守舍。否则，以他的武功来说，金彩凤无论如何是不会一掌得手的！

但，这一掌却打出“龙神太子”的怒火！只见他脸色一变，厉叱道：“丫头，你找死！”

厉叱声中，左手五指叉开猛向金彩凤如花粉靛上抓去，右掌却由肘底穿出，疾向金彩凤酥胸上按去！一招两式，快逾电光石火！

看来他就要施展狠毒招式，不惜辣手摧花！……

## 第六十五章 大结局

金彩凤武功虽得乃父真传，但绝不是“龙神太子”的对手！

她只觉劲风压体，蔽天指影已近面门，她自己无能躲闪，竟昂立不动，微微闭上眼帘，心中默祷：“展哥哥！慢走，小妹跟你去了！世间不能比翼，小妹愿在九泉之下跟哥哥并蒂连理……”

谁知她闭目等死，心中只默念着死后有知，追随展白于地下，但等了半天不见那沉重的一击打来，不由又睁开双眼一看！

这一看不由使她又呆了！

原来此时“龙神太子”已退出数丈开外，而且满脸惊惶之色！……

在她面前，不知何时又多了一个道装老者，及一个貌比天仙、美决不亚于自己的少女！

道装老者年约五旬，面如古月，颔下蓄着五绺长须，像貌甚是清奇，身穿一袭灰布道袍，白袜云鞋，一副仙风道骨之态，令人一望便知，必是一道行高深世外高人！

那美丽少女穿了一件钟形衫，腹部微微隆起，看来似已怀孕！

一张清水脸，脂粉未施，一头秀发，也未加梳拢，随其自然地飘垂双肩。但她的丽质天生，愈是未加人为的修饰，愈能显出其美！

但她秀美无比的脸上，却有一种哀怨忧伤之色。而她的剪水双瞳，正一眨不眨地望着倒毙在地的展白！

金彩凤一眼看出，那无比美丽的少女，正是曾救过自己一回的柳翠翠！

金彩凤暗暗纳罕：“莫非她怀孕了？……”

那道装老者突然发话道：“太子！你快回去吧！很多事要等你去做哩！”

“龙神太子”收敛了一下惊惶之态，脸泛怒容道：“柳叔！你让我回去？怎么？柳叔刚才挡我那一掌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金彩凤此时才知道是那道装老者救了自己……

道装老者两道长眉一耸，道：“很多事非一言两语说得清楚，我只告诉太子一件事，教主乘舟过海，遇到飓风，船毁人亡，教主以下，全船二百余人无一幸免！……”

不待道装老者把话说完，“龙神太子”已惊叫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

“你以为贫道会说假话吗？”

“龙神太子”与“南海龙女”对望了一眼，知道这道装老者绝不会谎言欺骗，不由得又惊又急，一言不发，双双飞身便走！

“太仓之鼠”、“葱岭之鹰”望了望横尸地下的“三煞”、“二凶”，自认已经无暇为他收尸，见“龙神太子”兄妹走得甚是慌急，二人也相互跟踪！

“还有！”道装老者道：“‘魔鬼岛’已为外敌乘虚侵占，希望太子早作准备！”

道装老者说这话时，“龙神太子”兄妹及残余“二凶”恐怕已在数十丈开外了。

但道装老者乃施用“千里传音”的功夫，相信他们清楚听到！

此时，雷大叔上前两步，冲道装老者一抱拳道：“如果老夫的老眼不花，道长敢莫是‘银扇子’柳崇厚、柳贤弟吗？”

道装老者立刻笑颜随开，趋前握住雷大叔的手道：“雷兄！好眼力！一

眼便认出小弟，小弟数十年未临中土，故人无恙乎？”

雷大叔慨然长叹下用手一指满地横尸，道：“真是一言难尽！贤弟，你看眼前便死去这样多，至于你们‘江南七侠’，恐怕贤弟是硕果仅存，唯一的一人了！……”

在雷大叔说话的当儿，柳翠翠已缓缓行至展白身前，她望着遍体鳞伤的展白尸体，呆呆发怔，既未说一句话，也未流一滴泪，凝站当场，犹如一座名家雕刻的女神塑像！

但任何人也可以看出她的伤心来！

深沉的悲伤，是使人欲哭无泪的！

此时，众人已知道道装老者，就是当年“江南七侠”的老六“银扇子”柳崇厚，无不对其现出崇敬之色！

“银扇子”柳崇厚，嘴中与雷大叔说着话，眼睛却注意到爱女忧伤的神情。

他虽然学道有成，勘破红尘，但人非太上，孰能忘情？对他这唯一的爱女，仍是非常关切的，见状他走了过来，也望了倒毙地下的展白一眼，向着爱女道：“翠儿，莫非这就是你委托终身的年轻人吗？”

翠翠点头，珍珠般的泪珠，滴滴滑下她白玉似的双颊！

雷大叔随后走上前来，忧伤逾恒地道：“柳贤弟，此子便是你大盟兄‘霹雳剑’展云天唯一的后人！”

出乎意外的，“银扇子”柳崇厚并没有现出悲痛之色，两只精光深浚的眸子上下注视着展白尸体，嘴中却冷冷地道骨格果然不凡！”随又转头对女儿道：“他已死了，难道你还非要嫁他不成吗？”

柳翠翠肯定地点头，她虽没有说话，但从她坚毅的神色上，任何人亦可看得出她的决心非常坚定。

柳崇厚又道：“孩子，你年纪太轻！一辈子的活寡，可不是容易熬的！依爸爸的意见，还是……”

翠翠黛眉一蹙，粉面铁青，未等父亲把话说完，即毅然决然地道：“爸爸，这是什么话？女儿既已许身于他，终身便无更改，何况，孩儿、孩儿肚中还有了他的孩子！”

翠翠此言一出，慕容红、金彩凤、樊素鸾脸色同时一愕！

她们不知展白与翠翠，在秦淮河的舟中春风一度的那件事，只奇怪翠翠肚里怎会有了展白的孩子？

柳崇厚干咳了一声，叹道：“痴鬼！……”

可是，柳崇厚老脸究竟有些挂不住，随顾左右而言他道：“听说还有几位少女钟情于这展姓少年，不知在不在此地？”

慕容红移动莲步上前，盈盈向柳崇厚施了一礼，道：“侄女乃是展小侠的未亡人！”

柳崇厚刚一愕，雷大叔已补充道：“她叫慕容红，是老三‘摘星手’慕容涵的大女公子！”

柳崇厚“哦”了一声，忙道：“贤侄女免礼！”又转问雷大叔道：“她与展兄之子结过婚了？”

雷大叔黯然道：“还没有举行过婚礼，但已与展贤侄订过婚了，是愚兄我做的大媒！”

慕容红接口道：“并且，我妹妹也许配了展小侠，媒人是侄女自己作的！”

柳崇厚一愕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你妹妹现在在哪里？”

慕容红眼圈一红，眼泪泉涌而出，道：“她已战死！就躺在那里！”

说着用手一指倒在地上的婉儿！

柳崇厚走至婉儿身前，扒开婉儿眼皮看了看，又探手摸了摸婉儿脉门，道：“她还没有死，不过因急怒攻心，内腑又受了严重内伤，是以一时背了气！”

慕容红、雷大叔急趋而前，同时急问道：“她还有救吗？”

柳崇厚也不答言，举掌朝婉儿顶门拍了一掌！

婉儿一震，樱口微张，柳崇厚以极快的动作从怀内掏出一只玉色长颈小瓶，拔开瓶塞，连在婉儿口内点了三滴仙露，不大一会儿，婉儿竟“嚤”然一声，张开了眼睛！

顶门一掌、三滴仙露竟使死人复活，真是令人不可思议！雷大叔、慕容红，同时探手把婉儿扶了起来！

柳崇厚道：“不要扶她站起，要她静坐调治一会就好了！……”

慕容红帮助婉儿坐好调息。雷大叔道：“柳贤弟医道越发通神了！不知这瓶内仙露是何药物，能有如此灵效？”

柳崇厚道：“此乃千年‘灵芝仙液’，功可白骨生肉，起死回生！”

不等柳崇厚把话说完，雷大叔急道：“那么，也可把展贤侄救活了！”

柳崇厚走到展白身边，同样扒开眼皮看了看，又用手摸了摸展白脉搏，摇摇头道：“他受伤太重，心脉已断，无法施救了！”

此言一出，“哇”的一声，同时有四个少女哭出声来！

翠翠、慕容红、金彩凤及樊素鸾都掩面失声痛哭，婉儿刚从死亡中苏醒，睁着一双大眼睛东看西看，一时不知痛哭？

柳崇厚奇异地望了望金彩凤与樊素鸾，道：“她们俩又是谁家千金？莫非也是钟情展贤侄的吗？”

雷大叔眼含热泪道：“说起来她们也不是外人。”说着一指金彩凤道：“她就是老二‘青蛛镖’金九的掌上明珠，名叫金彩凤！”随又一指樊素鸾道：“这位是老么‘霸王鞭’樊非的女儿，名叫樊素鸾！”

金彩凤与樊素鸾，此时都已知道柳崇厚乃是她们父亲的给拜兄弟，同时施了一礼，道：“侄女拜见世叔！”

“银扇子”柳崇厚眼放奇光，看看这一个，望望那一个，见金彩凤与樊素鸾，同是貌比天仙，丝毫不亚于自己的爱女，不由点头道：“二位贤侄女免礼！”转又对雷大叔道：“难得这几位弟兄，都有这样漂亮的女儿。我听说他们的儿子，不也都在武林中很有名望了吗？有没有在此地……”

不等他把话说完，“武林四公子”都趋前见礼，雷大叔在一旁，一一为其引见。

柳崇厚见“武林四公子”个个仪表堂堂，人品出众，不由点点头，赞不绝口地道：“难得！难得！贤侄们免礼！”随又转问雷大叔道：“贤世侄们，个人中龙凤，贤侄女们，人人貌比天仙，他，她们，为什么不互配良缘？这么多女孩子，单单都看中了展兄之子一人，这其中莫非有什么特别的缘？”

雷大叔摇头苦笑道：“对这儿女私情，我是一窍不通！这还得问问他们自己了！”

“武林四公子”个个面现愧色……

婉儿此时人已清醒，也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她爱展白的心最专，所以

才不理睬“端方公子”的苦苦追求，宁愿与展白。同时，她年龄幼小，口也最无遮拦，闻言走上来，道：“大叔！有什么不通的！谁能勉强自己的感情？谁能勉强别人爱、还是不爱？”

雷大叔最疼爱婉儿，闻言不但不为忤，反而对柳崇厚笑道：“这可能就是最好的答案！”

柳崇厚摇了摇头，抡指点着五个少女道：“你！你！你！你！你！难道你们都要嫁给展贤侄？”

婉儿、慕容红、翠翠、金彩凤等口女一齐点头，独有樊素鸾默默无语，也没有点头！

点头的算是承认了，抓住一个没点头的，柳崇厚道：“还是樊姑娘明白，哪有这么多女孩子，同嫁一个丈夫的道理？”

谁知樊素鸾忽然一抬头，微红着小脸说道：“世叔！您错会了侄女的意了。侄女虽然不一定要与展小侠结婚，但却要跟展小侠做个朋友！”

在这悲伤的场合，樊素鸾此言一出，柳崇厚忍不住笑了，道：“如果不是有洞庭湖之变，你们都是通家之好，不但是朋友，还是亲戚呢！……”

未等柳崇厚说完，樊素鸾却接口道，“侄女不是这个意思。侄女是说，要与展小侠做一个知己朋友，朝夕相处，永不分离！……”

樊素鸾说至最后，声音已很低，秀脸更是映上一抹红云。

柳崇厚一怔，道：“男女之间，除了做成夫妻之外，恐怕还没有做这样的朋友的！”

樊素鸾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侄女与展小侠就是要做这样的朋友！”

柳崇厚望着这玉体修长、面如冠玉、两眼生辉、秀眉有几分男儿风的美女子，心中似有所悟！

男女之间，超越情爱之外的友爱，那是至高无上的！那是纯洁无比的！柳崇厚在未出道之前，原本也是个多情种，这种至高无上、纯洁无比的友情，乃是基于一种莫逆于心的知己之交。他倏然明白了樊素鸾所说“朋友”二字的含意！

同时这种超乎爱情的自私肉欲的庸俗，只把“红粉酬知己”，不占有、不嫉妒的知己之交，他在心中也曾向往过！

但那是可遇不可求的。而且世俗上也不容许青年男女有这样友谊的存在！于是，他摇头苦笑，道：“贤侄女！你还忘了一件事，展贤侄已经死了，恐怕你的理想，再也无法实现！”

樊素鸾泪珠儿在眼眶里打转，但她却毫不犹豫地：“我要把他茔葬，然后，在他墓前结一茅庐，伴他一生！”

柳崇厚又一怔！这样的纯情出自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儿之口，实使他大大感动，他暗地里开始羡慕起展白来，是什么理由能使这女孩子对他这般倾心？

柳崇厚慨叹之余，突然灵机一动，回身对另外四个少女道：“好了！展贤侄的后事，已有樊姑娘料理，你们都可以回去了！”

谁知他的爱女翠翠首先提出异议，只见她粉脸一抬道：“爹，这是什么话！展哥哥的后事，当然应该由女儿处理！……”

翠翠的话尚未说完，慕容红、婉儿同时上前一步道：“我姊妹已三媒六证嫁给展小侠，这茔墓收葬的事，当然是我姊妹二人的事！”

柳崇厚心中暗暗称奇，一个男子死后，还有这么多少女钟情于他……这

展白不知究竟有怎样吸引人的魅力？但他胸有成竹，随又问道：“把展贤侄埋葬以后呢？”

翠翠、慕容红、婉儿，差不多是同时说道：“也学樊子，墓前结庐，伴以终生！”

柳崇厚仰头苦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四女守坟？世界再大，恐怕也不会有这等新鲜事吧！……”

谁知他的话尚未说完，金彩凤也上前一步，道：“愚侄女也愿与四位姊妹作伴！”

这一下，不但柳崇厚愣了，所有在场之人，莫不愕然！一个个心中纳罕：“世上真会有这种事！五个美女，终生不嫁，愿为一个死去的男子守一辈子坟墓！……”

柳崇厚眼放奇光，把金彩凤、婉儿、慕容红、樊素鸾，以及自己的女儿五个美艳尘寰的少女，挨个儿看了一遍。忽然掉头道：“这事情贫道无法处理，还是叫展贤侄自己来吧！”

死人还能管事？这事透着玄虚！

就在众人齐感惊异的当儿，柳崇厚走至展白跟前，伸手向着展白顶门连拍三掌！

柳崇厚医术神通，未出家以前在“江南七侠”之中，即以医道与泅水术，名享江湖。出家证道之后，怀抱济世之旨，昔研歧黄，医道更是精进，但他与一般内家高手疗伤之法却大是不同！

武林一家高手，大多是用“推宫活穴”，或是“内功疗伤”。这柳崇厚抬手向伤者顶上拍掌，可说是从未有人见过！

事实上，在他这一掌拍出，内含道家无上玄功真炁，已从伤者顶门“华盖”穴贯注入伤者体内，“天灵”过“紫府”，直达“泥丸”“返魂”，伤者穴脉一通，气血也就活了，故不论多么严重的伤势，都可以醒转！再喂以千年“灵芝仙液”，是以起死回生灵验无比，较之一般内家高手的疗伤方法高明多了！

他救婉儿的高强手法，众人已见识过。此时，见他又去施救早已宣布死亡的展白，不仅都围拢上来观看。

这时，柳崇厚三掌拍出，道家至高无上的玄功真炁，已从展白“华盖穴”通过周身要脉！

展白周身一震，紧闭的牙关自然张开！

柳崇厚即刻以瓶中“灵芝仙液”，一滴、二滴、三滴……滴入展白口中。直滴到第九滴，展白竟呻吟出声，缓缓张开了眼睛！

众人齐声惊呼！

雷大叔竖起拇指，由衷地赞道：“柳贤弟，真神人也！”

柳崇厚哈哈笑道：“雷兄过奖了！如果不是前几天，我在一座秘洞，巧获千年‘灵芝’，制成这一瓶功可起死回生的‘灵芝仙露’，恐怕就是真有神仙下凡，也难救展贤侄一命了！”

雷大叔灵机一动，道：“说来说去，柳贤弟早就有救活展贤侄之法，方才说不能救，只是故作姿态了！”

这回柳崇厚没有笑，回头望了望展白，点了点头道：“雷兄猜对了！我所以宣布展贤侄无救，只是希望为他解脱情孽纠缠，但是，看情形就是展贤侄真的死了，这一身情孽也解脱不开了！”

此时，五个绝美少女正在围拥着展白，有的为展白抚拭身上的血污，有的为展白包扎身上的伤口，有的为展白推官活穴……

展白却像一个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幸福王子，在五个如花似玉的少女服侍之下，跌坐在地，脸上却是一片茫然的神色！

不要说展白，就是任何人从死亡的黑谷中返魂醒来，睁眼看到五个美如天仙的少女胆侍在四周，也会瞠目不解，以为身在梦中！

展白神智渐渐清醒，逐个望了望五个少女，然后，俊脸一红，显然当着眼前这么多人，身受五个少女服侍，过多的艳福，使他有点发窘！

他微微挪动了一下身躯，皱了皱两道长眉！

婉儿道：“展哥哥！你身上还痛吧？”

慕容红道：“白哥！你感觉内腑怎么样？”

金彩凤道：“展哥……小侠！你的伤好了！”

樊素鸾一时没有说出话来，一对明眸脉脉含情地望定展白，脸上笑容如花，在眼帘中还汪着晶莹泪珠……

翠翠扶着展白臂膀，细声道：“你还是多调息一下吧！你此番受伤不轻……”

五个少女，一样的细心体贴，一样的柔情蜜意！

展白摇了摇头道：“我已经好了！”

说着，在五个少女扶持之下，缓缓站了起来！

抬头看见一个仙风道骨的道长，与雷大叔并肩而立，正在双双含笑望着他！

他感到一阵难为情，同时也醒悟到一定是这位道长救了自己，才想上前拜谢！

雷大叔已经说道：“展贤侄！快来见过这位道长，他就是你父亲结义弟兄，当年‘江南七侠’的老六‘银扇子’柳崇厚，乃是贤侄的六叔！”

柳崇厚忙道：“他伤势尚未复原，不宜起来行动，还是多调息一会儿……”

但未等柳崇厚说完，展白已抢先数步，探身跪倒叩称：“六叔！小侄展白叩见！”

柳崇厚忙道：“贤侄免礼！贤侄免礼！”

但嘴中如此说，心中却暗暗地热爱展白！

一样是故人之子，一样是参见第一次见面的长辈，“武林四公子”只是微微一抱拳，展白却是大礼参拜。这虽然但也可看出“武林四公子”是狂傲无礼，恃才傲物，最低限度对长辈不大恭敬，展白却是忠厚诚朴，尊敬长上，从此一端，柳崇厚对五个少女一齐钟情展白的原因，有了部份的了解！

展白道：“听说先父遇害，六叔是对先父唯一施以援手之人，小侄理应大礼参拜！”

说着推金山、倒玉柱，接连磕了三个头，才站起身形。

“武林四公子”现。在大都已知悉当年‘江南七侠’、也就是他们父亲辈的事情，闻言不由个个面有惭色……

九大掌门见“银扇子”柳崇厚真有起死回生之能，各派下有伤残之人，一齐上前请求救治。

柳崇厚也不推辞，一一为其施救。

在这救治伤患同时，雷大叔问起“南海门”教主遇风覆舟之事，是否有假？

柳崇厚道：“这事倒是真的！所幸小弟未与之同来，否则，也要葬身海底了！”

说着，即把“魔鬼岛”上所发生的事，从头说了一遍。

原来“海龙神”龙啸天，先遣一子一女率领门下高手，分两批侵入中原，得到“龙神太子”回报，中原武林大部份已入掌握，只待“九九重阳”在嵩山少林寺召开英雄大会，把少数未曾降伏的武林人物一网打尽，便可独霸天下，“海龙神”得信，亲率全部徒众二百余人，分乘三艘大船，第三批倾巢而出，柳崇厚因与“海龙神”事前有默契，只在岛上修道，不问江湖是非，故而未与同行。

但“海龙神”率众出发后不久，柳崇厚突感心神不宁，自以为思念已到中原的女儿柳翠翠所致，随也掉舟过海，但在海上遇到数艘大船扬帆而至，竟是大股海贼，早就觊觎“魔鬼岛”，想取之为海上动掠的根据地，以前也曾有几次进犯，均被“海退”，这次想是乘虚前来。柳崇厚见他们势力众多，而且也不愿多造杀孽，随告诫贼众，小心“海龙神”回来报复。海贼们大笑道：“‘海龙神’早落海喂王八了！还会回来？别做梦吧！”

柳崇厚当时尚不相信，到船行海上，才见不少浮尸及散破船板，又听当地人言前几天海上曾有飓风，不少海船翻覆，至此才知不假！

群雄闻言，面现喜色，纷纷道：“这样说来，我中原武林还有希望，只要把‘龙神太子’再赶出中原，便可天下太平了！”

柳崇厚道：“无需再赶了，‘龙神太子’顾虑老巢安危，必定率众连夜回岛去了！”

众人没想到一场弥天大劫，竟这样容易就化解了，莫不额手称庆。

柳崇厚转对展白道：“从此中原武林可能有一段时期的平静，贤侄，你做何打算？”

展白一想，自己父仇已报，孑然一身，无牵无挂，且经过一场生死惨杀，把荣辱已经看破，又见柳崇厚仙风道骨，飘然出世之态，闻言道：“小侄一切看穿，也想学六叔的样，出家修道！”

柳崇厚哈哈大笑，一指五女，道：“任何人出家可以，唯有贤侄你办不到，你看，你这一身情孽！”

五女听展白说要出家，均自一怔！现在又听柳崇厚这一说，不由个个粉面通红！

展白一看五女，心中已经了然，不由一皱眉！

五女十道眼光，都脉脉含情地望着他，他心中一阵迷惘！暗暗思量，突觉无法应付！

柳翠翠已怀身孕，脂粉不施，发也未梳，显得楚楚可怜；慕容红体态如柳，显得弱不胜衣；婉儿一派天真，真情跃然脸凤柔情万种；樊素鸾明眸含笑，似是与他无逆于心……

五个少女，一样的柔情蜜意，千万缕情丝一齐缠在他的身上！

展白左思右想，看看这个，望望那个，实在难定取舍，不由一狠心，“呛”的一声龙吟，竟把背上的“无情碧剑”抽出鞘来！

一道碧光耀眼，众人齐皆一怔！刚才对敌他都未取兵器，此时不知他把剑亮出来是何用意？

柳崇厚道：“贤侄你要如何？”

展白道：“古人云‘慧剑斩情丝’，小侄也想学学先贤，拔慧剑斩断情

丝！”

说罢，把手中“无情碧剑”在身前虚空一划，道：“五位小姐的盛情，展白心领！从此咱们一刀两断！各行其是！”

说完之后，掉头就走！

柳翠翠“嚶”然一声轻啼，飞身挡住展白去路，道：“别人不管，只有我你不能抛下！因为我身上已有了你的孩子！”

展白一愣，道：“我的孩子！……”

慕容红、婉儿双双掠至，同时道：“我们姊妹是你明媒正娶，也不能抛下！”

樊素鸾也飞掠上来，道：“出家可以不要妻子，我这知己朋友随行总无妨吧！”

金彩凤缓缓走了上来，侧着头道：“不管天边海角，小妹永远追随左右！”  
愣了！展白真的愣了！

柳崇厚哈哈笑道：“剑虽无情，却斩不断柔丝万种！”

展白一跺脚道：“随你们的便吧！”

说罢，强忍着周身伤势，急掠而去！五女如影随形在他身后！

“小恩公！……”“太白双逸”刚想追去，柳崇厚一手一个拉住二人，道：“怎么？你们两人也想凑数呀！……”

说得群雄哈哈大笑起来！

群雄急于回各地料理后事，纷纷告辞，雷大叔拉住柳崇厚道：“我们弟兄多年未见，要好好喝一杯去！”

柳崇厚笑道：“可惜，小弟已吃斋了！”

雷大叔道：“素酒，也跟你干三大坛！”

太阳升了半天，众人已走了个一于二净！

事过数年，江湖上真是一波未兴。在洞庭湖附近的居民，常常看到一个俊美少年，携带着五个如花似玉的少妇，在湖中荡舟行乐！

一个人能有五个这么美的妻子，实在是不可想象，就是天上神仙，恐怕也无此艳福！

更使人惊羨的是，五个绝美少妇，每个人怀中都抱着一个粉装玉琢的婴儿，互相调笑，好不羨煞人也！

当然，这便是展白，携着五位娇妻隐居洞庭湖畔！